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敬孚類稿

蕭穆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時
莫
卷
十
類
柳詒徵署

光緒丙午
正月刻
丁未四月成

W6206/11

序一

辛酉春余交桐城方存之於汴存之爲余言曰桐城自癸丑後再復再陷一時文章氣節經濟之士或死王事或避他鄉風流盡矣獨遺東鄉東鄉一再被兵獨遺蕭敬孚里敬孚環水爲居宛若秋水蒹葭閒年少而文高學博而識遠桐城後起之英無不推敬孚者余慨然慕其爲人又曰桐城之學始於何省齋文盛於方望溪二百年來其緒不絕余友戴存莊因徐公樗亭篋桐舊集輯桐城文錄未卒業託之余余客山左時復託之敬孚敬孚之學之識不負余託也余益慕其爲人又以爲天生敬孚於福地俾彙輯舊聞網羅散失蓄其德以待用必樂而不出而余衰朽值道梗不能作太史公遊無緣與敬孚遇則又以爲恨惟存之時時爲余言出示敬孚書余因益知敬孚存之閒亦道

余文於敬孚不識敬孚之於余何如也今夏友人孫宇農過余寓齋曰蕭敬孚至矣出敬孚文一編讀之歎存之之言信然又以病軀未能造訪爲恨後數日敬孚偕宇農過余復出一編乃得盡讀敬孚文而益信存之之言不虛也因以余文質諸敬孚敬孚不以爲謬推許且過當贈以言余滋愧矣自惟朽拙碌碌無所表見今老矣避地梁園得交宇農數君子又以空虛無用之言得交存之之別余遊武昌不及一晤再晤將難卜且自分與敬孚萬無相見理而今又得交敬孚夫豈偶哉敬孚之來也不及見存之寡所合願傾倒余余媿無益於敬孚敬孚今將南歸假道宛南過新樊泛漢江訪存之於武昌余曩於友人處得存之書羨存之遊武昌多友天下文章氣節經濟之士敬孚至必獲與諸君友其識將益遠而學將由博而約矣歸而益大

畜其德以不負天所付託之意樂而不出以待用於世可也豈
僅一邑之文獻是賴乎哉同治元年歲次壬戌閏八月二日太
康李濬序

序二

余與敬孚相見之日甚淺而交甚深去歲之冬仁和高仲瀛邀
余游上海聞有桐城蕭敬孚者亦在此閒能爲詩古文詞意必
踴躍之名士也越日往訪之敬孚旋亦過余温温儒者語和而
氣下余兩人既甚重之而敬孚亦甚重余兩人每至談論竟日
或丙夜不去所言皆經史大義閒或啗搯文字評議人才僮僕
熟睡於旁齟齬之聲相和相與撫掌大笑他日館人語余曰環
黃浦十數里妖童冶女奇技淫聲來遊之者往往顛倒耳目安
所得翛然塵垢之外如君輩也及余兩人之歸敬孚送之江岸

招悵爲別舟行超忽驚濤駭浪中彷彿見敬孚猶伫立也今歲
余復遊海上敬孚尙在此間相見加親厚焉並出所爲詩古文
詞屬余審定余於東南文學之士多半交識大都放言高視縱
恣不羈可與言文學或不可與言性情或與言性情或不可與
言品行如仲瀛敬孚文學性情品行粹然無可訾議蓋千百之
一二也其諸古之良友也歟然敬孚明歲猶在此間余與仲瀛
將赴禮部試別離之日旣多而余又將浩然西征徑太行出潼
關望終南渡黃河短衣匹馬馳逐於酒泉張掖之間堅冰積雪
天地寂寥懷念朋舊必有仲瀛敬孚在我意中而仲瀛敬孚登
高望遠又必愀愴不怡想望故人顏色於七千里之外不知何
日合并論文講道如此兩年事也因爲文以視敬孚並持歸杭
州視仲瀛問以何言贈我同治癸酉冬十二月朔日弟烏程施

補華書於吳江蘆墟舟中

序三

居深山中侶樹石發篋讀書三十年貌玉色氣充然採橡栗爲
糲縫野葛爲裳人有問道者曰吾布衣可以動人主挾筴可以
致太平及一旦綴朝班試授有司之事則放紛不可爬梳扞格
而不能相通其黠者盡捐故業別求所以諧世適俗之術乃獲
平進豈嚮所挾持之道非邪後世臣事君賤事貴與夫造士使
民察弊吏課皆不以三代兩漢之道故也然則士之名存而實
亡也久矣蕭望之上書言事時抱關疏布之士耳而中宗識其
姓名稱曰此東海蕭生邪人主能貴士而士知自重其精誠相
感何神也然漢宣居民閒久聞望之名固宜若我朝
仁廟獎士氣厚風俗親策鴻博識三布衣姓名而擢之翰林領

史職

高宗巡幸江浙以布衣召試致通顯充四庫纂修者相望也而其時四夷來庭海內亦得晏然無事何其盛歟予以丙子秋識敬孚海上蓋桐城之魁士也誦習長者之遺聞也久經傳義指熟洽於中久困場屋囊筆游諸侯間以治生遇粹矣而好古汲汲不懈益博昨蛩然訪友走京師與相見溫溫無鄙言青鞵布屨留數日蕭然負古書一囊別去揚子雲有言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賤而拘吾始以其言爲信然道喪於世而寓於士士豈有所待而後貴哉有待而貴則失其良貴矣君其歸卜居於龍瞑浮渡之間服習先王之遺籍求天人之故察古今之變前有高山後有廣川填填獨立游於萬物之表吾固以揚子之言爲不然也甲申六月桐廬袁昶敘

敬字類彙目

卷一

桐城蕭穆敬字

論

秦伯論

漢高帝論書蘇明允權書後

說

周公不作易爻說

漢文帝詔朝錯往伏生受尚書說

禹貢三江說

鄘風柏舟說

管氏有三歸說

淮泗入江說

解

孟子夏諺兩節解

楚辭招魂解

卷二

書序

重栞毛詩要義序

代唐郭生中丞

重栞朱子詩義補正序

代

校栞湖北通志檢存藁序

代

光緒續修句容縣志序

代

徐騎省集校本後序

重栞況太守集序

代

重編左忠毅公文集并年譜定本序

改訂馬通伯序

孫麻山先生遺集後序

劉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選序

劉海峰先生歷朝詩約選後序

校栞古文辭類纂序

代

國朝桐城文徵約選序

改訂陳清如作

新栞惠松崖先生文集序

代

重栞六朝文絜後序

代馮竹儒觀察

張慕蓮詩序

馬木庵詩稿序

陳叔伊八家四六文補注序

贈序

貞壽堂贈言序

已刻原書之首但刻本從初稿此復加改訂

贈太康李明經序

壽序

吳桐雲先生五十壽序

黃母胡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沈制軍

卷三

書後

書朱文公楚詞集注後

書亳州志盧公見曾龍鳳溝碑記後

方息翁包公祠記書後

代邑人姚慎思作

書方望溪先生湯司空逸事後一

書方望溪先生湯司空逸事後二

書留侯世家後

書桐舊集後

書曾太傅讀書錄後

卷四

書

答姚麗山書

與鄆陵蘇菊村先生書

與李又哲先生書

上朱久香閣學書

復熊純叔書

與溈玉岑大司空書

卷五

跋

跋方望溪先生朱子詩義補正

跋日本舊槧春秋經傳集解

跋日本舊槧論語集解及趙注孟子

跋孫莘老春秋經解

跋爾雅臆辨

跋宋本孔氏家語

再跋宋版孔氏家語

跋影宋槧孔氏家語

跋四明萬氏明鑑舉要

跋方望溪先生所傳錄歸震川史記標錄

跋顏師古漢書注

跋方息翁漢書辯注

跋 四庫全書總目韻編

國朝碑傳集馮氏鈔本跋

跋程伯敷太守武進管君傳

跋薛考功奏議

跋新彙新安志

再跋新彙新安志

跋寶應圖經

跋新刊黑龍江外記

跋吉林外記

跋善鄰國寶記

記金正希先生年譜

跋孫徵君書江村年譜序墨蹟

跋黃黎洲先生年譜

跋陳忠裕自撰年譜

跋近腐齋筆記殘本

記由閒先生年譜

跋蔣一个先生徵君劉公伯宗行略

跋蘧編

跋啟禎記聞錄

跋留都聞見錄

跋讀書記疑

跋文史通義

卷六

跋

跋畢校呂覽補正

跋七修類彙

跋客坐贅語

跋嵩談錄

跋鄭桐庵筆記

跋潛邱劄記

跋栳葉軒筆記四則

跋東塾讀書記

跋盧陽客記

跋盧抱經手校賈闓仙集

再跋皇甫持正集

跋桂苑筆耕

跋徐騎省集

再跋徐騎省集

跋徐騎省集金迂齋手鈔本

跋朱竹垞先生所藏徐常侍集

跋歸安陸氏所藏徐公文集舊鈔本

呂東萊先生遺集跋

跋孫淵如家藏明人寫本張乖崖集

卷七

跋

跋雪交亭集

跋黃梨洲先生集外文

跋田閒先生藏山閣集

跋曝書亭集外稿

跋張良御依歸草

跋杜谿文集

跋惜抱先生書海峰詩集後

跋左叔固先生刪訂海峰文集

跋嚴修能評閱鮎埼亭集

跋嚴修能評閱鮎埼亭集外編

跋阮文達公茗柯文編序

跋程子香文鈔

跋柳子厚河間婦傳

跋臨川桂氏摹刻唐搨孔子廟堂碑拓本

跋曾南豐齊州二堂記

跋方是閒居士小藁

跋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

再跋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

跋舊本左忠毅公尺牘

跋蕭尺木先生山水畫卷子

跋徐相國元文感蝗賦卷子

再跋徐立齋相國感蝗賦卷子

三跋徐立齋相國感蝗賦卷子

四跋徐立齋相國感蝗賦卷子

跋冒巢民徵君庚午秋菊飲倡和詩稿卷子

跋望溪先生與雷副憲手札

跋海峰先生與姚借翁手札

跋林文忠公與周介堂太守手札

跋沈文肅公夫人林氏與遵義鎮饒公書

卷八

書記

世宗憲皇帝硃批西林覺羅文端公鄂爾泰未刻摺稿恭紀

記何子貞太史所纂

高宗政要

讀

仁宗睿皇帝哀敬折獄論恭紀

記榕村語錄續集

記高麗本朱子四書集注

記方植之先生臨廬抱經手校十三經注疏

記莫氏舊鈔毛詩要義

記附釋音周禮注疏

記宋建安本史記及慶元本兩漢書

記惠半農松厓兩先生閱明北監本漢書

記舊鈔本大日本史

記孫淵如先生水經注手校本

記廣西通志謝中丞啟昆所修本

記乾隆亳州志

讀宿松縣志附記

記咸豐固安縣志

記景城紀氏家譜第三刻本

卷九

書記

記 天祿琳琅目錄三四兩編本

記 山東藩庫所藏乾隆 內府書畫

記 永樂大典 增記王萬二家明史稿

記 年大將軍手錄繪圖兵法

記 日本丹波元堅校勘經史證類大觀本草

記 北宋史載之方

記 舊鈔本至正直記

記 朝鮮版祖庭事苑

附錄 本書雲門雪竇小注

記 朱文公昌黎先生集考異原本

記 舊鈔本呂和叔文集

記皇甫持正集舊鈔本一

記明天順本歐陽文忠公全集

記湯文正公全集

記汪文摘謬

記方望溪先生文集新舊兩刊本

記海峰先生文集舊刊本遺文

記章氏遺書

記吳三桂上

聖祖仁皇帝書

記方恪敏公畫像

記汪稼門先生退思圖卷冊

卷十

傳 附事略

故前欽天監監正楊公光先別傳

仿阮文達公元擬國史儒林傳稿本

戴憂庵先生事略

卷十一

墓表

故前欽天監監正歙縣楊公神道表

原任貴州都勻府知府劉公墓表 代

二品封典通奉大夫原任桐城馬踏石巡檢山陰陸公

神道表

志銘

按察使銜江南安徽卽補道 奏調陝西委用道易君

墓志銘 井序 代

朱魯岑先生墓志銘 并序

劉梯堂先生墓志銘 并序

張舜卿先生墓志銘 并序

節孝先生烏程周君墓志

馬慎庵先生墓志銘 并序

卷十二

傳 附事略哀辭 近人

左沅州傳

左文思先生暨子公虔孫采一家傳

方息翁先生傳

朱孝子傳

故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陳夢湖先生別傳 代

孫孝子傳

鍾繼昌傳

錢警石先生傳

汪梅村先生別傳

劉融齋中允別傳

左端臨先生傳

循吏陸枚傳 擬桐城縣志名宦傳

文斗垣先生事略

贈侍講學士張敬堂太史事略

外祖左鴻志先生事略

孫文雅事略

蘇懋甫哀詞

趙靜涵哀辭 并序

卷十三

傳 附事略

倪烈婦傳

江甯二烈傳

四烈婦傳

應烈女傳

張貞婦傳

太平蘇氏二烈傳

朱節婦傳 代

廬江胡氏三節婦傳

節孝黃孺人傳

金孝女傳

女士王德卿傳

黃母沈孺人傳

代

丁安人傳

孝烈丁安人傳附記

孫氏二節婦傳

丁節婦贊

并序

記黔縣老節婦鄭氏事略

葉念庚聘妻方氏貞節紀略

卷十四

記事

記宋紹興十八年戊辰科榜首王佐事

記明徐中山王遺事示諸生

記鄭鄮獄

記鄭成功遺蹟碑銘及傳

記甯化雷貫一副憲遺事

記開化戴簡恪公軼事

記方恪敏公軼事二則

記海甯陸辛齋處士逸事

記吳文節公遺事一則

記通州徐清惠公遺事

張愛濤先生軼事

周端孝先生遺像記

記嘉慶戊午科湖南鄉試事

記釐金

卷十五

雜記

大禹陵記

娛園記

就光明室記

游滕王閣記

桃花隴記

豐山杜氏宋梅記

川沙新築外圩塘碑記

代

海甯馬氏槐蔭祠堂記

桐城篤山重修包公祠記

蘇州龍壽山房觀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記

卷十六

雜記

先宅記

先考溪源府君序略

先妣事略

先繼妣范太君事略

先從兄延春事略

亡妻左氏事略

長孫榮觀哀辭

并序

敬孚類彙卷一

論說解

桐城蕭穆敬孚

秦伯論

聖人之心如日月經天故其所行皆順乎天理之自然而無自用私智之見然亦有瑰意琦行令人不可端倪此非聖人復起不足以祛累代之惑其以己意測者多不能當於人心之公今起而彊論之未免牴牾前賢且不能必聖人之心之果在於是然苟度當日之勢與義之所存理之所有則亦未爲不可也孔子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朱子謂太王之時商道寢衰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秦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秦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以此定秦伯之至德愚竊以爲薄視

太王淺視泰伯且未明當日之勢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太王之世商道雖不如曩時之盛其猶未有可翦之道也至文王時三分有二武王伐紂實順天應人然其先東觀兵於盟津八百諸侯皆請伐紂尙以爲未知天命還師猶於紂稱臣太王之時小乙武丁之爲君不若紂之昏庸小乙武丁之遇臣民非若紂之酷烈而必謂太王有翦商之志於義何當舍長立少後世偏愛之君暗於大義如晉獻齊景所爲者也鄭武姜愛其叔段欲立之請於武公武公弗許豈太王之智反與晉獻齊景先後一轍而乃出鄭武公之下乎雖見季厯生文王昌有聖德如泰伯無子聽其後禪位於季厯以及文王亦如商人之兄終弟及可耳不應先存此偏頗之私令泰伯知之以啟其與仲雍相逃也且泰伯誠以天下讓商則孰若姑從太王

之志使之傳位於已終其身臣服於商亦如文王之有天下而不取此之謂讓商可耳不從太王之志而逃於荆蠻是使太王傳位於季歷與文王以成翦商之志也安見其爲讓商哉然則詩人所謂太王實始翦商者何也曰此亦說詩之過也詩之本意蓋言商道漸衰周德日盛周之王業創自太王後人追溯之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夫使太王果有其志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則太王無父子之恩而其志未免偏私泰伯儻因此而逃則泰伯反陷厥考於不仁而倫常因之乖舛然而太王旣無翦商之志亦無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之心則泰伯之逃無與於太王並無與於季歷與文王何以言讓何以言至德吾意其時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王之鍾愛異於諸孫未始非天理人情之事而泰伯早知天命之有在故與仲雍假採藥而行太王乃

不得已傳位於季歷以及文王而當日皆未及料泰伯之讓或如此然此非至德亦未易臻是也且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則是三讓之實當時即未傳矣而鄭元王充必舉三讓以實之何其鑿乎然則泰伯之事後之人亦度其當日之勢與義之所存理之所有而可也鄭康成謂太王有疾泰伯適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王充祖吳越春秋之言又謂太王薨泰伯還王季再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朱子不取鄭王之說其識自卓今案之集注似亦未當於人心之公姑以管闕之見俟之深於經術者

劉梯堂先生評云翦商二字見於魯頌朱子集傳但言太王自幽居岐於是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獨於論語下一志字是已與詩傳不合左傳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杜注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亦不知其父命何事傳聞異詞實難憑信以

理論之庶幾有當而文筆亦清折銛利足使障翳一空又曰讓商讓周已成聚訟漢孔氏必舉三讓而實之則鑿矣論衡引吳越春秋事或有之而非孔子所以論泰伯也竊思周家積功累仁至武王克商歷敘三后之德周公制禮樂舉行追王上祀之典至於郊祀后稷宗祀文王而生民之詩溯及姜嫄所爲報本追遠及於無窮者至矣惟皇矣詩中僅稱泰伯二字其文特以王季之因心則友爲緣起之詞耳未嘗及泰伯之德也孔子思周德之盛而穆然有感焉豈不謂文王之三分有二武王之大定永清是天下也固泰伯所讓之天下也雖當其先爲商之天下泰伯之讓亦第讓國而已而自後世觀之則泰伯之讓國固卽以天下讓也古人禮成於三凡三揖三讓言於禮經者非一泰伯之先意承志上令太王無

舍長立愛之嫌下以全王季則友其兄之美並不令天下後世知己有弟兄讓國之行是其一往深情德盛禮恭渾然無迹真有無窮無盡之心者非徒一再讓之而遂已故曰三以天下讓也故曰至德故曰民無德而稱也向非孔子雖周公且無從而稱之何況民乎

漢高帝論書蘇明允權書後

高帝病呂后問帝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帝謂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其後呂后崩產祿等爲亂賴大臣共誅之周勃親握天子璽授之文帝卒安劉氏蘇明允以爲漢高帝明於大而暗於小其以太尉屬周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以予觀之諸呂之誅其功無與於勃而勃之力亦未能誅諸呂呂氏之禍高帝固未嘗知也方

呂后專政欲王諸呂訪於大臣陳平知勢不能遏乃僞聽之諸
呂擅權欲危劉氏陳平患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幸陸賈爲之計
始與絳侯深相結而朱虛侯又爲耕田之歌以諷呂后斬亡酒
一人威振呂氏呂氏謀益壞劉氏益強其誰爲之也洎呂后崩
產祿等居長安聚兵欲爲亂齊哀王舉兵而西諸呂以灌嬰爲
大將軍往擊而嬰乃屯兵滎陽使使喻哀王及諸侯與連和乃
誅諸呂當陳平聽辟疆之邪謀以北軍屬呂祿太尉不得入焉
雖使人劫酈商令其子紿昌祿乃得入據北軍不得謂非勃之
力而要之陸賈不畫平勃交歡之計朱虛侯不陰使人告齊王
令發兵西已與東牟侯爲內應灌嬰不屯兵滎陽與諸侯連和
以待其變豈真一周勃所能成功以不負帝之令爲太尉者哉
然則彼平勃者固所謂因人成事而呂氏之禍亦高帝當日所

未及料也或曰子之言固然然當是時劉氏安矣高帝乃曰安劉氏者必勃何與曰高帝晚節猜疑之心愈甚見當時定天下諸臣多蓄不軌獨以勃爲樞魯少文木彊敦厚以弱子付之日後必無覬覦之志所謂安劉氏者此耳當高帝之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周昌庭爭之洎以如意爲趙王帝憂萬歲之後不能全也心不樂悲歌趙堯爲帝畫計以周昌爲相帝崩呂后卒使使召而酖之然帝非明於知勃而暗於知昌也亦以昌堅忍伉直呂后及太子大臣素嚴憚之而已亦非昌之負帝而勃之不負帝也亦以所遇之時所處之地有幸有不幸而已而要之皆非帝當日所及料也蘇氏又以爲呂氏旣不可去故斬樊噲削其黨以損其權是又不然噲爲帝之故人親且貴方帝使之擊燕一聞黨於呂氏之言命平勃卽軍中以斬者亦帝病甚

一時之忿怒耳故陳平知非帝本意後必有悔甯因而致之以待其自釋也吾意噲苟不死於惠帝之六年見呂氏作亂亦必能助絳灌之屬以誅諸呂何者噲雖發迹屠狗猶請大義方帝之入咸陽意欲留居噲乃極諫還霸上及帝病臥禁中詔無得入羣臣噲獨排闥直入爲上流涕諫以趙高之事皆忠君愛國之心其始終爲帝者至矣顧謂其婦舉動非尋常女子遂以誣噲乎且帝誠知後有呂氏之禍斬噲以損其權孰若卽其生之時並產祿等誅之而乃以一弱子付之木彊之人計日後之必能濟大事乎卽帝不欲自誅俟其死後假手於諸大臣亦惟曰周勃可令爲太尉耳乃以安劉氏者必勃明言於呂后乎夫高帝之挾數用術揣摩天下之大勢誠不若張良陳平諸人微張良陳平天下誠不能以歸漢然而三代之業非一士之智也矧

開創之君奮迹於干戈擾攘如高帝乎夫帝以
勃他日無覬覦之心令斬樊噲於軍中亦一時
料其日後有呂氏之禍諸大臣之巧於誅滅天
然有泰山之安豈理也哉吾故曰呂氏之禍宜
平勃者實亦因人而成事也

周公不作易爻說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易注解傳述人有曰宓戲
而重之爲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
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是爲十習
自唐以來儒者宗其說無異議矣以予觀之甘
子所作易皆原本易之繫辭及漢代馬班諸儒
其說周公作爻辭則予未之敢信何以明之

書有曰文王拘而演周易其爲日者列傳述司馬季主語賈誼
宋忠有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揚子雲曰宓犧絲絡
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
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氏漢書藝文志序曰宓戲氏始作八卦文
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
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云云三聖韋昭曰伏羲
文王孔子三古孟康曰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
又三國志管輅傳有曰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
義云云諸家皆精通易理者也其說如此皆無一及周公卽孔
子繫辭累及庖羲文王亦未嘗一及周公子固知爻辭皆爲文
王作而周公固未嘗作易也陸氏述宓犧文王孔子三聖作易

皆遠有根據惟周公作易自孔子暨漢魏諸家無一道及後之君子從漢魏以前諸家之說而舍唐人之說可也或曰子歷引諸家之說信矣而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則又似以周易專爲周公之書而於文主無與焉何也曰杜氏預注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云云似杜氏以易象屬之文王魯春秋屬之周公抑或統文王周公言之然韓宣子只云周公並未及文王杜氏不過以易象春秋萬非周公一人之典制故補出文王以明之愚則以韓宣子所云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當是統周家歷代聖王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而言之而韓宣子所觀魯太史氏之書亦當不僅易象魯春秋意周禮儀禮等書必皆在

其中所以有周禮盡在魯矣之歎左氏紀此不過約而言之不然則是周家積累十五王均不足道而周之所以成此王業特爲周公一人之力此萬無可通之理也吾固歷舉先儒說易知其必遠有淵源而韓宣子所云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統周之先王先公而約言之可無疑義也

漢文帝詔朝錯往伏生受尙書說

史記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漢書因史記之文蓋當時事實如此乃顏師古注漢書復取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自

是說出後儒莫不尊信之且以爲能補史氏之缺略矣夫言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猶可說也至云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則迂謬不切當日情事矣濟南與潁川相距不甚懸遠以今時而論言語亦大抵相同卽古今不可強同而古人讀書必先識字伏生旣以尙書傳女則其女必具聰明睿智之資可知矣女旣具聰明睿智之資其先豈不教之識字耶且漢時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爲吏如此傳經可知卽云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不盡知伏女豈不能書以示之乎萬一伏女卽不能書其家內外豈無一識字之人使代解伏女之言爲書以明之乎矧朝錯奉天子之詔至濟南受經何等鄭重所不知者十之二三卽不深求而猥以其意屬讀罔上瀆職低悖聖經欺誤後學得罪名

教莫此之甚有是理乎案其情事無一而可後人必信以爲真
陋矣史又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
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教濟
南張生及歐陽生以下兼采漢書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張生爲博士寬
以文學應郡舉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云云是漢定伏生求其
書尙有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而其書已有傳寫之本其受
業之人及其孫多相傳述源遠流長在孝文之世尤以爲盛而
史云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又何謂也今細考此傳
前後本不甚分明不免自相矛盾由前言之文帝以天下無能
治尙書者特詔朝錯往伏生傳受更無伏女傳言之事由後言
之伏生於漢初已以尙書傳教齊魯諸生山東大師皆涉尙書

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兒寬及其孫多在孝文之世不得云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亦不待詔朝錯就伏生往受也然史記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子長生當其時年代甚近自必確鑿可信意其時文帝以伏生尙在諸儒及其孫所治所言弗能明定慮有差譌不足深據特詔朝錯親就伏生而受之以昭核實此正文帝尊崇經術之至意也要之伏生卽老不能正言朝錯亦必得濟南諸生及伏生之孫爲之佐證傳寫以明之伏生卽有女通經亦不待此女傳言卽伏生以諸儒及其孫均不如其女特使其女傳言朝錯所不知者十二三斷不能不請此女傳寫以明之而猥略以其意屬讀草草塞責以孤負文帝尊崇經術之至意也要之史漢所紀前後雖不甚分明大旨無差可以意會自可傳言若顏師古引衛宏之謬說存而不論可也

禹貢三江說

前人之論地理言人人殊不能劃一者莫過於禹貢之三江蓋由於此三江特爲震澤底定而發明皆在震澤數百里左右之近班氏地理志旣已明注之於前郭景純又復申明之於後後人推求古人著書之義參之以今世地理水道之形勢古今容有異同神而明之可也班氏地理志會稽郡吳縣之注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之注曰北江在北東入海又丹陽郡石城之注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蕪湖之注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明以中江北江南江爲三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蓋景純之所謂岷江卽班志之北江所謂松江卽班志之南江所謂浙江卽班志石城之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不在三江之數而班

志之所謂中江者今故道已湮不可考耳又班志丹陽石城之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文太寥闊無當致起後人之疑不知此餘姚乃餘杭之誤賴有酈道元水經注以證之明乎班志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杭入海則所云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者確爲有據矣過郡二者卽會稽丹陽也行千二百里者石城距餘杭以漢時道里較今稍小者言之亦約略相合也惟水經云江水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此餘姚亦爲餘杭之誤賴有酈氏注引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江南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觀此引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又歷臨平浦陽餘暨秦望等處乃至

餘姚則班志石城之注江東至餘姚入海餘姚之確爲餘杭益明矣而酈注有今江南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則班志石城之注卽景純之所謂浙江也惟班志石城之注所云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細述此二郡千二百里之故道今但以水經酈注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江南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可以知班志石城下之注江水入浙故道大略耳惟酈注所云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亦爲得實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此則誤會山海經之文是又當以班志丹陽郡黝注及許氏說文解字之漸字證明之班志黝注云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許氏說文解字江字下注云水出

蜀前氏徼外嶠山入海沱下注云江別流也浙下注云江水
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此皆與班志之石城注及郭氏所云三江
之浙江遙遙相曠明乎浙爲岷江之南江也又浙字下逾四十
三水爲漸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明乎此漸水別爲
一水與浙江無涉也又水經云漸水出三天子都亦與班志說
文解字合而郭氏誤引山海經漸江謂之浙注之誤文往往以
漸浙二江合而爲一則大謬矣但此漸江實由徽港歷建德桐
廬經富陽乃會於浙江而入海班志及許氏說文解字均未敘
明只云出黟南蠻中東入海故後人益疑爲漸江卽浙江耳因
述三江而附論之

鄘風柏舟說

昔歸氏有光著貞女論以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且有終身

不改適者爲非禮蓋彼以經所未載直憑臆說斷以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歷引禮文以遷就已意其說可謂辯矣夫古聖人原不責人以難行之事然苟有冒難行者行於舉世所不能行之時聖人亦未嘗不深許之也余嘗讀鄘風柏舟之篇反覆其辭知共姜實爲貞女聖人編詩以此冠鄘風之首未嘗無深意存乎其間也蓋共伯爲衛僖侯之世子共姜乃齊武公之女序曰共姜自誓衛世子共伯早卒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朱子作詩集傳宗其說皆得詩之本義獨未揭明共姜爲貞女耳今就本詩涵泳之髡彼兩髦之義實古幼學之稱童子之飾齊風甫田之詩曰總角卬兮毛傳云總角爲聚兩髦是也共伯以總角死明乎未娶也共姜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明乎共姜尙在母家

共伯以總角死計其姜之年時亦必與之上下父母憐其幼而欲嫁之亦人事之所必有者也曰髡彼兩髦乃想像之詞實爲我儀實爲我特云者明已雖未適衛成婚姻之禮父母先已許字之已亦以心許之而夫婦之名分已先定之矣曰之死矢靡他之死矢靡慝反覆譬曉守義之志已堅定不撓正以感悟父母欲諒其志也其伯之死諡其姜從其伯之諡亦曰其禮婦人從夫爲諡也吾意其姜之母始欲嫁之及其姜以死自誓其母亦必感悟而聽之其姜從夫之諡曰恭後亦必適衛守義以死乃從其伯之諡耳然則後世女未嫁而夫死或終身不改適守義以死或卽至夫家從夫死正合於禮之文禮之實而爲聖人之所深許明矣彼歸氏號爲深於禮經獨未察於此詩之義虛引禮文遷就已說特率後世敗傷名教之端是豈有當於聖人

經旨哉

序言父母欲奪而嫁之詩只言母陸氏佃曰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只呂氏大臨曰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力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案史記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太子其伯餘立爲君其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其伯於墓上其伯入釐侯羨自殺云云考齊武公立二十六年以宣王三年卒釐侯以宣王十五年卒其姜曰母也天只蓋齊武公卒已久矣然史記載其伯弟和襲殺其伯之事最不足信呂氏祖謙辨之詳矣總之其伯之卒大約在齊武公之後而陸氏呂氏之說亦皆可通以情事測之可也

管氏有三歸說

余幼讀論語管氏有三歸朱注臺名事見說苑卽疑三歸爲臺何關不儉之旨意說苑必有所謂以此書一時無由得觀默識於心而已稍長讀何晏論語集解戰國策韓非子晏子春秋史漢諸書有載三歸之事者詳其文義均無有作臺名者東周國策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鬪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出先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又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宮中女市女鬪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又外篇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

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史記禮書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又公孫弘傳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貨殖傳曰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漢書禮樂志曰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又地理志曰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稱彌侈包咸注論語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顏師古注漢書禮樂志地理志及公孫弘傳與包氏同今考諸書所載實皆指取三姓之女言之然余終疑說苑所載或別有他據故朱子有取也洎得此書善說篇讀之有曰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乃知其說卽本國策記周文君事蓋因子罕

管仲同掩君過連類不察遂以三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爲臺名不知彼文分明以子罕釋相爲司空承宋君爲臺說管仲故爲三歸之家承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說也今由孔子官事不攝之言推之而知國策及晏子所載意在掩君之過尙非事實以仲之才設輕重以富國侈擬於君其家事亦必殷煩內外又自有別官事不攝治外事也三歸之取治內事也外事既各有專司而內之飲食起居聲色之娛冰紈綺繡純麗之織自非羣女之力不能優辦再由韓非子晏子春秋之說推之無論管仲三歸之家爲桓公所賜與否其取三姓之女亦必各有一家分爲三處而三處亦必各有家臣官事可相攝而不攝焉其奢侈過度可想見矣公羊傳亦曰婦人以眾多爲侈孔子所云三歸意不外此而朱子之取說苑未及加察之過也然此諸書朱

子非必未見意其先見說苑未詳其誤會國策之文故一以說苑爲據後見諸家之說概以爲新奇之論而置之歟不知桓公之過在女閭而管仲築臺以掩之類耶否耶後來王氏應麟有云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蓋已知朱子之據說苑爲誤中之誤矣

淮泗入江說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趙效卿無注至朱子注云據禹貢及今水惟漢水入江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近世新化鄒君漢勛特著此說有云汝漢淮泗同注於江之言也子輿氏有之墨翟氏有之呂不韋氏有之以爲記者之誤也則不宜三氏同誤其說旣美矣至其所惑十載於斯後乃恍然則曰汝者非天息之汝淮者非桐柏之淮

泗者非陪尾之泗皆注江之水也彼三水者與此同名者也所謂汝者漢地理志豫章郡有臨汝縣臨汝云者邑臨汝水之上今南昌有汝水卽盱江也西北流入湖漢則所謂汝者乃湖漢也淮者地理志引桑欽之言曰淮水北入江今江南之青弋江合桐水注丹陽湖又自丹陽北入江過今地數郡卽所謂淮也泗者海內經有之泗出吳過胡陵東南入東海漢廬江郡胡陵邑南有白湖卽巢湖巢湖有四原西曰肥水東曰皐河三叉河柘皋河皆注巢湖又自巢湖入江此卽所謂泗也鄒君此說乍觀之可謂新奇直祛向來之惑矣其實謬之尤謬也蓋孟子墨子呂不韋之書皆舉禹貢所有及所未載天下之大川言之孟子墨子之所謂汝者實天息之汝淮者實桐柏之淮泗者實陪尾之泗也孟子此節趙氏無注蓋當時目驗其水道實如孟子

之說不煩爲之注也若如鄒君所指三水言之趙氏及朱子豈
不思慮及此必皆大注特注曰所謂汝者淮者泗者非天息之
汝桐柏之淮陪尾之泗也乃某地之汝某地之淮某地之泗一
如鄒君之所指也不待闕文存疑以至於今乃有鄒君具此特
識拈出此三不甚著名之水而祛累代之惑矣蓋大禹治水之
績禹貢特舉其大者言之至其晚年東南治水之功皆禹貢所
不及載導淮自桐柏東匯於泗沂東入於海及沿於江海達於
淮泗其初治水之績如是也禹貢已明著之也暨天下大川旣
定復施疏通各水總匯之功以運貢由江至海由海達淮海道
紆遠維艱復以汝泗入淮開通道導淮通江此則禹貢所不
及著也何言之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蓋大禹導
淮通江至春秋之時此道不免淤塞吳城邗而溝通之乃因大

禹之故道而疏通之也不然豈有前此大禹所未能通之道而吳之城邗日淺反不費多時之力而溝通之是其智識功力高出大禹之上矣有是理耶孟子墨子之時不過百數十年豈不知吳城邗有溝通江淮之事而不舉吳而言禹者以此功實出之大禹不過年久稍塞吳特稍加疏通之力云爾然自吳溝通之後歷漢晉至唐江淮均尙相通直至唐末五代之時則禹之故道乃湮一如北宋至今日之形勢矣何以言之郭璞江賦曰摠括漢泗兼包淮湘李善卽援孟子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之注此漢晉唐初江淮尙通之確證也又李文公來南錄有云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柁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此中唐

江淮相通之實證也又沈括夢溪筆談有云唐李翱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至於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甯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沈括之書如此以此益見李文公來南之時江淮尚通至宋熙甯中遣使驗之故道宛然則江淮至湮塞不通者確在唐末五代之時矣孟子之書據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及郭璞江賦李善之注李文公來南錄沈括夢溪筆談均確有根據實證不煩再引墨子呂覽之文且此諸書均非僻書祕本朱子注中庸夫政也者蒲蘆也曾引沈括之說此亦在夢溪筆談之中不知朱子讀此書於此等記載之大何獨忘之然朱子注孟子之書猶曰記者之誤至顧亭林先生直云孟子之誤矣豈此諸

書概未之見耶

鄒君漢勛所引墨子呂覽惟墨子有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於越南夷之民似與孟子相合而呂覽特泛言之不足引用且孟子之書已確無煩更引此兩書也

孟子夏諺兩節解

此諺乃夏之衰時賢人君子憫時嫉俗時君不惜民命專爲一己之樂而作前半追想先王之時勤政愛民深被其澤所以民咸望其王之出遊也至後半今也不然以下十句言今時之王全與前王相反民不堪命一遊一豫無非流連荒亡爲諸侯憂之事所以確知爲夏諺者緊接上文亦用韻語以配之至從流以下十句乃晏子對景公解夏諺流連荒亡四字之義與上文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此亦晏子先引前人成語已乃徐解巡狩述職之義相同既申明流連荒亡四字之義乃正言之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此先王卽指景公所述之先王也結之曰惟君所行也言君能無流連荒亡之行乃可以比於先王之遊觀矣自朱子以今也不然以下全屬之晏子之言失之遠矣豈臣子對君之辭亦仿諺語用韻自言之且自解之者耶蓋前解巡狩述職之說亦是先引前人成說非已率爾造出也

楚辭招魂解

招魂一篇自王逸以爲宋玉作云宋玉招屈原之魂後來昭明文選及宋人洪興祖朱文公皆仍之譌傳至今莫不以爲宋玉招其師屈子之魂矣而太史公史記屈原傳後贊語有云余讀

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則此篇實爲屈原之作太史公雖不言招誰氏之魂旣云悲其志則此篇作於楚懷王入秦旣歿之後屈原哀君惑於偏聽輕入虎狼之國幽羈而死悲憤無聊特爲此篇望其魂歸故國細玩通篇用意尙有根據若如宋玉招屈原之魂首尾似可強通中篇所述故國佳麗聲色之娛飲食多珍之美豈屈原生平有此嗜好抑豈弟子招師之魂之道乎惟屈原招懷王之魂深望魂歸故國之樂極言不但虎狼之國不可久居卽天地上下四方妖孽鬼怪寒煥逾恆可驚可駭無一不爲險惡之境篇中內外形容立言雖不免於過當將無作有指虛爲實至男女雜坐等句荒淫猥褻有乖臣下告君之體卽朱子所云原之爲人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蕩怪神

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特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純儒莊士或羞稱之是也但朱子此序只就楚辭大致言之至招魂一篇尙沿王氏昭明洪氏之誤蓋於此篇全不能解不敢妄釋尙得前人闕疑之意特其所評移於招魂中間一大段頗爲深切著明也但此篇入首一段主屈原招懷王之魂宋玉招屈子之魂兩說似皆可通若主宋玉招屈子之魂則入首朕字當屬之屈原若主屈子招懷王之魂則朕字當屬之懷王非若離騷入首之朕字乃原之自謂也雖然此篇主宋玉招屈原之魂譬如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主屈原招懷王之魂如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今旣主屈原招懷王之魂則此朕字卽指懷王言之矣屈子託言懷王本生有自來幼具廉潔服義未沫

但主此盛德無人輔佐不免牽於流俗漸與本性相違所以然者皆在高位之臣不能考校君之盛德引君當道此上字乃屈原指楚國在上位之人如上官大夫之屬是也以致懷王胸無主宰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輕入虎狼之秦殞身不反卽下文長離殃而愁苦是也然幸爲上帝知之特爲哀憐告巫陽欲爲輔之舊解巫爲女巫何義門先生校三巫字皆爲筮字之譌是也蓋陽者乃筮者之名帝云有人在下將欲輔之汝可筮其魂之所在也筮陽對曰此乃掌夢之官所司之事上帝雖有此命然實難從不如直招之之爲速也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絕句前人均以謝之屬上句不能復用巫陽焉爲一句而王懷祖先生又以不能復用爲句巫陽焉乃下招六字爲一句皆非是但謝之舊本有作之謝若作之謝則當以恐後之爲句謝

不能復爲一句若作謝之則直以恐後謝之不能復爲一句後之者遲之也謝者言魂魄徂謝不能復還也筮陽之意若待筮之但恐失時魂已徂謝而不能復還也用筮陽焉言帝於是用筮陽招之之說焉但此句不明出招字直至下文乃下招曰以省重複倍見精采然前人頗有以用筮陽焉以上一段疑有脫譌字句其說近是今卽就原文略正前人句讀之誤尙爲文從字順其大意不過如是也自此以下造語形容陸離光怪令讀之者心移目眩辭旨極爲泛濫造語極爲奇怪荒誕熒惑視聽無非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慨怛不能自己之至意者也再讀亂曰一結忽及楚王遊獵之事初頗不解細玩之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乃知頃襄王放屈子於江南之時在於春初下文只言所經之地之風景也青驪以下十多句正隱寫頃襄王不念

培 训 下 班 回 家 生

敬孚類藁卷二

書序 贈序 壽序

桐城蕭穆敬孚

重栞毛詩要義序 代唐鄂生中丞

余少時讀諸經注疏通志堂宋元諸經解苦其文繁意複握管
 研朱終日不竟三兩卷嘗聞桐城方望溪少宗伯曾竭三十年
 功力將宋元諸經解刪其繁蕪所存不過三分之一而理明詞
 達學者易於觀覽實遠勝全書惜當日未能栞行而原本無由
 得見未知今時尚在人間否旋讀宋史魏公了翁傳及藝文志
 併方回周易集義跋虞集九經要義序知鶴山先生於理宗嘉
 熙初忤時相謫靖州嘗取諸經正義刪摘之名曰九經要義乃
 訪求數十年迄無所得恭讀 四庫全書總目知 七閣著錄
 有周易尚書春秋左氏傳儀禮四經尚書尚佚第七第八第九

三卷春秋左傳尙佚二十九卷僅存三十一卷又讀挈經室外
集知所進有補尙書要義三卷禮記三十一卷缺曲禮上下兩
卷最後聞吾鄉莫君子偲於同治間客遊上海得見郁氏所藏
宋本儀禮禮記二經外復有毛詩要義心甚豔之然終無由得
觀不無遺憾也前年春余自蜀晉京秋閒返過上海時同鄉莫
君善徵適官斯縣旬留數日有桐城蕭君敬孚過訪旅舍因詢
此地友朋往還及書肆有無祕本知郁氏所藏宋元諸舊籍出
售殆盡敬孚復爲搜得影寫本尙書毛詩兩要義毛詩尙有闕
葉而尙書首尾完整大喜過望玩讀數日稍闕魏公當日別裁
精審之至意於學者最爲有益因念毛詩要義自宋史藝文志
後雖著葉氏棗竹堂錢氏絳雲樓諸書目而七閩未得著錄
直至近世乃見實爲罕遺祕笈爰屬莫君妙揀良工倣其行款

先行開雕屬敬孚及同鄉宦莘齋分校去年春炯奉 旨補授
雲南布政使夏五月將由蜀入滇莫君及敬孚貽書云棗已及
半今年秋莫君復以書抵滇并寄初印本十部乃略述其原委
遙復莫君卽就此經覆勘印行他時當更取尙書并訪求近世
所存諸經要義次第校棗廣爲流傳以償夙願也敬孚又寄示
所錄方少宗伯與其門人雷貫一副憲手札六紙知方公晚年
曾以宋元諸經解刪定本付託又借鈔胥及其諸孫爲錄副本
今兵燹之後方氏原書散佚已久雷公晚年亦無力及此其所
藏諸經鈔本儻尙留落人間所願同志之君子勉力付梓與魏
氏之書相輔而行則有功於藝林大矣因牽連書此以俟之光
緒九年冬十二月

重棗朱子詩義補正序

代

桐城方侍郎經術文章久著宇內其所撰抗希堂十六種某時喜讀之然嘗考其說經之作春秋三禮之外尙有讀易偶筆讀尙書偶筆朱子詩義補正三書閒嘗詢院中人士且有未聞其名目者丙子夏偶與桐城蕭君敬孚談及諸先達說經諸編敬孚因出示手鈔侍郎朱子詩義補正八卷案牘之餘數加玩讀其取義至精高出近世說詩諸家之上子朱子可作亦必爲之心折也敬孚云此書侍郎脫藁後爲其門人高密單君作哲所槧當日印本無多流傳未廣咸豐初桐城戴孝廉鈞衡搜葺侍郎內外集文合槧全集時合肥徐孝廉子苓曾以單氏所槧此書囑爲重梓戴君以貸金不足未獲從事旋遭寇難書亦散佚而同縣徐氏藏有此書嘗假手鈔以示同人十餘年來迄未有能繼戴徐二君之事者某深幸得覩是編又嘉敬孚留心文獻

不憚雪鈔露纂爰捐俸重槩與侍郎所行十六種並傳惜其所
撰讀易及尙書偶筆今不盡見無由與此書同槩不能無憾也
又野有死麕章引晉周伯仁之父遇絡秀汲井率騎聚觀絡秀
容止如常以此卜其爲賢與此詩之義相證其實周浚知絡秀
之能乃密覘其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人聲若汲井舉
動容止如常自是王汝南見郝普女事侍郎所引混而爲一蓋
一時失記未及悟改故耳今將西邁適此書槩成桐雲方伯旣
爲序其大指某記所見原委俾讀者詳焉

校槩湖北通志檢存藁序

代

鎮洋畢秋帆尙書沅以乾隆五十三年秋由河南巡撫奉

高宗純皇帝特旨爲湖廣總督辦理荊州水荒撫卹事宜數年
開畢公先後 奏請興修湖北沿江各處隄工壩工年穀順成

民安物阜爰與同官益講求治理徵文考獻得雍正十一年湖
廣總督邁柱公湖北巡撫德齡公湖南巡撫趙公宏恩所修湖
廣通志一百二十卷時吾湖已分南北兩省此志尙沿康熙閒
所修通志舊例仍兼南北兩省惟彼時開局武昌重近忽遠未
免略於南而詳於北乾隆閒湖南巡撫■公■特創修湖南通
志畢公以雍正以來將六十年湖北事蹟又多缺略更慮年湮
代遠文獻無徵乃集同官及巨紳倡議開局纂修湖北通志此
吾湖通志南北分修先後之情形也於是畢公特聘會稽章實
齋先生學誠總辦其事更延一時名俊分纂各類以期早爲竣
工章先生故深於史學修志書尤爲專門名家最後乃膺畢公
之聘特修湖北通志不敢率爾操觚慘澹經營別裁獨斷創體
立例往往出於前人意慮之表乃爲殫預其事者及同事諸人

所駭腹誹心謗匪朝伊夕而章先生視同事諸人除其老友桐城胡維浚徵士虔志同道合外概以庸材馭之而苟預其事者亦時譏毀於他當道後來畢公以事奉 旨入覲諸當道憑先入之言委人磨勘諸同事亦騰躍而起駁議百出督府仍需章先生登復章先生復爲辨例兼載駁議一卷以明之以此與諸人大相抵牾又以畢公回任無期諸當道又無可與語乃致書畢公將已所纂修各種席卷而去然外人皆未測端倪且不知章先生所爲別裁獨斷創體立例者究竟何似又不知苟預其事及諸人之駁議又何似又不知章先生所爲辨例力闢諸人之駁議又何似大凡有識者素知章先生深明此道且曾有見其前此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天門石首等志因地立法變動不拘各有精義此次爲畢公所倚任總纂湖北通志必非苟作鮮

不以駁議諸人才疏學淺知識有限亦如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也予舊知畢公聘章先生修吾省通志情事欲其所定體例稿本一閱以釋所疑乃服官中外二十餘年迄無所得去年夏四月在蘇松太兵備道任偶得章先生族孫石卿大令壽康所鈔章氏遺書三十卷乃蕭山王晚聞太史宗炎所編前二十六卷皆文史通義內外雜篇及文集內外各卷二十六卷以下卽湖北通志檢存稿統計通志全編所就不過十之二三耳幸所撰序例宏綱細目均存可藉此得知全編條理峻整體大思精近代直省通志首推儀徵阮太傅元廣東通志南康謝中丞啟昆廣西通志體製特佳章先生此志若成似又在阮謝兩廣通志之上今驗其所創各例實皆鎔鑄歷代史裁平正通達絕無矜奇好怪矯同立異等弊惜其書半途而廢古今來美

事將遂大功垂成不幸敗於庸夫僉玉之手大抵如斯良可慨也章先生之書予心嚮之久矣先以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未成稿一卷附以通志辨例駁議一卷付諸手民以餉同好且使吾鄉後進知畢公當時特聘章先生修吾省通志不成原委如是其遺書全編尙待他時公務之暇分別釐定付梓云

光緒續修句容縣志序

代

紹棠嘗閱有明金陵顧文莊公起元客坐贅語其古志搜訪一則嘗謂地方文獻士夫宜留心搜訪至前代圖籍尤當甄錄卽斷編缺簡亦當以殘珪碎璧視之云云又觀其前後所記晉及六朝唐宋元諸名公所撰金陵古志凡五十餘家爲他日搜訪之地紹棠考近今所存者不過唐人許嵩建康實錄二十卷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二卷元

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而已然顧公當日所見亦僅有金陵新志訛闕之本耳其他均未寓目也已亥之春紹棠攝篆句容下車伊始與邑之士大夫相接卽詢本邑志書所存凡幾據云本邑志書始修於明之宏治再修於明之萬厯洎國朝順治乾隆曾兩次修纂今已一百四五十一年官紳均未計及於此者今不惟宏治萬厯順治三志已久就湮卽乾隆間江右曹公襲先所修之本鄉間僅有舊鈔殘冊別無舊本可備校補近有邑人楊芷香學博聞杭州文瀾閣有舊刊本乃倩其所親江甯傅茗生明經交錢塘丁修甫孝廉展轉假鈔重刊金陵尙未竣工紹棠遙想顧公所記金陵古志五十餘種其中必多句容人物事迹可備甄錄且撰建康實錄二十卷之許嵩卽爲句容人也然在有明中葉顧公尙均未見今又何求而得之哉紹

棠又閱嘉慶光緒兩次所修江甯府志於句容人物事迹頗有
缺略亦緣句容新志已久失修文獻無徵斷非妙手空空憑虛
結構所能爲力也然不及今爲之再閱數十寒暑雖有讀書稽
古之君子出慨然欲補前人未逮之業亦恐無從措手者矣爰
與駱君桐君張君蓬仙張君子升暨主講華陽書院修文姜君
鑑堂及邑中名諸生等共相商推倡議續修又有楊君饌清芷
湘兩哲昆首捐巨貲以爲之倡逾年庚子春三月紹棠又奉上
憲檄調署東臺而邑諸生采訪分纂各類尙未就緒歸一因念
此等要務倡之紹棠未便遺累下任仍屬桐君蓬仙子升暨諸
士子加意搜訪務期精粗俱舉細大不捐凡一切應行總理校
勘刊板之事紹棠一力肩荷又逾寒暑諸生所采及分纂各類
頗備悉繕清藁本十冊見詒紹棠於公務之餘精心校閱亦稍

加拾遺補闕刊誤刪潤之功似可與曹公襲先之書先後輝映
紹棠又念斯邑舊爲明太祖高皇帝故鄉我朝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皆嘗六次 南巡多由瓜洲渡大江駐蹕金焦兩

山卽 巡幸蘇浙 迴鑾大抵莅丹陽京口等地登陸 巡幸

江甯而句容寶爲 翠華所經時承 駐蹕邑東門外長巷及

寶華 睿藻頻摛 宸翰屢降昭回雲漢照耀湖山 兩朝

御製詩文諸集及 南巡盛典等書班班可考也又念

聖祖仁皇帝六次 南巡先文端公會四次扈從先文和公亦

兩次扈從先公均夙好山水每扈從

聖祖登寶華而望三茅諸山蜿蜒磅礴峰巒奇麗未嘗不時懸

心目之間而

高宗純皇帝六次南巡先伯叔祖先扈駕經此者尤未可一一悉數今紹棠忝莅茲土慨想前徽特於是邦倍加尊重而不敢與尋常下州小邑等量齊觀者蓋非一端而已也夫山川能說可爲大夫文獻有徵方能言禮士君子伏處華門迴翔文囿而於桑梓土風粉榆故事詢其形勢無馬援指畫之圖考其人文謝朱育宴見之對一朝發迹閭巷備起雲霄又安能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俾各區畫條理而爲之所悉臻至治乎今紹棠旣嘉桐君蓬仙子升饌清芷湘諸君子協力同心於年湮代遠禮亡樂敝之餘抽厥祕思發攄才智尋墜緒於旣往開新法於將來深有合於鄉先達顧文莊公之明訓更望邑之後進景仰前修隨時法守前言往行多識多聞處則可以畜德師表人倫出則擴而充之可以黼黻昇平以永

保我 國家累代文明之盛而紹棠亦可藉此竊取知所先務之名稍存尸位素餐之誚遙遙勉繼曹公之業也

徐騎省集校本後序

徐騎省集世閒無通行本數年前乃得舊鈔本讀之大抵以沖澗雅淡爲宗爲雕績組織之學者弗尙也此集宋槧旣不得見近代各家流傳鈔本每多譌脫至有不可讀者余故不憚博訪舊鈔本互相參校三閱寒暑乃得十之八九當爲近時善本矣大凡校勘之家遇不可解者往往好以己意直改本文遷就已意豈無有干慮之一得然天下之書不能盡讀卽讀亦不能盡記有昔人引用故事今人不知其所本輒以俗本習見者直改之不譌而以爲譌非是而以爲是前誣古人後誣來學此亦昔人所論藏書之厄也故余校此集務守古人闕疑之義采諸本

之精華存諸本之同異但期不失古書之真面目而已然亦有
譌字諸本皆同萬不能從者不得不援據所本以正之亦有各
本皆同萬不能改者亦不得不援據所本以存之今略舉數端
以槩其餘如四七等卷躍龍兩字凡三見各本皆同此確用後
漢書明德馬皇后傳帝幸濯龍中及前過濯龍門上故事此必
鈔胥習見躍龍二字可以連文不知濯龍之義改濯爲躍今直
改躍龍爲濯龍卷十武成王廟碑有出車甌洛則係以長纓鞫
旅衡湘則舉爲內地等句此指南唐平閩亂及平楚亂言之南
唐故未嘗用兵於河洛也故碑銘有三湘卽序百越來庭之語
此甌洛定當作甌駱今各本皆作甌洛蓋不知駱爲西甌地名
越之別種故也故今直改甌洛爲甌駱又蔣莊武帝新廟碑銘
有璋底之符句此明用周官典瑞玉人當作璋邸而各本均作

璋底今直改爲璋邸又此文後幅有塹埴之工鷹至句此明用考工記當作搏埴而各本均作塹埴今直改爲搏埴卷二十三文房四譜序有昔魏武帝獨歎於朱伯業句此明用三國魏志武帝紀及文帝紀袁遺併裴注袁伯業事今各本均作朱伯業余故據魏志及所見宋槧文房四譜原本之序直改朱伯業爲袁伯業凡此之類皆正所當正者也卷二十五大宋鳳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宮碑銘有得遺珠於罔象句此明用莊子天地篇罔象得珠事今各本莊子均作象罔此集各鈔本均作罔象考漢唐人詩賦亦均作罔象張衡思立賦北宋本祖庭事苑亦作罔象今遵義黎公庶昌在日本得宋本莊子注疏影刊之其天地篇正文三處注疏四處均作罔象徐公所據猶是北宋以前之本藉此可以證今通行本莊子之誤此萬不能徇俗也前者

黟縣李君宋楨刊此書時余適有疾乃託長洲朱君孔彰代爲
校刊朱君未暇參攷舊本又習見今本莊子均作象罔直改徐
集本來面目余乃不憚繁瑣詳爲考訂以明舊鈔本非確有所
見萬不可以輕易也其他微文碎義極費經營凡有可疑及可
並存者均爲校勘記以申明之以質諸好古博聞之君子庶幾
擇而取之且冀更得兩宋時刊本覆校以匡余之不逮是則余
之所大幸也甲午三月十七日

重刊況太守集序

代

余舊藏有有明蘇州府知府陞按察使靖安況公之集一日吳
縣袁君敬孫過訪見而悅之乃假刊於津門之廣仁堂逾年竣
工以書來乞爲之序余以爲況公之德澤在吳中不待其集始
顯其集既復行於世亦不待序而傳久之故未有以應閱歲餘

袁君復惓惓以書來請余檢閱本集前後諸君之序則公之志
事及輯集刊校原委言之已詳余雖欲出新義以步諸君之後
而苦於無說以進無已則別舉生平之所聞見舊籍記載之不
實有近於惑世誣民者略爲剖析一二矧諸君序跋之末俾讀
是集者得有所考焉謹按公以宣德五年庚戌莅蘇州府任卽
誅猾吏劾貪官請減浮糧及拋荒糧積欠糧遠運糧革抽船米
清軍共奏行二十一事是年冬繼母何氏卒於籍次年聞訃解
任丁憂回籍耆民三萬人乞奪情起復七年壬子奉旨復任又
奏行十二事此公三年中事實如此章章在人耳目者而明人
沈氏德符野獲編忽采異說以公抵任之次年奏吳縣縣丞趙
濬闕茸無能起送至京其民千八百餘人訴於巡撫侍郎成均
周忱言濬守法奉公愛民集事因本府經歷傅得有求不遂因

譖於知府上命按臣核之果如民言命濬復職置得於法都察院請治鍾妄奏之罪上曰此爲得所欺但失之不察耳姑記其過仍戒鍾加慎然則鍾固一輕聽躁動人也吳人以其異途健吏能抑豪強譽之過情流傳至今不衰云云今考公莅蘇之年七月會劾罷闕茸官十一員中有吳江縣丞趙濟又八月有拿解本府經歷傅德至京均不聞蘇人有爲之申冤訴屈者至次年春卽聞繼母憂解任回籍此年並無參劾之事太抵野獲編所云吳縣縣丞趙濬卽本集劾罷十一員內之吳江縣丞趙濟濟濬二字以形似而譌又多譌一江字野獲編所云傅得卽本集爲貪酷鎖解之傅德德得二字亦形音相似而譌意趙濟平日或有違道干譽之事有爲愚民所喜當時爲公所劾或有造作謠言欲爲訟冤而未能行者至數十年後俗語不實流爲丹

青耳若如野獲編所云則趙濬實爲循良之吏故得民心若是也然公初莅任之年合郡賢否無不洞察舉錯得宜是其明哲過人矣及至次年吳縣縣丞素著循聲尙未之知反偏聽本府經歷之讒言而起送至京又何昏瞶若是邪揆之情事驗之本集無一而合然則沈氏所云輕聽躁動譽之過情實爲妄議名賢其書凡數十卷所述恐未盡當更有類此者矣又公本姓況氏因元季兵變合家遇害其父仲謙時年六歲爲同里黃勝祖收養黃氏無子遂以家業付之公父遂承黃姓故公自幼及出仕之年皆爲黃鍾至宣德四年公官儀制司郎中思亡父遺命以弟鏞承黃姓乃自上書宣宗請復況姓遂爲況鍾此公之姓前黃後況之實事也而明之楊氏循吉吳中故事云公實姓黃氏蘇州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公知蘇州有內官請賜敕書

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假之以柄云云夫公
實姓況氏承姓黃氏復姓況氏以宣德五年特授蘇州知府賜
敕書賜鈔馳驛之任具見本集年譜及傳狀確鑿如是楊氏在
當時頗稱明晰掌故者所記況公二事卽舛譌如是則吳中故
事其他恐亦有不能盡信者矣凡此數端非賴本集證其謬妄
則楊沈二家所載世人鮮有不以爲真者矣然則文獻之係於
斯天下後世豈不大哉而袁君之重刊此集其功豈不偉哉余
又考本集之末補遺存辟疆館記乃嘉慶間蘇人得此石刻後
來刊公之集卽據以補入者也余反復讀之中有引至元吳地
記景定姑胥志及正統三年冬丁先太夫人憂並以五顯廟之
南偏爲居廬終制等句而不能無疑焉蓋至元吳地記景定姑
胥志從未見前人著錄實無其書在明時何以流傳爲公所見

而公丁繼母之憂實在宣德五年之冬六年回籍七年奉旨復任視事又安有在五顯廟南偏居廬終制之事且下至正統三年已參差八載此記果爲公作此石果爲公書不應舛譌不經若此其他所述亦非事實今亦不復深論姑發其端以俟知者詳之遂書此復袁君且質之袁君以爲何如也光緒十一年冬十月

重編左忠毅公文集并年譜定本序

改訂馬通伯作

其昶嘗恭閱 欽定明史藝文志左光斗奏疏三卷文集五卷後來訪諸左氏得新舊兩刊本舊本爲公子國材所刊奏疏二冊尺牘并雜文一冊詩集一冊年譜二冊新本爲道光閒左氏祠堂所刊又缺尺牘雜文一冊實不足史志所載卷冊之數據公子國材跋公曩膺璫禍踰出都時以邏卒四布生平著作

家人盡付祖龍卽典兵事與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斬等疏亦不復存云云蓋明史藝文志所據猶爲明季名人親見公之全書卷帙記載如是今公子國材等所刊乃當時付諸祖龍之餘者也又有四書文一冊不在文集之列其昶今謹編定公集奏疏二卷如舊本舊本編次未盡合略依時事年月次其先後尺牘雜文舊本不分卷今編爲二卷古近體詩舊本共一卷今編爲二卷四書文凡名家集均別行不列本集之內公之四書文皆發明經義其平生志事及經世偉略亦時流露於行墨中與尋常時藝不同今編爲二卷總八卷統名左忠毅公文集雖不及史志所載之多然公之著作在今實止於此矣別有年譜上下二卷公會孫宰所編宰字維三康熙辛卯舉人官福建建陽縣知縣有治績其紀移宮始末及公在獄事頗爲詳確自云本家

乘所錄稽之史書參以祖若父之傳聞及同難諸公之遺集網羅放失而成者也惜其所考他事猶有疏舛其文又不盡雅馴取舍亦不免失要故四庫全書第列之存目中其昶嘗與外舅姚慕庭先生審正義例又博考遺文證之明史及諸家碑傳志表記載而要刪之仍爲上下兩卷曰左忠毅公年譜定本繕寫既定增公集後將寄天津廣仁堂刊行蓋公之所遭亦極難矣其平生志事之所得伸者惟力爭李選侍移宮而宸極獲正出按畿輔而興水利開屯學講武備拔史公可法諸大端而一時畿輔諸賢如定興鹿太公容城孫君及大興史公等莫不奮發慷慨急公之難公歿數年正人相繼淪喪國事日非高陽孫文正公深有感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至爲三十五忠詩以寄其憐而於公尤三致意焉於戲觀公師弟朋友患難生死相與



原編或傳鈔之本今未見刊行竟不知其存亡然則公之著述不盡傳世者豈僅奏疏文集已哉卽公之生平潛德隱行與高陽孫文正公所云桐江僉院左遠志包寰區者又豈茲譜所能盡哉

孫麻山先生遺集後序

吾邑先輩講理學者自何省齋方明善陳皜石王石仲胡用甫馬一齊諸公而外尙有孫麻山先生然諸公或生前功建名立或賴有賢子孫高業弟子爲之表章故名聲流於人人著述亦傳於後世至其生平確守程朱而於姚江之學摘其病痛反覆攻擊較近世張楊園陸清獻爲尤甚而卒身邁无妄之禍著述不傳於世名不垂於里閭未有如麻山先生者也先生世居桐城北鄉早年堅苦立學時里有宿儒方聞阿先生學宗宋儒

詩法少陵先生與友人方芷川先生皆師事焉而聞阿又與里中胡莫齋先生友善莫齋有子曰田字雍則又師事先生莫齋因構尊聞書舍館先生於家間阿時過從相與砥礪率里人行呂氏鄉約期以講明聖賢之道爲己任其後先生與方芷川胡雍則吳易光易正諸先生作同人堂配祀間阿於朱子焉先是浙江呂晚村家饒於貲往往取前名家時藝圈擲評定布於天下後交桐鄉張楊園先生乃研究先儒性理之書亦多刻而布之先生偶得其文服其所學之正說理之精因徧搜晚村文字刻之且作序以冠其首簡雍正戊申冬十月湖南之禍作先生竟以序晚村文集故牽連於己酉夏逮繫西臺後數年論死家中藏書悉化爲煙灰故先生死後亦無楮墨流傳人間歷年愈多而先生之名雖同里好學之士且有不審爲何如人矣咸豐

丁巳穆至北鄉訪求遺書時邑中窮年爲賊所踞世家大族所藏之書兵火之餘貧民拾得一二出售於外余族人某有獲書數千卷乃午夜緝閱取數十種忽得先生手鈔一冊乃其生平所爲古文也驚喜過望因徧示友人且錄一二副本以藏焉嗚呼先生生平學術之正衛道之切於今日始稍顯至於文詞雅正氣象雍容粹然儒者於鄉先輩中亦不多見也抑余猶有未解者鄉先輩才氣浩瀚仙資絕世所遭文字之禍最爲酷烈莫如戴南山先生特其憤時疾俗矜心躁氣時流露於行墨之間當時見其爲人後世誦其爲文亦預知其不免於難而先生之文詞氣汪洋酣恣颯爽似不得與南山爭衡而簡樸嚴重析理精深心平氣和皆南山所不逮顧所遇之境亦與南山先後一轍此又理之所不能窮而大造之不可知者也余旋聞方芷川

先生之來孫某藏有先生遺詩一冊因借閱之亦錄一本合爲一集雖稍遜其文而真性流露獨往獨來亦非尋常小儒所能望也獨念先生篤學力行賴有斯集他日必大顯於世而閒阿先生著述之富今徧求之不可得莫齋先生與其子雍則僅存大學指南一書今亦未顯於世士君子之遭遇名字之顯晦有阨窮遺逸如是邪亦可悲也先生名學顏字用克自號曰華農子所居處曰麻山故又號曰麻山閒阿先生名日新字漢良號洗叅莫齋先生名國鈺字鉉五一字夏采生平學行略見先生集中苙川先生有集茲不贅

劉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選序

自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輩韓柳合爲六家而歸安茅坤又於蘇氏析而爲三定爲唐宋八家後世遂爲定

論言古文者必曰唐宋八家茅氏文字之見實能跨越前人鈔錄亦稱極富而識者頗病其繁雜不得爲治古文者之善本嗣後選本愈多而識又或出茅氏之下所錄愈失前人之真以穆所見 國朝惟 和碩果親王古文約選並

高宗純皇帝御選唐宋文醇大體雅正嚴謹足爲後學之所宗仰而果親王之本實出吾邑方侍郎之手所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評點確實鈎劃精當二本皆足以開後學神智繼侍郎而起者則莫如劉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選先生此本自少至老稿凡數易行年八十乃有定本寢疾之時猶皇皇釐定評錄以書與歙縣門人吳定冀其渡江商校俟吳渡江來樅陽而先生已卒其後先生外孫左堅吾欲以先生文集去其牽率酬應者與唐宋八家文選以次授梓文集曾重刻於浙江此

本竟未之及先生兄子於先生謝世後亦頗留意此書與賈人謀將鐫板以傳後亦就寢吳先生晚節益窮治經授徒以終於先生遺書亦未暇表章矣此書邑中副本無多乾嘉之間有力者校刻前人遺書而外間未見故未能知而訪求也往者鄉前輩吳明經孫繼曾於先王族子某得見先生原本乃借臨一幅先生後人漸就式微遺書悉就散軼此本自吳明經家歸其門人左某穆於咸豐甲寅之秋始於左家得見因乞借觀留數月後乃購茅氏本臨批補讀蓋先生當日選本亦就茅氏鈔本擇別又茅氏所未鈔者更有增錄而於茅氏本評跋有可采者亦節取之又謂八家之外無文而於韓門附李翱六首蘇門附晁補之二首八家之後惟明歸太僕有光才力雖不逮古人而稍得古人行文之意附錄三十三首合之八家得五百餘首體類

分八曰議論曰奏疏曰書曰序曰記曰碑志曰祭文曰雜文而於前人精神不到間有一二敗句則鉤乙其旁以爲後學擇取仍以唐宋八家文選名者其意蓋謂李晁歸三家實八家之流亞但附其文尙未足與八家爭衡也穆稍諳古文之法實由先生此本及其所著文集讀之愈久其所評點足以開後學神智較之他本尤易後又得見姚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上自周秦以至國朝但取吾邑方侍郎及先生以繼震川八家之後蓋先生古文之法受之方而授之姚二先生所造之境不同所選之本皆卓卓傳世行遠而侍郎之文主義法約選之本最爲嚴謹先生論文主品藻所選之本廣大寬博評定精審惜抱先生尤以識勝其古文辭類纂所錄八家之文大約皆未甚出先生之範圍也顧方姚兩先生生前名尊身泰一時王公大人重爲泰

山北斗而又多高業弟子一生著述故得盛行於世先生年逾六旬始爲博士於黟後乃窮老荒江所負盛名雖不下方姚兩先生而門徒亦多名俊大抵爲山澤之癯以終生平評定經史子集浩如煙海行世僅詩古文辭及時文而已以此益歎千古著述之家雖醇駁不同得失互見欲盛行於世且能傳之久遠雖在其人其書之精神才力大小厚薄亦所遭之時所遇之境有幸有不幸也先生年逾八旬猶力疾伏首几案著述不輟身後雖多散軼以穆所見數年訪求尙得數種冀遇世有好學之士有力爲之鐫板公諸同好而先書其本末如此至精義所在則先生凡例言之詳矣而古人行文樞奧則見先生所爲論文偶記及文中評跋故不贅

劉海峰先生歷朝詩約選後序

右歷朝詩約選九十二卷

內第五十七卷分上下實有九十三卷

鄉先生劉耕南

徵君所纂也徵君生平博觀古今載籍均有標錄惜後人式微先後散佚惟自少至老所閱古今人詩集編爲歷朝詩約選五言古詩託始於漢之蘇李贈答七言古詩託始於魏之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及宋鮑照之行路難五言律詩託始於齊梁以下諸人七言律詩託始於初唐沈佺期宋之間杜審言諸人五言絕句託始於漢人枯魚過河泣古歌古絕句等篇七言絕句託始於唐初之無名氏送別詩及杜審言張說諸人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至國朝乾隆間而止五言律詩自序有詩自齊梁古詩漸流爲律詩以之入古詩則卑以之入律詩則美學律詩者宜溯源於此故嘗於升庵律祖之外別爲取齊梁以後近律句之作一概截爲八句不顧其本意之斷續何如使學者摘句

而玩索之若以爲刪改前人則謬矣云云又於唐宋人以下五
七言古詩亦時有刪節每篇刪兩句四句至十數句不等卽李
杜韓蘇諸公亦有不免於 國朝人詩字句閒有未安或直爲
改訂徵君歿後四方學者互有傳鈔之本咸豐間大江南北屢
遭兵燹傳鈔各本多有散亡閒有存者不過數卷數帙而已穆
少時嘗得殘冊二三十卷中有姚姬傳比部手鈔四冊同治六
年謁兩江總督曾文正公談及徵君此書公云往在京都會見
向官中有鈔本全部借觀大略其精博爲從來選家所未有今
全書僅可搜求當爲付官書局代彙數年後徧訪有得而曾公
已逝書局之槩遂作罷論癸酉甲戌之間穆往來蘇滬先後晤
中江李君眉生沅陵吳君桐雲貴池劉君芝田話及此書三君
皆喜爲詩者也均欲鳩贖同彙訖未有就辛卯之秋偶爲老友

縣李君爰得言之李君慨然以爲己任且願出三五千金將徵君著述全彙行世未幾李君一夕無疾而終雅意竟未能遂至甲午夏秋之間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同縣吳君摯父毅然欲傳此書謀之於今廣東巡撫前任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奉新許公今河南巡撫宣城劉公二公慨然各量出清俸仗助經始暨李君勉林羅君稷臣周君緝之姚君錫九章君定庵摯父同蓮池書院諸生亦共集巨款寓書於穆總司其事校彙於金陵書局穆亦約江浙閒同人裘君葆良孫君問清林君稚眉何君芷舫李君象春陸君詩城筆城劉君丙卿聚卿張君筱傳星五諸昆季量力仗助李處士子嘉聞之更資五百金以彌乃祖爰得翁未逮之志李君時泉又重出館俸併約嚴君筱舫劉君康侯各助厚資乃克落成惟此書僅有標錄而無序例全編評語僅

百餘條老輩相傳原編本有序例一卷其後轉寫遺落或云此編徵君手錄自玩無意傳世考徵君與姚比部手札有生平看古人書亦多有標錄而少批評以批評則滯於語句之下不能盡文字之妙云云今此編有標錄而少批評卽是此意姚比部亦嘗言圈點發人意勝於解說與徵君所見正同其五言律詩卷一小序明云使學者摘句而玩索之不得云手錄自玩無意傳世也舊聞吾邑程氏有徵君手批昭明文選張氏有手批杜詩徐氏有手批王阮亭詩穆亦嘗得老輩傳錄批點高季迪大全集半部又聞諸張氏子弟云徵君批點杜詩極爲精細五言長律凡轉折段落筋脈一一分明今此編錄杜公五言律詩多至一百七十七首而五言長律竟一篇不錄詢之鄉先生當日曾見各家所藏全部者亦均未見五言長律一體殊令人索

解不得今三家藏本已亡無由借錄爲可惜也近代詩家選本正宗首推王文簡公古詩選姚比部唐宋五七言今體詩鈔王本僅有序例一卷並無標錄批評姚本雖有標錄而批評半涉於考據且所鈔各詩均由此編錄出者且兩家之書均於朝代不全惟徵君此編遠自漢魏迄於國朝乾隆中葉凡古今詩家洋洋大篇寥寥短章苟屬正宗無不備載搜羅宏富采擇精審曾文正公推爲從來諸家選本所未有誠篤論也讀者一以諸篇標錄玩索之可以得其全編宗旨所在不必定較其序例之有無評識之多寡可也其采錄諸家雖稱浩博而用意至爲謹嚴蓋其生前於同時老輩及友人之詩多所推獎吾邑自唐人曹氏松及有明以來詩人有集無慮五六百家其同時海內交遊之有專集約計一百四五十家今此編於木縣只錄吳兵

部檄方氏以智錢氏澄之三人海內交遊只錄丹徒鮑處士皋
一人此外赫赫巨公之有詩名且於徵君詩文深有知己之感
者皆一篇不錄亦足見徵君決擇矜慎其書所以能信今而傳
後也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冬十月

校栞古文辭類纂序

代

桐城姚姬傳先生所爲古文辭類纂早已行世海內學者多有
其書矣顧先生於此書初纂於乾隆四十四年時主講揚州梅
花書院乾嘉之間學者所見大抵皆傳鈔之本至嘉慶季年先
生門人興縣康中丞紹鏞始栞於粵東道光五年江甯吳處士
啟昌復栞於金陵然康氏所栞乃先生乾隆閒訂本後二三十
年先生又時加審訂詳爲評注而圈點亦與康本互有異同蓋
先生之學與年俱進晚年造詣益深其衡鑒古人文字尤精且

密矣然吳氏栞本係先生晚年主講鍾山書院時所授且命付梓時去其圈點道光以來外省重刊大抵據康氏之本而吳氏本僅同治閒楚南楊氏校刊家塾不甚行世而外閒學者雖多讀此書容有未知康刊爲先生中年訂本吳刊爲先生晚年定本又未知先生命名古文辭類纂纂字本漢書藝文志康氏不取纂字所由來誤刊爲古文辭類纂至今古文辭類纂之名大著鮮有知爲纂字本義者已又耳食之徒以康本字句時有脫譌不如吳本經姚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管異之劉殊庭諸君讐校之精然康氏刊本實出姚先生高弟李申耆其學識亦不在梅管諸君之下且李君又實司校刊之役者也承淵少讀此書先後得康吳兩本互爲校勘乃知各有脫譌均未精善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不知爲姚先生原本所據尙非各

種精本未及詳勘抑亦諸君子承校刊此兩書均不免以輕心掉之者也二十年來承淵凡見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書舊槧有關此書校勘者隨時用硃墨筆注於上下方積久頗覺近完美又桐城老輩如方望溪侍郎代果親王所爲古文約選劉海峰學博所爲唐宋八家文約選均用圈點學者稱之姚先生承方劉二公之業亦嘗示學者前輩批點可資啟發卽所纂此書不但評注數有增加而圈點亦隨時釐訂惜往年無由得見耳頃與先生鄉人蘭陵逸叟相往還偶談此書逸叟卽出行笥所錄姚先生晚年圈點本見示大喜過望詢所由來乃得諸其鄉蘇厚子徵君惇元徵君卽得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雉家藏原本而錄之者也承淵早歲浮家久離鄉土念吾滁州僻處江淮之間四方書賈足迹罕至鄉塾所讀不出俗行古文析義觀

止等本不足啟發後學神智乃假逸叟讀本錄其圈點於所校本上付諸手民棗於家塾庶幾吾滁可家有其書不爲俗本所囿矣至刊板改從毛氏汲古閣所刊古書格式字畫尤力求精審又康刻本於姚先生所錄漢文時用漢書古字今考姚先生所錄漢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參用史記文選及司馬公資治通鑑真西山文章正宗等書字句者今亦酌爲變通凡一文參用各本者則均用通行宋字惟單據漢書所載本文則仍遵用漢書本字以存其真惟姚先生定本雖有圈點而無句讀承淵伏念窮鄉晚進所讀古文不惟藉前人圈點獲知古人精義所在卽句讀尤未可以輕忽句讀不明精義何有昔班氏漢書初出當時如大儒馬融至執贄於曹昭請授句讀韓昌黎上兵部李侍郎書亦有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

乎句讀之論我朝乾隆三年冬詔彙十三經二十一史時方侍郎苞會上重彙經史事宜劄子中一條有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當時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書既精且博論者以漢唐以前文字句法古奧多有難明承淵以爲唐宋以來洋洋大篇句讀亦未易全曉矧窮鄉晚進讀書不多頓見此書指義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貽誤來學匪爲淺鮮今承淵竊取方公之義每讀一篇精思博考句點分明雖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已無失昔顏祕監之注漢書胡景參之注資治通鑑間有破句有失班馬兩書本指者以二公之學識通博精神措注尙未

能全編貫通毫髮無憾而況後人學識精神如承淵者遠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執已見勤學好問一有會悟隨時改正務求有洽於心而已又承淵所讀聞有句讀與前人稍異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讀能補前人所疏忽者且有刪改康吳原書字句恐滋後人所疑者容當別爲札記一編附於本書之後不過使窮鄉晚進增廣見聞便於誦習而已非敢云能補姚先生之所不逮也第康吳之本校栞雖未精善而兩序均能發明姚先生所篡大旨今仍附錄之俾讀者詳悉而承淵更不敢再贊一辭焉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正月元日

國朝桐城文徵約選序

改訂陳清如作

桐城在江淮之間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數十里在皖北不過尋常一邑耳而外間賢士大夫咸稱爲大縣豈非以前此仕宦

人文之盛邪然六代以前人文無考唐之中葉有曹公松宋之北有朱公載上洎其子翌始以文學著名於世同時有李氏公麟公寅元中昆弟三人與王荆公蘇文忠公黃文節諸公同遊風流文采照耀一時號稱龍眠三李或疑龍眠山陽爲桐城龍眠山陰爲舒城李氏昆弟既有龍眠之稱實非桐城所得而私焉明初有方斷事法含芳履潔雅有文學不幸學業未著而殉建文皇帝之難中葉以還名臣碩儒應運而興頗有文編流傳寰宇明季有方斷事裔孫以智承其父祖遺業博綜經典諸子百家無所不窺晚年以學分授諸子父子祖孫蟬聯七代著書百種實開熙朝漢學家及天文算法之先聲而文章猶其餘事同時有錢公澄之奮跡草茅經學文章奄有眾美方百川靈皋兩先生嘗承其指授各就所業藝苑稱雄後來劉耕南徵君姚

夢穀比部又各極文章之能事遞相授受一派相承外閩文人學士乃有方劉姚之稱其文皆目爲桐城派其實與方劉姚三公先後同時仕宦則內自卿相以及庶僚外自節鎮以至佐貳下逮華門之士山澤之癯亦多抗心希古揚風屹雅蜚聲壇坫特其專集不盡行世多爲外閩賢士大夫所未覩故第曰方劉姚云爾若以爲微此三公桐城幾無人文焉與之追逐翱翔者在昔康熙間鄉先生李芥須雅何存齋永紹有龍眠古文一集之選作者九十三人奏疏論辨書序雜記碑誌辭賦各體具備爲文四五百篇爲卷二十有四二百年來兩易梨棗然皆有明及國初人也道光咸豐間鄉先生戴孝廉鈞衡方京卿宗誠以國初至嘉道間二百餘年作者林立集無總名乃互相采訪得六十三家爲文一千三百有奇爲卷八十有一名曰國

朝桐城文錄咸豐間屢遭兵燹稿本僅存鄙人不揣固陋以文錄所采作者未備更竭三十餘年心力廣加搜伐復得七十餘家又以明代人文雖有李何二公選本篇幅未充仍有廢績乃統有明至國朝迄同治間作者得二百三十家錄文四千三百八十有奇爲卷二百六十有四草創麤獍藏之家塾以俟將來顧李何二公所選皆各就所好無甚宏旨戴方兩公所錄始專講文體有乖義法皆在芟夷但用志如斯尙未能副鄙人所錄文徵大指在存五百餘年一邑文獻凡有關於義理經濟考據詞章諸體紛出分鑣竝驅有一可憑均爲詳載自愧無狀少承庭訓經籍文史薄涉藩籬自中年先人見背託跡江海二十餘年後來聞見稍廣術業歧分又頗畱心四方文獻爲書數種未竟殺青拮据經營不能自了然於故鄉人文亦未嘗不時時

在心目間也頃與外間文人學士往還有見愚行笥手鈔鄉先輩雜文數帙讀而豔之欲爲付梓愚以爲此係一人之嗜好未必有當於人心之公而友人督促再三勢不可遏乃返故鄉仍就文徵稿本再加擇別凡涉於考據家言與樸實說理類宋人語錄及詞采穠麗近官樣文章並有好用奇字奧句誕妄僻典艱深疑眾有似楊子雲樊宗師之所爲者雖各有可采概從割愛所取者一以清真雅正文從字順者爲宗有陳奏之文應用四六體裁者準此亦酌存數首以備一格託始。國初迄於近代得作者五十七家爲文五百八十有奇爲卷二十有六名曰國朝桐城文徵約選付之剞劂聊答良朋雅誼然此仍憑愚管之見耳若以此集尙未足以饜人心以副眾望必欲縱觀敝邑人文之全萬戶千門非一格可拘非一派可執則鄙人所錄

原已有桐城文徵在而此集疏陋之譏所不敢辭焉

新榮惠松崖先生文集序

代

昔儀徵阮文達公序武進張皋文編修茗柯文編有云近時易學推惠氏棟禮學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無傳其意蓋以江惠二家特深於易禮文學非其所長不若張氏既深於易禮而又以經術爲古文也由今觀之其說殆不其然江氏雖無文集傳世其生平所著羣書序文原本經術氣格尙駕乎張氏之上其他雜文想當日不自彙編以致其集不傳耳若惠氏據甘泉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本傳所著羣書行世之外本有文集二卷世無刊本余訪求有年迄未有得前年秋桐城蕭敬孚丈來金陵過訪余旋至其寓見行笥有惠松崖文鈔一冊凡三十一篇詢其由來乃同治閒館於滬濱見同事新陽趙君靜涵元益

所藏舊鈔本假錄之將爲刊布余大喜過望卽乞其本將刊入所輯叢書二集中原鈔零雜余稍加整理敬字文復於他處搜得八篇共三十九篇仍分二卷以符江氏所載之數至其文之淵雅峻潔實與張氏異曲同工讀者必能辨之行當訪求江氏之文編輯續刊之庶幾可彌阮氏之說之未盡也光緒二十五年秋九月

重彙六朝文絜後序

代馮竹儒觀察

右六朝文七十二篇爲類十八爲卷四乃海昌許珊林太守評選也太守生平博極羣書尤講求經世之學所纂比照加減案正續編折獄金鑑洗冤錄詳義已久爲賢士大夫所貴其他識字略說文解字統箋評定笠澤叢書亦均重於藝林然尙有不盡行世者去年秋有以太守六朝文絜見示公餘細爲披讀字

句或與近時傳選不同閒嘗博考宋元舊槧乃知太守凡一字一句之異必參舊帙而覬定之有標於本行之上有不盡標而待讀者之自得卽如恨賦血下霑衿今本血多作泣雖云本於尸子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然觀李崇賢注先引毛詩鼠思泣血知文通造句本參用兩書實作血字亦如上文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本用孟子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及王仲宣登樓賦涕橫墜而弗禁崇賢以爲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是也又小園賦有棗酸梨酢之句評云凡醯醢之醢當用酢倉故切酬酢之酢當用醋在各切自唐以後互誤難改今人更夢夢云云足徵考訂入微同異不苟可備學者之新聞自序甄別其義凡二十禩易稿者數四洵不誣也第原刻成於道光五年鏤版精微迄今五十餘年兵燹之後印本日稀學者

偶得一編珍若球璧爰爲重付手民凡硃墨一遵原刻之舊逾
年竣工時余亦將西邁因漫書數語以餉同人

張慕蘧詩序

張君慕蘧少讀書有遠志年及壯猶困於諸生以詩酒自娛咸
豐三年粵賊陷城乃攜家之皖南當事重其學行延聘主講清
水歲在壬戌余以事入大梁冬月紆道由楚北回里過新野君
大喜留數日飲乃出示所爲詩歌殆數百篇比爲評定以爲有
香山劔南之勝甲子夏金陵收復制府曾公奏請以冬月補行
鄉試君乃歷襄樊泛漢水下皖江與余相聚秦淮之上復以一
集示余且囑爲序冠其首簡余因竟讀君所爲詩時同邑數子
約俟揭曉歸里君乃日招酣飲以爲樂恆毋戢夜闌不輟日或
同訪六朝以來名公遺迹登清涼之山攬翠微之亭徜徉四顧

仰天而嘻有凌虛御風之態同人莫不歎君興之豪爲不可及也君家故華族自文端宗伯以來代有貴顯尊府愛濤先生復以循吏名於世皆不別治生計以故君昆弟家產不逮中人君少讀書故有遠志而性豪放客爲詩酒來者終日座爲滿儲無甌石不計也然人有急輒思周濟不遺餘力君雖工於詩而人多以詩人目之非知君者也雖然詩酒特古之窮愁不得志者之所爲耳抱遠志有國計民生之責者固不暇措意也昔郭汾陽功業照耀今古而全唐詩載其樂章二篇外無他吟詠高陽孫文正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而公獨飯粗客有譏其非所以任天下之重者公曰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飢勞不能以身率眾今年適舉於鄉行見君成進士釋褐且有國計民生

之責遂其遠志不惟午夜張鐙酣飲拇戰幡然迸弃卽餘事吟詠亦未暇與古之風人學士並驅爭先矣雖然文端公立朝三十年而存誠篤素諸堂之集多至四十餘卷 欽定四庫全書且有臺閣山林體能兼擅之裒君詩歌以香山劔南爲宗香山劔南未嘗無國計民生之責者也而詩歌之盛唐宋諸公莫逾焉古之志得道行不能忘情吟詠往往然也然則君吟詠之富他日接武文端公且與香山劔南等集相埒又豈余之所及料哉同治甲子冬十二月

馬木庵詩稿序

吾友馬子木庵少讀書工舉業之文稍長闕桐鄉張楊園先生之書由是以求濂洛關閩之學日有餘功則又自取漢魏以來之詩而諷誦之胸有所蓄亦發爲詩歌以見志端凝渾厚神韻

秀出余之獲交於木庵也在丁巳之春又一年木庵亦來館於族姪秋槎大令寓居與余相距十有餘里秋槎大令族戚之有文學者往來頗多故余與木庵併諸子得時相討論馬慎庵起升心錯復震尤相善也憶戊午天中之節與吾木庵並諸友十餘人同讌集於慎庵寓齋論文講藝各抒心得友人中有張二谷者頗擅桓伊弄笛之技凡人有善吟古詩歌者弄之無不畢肖於是舉友人中之善吟詠者咸相推讓及舉木庵乃高據上坐朗吟杜子美蜀相廟諸將等篇二谷旁坐弄笛隨吾木庵吟聲之高下抑揚頓挫宛轉合節昔人所云聲震林下響遏行雲不是過也於是諸友咸擊節歎賞以爲當此虎狼橫絕之秋生民困於塗炭我輩猶有此樂得毋上千造化之忌邪今甫二年吾邑屢遭賊氛同人咸受其患慎庵飄泊於浙東心錯從戎於

千里之外其餘諸友亦皆萍飄蓬轉迄無定所惟吾木庵尙館里開一日更出近所爲詩歌示余格益變境益奇氣愈充神愈足則信乎歐陽子所云詩愈窮則愈工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然吾每讀木庵之詩又未嘗不想前此與諸友相聚之樂今則不可復得而猶幸與吾木庵得時相聚會賞奇析疑爲可樂也然則前日之樂所謂上于造化之忌者亦未能深窺古人堂奧以視木庵所造之境不能不低首下心慚懼交集也

陳叔伊八家四六文補注序

侯官陳叔伊孝廉僑寓春申江上與余往還兩年矣生平精經學小學撰著宏富頃以八家四六文補注一編見視則爲其友許豫生太守作者自注書之難也昔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全謝山先

先三箋困學紀聞述之又以爲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今許君所作余雖尙待問津而卷帙裒然其用力之勤已可概見叔伊猶爲之補正則所謂直諒多聞之友矣然叔伊此編特其緒餘耳其精力所萃者有說文廣例十二卷經史札記十數卷元詩紀事三十卷元詩癸集拾遺十卷厲樊榭詩注二十卷將次第刊行之叔伊年甫逾壯其所成就已如此吁可畏哉光緒十八年秋八月

貞壽堂贈言序

已刻原書之首但刻本從初稿此復加改訂

昔明震川歸氏嘗自恨足迹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及爲陶節婦傳自謂不在班孟堅伯喈下也今觀其節與文誠如所評然穆謂天地正氣不遺於閭幃之中自一鄉一邑以及四海九州之大婦人礪冰雪之操奇節偉行如陶節婦姓名

磨滅不彰何可勝道其故非他或不遇有道德而能文章如震川其人爲之闡發或不得賢子孫德修於身爲之顯揚則雖有奇節偉行欲不與草木同盡不可得也然古者道德與文章合今者文章與道德分周秦之間雖厮輿僮婢書說應對載於傳記皆循循雅飭近代端人正士各有詩文行世非無精確不刊之論而文詞或失前人矩矱委靡偶儷至不能感發人意孔子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也有道德不必有文章能文章不必有道德則奇節偉行雖傳不顯然則閭幃之中有奇節偉行欲傳之久遠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恆不世出是又賴有賢子孫與自古名賢早孤而自樹立史傳中代不乏人遠者不具述近世蕭山汪龍莊輝祖早孤賴嫡母王孺人生母徐孺人教育成立以循吏兼名儒著書數種皆有關於名教龍莊嘗求海內名賢

爲詩歌古文詞編爲雙節堂贈言集錄多至六十餘卷以著母氏風節子以母成母以子顯未嘗不心嚮往之歲在壬戌穆來大梁得見太康李君又哲李君以其友人鄆陵蘇君菊村著述見示蘇君旋聞穆至亦自鄆陵寄所著書數種篤實正大猶想見薛文清湯文正遺風及讀貞壽堂贈言始知蘇君之學其來有自與蕭山汪氏不謀而合也蘇君年甫及周考自明府君歿母王太孺人矢節教子歷四十餘年蘇君廣求海內名人賢士爲序傳頌銘之文并所自爲行述遺事編輯成卷雕刻行世卽所謂貞壽堂贈言者也時蘇君又寓書李君囑穆爲之序穆惟昔山陰劉念臺先生年逾冠師事許敬菴母卒求傳於許先生許先生載筆而書終以敬身之孝勸念臺曰使念念不忘母氏艱苦謹身節欲一切世味不入於心卽胸懷灑落光明古人德

業不難成念臺服許先生之言卒成明代理學名臣前賢顯親報親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蘇君年逾五旬言行一本於太夫人之教學行風節久爲海內所推許海內名人賢士又爲詩歌古文詞以傳太夫人令德於無窮穆於是歎太夫人志節之盛而又有賢子孫爲之顯揚誠難能而可貴又歎海內閨幃奇節偉行旣不幸無賢子孫又不遇有道德而能文章如震川其人之所紀同湮滅於荒煙野蔓之間者又未必無其人也乃忘其淺陋以承蘇君之命深爲太夫人之有子慶又重蘇君念念不忘母夫人艱苦謹身節欲以成古人德業則所以報太夫人者正未有艾矣

贈太康李明經序

中州自昔爲文章理義之邦有宋河洛二程先生承元公之業

得孔孟千載不傳之祕鄉後進聞風而起元明以來彪炳宇內而國朝睢陽潛菴湯公理學文章豐功偉烈尤爲開來繼往集其大成穆每讀近代諸賢之書獨於公爲心儀不置歲在壬戌穆來大梁欲訪得繼鄉先輩之流風餘韻者數人而親之如聆先賢警欬以期不負斯役者久不可得而大梁之城距黃河甚近千百年來屢遭河決輒爲泥沙淤塞卽信陵亭館三槐之堂以及玉津清虛豐樂長嶽昔人勝蹟亦復邈不可覓終日坐臥一室但聞爲五斗之祿者趨勢承意聲氣相尙回輪轉軸啞嘔之聲與市井喧譁相爲錯雜最後得一人焉曰孫君宇農重交遊尙氣節宇農又爲余稱太康李先生又哲之爲人時授經於此於是介孫君以見李君聆其言和氣藹然寬厚直樸與之往還者數乃得讀其著述文詞汪洋自恣論說理氣開明質實

而當時利病與所以規畫弭盜之方瞭如指掌年近五旬以授經爲生不與時俗還往嘗與鄆陵蘇先生菊村項城王君丹君以經濟實踐之學相砥礪因以蘇先生著述見示而蘇先生聞穆至亦以著述數種寄贈旋介李先生字農又交蘭儀邊君農友祥符許君宇濟王君秋舫出處雖不必等咸與李先生講求有用之學留心當時之務思所以潛移默運挽回積習穆於是益歎當此之時百里之間尙有李先生并諸君子承鄉先輩之餘業爲穆之所親見而中州之大其必有沈淪下僚不得大展其才與志而悲歌慷慨寂寞著書以俟於後世者穆不及知而爲先生所知又或李先生不及知而爲諸君子之所知且有爲諸君子所未及知者當不乏人而鄉先賢之遺澤猶有存者而扶危救敝開聾振瞶以復先賢之盛之任將在李先生并諸君

予馬大梁城距鄆陵項城且數百里未得與蘇先生王君相見
獨與李先生并諸君子時相聚處討論先賢學術縱談當時之
務或色飛起舞或相對黯然穆久慕中州先賢人文志節之盛
今幸得李先生并諸君子往還而蘇先生王君雖未及見而讀
其書如接其人皆不啻親炙中州先賢足以不負斯役矣今將
由楚北歸至故山不得時與李先生聚處遂書此以贈且以質
之蘇先生并諸君子也

吳桐雲先生五十壽序

自昔著作之家雖曰與年俱進然必徧歷天下之奇境得江山
之助或從王事肩鉅任時勢盤錯根節益堅識愈高志愈定神
愈足氣愈充斯發爲文章談譎瑰奇萬怪惶惑不可以一定之
阡陌蹊徑求之昔人狀韓昌黎蘇眉山二公之文也曰韓潮蘇

海蓋以二公之文渟泓浩汗波屬雲委非如潮如海不足以喻其才之豪氣之盛也今以二公之集驗之韓公之文實至揭陽以後益工蘇公僭耳以後之文亦然蓋必至危苦艱難憂愁感憤以鍊其識以堅其志以固其氣以凝其神功業無所建才力無所施持其所蓄積一以發之於文章半籠萬象不可端倪則所謂如潮如海者雖曰與年俱進亦所遇之時所遭之境有以致之者也假令二公當日位尊身泰得行其志事迴翔清要朝吁夕俞文章之盛亦萬不克臻此沅陵吳公少以文章知名於時入官禁垣博觀祕笈出佐幕府躬親戎旅臨機決策當事賴以成功既乃樞巡閩海疊荷艱鉅公退之暇往往興到揮豪文成法立積成卷帙鐫板行世海內士大夫莫不稱公爲一代之才傑矣前節相曾公知公才可大任不欲公之域於閩海也特

疏 奏調江南總理船政將以次 奏請膺封疆重寄於是栖
遲海上五閱寒暑時涉重洋出入驚濤駭浪之中駕風鞭霆穿
雲冒雨獨能伸紙把筆率爾成章排宕縱橫震心慄膽蓋韓蘇
二公之文成於危苦艱難離憂悲憤而公乃成於勤勞雖所遇
豐於二公而所以鍊其識堅其志固其氣凝其神無二致也夫
文章之事根於性情性情之事由於感觸感觸之端不必盡在
於困窮凡從王事肩鉅任有動於心有感於事參之以閱歷充
之以學問文章之盛自足上下乎古人雖然公之文章如潮如
海固足以力追韓蘇然韓蘇以窮而傳其文章公獨從王事肩
鉅任宣勞海上天不獨欲公以文章傳也將以識之鍊志之堅
氣之固神之凝者爲 朝廷之柱石爲封疆之重臣異日者齒
益尊位益高負韓蘇所有之才膺韓蘇未有之遇德在天下功

在太常海內之士讀如潮如海之文章猶以爲公之餘事也豈不盛哉歲在甲戌冬十二月爲公五十覽揆之辰穆等遂書此以爲公壽

黃母胡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沈制軍

余少讀詩至既醉之六章有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言人家累世盛德未有不由閨門淑慎以助成其美者故錫爾類先錫以室家之壺壺者言深遠而嚴肅也其八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配從隨也旣子以女士又使生賢子孫以隨之孫又生子子生孫以傳世於無窮也及壯服官中外見當時名卿大夫以及僚友或天性純孝有卓絕之行或馳驅戎馬建不世之勳考其家世未有不本於嚴父慈母之教者而余又嘗讀四牡之三四章有曰王事靡盬不遑將

父不遑將母祈父之三章曰有母之尸饗北山之首章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又以歎當時忠臣孝子往往有不能兩全者然此第詩人之意然耳流覽載籍每有嚴父慈母深明大義割砥礪之私情往往以盡忠王事爲勛者而其子亦能曲體親心移孝作忠卒能功名立使人嘖嘖稱羨曰非是母不能生是子若是者史冊猶斑斑可考也歲在乙亥余奉命總制兩江日與僚屬相接閒嘗詢其家世其植身不苟得於嚴父慈母之教者固多有之又嘗周覽金陵城郭登蔣山之絕頂或指示之曰某地爲黃忠壯屯營之所某處爲黃忠壯指揮攻城殲賊之區蓋甲子夏曾公沅浦克復金陵黃忠壯之功爲多忠壯之弟有曰沛皆都轉者需次金陵屢任以事誠篤有經世之略而同僚諸君咸曰黃氏昆仲之成立皆其母胡太夫人之教也余旣心

儀黃氏昆仲之爲人因詢太夫人生平言行崖略則曰太夫人幼習女紅通大義及笄歸黃封翁郁堂嘗傷不逮事其舅事姑譚太夫人數十年能先意承志又勤於治家佐封翁力學使無內顧憂封翁所交多一時名俊終日座爲滿太夫人主中饋務爲豐潔時或匱乏輒典鬻簪珥以繼之咸豐間其次子忠壯從軍皖江太夫人時以忠義爲勸時沛皆十餘歲忠壯招勦戎幕咸以年幼筋力太脆不宜從戎泥之太夫人曰男子志在四方姑息非所以愛也今依兄從戎爲 國家效力他日果有所就不其美乎力促之行而沛皆卒能立功游擢今職忠壯後奉命督師援黔太夫人促其行且誡之曰爾兄弟受 國厚恩此身已不能爲老身有其勉思所以報稱者勿以我二老爲念及忠壯授命黔中太夫人收涕慰家人曰死生命也吾兒捐軀報

國得死所復何憾其他嘉言懿行不具述六月 日爲太夫人七十壽辰同僚咸謀爲太夫人稱觴而都轉必欲得余一言以爲壽余以爲黃氏之興旣由太夫人之淑慎嚴肅助成厥美非詩人所云室家之壺者乎而太夫人有三子七孫皆以長以教多有成立非詩人所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者乎余因旣四牡祈父北山之詩彼士大夫雖當先王之世尙難見諒於君父致忠孝不能兩全而又念太夫人深明大義教子以忠不令有家室之慮以故忠壯都轉昆弟均能善承意旨專心報 國有非北山詩人之母可及者今幸海宇風清都轉得以奉養無違而金陵又爲忠壯立功之地太夫人居之其樂何如也自今以往太夫人之年益高都轉之展孝思於無窮者當益篤今當太夫人設帳之辰余故推本詩人室家之壺及釐爾女士從以孫

子之意爲太夫人侑一觴焉是爲序

敬孚類藁卷二

敬孚類藁卷三

書後解

桐城蕭穆敬孚

書宋文公楚詞集注後

朱子此書特爲趙汝愚竄逐感慨悲忿以成此編聊以寄意時年已六十九矣其自序以爲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至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皆各有瑕疵蓋以爲自漢以後知原之深旨者莫已若也余自少讀史記屈原本傳愛其摹寫離騷大意情詞悽惋特異他篇時諷誦之早年讀朱注本中年乃讀王洪兩注本其注故事特爲詳贍其發明屈子各篇意指亦頗得其本真惟招魂一篇太史公明敘屈子之作所謂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也乃王逸不知何所本而以爲宋玉招屈原之作梁昭明旣

失考於前洪興祖又誤承於後而朱文公復不能具特識爲之
更正亦全於此文未有發明試問果爲宋玉招屈原之作篇中
歷敘楚國聲色飲食各種美麗冀其來享屈子生平豈有此等
之嗜哉惟言屈子招懷王之魂以爲在秦之苦不如楚國之樂
冀其魂早歸於楚戀君之情深懷歸之意迫乃恰合本篇之旨
也余以爲千古之第一知騷者莫如太史公至本書注事詳確
莫如王洪兩注本學者但熟讀太史公屈原列傳可深得屈原
各篇精義之所在再讀王洪注本可知屈子用古之通博而朱
注本實未能高出前人但偶有獨得處采取之可也若尊朱者
因其一序概將前人抹掇則大謬矣

書亳州志盧公見曾龍鳳溝碑記後

德州盧雅雨都轉於雍正閒以名進士先出知四川之洪雅數

年調任安徽之蒙城九年由蒙城代理亳州未三月卽去任又四年自六安復調治亳州先是代理亳州時已知本州時遭水患可以人力治之有志未逮至復任亳州乃得親履其土度其形勢亳州之溝道淤塞多端顧此失彼水患終難悉除最後與本地父老相度地勢莫若先從事於龍鳳溝以復其故道則諸水皆有定洩諸水亦因之悉治工成亦得十之七八將以二三年內悉將境內各水道無巨細悉治之未幾又遷廬州先是官六安興水利已得十之八九治亳州興水利亦得十之八九頓遷廬州眷顧依遲不忍舍去而爲此記深望後官茲州者補其未備及公遷廬州厯官至兩淮鹽運使司中間厯官不得其詳至官兩淮鹽運提倡風雅名流雲集於乙亥丙子之間修治揚州新舊城溝道民頗疑之至丙子夏秋大雨時行廬舍安堵行

於塗者曠然無墊阨之憂丁丑時雨至復安然無恙浮議始息民乃大悅歷官數年引疾告歸田里至乾隆戊子因兩淮提引事發政府因此有中傷之者遂革職下獄論死今細考此案前後官爲此事均得罪降革伏法有差而盧公只婪得商人代辦古玩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例應於家屬名下勒限追繳而部議又以但查此項代辦古玩銀兩原係各商有意交結運使濫行動用如盧見曾家屬名下不能全完亦應在商眾名下著落分賠余意此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乃各鹽商所供尙非盧公私扣公款此萬餘金盧公卽不能奉繳眾商分賠尙易爲力何至同鹽政高恆普福一例伏法蓋當時國法綦嚴不照例辦理不足以警效尤貪婪之風故耳余惜盧公以有用之才歷任留心民瘼其他善政雖一時不得其詳卽以治六安蒙

毫及任揚州鹽運使無治地方民生之責尙知修治揚城新舊溝道以備不虞使其由州縣而監司而督撫善政必大有可觀惜乎後來用違其才以致此也盧公本以詩名今閱乾隆三年亳州志所載龍鳳溝碑記之外尙有孟增廣傳王吏目傳苑亮傳烈女傳凡四篇均用筆典雅有法且有關於吾皖文獻悉鈔存之尙待他時詢之德州人士訪求遺書政績續爲記載云

方息翁包公祠記書後

代邑人姚慎思作

吾鄉舊有包公祠詢諸父老均不知其所自始亦不詳神爲何代何許人相傳或以爲宋之包孝肅而識者頗疑信參半頃授徒皖城同邑蕭敬孚先生適有事來此一日往見談鄉邦故事數端因及包公祠事敬孚云包公非宋之包孝肅乃明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包公諱文達字行甫於崇禎十年奉上官檄禦

流寇死節於此者也事蹟略見鄉先輩方息翁所作包公祠碑
記及五言古詩敬孚回里卽取息翁記文及詩鈔以見寄且屬
速刻諸祠石以表揚之蓋此祠屢有廢興咸豐間粵西寇亂吾
邑受患頗烈公嘗有默佑之靈今土人復修公祠因以方息翁
所作碑記及詩大書深刻於石俾鄉人曉然知公爲明禦寇死
節之包公行甫非宋之包孝肅也禮祭法云夫聖王之制祭祀
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揆之于公當時爲國爲民血戰
捐軀於今且二百六十餘年矣英風浩氣留連茲土而默佑之
祀典俱備又知公當日忠勇性成盡節於此非偶然也後人讀
方息翁記文及詩益當肅然起敬春秋報祀不懈益虔與茲土
相爲終始可也

書方望溪先生湯司空逸事後一

潛庵先生致禍之由吾鄉望溪宗伯書之詳矣吾既慕先生規模宏遠不畏權勢爲國朝諸儒之冠又未嘗不疑先生何不能直摘明珠之過於聖主之前而特區區召辱其家隸以陰受其禍也蓋當是時明珠與其家隸果狼狽爲姦破壞典型毒虐天下先生卽宜顯暴其惡於世若猶未也召其家隸動之以危言訓之以大義使其自悛彼見先生之盛德且又素所見憚宜無不慨然服其善言或可以改過自新先生之德豈有既乎不能出此而乃召其家隸犒以酒食命門卒爲主人何爲也哉彼見召辱無名卽日去之歸而訴之謀致難於先生而明珠與諸姦人時譏先生於聖主之前亦勢之所必至者也及先生輔教東宮屢爲諸姦人所傾後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歿於差次

亦可慨也宗伯記先生歿之時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
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甯夜半遂歿以先生之賢
而所遭 聖主又夙重之而姦人猶必相擠下石如此嗚呼此
爲國所以畏僉壬也

書方望溪先生湯司空逸事後二

睢州湯文正公學行風節經世之略已詳 國史本傳及姜編
修宸英代徐尙書乾學所作神道碑銘注編修琬所作墓志銘
耿少詹事介楊太史椿所作傳韓尙書葵所作祠堂碑彭進士
紹升所作事狀併竇氏克勤之書事陸氏言之政學錄唐氏鑑
之學案其餘如王尙書士禎之池北偶談宗室汲修主人昭槿
之嘯亭雜錄尙氏鎔之書從祀錄後皆足以增廣見聞而鄉先
達方望溪先生所作湯司空潛庵先生兩逸事尤出於諸家所

紀之外惟方公所述有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此兩篇至今求之不得度其所載又有出於諸家之外者穆又嘗聞吳江鈕太守琇觚臚續編有云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牀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筩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云云穆竊意當時同官唁公見公身後清貧如此不聞有出金爲賻而徐公獨以二十金爲賻在徐公之身事原不過九牛之一毛度其與公相知必迴與明珠余國柱王鴻緒徐元琪翁叔元諸人不同者乃今讀安溪李公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九記 本朝人物卷十至十五記 本朝時事中有記湯公身事原委約十餘條極爲詳備其讜構湯公實據要害尙在東海一人而北門大冶等均在末減之列也望溪

先生所述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今觀李公諸記東海之讒構底裏實未及爲望溪先生一言今特將李公所記錄兩則以誌其概一云上常以湯與徐相比葉子吉掌院時上一日問湯斌與徐乾學兩人那箇學問好葉雖與東海至親卻不相能葉對云各有好處上曰到底有優劣曰不同上又問何以不同曰湯斌是正經學問上曰徐乾學學問不正經麼曰也正經湯斌是留心經書講道理的學問徐乾學是博極羣書可備顧問的學問一日又問兩人文章如何曰不同湯是學者之文章徐是才子之文章後湯不久出爲巡撫而用健庵之意少歇徐大恨葉子吉遂大用工夫而葉子吉出爲刑部侍郎矣子吉彼時卽以掌院大拜及遇此痛哭而不久卽死矣湯之入也上意甚重之北門大

治知徐東海與之爲難。上意方向東海之學問，因湯內召以
擋徐湯爲大治同年，又外不甚露鋒棱，如魏環溪二君欲借一
用，徐怒出己上，遂必擠之下，石卽發動海關事，值廷議東海先
詣湯云：今日之事，蘇州數百萬生靈懸於老公祖，主此議者非
老公祖而誰？湯云：某已進來，何力之有？徐曰：雖然，老公祖
上倚重，又新在地方上來，知此事之切者，莫如老公祖。合郡生
靈敬以相屬，及廷議徐卻不言，梁真定發論曰：湯老先生宜主
此議，湯遂云：與民爭利的事，豈有與地方有益的？但只得其人
還好，若不得其人，四處巡攔，害民無窮，回奏大家含糊也不入
此一段言語，東海入南書房，卽增飾此一段話入在。皇上
耳謂湯言此事，民甚苦。上召明公云：湯某是道學，如何亦兩
口，彼進京時，予問以海關事，彼云無害，今日九卿議如何？又說

害民你問他湯被傳問在途大治附耳云有人害年兄到閣可
只伸說得其人便無害語湯如其言以對明公卽云我曉得了
是了公請回時子正爲內閣學士也明公又將此語修飾回奏
上以爲是大怒東海著人切責云都是汝蘇州鄉紳欲做買
賣恐添一關於己不便上牟公家之利下漁小民之利死不肯
設此而又賴湯斌說害民湯斌何嘗有此語他說得其人便無
害元是天下何事不是不得其人則爲害徐健庵絕不慌言湯
如何賴得九卿實共聞之不然可問梁清標若此語是臣造的
難道他在蘇州出告示安慰百姓上有鈐的印也是臣造得不
成 上問云告示何在健庵云臣家就有 上云你明日帶告
示來明日果將此送進 上大怒云元來假道學是如此古人
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如今的道學便是過則歸君善則歸己彼

時滿洲詹事府是尹秦 上卽命尹秦傳 旨責問你是大臣
你說立海關不好却議不淮我依部議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
再三爭我未必就把你問罪古大臣不避斧鉞爲民請命何違
不言卸過於我而云汝愛民有心救民無術將謂我無心愛民
邪湯彼時還可解說湯訥於言只磕頭謝罪而已此事由 南
書房轉奏北門大台皆不知徐又向湯云此告示是大台拏進
北門宛平不相容而他爲之憤懣不平涕淚交流一日一徧去
慰安潛庵湯至死不知其由東海也如今人將此獄歸之北門
大台又移之翁寶林王儼齋全無干翁王不過見 皇上怒廷
叱之參劾之以助 上威怒而已非起禍之由也湯旣死健庵
又激郭華野爲湯報仇華乃湯薦舉門生也以上一則一日余見東
海問潛庵何以得罪曰湯潛老自壞其事海關事他旣在蘇州

知其害民而題罷及內陞見 上又以得好官管其事亦通商
利民一日余在 南書房 上問及海關某力陳其弊余兄弟
赤心報國弗敢隱也及 上復令九卿議梁真定言自不利於
民因諉於潛老曰老先生初自吳下至宜主議潛老曰不曾立
自然是不宜立已立矣也就罷了又說不該立 上乃使太監
責某曰海關都是鄉紳專利而假託爲不利於民如果不便於
民湯某還是正經人他來並不會說不該立某曰他前在九卿
班上還說是自然不該立的如何他又說該立 上問九卿聽
見麼某曰梁清標亦聽見 上因傳潛老至內閣問之明公宣
旨潛老曰何嘗是說不該立我說未立自然不必立既立只
是選擇好些的官去也不妨明公曰如此乎曰然曰是了因入
更加婉轉復 旨 上曰湯某說的原不差那一件事不是壞

官做壞因傳某入下嚴旨切責此時幾不可保某遂潛老矣曰此語湯某如何賴得前日的話臣可以造難來時在蘇州出的告示有印在上也是臣假的不成他說此事部議不准本部院愛民有心救民無術告示現在曰何在某因出諸懷中上覓果有此此恨遂不解矣囑予曰年兄你們要做正人君子當始終一節萬不可兩端彼時也不知他如何以此自認想是以此立威見人之死邪以上李文貞所記如此乃公當日親得之耳故能曲折詳盡如是所云葉子吉者乃崑山葉侍郎方云北門者卽明珠也大冶者卽余國柱也徐東海者卽號健庵者也魏環溪者卽蔚州魏尙書象樞也梁真定清標也所云宛平者卽王相國熙也翁寶林者卽翁尙書

王儼齋者卽王尙書鴻緒郭華野者卽郭尙書琇也今案葉公
方藹對

聖祖陳湯徐二公之文章學術豪髮無差後爲徐公所陷痛哭
至憂忿而死乃爲局量所限是徐公爲容身保位旣傾陷葉公
復傾陷湯公非李詳爲記載至今莫有知之者矣至如海關之
設湯公明知與民爭利於地方無益未立自然不宜立旣立只
得其人還爲無害尙未計及關之一設卽爲永遠而人才難得
卽初立得人無害至後來用人迭更賢愚不等終於與民有害
也由今思之湯公當日不能堅執前議以致爲徐公所中亦屬
偶疏又

聖祖當廷議時以湯公告示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詰問湯公
本有說方伸而爲翁叔元詫止乃磕頭請罪李公以爲湯還可

解說而訥於言殆未目擊其事也然湯公經部議革職

聖祖仍命留任旋改工部尙書未幾疾作遣太醫診視及卒遣
疏入 遣大臣奠酒 諭曰湯斌任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
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 命由驛還觀下部議卹部臣以公會
降七級回奏奉 特旨仍如尙書例子祭葬想見

聖祖如天之仁明並日月卒不爲讒言所沮亦不以告示爲嫌
雖堯舜復生亦不過如此乃詳記之以昭我 朝君臣一德之
盛事焉

書留侯世家後

今夫大臣爲國君有過宜挺身直諫而權術必不可施也然而
人主之性情亦不可以一端測故雖有君臣一體平日之出謀
發慮彼此相親信而不疑有時偏僻堅忍爲大臣者旣不能依

阿洪忍坐觀其決裂而挺身直諫知不足動君之聽欲社稷之
不危君臣之相安偏僻之情堅忍之性翻然以改則又不能不
一行其權焉吾讀留侯世家見太史公稱其所與上從容言天
下事甚眾既嘉子房從高帝定天下用其策無不中矣及帝易
太子乃爲呂后及建成侯畫計策致上有不能致者四人於山
中以助之四人者卽世所稱商山四皓也吾於是益歎子房所
慮之長所見之大而能感發高帝英明之主非漢廷諸臣所能
望也然太史公敘子房致山中四人較他事尤詳蓋以上竟不
易太子者子房招四人力也而宋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
於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平剡錄之類皆有可采及其進表自
謂挾摠幽隱校計豪釐而於子房致山中四人事獨闕略不詳
焉後之學者或以議四皓或以議溫公而短長之書最不足取

獨載此事略近於情而其說又反覆支離是皆不知四皓不知子房而並不知高帝不知司馬文正也蓋四皓乃隱君子也目擊秦政之敝知天下之不足與有爲相與決意偕隱至高帝之定天下亦皆老且死矣卽高帝平日能禮賢下士廣搜遺逸尙不能易其初志以就之何待輕士善罵乃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哉彼高帝者素稱好色者也天下已定外侮內患旣不足以櫻其心而呂后年長色衰惠帝爲人亦仁弱所最愛且擁者獨一戚姬耳愛戚姬則不能不寵如意擁戚姬則不能不疏呂后寵如意則不能不下惠帝於是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亦勢之所必至者也子房已早知之矣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難以口舌爭計之已周籌之已熟矣所注意者只山中四人而已蓋當是時四人之有無存亡皆不可知果皆有而尙存其清

風高節篤老龍鐘不愛金玉璧帛卑辭安車雖有辯士不足以動其心亦子房呂澤之所深知也夫事必有隙而後其術可施人必得閒而後其計乃入高帝以一時見太子爲人仁弱與己不類以寵愛之故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諸大臣或諫或以廷爭且稱說引古事以死勸之高帝後心知易太子而立如意爲諸大臣之不心服身後變故且有不測豈不頓悟而悔其初志哉顧以言旣出於其口入於戚姬之耳一旦聞諸臣之爭諫卽嘉納之又不欲一時遽自食言亦將留以有待且或爲戚姬笑其反覆無常歡愛之心從此而失有躊躇莫定矣子房呂澤蓋早窺及此也於是相與謀之訪於民間求老成練達者四人而客之而教導之及四人從太子如上各言姓名高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者是何始之欲易太子堅持不拔今而不易太

子者如發振落歟帝必因諸臣之爭諫知大臣之不心服日後變故且有不測而先有悔悟之心故一旦乘此四人之言借此四人之勢卽召戚夫人指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之語以塞戚夫人之望而又爲歌泣以感動戚氏以明已之不得已者所以愚戚氏也不然高帝豈不知四人之不可致今此四人爲子房呂澤之僞爲哉卽帝先以鍾愛之故忽失言以易太子後因諸臣之諫爭知諸大臣之不心服而終無悔悟之心則諸臣廷爭之而不得偏僻堅忍不義之行旣已顯暴於世矣一旦見此老將就木之人又何憚而不唾其面邪卽高帝素高此四人之行求之數歲而不可得今忽見從太子遊且各言姓名以對果重四人之齒德品望以慰生平之願而乃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則英明之主大丈夫行事襍襍落落如日月皎然我

自行之我自己之又何以一婦人女子爲意必召戚氏指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呂后真而主矣乎故高帝之先欲易太子以一時鍾愛之故而諸臣之爭諫而不能得者高帝之所以不欲一時遽自食言以失戚氏之歡欲將留以有待也後之見四人從太子遊而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者其先因諸大臣之爭諫知諸大臣之不心服後將有變而先有悔悟之心也如史所言子房所致四人真爲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之四人則四人以區區金玉璧帛卑辭安車爲辯士所動奉太子書卽至客建成侯所且從太子是輕以失身其志行亦近於陋如短長所言留侯呂澤之使人聘於商山且三聘於商山則子房呂澤亦甚不智故司馬氏知之必於此類亦詳載之又

不欲爲史氏所愚且以之愚後世故甯闕之以聽學者之自擇

也其所謂抉擿幽隱校計毫釐者亦或爲此類也歟

書桐舊集後

臨川李侍郎穆堂有言凡拾人遺編斷句而代爲存之者比葬
暴露之白骨哺路棄之嬰兒功德更大噫侍郎之言何其痛切
如是也矧同鄉先達後生有覩其遺書可聽其沈淪而不彰與
然侍郎之言如是又在後人能善觀之蓋謂高人德士有佳篇
之散逸則然也若其人生平旣無善狀可錄而志識卑鄙出言
陋劣後人亦拾爲流傳於世在拾爲流傳者以爲存忠厚之道
盡後人之職其實爲作者顯暴其惡於世且以開僥倖之端而
亦見笑於大方家也吾邑自明以來詞章最盛鄉先輩如錢田
聞方念山姚羹湖潘蜀藻馬湘靈諸先生各有選本然所謂詩
選四十家詩詩傳詩鈔皆就散逸獨潘氏龍眠風雅一書稍顯

於世年久亦漸遠漫其後王悔生學有從陽詩選方拳莊明經
有方氏詩輯馬公實通守有馬氏詩鈔此三書頗爲精核然或
只及一隅或爲一族而設皆不若龍眠風雅一書之能包一邑
之人才也往者徐大令檇亭嘗心悼之乃毅然廣搜博采康熙
以後之詩人更參之以龍眠風雅等書重加增損積數十寒暑
輯爲桐舊集自明初迄道光庚子凡四十二卷作者一千二百
餘人詩七千七百餘首各分氏族列卷每族以最前之一人爲
冠中間略以時代之先後爲序其四十一二卷載列女方外各
加評點道光
大令自陽城解組歸甫七十日而歿茲集所
刻僅三之一閱十載而馬公實通守隳貲續刻庚戌之春姚石
甫廉訪回里慷慨倡捐邑中多樂助之時蘇徵君厚子授經於
馬通守家與商訂校勘越歲餘至咸豐元年辛亥藏事於徐氏

卷末更取樗亭大令之詩附之每人名氏後各取邑志通志並
外聞名賢詩話文集等書有關於其人學行出處概爲收錄使
讀其詩卽詳悉其人亦與秀水朱檢討竹垞之明詩綜德州盧
都轉雅雨之國朝山左詩鈔體例相等比年卽印百餘部分
給邑中士子後二年粵賊陷城其板遂失所印之書亦多雲散
余於丁巳之春始得閱其書旣欣慕鄉先輩功力之勤搜覽之
博使一邑之文獻可考而又惜其拾之太濫擇之不精也夫前
人流傳之集原爲後人之所取法而總集尤宜加謹嚴不第爲
後人取法其詞章之工且以存一邑之人品學術爲後學之金
鑑也故欲存其人必先核其人之學術邪正醇駁欲存其詩必
先別其詩之雅俗淺深其人可存則存之其詩可存則存之不
避猜嫌不徇私恩不開後人僥倖之端後有重加校訂梓以行

世者本此意以爲之亦諸先生之志也夫

書曾太傅讀書錄後

湘鄉曾太傅所著讀書錄十卷閱四部書凡五十種遇有心得均爲條記書於本書上下方亦時有辨駁前人箋注及識議之偏僻者均足以開發後學神智乃近人說部中之精品也然公生平無書不讀凡公務之餘所閱經史百家無慮千萬卷卽其意有所見或記於本書或片紙條記亦必有數千萬之多者此十卷之書不知爲公所手定或公子輩檢公笥篋或得公所書各種中有見卽哀輯之以屬湘潭王啟原爲之校刊卽以編輯歸諸王君均未可知光緒元二年余曾得公子輩所刊公之全書獨缺此本後從友人借閱亦未之竟因以所記各條之精者時時存諸心目聞今年冬余以事于役長沙一日到公祠中思

賢書局特購此本於湘江歸舟中逐卷閱之乃深服公生平閱書處處入細一字不肯放過攷訂之精識議之博益人心思實非淺鮮歸里後發春之暇將用硃筆標錄一過傳示子孫惟各卷中尙有數十條於鄙意有未愜者當別書所見入愚所撰讀書札記中以待識者論定之又公於同治初年嘗見鄆陵蘇菊邨學博源生所著記過齋文集及吾鄉張舜欽明經承華所著學庸釋義二書亦皆細細閱過凡蘇集所見爲平江李方伯元度所輯 國朝先正事略序中引之於張書所見公乃於所爲雜記中稱之可見公生平無書不讀而大義所關識議之精又無書不記也

敬孚類藁卷三

--	--	--	--	--	--	--	--	--	--	--	--

敬孚類藁卷四

書

桐城蕭穆敬孚

答姚麗山書

人來得手書並休那先生掌慧集五冊弟近年來因兵火未靖專搜先輩遺集正思休那先生之書未悉寓目今一旦遇之快何如耶顧休那先生絕筆有云我之有所俟蓋以我而俟我以視俟人者千里矣蓋先生知其精氣千秋萬世後必不湮滅必待其人而後傳也今足下以此集校訂見囑且以休那先生所俟之我所俟之人相目豈不令淺陋者愧死萬萬耶夫校書之難昔人言之詳矣世無劉向揚雄不當妄任其職雖然前人之著述表章之責實在後人今時不值劉向揚雄其人將前人遺書一切推諉謝絕聽其斷滅而不彰乎此其用心亦欠明達矣

弟近年來專搜前輩之書欲各爲副本藏之兩地非敢自謂能表彰前人也蓋深欲幸脫兵火俟他日有能表彰前人者付之耳顧休那先生自少好讀書凡諸子百家無不穿貫且又精通內典故其生平著述浩博無涯變化不測後人往往有不可端倪者然弟所聞先生所著貨殖傳評太白劔之外尙有紅亭本草籌績堂稿宋史改本並忍死錄以記其家自曾祖以下四世事而鄉先輩姚姬傳先生惜抱軒文後集及宜興吳氏德璇聞見錄云何相國如寵爲吳江周忠愍宗建墓誌爲世稱誦明史卽據以爲傳實出休那先生之手而史忠正公答攝政睿親王一書當時曾與禮賢館中諸徵士商訂而成諸徵士各有擬稿或云史公此書亦出休那先生今觀史公集中此書議旣正大文氣雄傑沈痛往復百折殊不類休那先生之作大抵史公

參之眾議而斷之以己意以成此書非必悉由先生原藁也然先生當日必有擬作今先生宋史改本諸書既不可見而周忠愍墓誌及擬此書亦復不見掌慧集中何邪總之先生生平著述甚富而爲史何諸公代筆相半當時或不自收拾卽多散逸或本有全集流落人間爲後人出己意鈔錄年愈久而遺文脫落愈甚非足下潛心力學留心文獻鈔訂此集又將不知遺佚凡幾矣然此集之文亦頗有傷於雅正病於繁雜編次亦未盡善今弟他務繁冗未暇細讀未敢遽加管見大約當分內外兩集前三冊之文多入內集後二冊之文或有刪者或有一二入內集者其餘置之外集俟後更有搜得相其體類增入可耳集後更取家乘及邑志郡志並諸家之集有爲先生作傳狀書序悉附錄之俾後人讀先生之書卽畢悉其出處梗概想足下亦

以爲然也來人倉卒略以愚見相達語無倫次惟加諒察不宣
與鄱陵蘇菊村先生書

菊村先生座前往者穆家居卽聞先生與太康李明經又哲之
爲人私心嚮往非一日矣今年夏六月以家事來大梁於七月
旣望乃介祥符孫君宇農見太康李君獲見大著記過叅藏書
五種知先生篤志經術潛心理學高資卓見方駕古賢讀貞壽
堂贈言又知太夫人清修苦節四十餘年令德懿範爲閨闈罕
見益信先生之學其來有自當今士習委靡廉恥道喪求一文
詞雅正謹守先民矩矱已不可多得矧留心經濟提倡正學者
乎卽有一二人士自號絕出儕輩核其所學不越詞章記誦考
據幸而獵取科名則以爲生平所學莫大乎是顯親揚名亦莫
大乎是又有一二講學之家高樹壇坫標榜門戶又有妄自稱

尊建安金谿不分門戶核其所行皆有爲賊獲之所羞稱者此
其人毒流天下後世較今庸眾之害尤大且深竊以爲當今之
時不有眞儒輩出大聲疾呼挽回積習拒斥謬妄則時事將有
不可勝言者矣中州自昔爲人文薈萃之地名賢道學史不勝
書而鄆陵又爲薛文清公隨父宦遊發籍之所有明學術之正
直接伊洛之傳無逾文清數百年來先生出而承其餘業省身
錄一書直與讀書錄相爲表裏而學行端粹不屑時賢標榜門
戶排詆先儒眞能取先賢之精蘊而本諸躬行實踐又與湯文
正公先後輝映定知門牆必多篤學有志之士英才輩出得先
生提倡教育前輩風流他日不難復見穆乃龍舒下士幼年失
學今年春秋二十有八質薄才劣尙與庸眾了無所異自咸豐
三年正月十七日皖城失守是歲十月十四日桐城失守八九

年閒烽煙滿目豺狼當道去年八月初皖城桐城雖次第就復而鄉先輩遺書浩如煙海已相繼灰燼老成凋謝一二篤學有志之士虎口餘生餽口四方又不得時相討論藐然孤生尙欲不甘自弃網羅放失爲書數種以存一邑數百年之文獻計俟年稍長學稍進亦欲出見當時賢人君子開其茅塞輔其不逮得江山之助藉以開拓心胸邇來二親老病日增又無手足之親兼持門戶此行誠不得已秋涼卽當由楚北歸至故山一二年閒俟二親稍健然後圖見當時賢人君子未晚秋閒道路平靜當來鄢陵一敘道範面聆教言以壯行色未知何如謹先通數行以志嚮往之誠伏乞恕其狂瞽幸甚

與李又哲先生書

又哲先生足下南歸之後曾有兩函奉寄均未知達未去冬於

做郡城得見與存翁手書道及賤以前賜序中由博反約之惜
諄諄爲勸此真前輩善誘掖激勵之至意爲近世所不多得者
今得菊村先生手書知先生尙客蘇撫劉公之署屢欲買舟東
下親承道輿相與徜徉靈巖禹祈之間接武梁園杯酒論文之
陳迹人事消磨至今未果但風晨月夕時取大著反覆咀吟覺
真氣噴薄愴然塵表斗室之中精神款款恍然與之相會昔雍
門子以琴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
歎歎吧流涕交橫韓娥曼聲哀哭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
日不食已復還爲曼聲長歌十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夫
非有真情流露何以感人之深如此由此觀之文之爲道無真
性情真學問又安能有真文章耐人尋覽放其遺聲也哉近者
中州文家論者咸以侯朝宗後惟先生稱爲繼起往者穆在梁

園質問時亦竊聞初嘗取法侯氏由今思之侯氏才人之文耳
至先生之精深高潔古人淵雅之詣確然有得邈然獨造侯氏
固未之能逮也前者存翁屢勸開雕流傳嘉惠後學未知近日
有意如其所請否至所著日記穆會見有稿本生平經世之才
具見崖略當與大集並傳亦古人著書一端也亦隨時校訂成
卷另存清本否以白樂天之曠懷高寄已屬其友元微之排纂
張慶集矣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旣以集本付其從子
外孫又分奔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蓋亦以精神性情所寄
不肯聽其散軼磨滅耳非必果爲千秋萬歲之名計也今大著
固精神性情所寄也願專法古人之高曠獨不爲嘉惠後學計
質諸昔賢著述之意亦豈有當乎千里相憶念切惟此穆自悔
前此失學又才力不逾下民近來貧居又不免分心舉業與先

生遠隔朝夕又不得質疑問業恐終就廢以負厚望此穆所以終夜媿懼交集也菊翁字農均有寄書得知近況祝爽翁王秋翁汝濟性淵諸君均在何所近亦遇有可與言者邪相見未知何日謹由敝郡善後總局官封順寄數行以志思慕之誠聊當面質伏惟時賜教言不宣丙寅五月十八日

上朱久香閣學書

二月十一日穆頓首耐菴先生侍郎閣下去年冬於皖城晉接懇勤勞問晷刻頻移旋以人事恩恩未及再謁一罄其愚翹首龍門未嘗不神往也竊見閣下莅皖以來崇雅紬浮培植善類乃復虛懷謙沖不欲自足又廣求敝邑先輩遺書公餘之暇時加研究今計閣下方荷 眷注之隆於今秋任滿且入 內廷凡有關於典禮之大應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竊惟我 國

家 聖 聖相承尊崇道統遠軼前代計自 國初以來先儒
之從祀 文廟凡十數人歷代真儒仰邀祀典幾於搜剔無遺
矣然穆嘗讀先儒諸書竊觀元儒容城劉靜修先生學識深純
品行超邁弱冠卽慨然思尙友古人作希聖解初爲經學尋覽
訓詁注疏之說疑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
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固當有是乃各評其所學之長無不曲
盡精蘊至其出處大節元史載之甚悉揆以先儒祀典之例奏
請從祀 文廟實當於人心之公試更考公之遺書及諸家載
籍并先儒之所以論述者約略言之當元代儒者本不乏人要
以劉文靖許文正爲之冠故當時以劉許並稱而後人又或以
仕元議文正以不仕元高文靖至明代議祀典又或以渡江賦
議文靖總之皆是非失實也自中夏陷於金且百年而後元河

北爲金元域而文靖之先世爲金元人仕宦於金元已久文靖於宋本無故土之誼仕與不仕皆不足病當文靖與文正同爲元世祖所召文正過容城與之商出處文靖以行道推許子而以尊道自任至問伐宋則不對後爲渡江賦以見志今許文正旣久邀祀典更不具論文靖後來應召不起卽元世祖亦嘉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而至正九年下詔訪求公遺書有云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考諸學宮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鉅梓以傳崔後渠文敏曰劉子憫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薛文清亦有劉靜修爲百世師之稱元臣李世安等累疏請與許文正同祀明禮部尙書王沂翰林學士宋鑿等亦以劉公從祀爲請成化元年助教李伸復請之三年允學士劉定之議準楊時事例令容城

建祠弘治元年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議薛瑄與元儒劉因并祀正德閒容城張紹烈復以是力言宜準楊時例從祀而當時君臣才識不遠有議其經籍無箋注者邱瓊山至誤讀渡江賦以公爲幸宋之亡竟以力阻祀典夫以文靖繼往開來之學固不以從祀與否爲榮辱而天下之是非有不容淆混者昔東京王逸與宋洪興祖之注楚辭朱子謂其未嘗沈潛反覆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今由朱子之言衡之不獨王洪諸人有犯此病推之歷代著述之家亦鮮有不犯此病者今又豈只於邱瓊山是責哉卽瓊山此論當時崔文敏亦冤之謂其昧稽實而肆臆貶而容城孫徵君鍾元曾有渡江賦辨以爲此賦爲集中第一文字紬繹其言而設身以處其

地當自得其苦心又詆瓊山讀書絕無以意逆志之意當時定
興鹿忠節高陽孫文正聞孫徵君此論皆盛稱之且曰候事平
後當繕疏入告以闡發三百年未暢之旨惜乎二公旋各從容
就義未暇及此也今 國家崇儒重道無微不至而閣下又挺
生休明之際績學力行以微顯闡幽爲己任聊以靜修先生學
行大略一爲言之儻閣下有意更訪求遺書紬繹諸家之說繕
疏奏請從祀是薛文清崔文敏孫徵君之所推服惟閣下能引
申之瓊山之瞽說惟閣下能闢之而且元之李世安明之王沂
宋褰李伸周洪謨處士張紹烈屢請從祀之議惟閣下有以成
之卽鹿忠節孫文正所欲發三百年未暢之旨亦惟閣下有以
暢而發之卽閣下素以微顯闡幽爲己任亦莫大乎是也又穆
嘗考從祀諸儒莫不本於忠孝大節躬行實踐獨漢代儒者以

其於經術有功例得從祀而行有不檢如馬季長輩或爲恕之
周時從祀諸賢多無著述或未詳其生平徒以見於孔孟及家
語史記之書而祀之然陳良孟子所稱爲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方之學者未能或先雖不詳其生平然旣爲孟子所稱述固當
賢於萬章公孫丑之徒者矣而漢河閒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
求是其於諸經皆大有功力且又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
下明知深察惠於繆寡遠出漢代諸儒之上皆至今未邀祀典
實於典禮有缺未愜人心而九江太守戴聖於禮經實大有功
漢書未爲立傳僅附數語於何武傳中至宋人鄭樵詆以身爲
賊吏子爲賊徒而明代遂據以罷其從祀然賊之一字殊屬鑿
空妄詆案何武傳言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
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又曰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

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夫漢書旣曰大儒又曰行治多不法而不法又未顯指事實竊意不過小德之出入或事多泥古而不合於今耳未嘗云爲賊吏也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乃其子之賓客爲羣盜非其子爲羣盜也聖旣毀武於朝廷則武雖不揚其惡亦不至以德報怨也曰平心決之聖子卒得不死明乎其子無罪至死又明乎武未嘗枉法也夫以戴聖爲大儒且於禮經有大功何武雖終不揚其惡蓋以其行或有未盡於純卽揚之而亦不當其罪耳而鄭樵輩又欲憑虛妄詆之明代君臣又不察其事實竟罷其從祀不知漢代經師如馬季長等考其生平多有不法可議者也同爲經師大儒同有不法可議而乃不察衷情奮其私說進退何無據邪今因閣下博極羣書抉摘幽隱穆不憚奮其

管闕之見媿媿陳之如此儻閣下察之亦以爲然卽以陳良河
閒獻王及劉靜修一併繕疏請邀祀典實爲千秋盛事而戴聖
大儒或以其事跡可疑一時遽奏請復其祀又未免駭人聽聞
或詳加斟酌徐徐與禮部諸公圖之可也俯伏候命不勝至願
謹再拜

復熊純叔書

月初哲生約齋兩君過訪交到吾兄去冬及今五月閒手書并
大箸六首又惠寄姚春木先生全集展玩數日如獲珍異吾兄
所論諸家文章意境均中肯綮足徵平生服古之功文章波瀾
意度實維先哲已細評於諸文首尾未知吾兄頗以爲知言引
爲同調否也弟生長僻陋之區早年無良師友訓迪雖嘗泛覽
百氏殊乏精進純一之功偶有論述旋寫旋弃他日當搜索敝

篋整理一編呈教也承示近助吳江友人輯有松陵文錄十八卷弟欲先觀其序例總目及貴友姓名爲快又云欲續春木先生國朝文錄一書更訪敝縣各家文集此尤爲盛舉弟未讀姚氏原編未悉其體例若何弟以爲成一代總集卽存一代之文獻正不必專以文論第就各家所長錄之蓋其學問旣深出辭自遠鄙倍卽以雲間松陵諸老著述驗之門徑不必相同而文則未有不彬彬典雅也然成一代之總集亦非一人一時所能竟吾兄及貴友現鄴架所有者凡若干種及作者姓名尙未之悉而弟處所藏及所見諸家之書何以寄匯於一尙須往返商榷耳又示近借得震川史記評閱本及徐侯齋先生通鑑類聚一百本留意彙刻震川史記閱本弟往者亦有臨本而外間所見又往往各有同異吾兄所見或寄示一兩冊便可知其何

若徐氏之書屢經兵燹原鈔本尙完整無恙殆天不欲泯此老雪鈔露纂之功藉以沾溉後學亦祈吾兄借示數冊俾得觀其體例當同蘇州書局及相知有力者圖之王蘭泉侍郎著述種類大半能知第未知其家所存者尙有若干種耳現已秋深涼爽能邀二三知己作申江之遊藉得商略一切否邪

與溥玉岑大司空書

玉岑先生大司空閣下去年夏季騶從蒞申時下走適有狗馬之疾未能仿昔人一修御李識韓之願乃蒙閣下高誼不忽寒儉特以珍味數十種下頒又承一采虛名特屬曹君直舍人殷殷以拙著見索時下走久爲二豎所侵竟爾昏迷不省人事殆數日後漸有起色已聞閣下航海北上矣自去年以來屢欲上書稍伸鄙意惟嫌拙著各種皆係草創無力蓄鈔胥另錄清本

及時上呈是以遲遲有待頃因王君十和便中入京不揣固陋
謹修寸箋先達鄙意伏念下走生長桐鄉家世並無達者惟早
承庭訓六經諸史薄涉藩籬彼時敝鄉乾嘉諸老存者尙不乏
人乃各遊其門兼問朝章國故有出於當時記載諸家之
外者年二十六七值曾文正公開府皖江暨江南毛寇肅清駐
節金陵其幕府及他賓僚英俊羣集下走承會公延譽並與其
幕府及諸賓僚往還稍增廣見聞彼時吳越耆舊尙有存者又
不憚跋涉造訪從之問業終以質薄才劣各種學問門徑雖稍
有所知迄今年近七旬一無所就惟承文正公遺訓專以朝
章國故爲問學大宗自文正公薨後卽客於海上專爲留心
四方文獻起見數十年來所著各種不下四五百卷草創略具
尙待隨時增加謹將書目各種另列一單閣下略知所學如是

可也茲更有請者自前年拳匪之亂 京師重地多被殘燬不知 大內及國史館 文淵閣 皇史宬各藏書 列朝實錄 滿漢大臣各傳 四庫全書尙巍然無恙否又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曾於雍正九年發刊至乾隆三年完工統計

世宗憲皇帝十三年中無日不親御丹毫疇咨庶政其所發刊者雖有三百卷之多然不過十之三四而其時未便卽行發刊者尙有十之六七均藏 保和殿東西廡中傳者至云積如山岳焉然此說僅得之汲修主人禮親王嘯亭雜錄並未見所積各件一一係某祕密公事也乃數年前忽見敝鄉先達汪稼門尙書所藏文端公鄂爾泰在雲貴總督任所奏議全部有奉 硃批奏章未曾發刊者六大冊皆爲 保和殿中東西廡所

存之副本也下走恭讀數日知鄂文端於同時督撫中最爲
世宗所賞識時有密諭商議其時要公及同時督撫以下諸
人性情心術才具短長及人品之優劣文端公具奏均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而

世宗皇帝之用人行政寬猛兼施明見萬里十三年中盛德
廣被無一不具於所批此一百二十餘篇章奏中然在當時
實未可以發刊觀鄂公此百二十篇奏摺中已美不勝數統計
所批諸臣奏章至有二百二十三人之多卽以鄂公一人而
論則此二百二十三人殊批奏章未能發刊者宜乎保和
殿東西兩廡積如山岳之多而十三年中親御丹毫疇咨庶
政其中關係當時要務實足以裨他時國史所采者正不知
其幾千幾萬矣然在當時雖不便頒行而在今日實無不可

以頒行也閣下今爲宗室中最爲明體達用之大臣而在
今日諸人多偏爲西學不過稍涉皮毛實未能深明其要所以
數十年來多有講維新之政究竟文能附眾武能威敵終未見
維新中一人之傑出者下走寓海上二三十年耳目聞見自度
精力已衰不能附和維新諸人仍確守曾文正公遺訓時時仍
以朝章國故爲念然終未能深知京師大內及各重
地所藏列朝實錄及國史各類並保和殿東西廡所藏
世宗硃批諭旨有無殘缺望閣下公務之餘一一查察便中示
知一二至以爲荷近日爲敝鄉張氏校刊其六世祖文端公張
英全書八種共二十冊此書均蒙

高宗純皇帝命館臣著錄文淵閣中年久家藏原刻本多軼
往年曾文正公最喜閱書易衷論及文集聰訓彙語等件今一

一代張氏校刊完工謹以一部奉呈台覽又姚姬傳比部所編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嘉道閒風行海內究竟不外康吳兩本各多脫誤下走家藏姚公晚年定本又用二十多年工力所見宋元明史漢及各家精本正其脫誤又博考羣書加之句讀分明俾讀者一目了然今爲鄉友借刊已經完工將來印本一出卽行奉呈以備公子公孫輩便讀可也冒瀆尊嚴無任惶悚賤名正具

敬字類藁卷四

The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2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header area containing a logo and some text. The logo consists of a stylized 'M' and 'A' inside a square, with the text 'M/A' below it. Below the logo,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box containing the number '100'.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any data or text.

													M/A 100

敬孚類藁卷五

跋

桐城蕭穆敬孚

跋方望溪先生朱子詩義補正

望溪先生所著諸經自刊行十餘種外尙有刪訂通志堂宋元經解及朱子詩義補正晚年與甯化門人雷副憲鉉手書自謂三十年精力皆在崑山經解諄諄以身後之事爲託尤於此書三致意焉然其書今世竟無傳本朱子詩義補正先生門人高密單作哲曾爲編次刊於家塾咸豐初年邑人戴孝廉鈞衡棐先生文集合肥徐孝廉子苓曾寄單氏原刻本屬爲重刊以資用不足而罷吾友徐君宗亮家有藏本丙寅夏乃得借觀之凡兩冊八卷其說魯頌以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周秦以前赫然暴見之書未有及此明堂位乃劉歆所僞作以爲王莽受九

錫踐阼臨羣臣之證者不足徵信乃據詩及春秋左氏傳斷以僭用天子之禮樂自僖公始又以程朱所以未易舊說以史記魯世家亦載成王有命今觀魯世家篇中所載周公事詞議皆蒙混支贅與王莽傳中所載誥諭如出一手與史遷之文絕不相類又風雷之感明著於尙書世家乃云周公卒後成王始發金縢命魯作文王廟得用天子禮樂公孫祿數歆之罪所云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此尤其顯者今以先生之說詳之皆屬有見其他所解簡略而不失之疏漏博辨而不遁於支離信有功於詩學矣是書既未顯於世因錄副本他日當託同好者重彙之與所著三禮春秋等經並傳焉

跋日本舊槧春秋經傳集解

此書余於戊子冬日在日本書肆所得偶閱昭公二十年衛侯

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杜注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而言之卽此一章知其確係據北宋以前精本所刊遠勝王厚齋羅大經所見宋本之上蓋此章之注宋元以來刊本無有不作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者故王羅二公皆以爲古人有生而賜諡之證試思杜注果作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則下文傳終而言之句作何解講以此知古人讀書其精到之處固非今人所易及而有時出於鹵莽粗疏得一異文不憚曲爲之解不顧上下本來之貫通與否亦了無以異於今之目曉好奇之人此本精善之處當不僅此容當細讀而標出之己丑正月記

近聞黎君庶昌拙樞園集有跋日本所刊宋嘉定本春秋經傳集解所記與此本頗合惟中縫皆有刻工名及附經傳識異四

葉末署官銜五人及另一葉之跋此本均無之豈黎君所得之本爲嘉定丙子刊本此本又另據一北宋本遠在嘉定刊本之前那他日見黎君當持此本以質之庚寅七月記

辛卯春黎君由日本歸相見滬上持此本及論語集解趙注孟子相質據云此皆據北宋精本擺板印成之當在中國元明之間然五經皆有不僅此也前出使時皆搜得之今不易覓矣記此他日儻重到日本更當訪求詩書易禮各經庶幾或遇之倩江浙閒官書局仿刊之當遠勝相臺岳氏刊本之上蓋岳氏刊本實非北宋精本也辛卯七月記

跋日本舊槧論語集解及趙注孟子

此論語集解與趙注孟子亦戊子冬得於日本書肆偶取彼國所刊津藩有造館本及黎君庶昌所刊正本相校字句又時有

異同大致與朱文公集注本相合者爲多其他異文有司於津藩本有同於正平本亦間有與兩本不同者黎君旣以津藩正平兩本校其與集注本之同異附注於文集跋論語集解文後暇時當以此本之同異參兩本合校而標錄之此本雖無序跋可考亦確爲日人據一古本而刊之非日人所能僞爲也又趙注孟子亦爲舊槧本觀其行者有裹囊也句囊不作糧亦確據北宋最精本亦或彼國舊傳卷子寫本重刊之趙注每章後卽附章指乃中國傳本所未有注文亦頗有同異往往彼本較爲詳晰者他日照刊庶幾趙注真本面目猶存焉辛卯七月記

跋孫莘老春秋經解

曩聞長老云王荆公欲釋春秋見莘老之書出自度不能勝之乃詆春秋爲斷爛朝報蓋以明己不屑爲此也余嘗疑之此言

不出荆公自記他人何由而知之卽荆公果有此嫉妒之心則
詆孫氏本書足矣何至狂妄並詆聖經哉後來閱安溪高安兩
元老之集均有引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之說爲荆公罪余終以
不知荆公此說從何而來乃徧考宋史及宋人說部諸書均無
有及此語者蓋荆公之爲人只行新法一事實爲剛愎自用萬
無可解至其經術湛深文筆超峻實不愧爲一代宗師而於文
學一道又極虛心兼之愛才亦萬不能掩其所長何以言之荆
公嘗釋幽風八月剝棗釋爲剝皮養老之義後至鍾山訪人其
家以撲棗對荆公問何謂撲棗其人引幽風八月剝棗以對荆
公乃恍然大悟卽自改其說以從之又嘗與郭功父會食忽有
一僧投刺自稱詩僧義了請見功父止之以何物禿奴敢在公
前稱詩僧必狂夫也公曰姑見之何害及見請公命題賦詩公

慮其有夙作正擬議閒適有肩沙子者至公卽以沙子命題此
僧只成五言絕句二十字荆公輒爲歎賞不置可見荆公於學
問一道平易近人如此又考荆公於莘老生平風誼極厚荆公
於他人有才尙不之忌何獨於莘老而忌之又何至兼忌聖經
哉近見孫氏春秋經解有周麟之一序乃知此說出自周麟之
孫氏之書在宋人說經中亦爲佳製然以荆公之才識說經本
領言之使其當日爲此識義當出孫氏之上考荆公說經之書
與其子雱同撰者有書義詩義自著者有周禮新義十六卷又
有鄭宗顏輯其字說補爲考工記解二卷易解二十卷洪範論
一卷春秋左氏解十卷雜說十卷其他著余所未詳者想尙有
之卽其爲春秋左氏解論之其尊春秋可想而知矣考莘老之
年少於荆公七歲荆公以哲宗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莘老以

元祐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成此書未詳何年若成於晚歲則荆公似尙未見又考周麟之爲人本爲淺陋欲尊崇孫氏之書或者習聞荆公之弟子陸佃龔原嘗治春秋各有撰述凡遇疑義輒以爲闕文荆公笑曰闕文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此語蓋戒二子著書凡遇疑義只當存之不宜歸咎原書之有闕文耳此正荆公尊經之至意非詆春秋爲斷爛朝報也麟之遂因此附會而序孫氏之書後來大儒如安湑高安兩元老亦漫不加察遂深信荆公真有嫉妒孫書之意而爲不經之論此則惡而不知其善者之過也

跋爾雅臆辨

爾雅臆辨十四卷凡六冊前後無序跋卷首有綱領十七葉全部皆朱絲欄鈔本書法秀潤每卷均題曰古堇周道遵述凡漢

晉以來至 國朝乾嘉間諸家之說有關爾雅者均見徵引而邵氏晉涵之說采錄尤夥篇中多先設問語或引諸家之說或自案古籍折中而解晰之大抵能穿穴經傳條貫融洽博引而不失之繁碎簡明而不失之疏略蓋乾嘉間一老學者爲之惜未詳其事跡及他著述也惟棲霞郝氏懿行之義疏未見采錄蓋此君與郝氏同時之人郝書行尙未及見之耳此本爲蘇人吳榮齋攜以見示云上海某茂才託售因索值過昂力不能及乃留案頭展玩數日并漫書數語而歸之儻得流傳於好古之君子有力爲之表彰是則余之大願矣丁丑六月

跋宋本孔氏家語

孔氏家語世推汲古閣毛氏刊本最善乃求汲古本原刻讀之知其所據者爲北宋蜀本大字乃東坡先生家藏者意其原槧

未必尙在人間同治初友人姚世培有舊藏本託友人姚伯厚出售伯厚旋攜此書過余齋余因與商留余所因致資於世培得之卽毛氏舊藏宋槧大字本也凡五巨冊據毛子晉及其子毛扆跋云購之吳興賈人二卷十六葉皆蠹蝕未爲完書崇禎丙子秋南都應試而旋汲泉於惠山之下偶登酒家蔣氏樓頭見殘書三冊亦大字宋槧王注恰是前半部購歸倩善書者用宣紙互爲補抄遂成雙璧後酒家本爲錢宗伯所奪亦燼於絳雲之火而此本獨存云云蘇文忠公云蜀本大字最爲善本此本字畫古健似顏柳古香襲人洵爲至寶上有東坡居士折角印章兩方細閱字畫缺筆間有避南宋帝王嫌名者似爲南宋刊本抑或爲北宋蜀中刊本至南宋時重印特將南宋主嫌名補剗版片印行之而東坡居士兩印章當是宋元間好事者爲

之也此書有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毛展云借得小字宋本參校至六本篇見第四卷小字本作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此本獨作藥酒及讀鹽鐵論見第五卷亦同益證此本之善余以爲是本之善不必在此史漢張良傳又皆作毒藥苦口利於病大抵古語相傳各有所本義皆可通不必以此本偶同鹽鐵論卽以爲善也當錢氏毛氏好藏古籍而錢氏身前卽付之絳雲一炬毛氏之書散佚雖在身後而身前多爲刊本行世至今益爲藝林所重尙留此古籍於人間裝潢如新忽爲鄙人有之他日當傳校數本公諸同好庶幾毛氏當日勤搜古籍之至意至今尙被澤於無窮也

再跋宋版孔氏家語

聖夫人俗本均作开官氏近世錢辛詹少詹以爲明人刊家語

誤并爲开後來刊宋史者轉依誤本校改沿譌者三百餘年又引漢韓勅造禮器碑及宋祥符中封鄆國夫人制詞句容廟學元至順元年加封號制石刻宋版東家雜記元版孔庭廣記均作并官氏以明之似足以正近本开官之失今按安刻蜀本大字孔氏家語作上官氏乃宋元以來所刊古書所未有亦未見近代諸家之記載乃僅見此宋槧者錄此以備異聞容當再攷古碑刻及宋元槧書以詳之

跋影宋槧孔氏家語

余早年讀孔氏家語乃毛氏汲古閣刊本後來稍知考較古書版本玩毛氏跋尾知其所據乃宋蜀槧大字本竊意原書未必尙在人閒同治初年邑人姚伯厚過予艸堂行囊有一巨冊發之乃毛氏舊藏宋蜀槧大字孔氏家語原本也詢所由來乃友

人姚世培家舊藏今將託售先以末冊毛氏跋文爲證余大喜
過塗卽以此冊留下旋至世培家歸其欲售之資乃將前四冊
攜歸居然爲寒家插架之冠矣三十年來遨遊四方嘗以此書
自攜行笥遍示同人互爲喧傳海內藏書家莫不知毛氏宋槧
孔氏家語今尙在寒家也光緒乙未秋余以校刊劉海峰先生
歷朝詩選外聞諸公助資不給因與世交貴池劉聚卿觀察世
珩相商權以此書代質得重資以濟聚卿今欲公諸同好倩善
書者將原本影寫一部選良工照刊其表章古籍宅心仁厚雅
意眞所罕見也又予二十年前在上海廣方言館與新陽趙靜
涵元益同事趙君好藏古書一日出示道光間吳門陸撰所錄
惠半農陸敕先兩家校閱孔氏家語舊刊本陸君又得錄乾隆
閒邵北厓太史泰假其友人徐曉亭學博以北宋精本校勘毛

氏汲古閣刊本增損數十字並其卷第先後亦爲改正予又知兩宋刊本各有所據亦各有優絀屢欲以惠陸邵徐合校本且旁采古書有涉此書者別爲札記以餉讀毛氏刊本者而人事紛紜久未能讐聚卿舊亦有此志今旣以景宋本廣惠藝林因以舊錄惠陸諸家校本付之兼爲札記以餉同志可也

跋四明萬氏明鑑舉要

余舊閱鄞縣志詳考萬氏一門著述知管村先生言有明鑑舉要一書尙未行世又以萬氏諸老未刻稿本均在其從弟九沙太史經書樓晚年不戒於火悉化灰燼度此書今未必尙在人閒矣乃十六七年前余在上海洋廠書肆有杭州書賈持管村先生此書原本出售其書凡五十卷訂三十巨冊萬公歿後經應潛齋徵士攜謙及其叔父季野處士斯同從弟九沙太史先

後校勘刪補應公功力尤多末有手
校閱改正畢其視十有九月矣應搗
杭堇浦侍御手跋乃知此書爲九沙
存藉有力者梓行於世又度杭公後
漸漸分散此書不知幾經流轉尙在
余一時無力未能假貸成之欲借讀
未及閱其大略知管村先生康熙閒
值明代羣書大備之時又有家學淵
九沙兩先生校勘刪補必有遠勝於
二家之作者惜余當時知識昏瞶不
公跋文當時曾匆匆錄下此跋雖未
公手畢無疑今久疾初起偶檢行匣

原委俾藝林知萬氏此書尙在人間他日有留心明代史事者尙可在江浙閒訪求得而刊之茲將杭公跋文附錄於後

四明萬季野先生伯兄祖繩先生之子管村先生言康熙初聘入史館纂修明史因忤貴臣出令五河罷官論罪其子西郭狂走數千里哀金論贖乃得歸鄉里窮年鍵戶編纂明鑑舉要一書其卒也未及校讐也應徵士潛齋先生參補校閱歷時二年而全書始畢其後季野重爲參訂及九沙先生經歸自貴陽學使任復於是書缺者補之繁者芟之乃成有明一代之信史潛乎力無能刊也書中潛齋用硃筆季野用墨筆其黃筆乃九沙也九沙之子承天以是書歸余欲資有力者梓行於世因述其顛末如此乾隆戊寅冬葦浦記

跋方望溪先生所傳錄歸震川史記標錄

震川先生圈識史記當時未有刊本余所見今世傳錄者十餘本各有同異最後得鄉先達張晴嵐閣學若靄所錄方望溪先生家別有藏本只丹黃兩色圈點並無紅藍墨黃等擲圈點亦校今世所傳之本特爲簡明而晴嵐閣學此本仍先錄震川先生詳明之本與所圈識史記例意一一相合又參之同時葉花南劉海峰姚南青三先生所傳錄之本各記其所有同異之處余旣照張閣學所錄兩本藏之家塾時時玩讀之又知望溪先生生平圈識其所著諸經及其文集提綱揭要大抵皆祖震川先生標錄史記簡明之本據前輩相傳震川先生生平特好左氏太史公之書丹鉛甲乙無慮十數本意此簡明之本乃其晚年所爲年邁學深識益超卓故有此標錄乃近世絕有者也宜望溪先生特爲錄存畢生著作均取法於此余之錄此副本也

時盲風劇雨日夕交作丹黃俱下不覺涸寒逼人未嘗不頌前賢遺澤流被無窮也

跋顏師古漢書注

唐顏師古漢書注本昔人稱爲班孟堅忠臣其叔父顏游秦曾著有漢書決疑十二卷故世有大顏小顏之稱然大顏之書今無傳本而小顏之書盛行於世昔人又有謂多掩他人之說以爲己說又王勃九歲讀漢書顏氏注卽知其有誤駁正多條今案其書敘例所列引用二十三家之外又有引樂產王楸胡公獨未見引其叔父之說意大顏之書尙未行世師古此書之注又係奉詔爲之其著書本領實在其叔父之上大顏所見亦小顏所及見之故未便引其叔父之說耳大顏之注尙有見於司馬貞史記索隱如高祖本紀中之楚歌孝文本紀之中大夫令

勉封禪書之五百歲當復合平準書之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並爵得至樂卿張釋之列傳之錮南山李將軍列傳之莫府衛將軍驃騎列傳之劉姚司馬相如列傳之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並蓋號以況榮貨殖列傳之適齊爲鴟夷子皮凡十一條所引大顏之說皆精審今取小顏注本案之此十一條皆散見高紀文紀郊祀志食貨志李廣衛青霍去病司馬相如貨殖等傳中悉作師古曰不過行文有詳略不一雖此諸條卽無大顏之注小顏亦必能之但小顏之注體大思精凡前人之說有與己意相合卽刪潤成之不復一一細爲區別耳是則前人以爲多掩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亦不得謂之無因云

跋方息翁漢書辯注

鄉先輩方扶南先生名世舉以詩鳴於雍正乾隆之間生平讀

古書均有評論書於本書上下左右本行已滿則加別紙條記之所成之書余已詳著於傳漢書辨注四卷當日有袖珍刊本余未之見同治癸亥春偶於友人徐椒岑家得見先生手批漢書全部於漢書本文提綱提要既各爲標錄凡顏氏及所引各注有非是者直加墨擲卽以已評標於本行上下乃知先生當日成漢書辨注一書卽以此本爲底稿昔人稱小顏之注爲班孟堅忠臣今先生此注又足爲小顏氏之忠臣矣然自小顏漢書注之行於世至宋代劉宋諸公多有刊誤足救小顏之失所稱孟堅忠臣世亦有不盡以爲然者夫古今著述之家卷帙旣過於繁重必欲一一精當與古人毫釐無差天下安有是理但問大體何如耳愚以爲劉宋以來凡有刊誤皆不足爲本書病與本書相輔而行則善矣今先生此書辨注之外又加評論抉

摘幽隱多足啟發後人神智是又於劉宋諸公之外別樹一幟也因照錄一本藏之家塾

跋 四庫全書總目韻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於二千年來經史諸子百家分門別類辨析疏通源流得失如指諸掌實爲藝林寶笈第卷帙浩繁初學檢閱恆不得其端緒自簡明目錄出觀者稱便而增存諸目闕如吾鄉胡徵士維浚嘗取增存目錄案經史子集次第鈔錄同江都凌仲子詳加校勘釐爲十卷刻於金陵以配簡明目錄窮鄉晚進雖不難於家有一編而初學所見不廣欲考驗一書及著書人名氏又非徧檢兩書全帙不能立睹甲戌夏客遊吳門適與范月槎觀察同寓觀察爲武昌名宿富有藏書朝夕相質慕其言談丰采久不能別一日出其所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韻編見示每以一書目首一字爲主不拘經史子集案韻編排書目之下仍著撰人名氏及在某卷某類凡卒觀一書先以此編案韻求之覽其所注而全書總目提要所在了如指掌足與蕭山汪龍莊之史姓韻編武進李申耆之歷代地理志韻編相爲鼎足凡家藏四庫全書總目者不可不家置一編也茲書擬付手民因敬書數語以志忻幸光緒元年秋九月

國朝碑傳集馮氏鈔本跋

此嘉興錢衍石給諫儀吉所輯國朝名公碑版狀記之文旁及他志別傳上自宰輔下及山林隱逸并列女言行事蹟分類選錄所謂可以攷德行可以習掌故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爲賢士大夫畜德之助者也給諫歿後幾經轉徙今爲其從

子子密京卿所藏光緒元二年閒南海馮公竹儒觀察自上海假其原書倩鈔胥在敬業書院錄成副本凡七十餘冊丁丑春觀察請假往伊犁覓其太翁子佩先生遺骸戊寅春回滬未幾卽病沒此書鈔成後未曾細校又當時第八第九康熙朝宰相及部院大臣兩冊子密一時失檢未及寄錄遂爲未完之書辛巳之春余乃向馮公三弟吉雲觀察假閱一過欲以餘功取案頭所有名公之集爲之細勘忽忽未暇旋聞遵義唐鄂生觀察欲得此書棗於蜀中是年秋唐公由京師引見回蜀過滬余因得晤諸路室詢之果於子密所假其原書以來將攜蜀中屬給諫之第三子徐山校刊余欲假其八九兩冊記其目錄爲馮氏補鈔而唐公艱於發笥且以返蜀鈔寄爲辭壬午夏唐公升授雲南布政使余先期寄書速之唐公復書以將在付梓他日

可獲全書云云至癸未夏唐公升授雲南巡撫又兼理邊疆軍務音問久疏遂莫由探問蜀中之書已彙與否今案此編所錄自國初以迄乾嘉間人物不過十之二三實爲錢氏未成之書蓋給諫主講大梁時不過據其所見錄之或其時尚未行世或其書未及寓目尙多有之然每集所采一兩篇及數十篇不等計撰人名氏凡六七百家而各省地志尙不下數十餘種今所見原書不過十之五六又有其人本無專集行世所采一兩篇尙多不知其所由來者又有其人負盛名而文多繁冗無法如杭編修世駿輩時有刪節以歸雅馴亦頗具特識穆行年三十以來始有志於當代文獻惜生也晚不獲見如給諫諸公親加指授今幸獲此欲恢宏之自國初以來凡其人有事蹟可傳爲此編所未載隨時照例采錄今亦得數百人計閱數十寒

暑必有三五倍於此獨念馮公生平極留心 朝章國故凡
欽定諸書及名人著述無不隨時蒐采分類排纂冀他日成一
巨編以備經世實用其鈔錢氏此書用意亦復深遠而 朝廷
亦知公才可大用是以於戊寅春公未回滬之時卽有 旨召
見將以備封疆出使之選不料遠志未申修文遽召生平所蘊
百不及一摩挲遺帙不勝人琴之感焉

跋程伯敷太守武進管君傳

咸豐閒予於友人方山如濤所假得其祖植之先生所批大輿
王崑繩所著居業堂文集二十卷植翁於冊上書壬辰十月武
進管孝逸大令贈東樹敬藏又書此集乃文獻所寄宇宙不朽
之編非尋常文士之比學者當共惜之集中丹黃評語極細乃
道光辛卯武進管繩萊編定刊本也集首載易堂魏禧江左洪

嘉植兩序又載吾鄉先達方望溪先生所作王源傳及祭王崑
繩文又有王崑繩家傳及王氏先塋記乃管君自作孝逸卽管
君之字也閱管君所爲傳記知其祖母卽爲崑繩先生子兆符
字隆川進士之女管君所爲王氏先塋記知崑繩先生之父爲
故明錦衣衛指揮使諱世德字霜舉及崑繩先生伯兄諱潔字
汲公並兆符均葬京師西便門外五里羊坊店隆川進士有子
匡卒無後管君曾祖卽以第三子名世鏞嗣之世鏞亡無子妻
某氏孀居又撫他姓子爲子亦復不育管君之祖官京師二十
年歲時祭埽無不親拜王氏先塋隆川進士之妻楊孺人久殯
淮安管君祖奉其柩合葬先塋後來管君之父及管君嘗以應
試謁選之事人都均釋奠王氏之塋修其崩圯管君又慮其子
孫未必常來京師乃爲王氏先塋記詳載原委刻於王公集首

使其後人知之蓋冀其子孫有來京師者尙應世修王氏先塋
祭典也余時未詳管君家世但念其曾祖某公念王氏無後不
惜以第三子爲之嗣其祖及己身三世在京師歲時必上王氏
之塋管君又以崑繩先生之集多記明人逸事爲之付梓余後
又覓得此集時時閱之益歎管君累世積德之厚及管君能善
承先志實爲近代所罕有常欲往常州訪管君之後人及所刊
此集之版尙存與否久未能遂近閱夥人程伯敷太守鴻詔所
著有恆心齋文集有武進管君傳乃知管君卽爲韞山侍御世
銘之孫近人管晏管樂之父管君曾官湖南安化縣知縣親老
改近道光六年選安徽含山縣知縣十一年夏以末疾去官十
九年春卒年五十六此傳只略記管君德政三兩端未及刊王
公集事刊集雖爲管君風誼之一端讀所爲王氏先塋記知其

能善承先世遺澤又惜其早年去官而不及中壽不能大展其才學於當世余他時儻能遂重刊居業堂集之志當取程君所作之傳附諸集後俾菴林有所觀感焉

程君所作管君傳載其去官時貧病尙典裘衣十數襲俾舍山之民爲築隄費王公之集卽刊於是年辛卯當是節衣食勉力爲之管君記王公卒於淮安爲其姪壻金壇蔣衡遷其柩葬於金壇蔣氏今移家無錫事已數世不能考其地之所在以爲憾又王公生卒年月望溪先生及管君之傳均未之詳今略考望溪先生之傳有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又祭文有云丙戌之春揖我長辭二親邱首惟吾所之及解手三歲別語依依并忽叩吾廬驚喜相顧曰余迴車將農將圃及始春

過余杪秋復至孰期分背遂歸虛無委衾旅舍妻子莫扶等句
所云丙戌者乃康熙四十五年也所云解手三歲忽叩吾廬乃
四十七年戊子也居業堂集卷二十末載或菴寢語十則未記
戊子閏三月三日或菴源識則方公祭文所云始春過余杪秋
復至孰期分背遂歸虛無王公當卒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之
冬惟其生年無考方公所云逾六十復歸客死山陽者不知六
十凡幾耳因管君所作王公傳記未能詳明牽連及之己亥三
月二十一日兩窗書

跋薛考功奏議

余少時讀鄉先輩姚薑塢劉海峰兩先生所選明代諸家詩有
薛蕙數十首愛其工麗時時諷誦之後讀明史本傳又先後讀
文公徵明唐公順之所作墓碑墓銘等文乃詳悉考功之學行

風節不第爲詩人已也考其爲刑部時值武宗南巡抗疏諫阻禍且叵測而晏然安之嘉靖初大禮之議起乃作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卒不復起考其生平著述考功集十卷外有約言老子集解五經雜錄大甯齋實錄等書今考功集十卷會爲 文淵閣著錄世間尙有傳本老子集解二卷附考異一卷今三原李錫齡所刊借陰軒叢書中有之其他著或存或亡不具述今年秋亳州郭生文獻以乾隆三年所修亳州志一函計十六卷見示後有菽文六卷見有薛考功議禮奏議一篇爲人後解上下兩篇爲人後辯一篇通計侃侃近萬言辭嚴義正前後諸公多有議明大禮者未有如是之詳確也余旣全錄之而以 國朝亳州人劉恩沛所得奏議序冠於首並以考功所作亳州學記附於議禮述事後又以嘉靖閒 李先芳

所作薛考功祠記
王中丞廷所作薛考功遺書記次於後遺書者乃王公乞文衡山詮擇考功集詩文四卷行世者也終以文公徵明所作墓碑唐公順之所作墓銘附於後借其諫武宗南巡一疏不得其全不知他日尙有可獲否

跋新刊新安志

宋新安羅鄂州願所纂新安志十卷刊於淳熙二年乙未明代曾有翻本至國初已不易得新城王文簡公至求之三十年曾致書徽人汪于鼎汪君訪得原本里人黃以祚乃得覆刊之時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之冬至戊子之秋乃能竣工也先是秀水朱竹垞檢討亦嘗訪求此志及其鈔得年已八十矣竹垞跋此志云每勸新安富家開雕終鮮應者甚矣今人之不好古云云竹垞此跋在康熙戊子正黃君刊此書之年黃氏之書完

工於戊子之
君宗熿雅士
推明人程公
因勸李君等
於揚州始於
氏刊此書時
佳勝之處鄂
有要此地志
再跋新刊
鄂州之父尙
所詬病鄂州
子之道所當

建祠爲高登所阻因劾登以媚檜後舜陟以他事忤檜下獄死世多不察以舜陟爲忠直此志於胡待制亦只著其功績不第於欲爲檜父建祠事不書並待制之忤檜下獄死亦不書蓋待制之爲人惟朱文公及鄂州知之最深待制前事朱子已著之於褒錄高登狀後來之忤秦檜下獄死恐亦不盡合於忠正之道鄂州當時必知其故蓋前事旣不可書後事亦難於特書皆有深意存焉後人有議其曲且疏者皆非也

跋寶應圖經

寶應劉楚楨先生以名進士出宰直隸文安元氏三河等縣知縣均有德政生平撰述多未行世頃與先生哲嗣恭冕叔俛往還得讀所撰寶應圖經六卷蓋始於嘉慶己巳成於道光癸未復以時加修輯至戊申乃有定本前後蓋四十餘年其於鄉邦

文獻亦云勤矣其賦役一卷以萬厯閒邑人吳明經敏道及康熙閒喬侍讀所撰縣志已詳不復再錄此著專載城邑疆域河渠水利封建官師人物原本正史旁貫方書及名賢專集溯漢迄明鉤稽抉摘辨論精審兼證古今載籍之外譌疏漏是能深明古人所作圖經之本義者惟人物陳櫻傳後附陳皇后并載司馬相如長門賦未免失之於贅又所述祖德雖云不激不夸而練江等傳文體實涉繁冗不及諸傳之簡明又此書人物均以有明爲斷不及近代乃仿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之例迄於五代不及有宋也夫圖經爲一方之文獻爲後來史家所取裁年代愈近聞見較確而且廣先生往矣惜不及面質其是非叔俛爲名父之子學有淵源試更取賦役一卷詳加考訂與近代有無差謬人物等卷益以國朝以乾嘉爲斷勒爲一編附

原書之後則寶應之文獻乃爲完美矣叔俛以爲然乎否耶戊辰冬十一月

跋新刊黑龍江外記

右黑龍江外記八卷鄂文端之曾孫西清所撰向無刊本此冊黃先生彭年借得何比部秋濤鈔本錄副重黎樞巡復向黃先生借鈔今以授予屬校刻之重黎言旣稱外記必有黑龍江志此特拾其餘瀋耳然多方覓正志不可得且如墨爾根布特哈以西外興安嶺山路可通奇乾河墨河金廠較之取道愛琿新城遡江西上之水程爲徑捷再迤西踰額爾古訥河接粗魯海圖之地直接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產金沙此一帶山脈國語謂之金阿林南懷仁艾儒略地圖謂之東西金山又江左岸之愛琿河精奇里河雅克薩城地勢遼闊五體界碑

亦在境內是記中皆不詳蓋西清亦非能身到目驗其地也惟列城臺站天時物產亦可藉此記考見大略耳重黎之言如此又書眉有重黎隨手批識語今皆散隸文句之下爲夾行小注刻成略記數語以志緣起

跋吉林外記

甲午夏穆訪重黎兵備於鳩江時兵備欲流傳古籍及近人經世實用之書十數種先以嘉慶閒長白西清研齋所撰黑龍江外記八卷屬爲校刊復以道光初吉林堂主事滿洲薩英額吉夫所撰吉林外記相授與研齋之書相輔而行其書十卷分門別類均有條理自序有云事必徵實言皆有據實能副之特其足迹未能全境周到所記亦不無疏略與研齋之書約略相等重黎云研齋之書第二卷述城堡有云石晉末胡嶠陷遼爲蕭

翰掌書記居福州宋徽欽二宗入金居五國城以地理考之福州五國城應在今黑龍江城境內余於光緒初傳鈔此書卽知此說之謬此疑此城近會甯府甯在吉林烏喇甯古塔之間終以茫無實據不能確指爲今之何地彼時漫注數語聊以存疑後乃知乾隆間有副都統綽克託築吉林伯都訥城得紫檀匣中藏宋徽宗畫鷹一軸墨蹟如新並得古銅瓷器多端又有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於天會十三年寄迹於此曾經數載考宋史徽欽二宗入金初徙韓州後移冷山皆不出今吉林內地終徙五國地故址卽今伯都訥城乾嘉閒老輩考求地理頗有知之者而汲修主人曾載諸嘯亭雜錄潁川逸士亦載諸東省記聞雖互有詳略而證據無殊今吉夫之書第二卷記阿勒楚哈城城南二里有金顯祖建都故城俗稱白城有謂爲五國城者

誤第九卷古蹟三姓條五國部下據遼史營衛部族志考得五國頭城之名亦爲詳核蓋五國城古名五國頭城亦曰五國城頭當時並設節度使領之又吉夫於五國部下徵引宋金諸史及元明一統志洪忠宣松漠紀聞并近代高士奇扈從錄等書參考五國頭城故址所在均未有合且云自其高祖由京陞吉林正黃旗佐領至今五世爲吉林人留心考查無此城基又曰考論古今五國城在三姓無疑松漠紀聞扈從錄里數地名傳聞互異不足爲證姑論此以俟後之博覽君子蓋吉夫著此書時汲修主人及潁川逸士之書尙未行世雖能辨阿勒楚哈城南二里白城謂爲五國頭城之誤而又以爲在三姓無疑終曰俟後之博覽君子亦尙不失古人著書慎重之體余前以研齋之書屬爲校刊未及將此段公案詳注於彼書城堡所論五國

城條下今吉夫之書亦不能自明子其詳書以彌兩書之疏漏可也重黎所述如是穆以吉夫之著此書上距乾隆閒綽克託桑伯都訥城時上下不過五六十年當時故老或有見而知之者或有聞而知之者何至如其所云自其高祖至今五世爲吉林人留心考查無此城基而竟一無所聞邪由此類推吉林全省故事當詳而不能詳當載而不及載且不知凡幾矣惟東三省之地除盛京通志外記載寥寥賴有研齋吉夫之書講求輿地之學有備經世實用者不能不深有所取焉此則重黎校刊兩書之微愆也夫

跋善鄰國寶記

此書上中下三卷乃日本文正丙戌泉南臥雲山人周鳳瑞溪所著乃記漢魏以來至明成化閒日本與中華及朝鮮通書貢

物之事其自序云日本與震旦相通蓋始於垂仁天皇之代乎其通書信則推古朝聖德太子自製隨國答書焉予錄兩國使者及禪教名師竭來年月乃至近時往返之書號曰善鄰國寶記大抵皆據中國漢魏以下諸史及日本紀載之書確有可據者錄之其書託始於日本垂仁天皇八十八年當中土漢光武中元二年卽據後漢書光武中元二年倭國遣使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云云日本紀載之最古書有神皇正統記此書之首首引之凡千餘言後卽加以案語據韻書及漢志發明以訂正之又引神皇正統記曰人皇第七代孝靈天皇四十五年己卯秦始皇卽位旣而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就求五帝三皇書始皇送之其後三十五年始皇焚書坑儒故孔子全經存於日本爾此事見於異朝書云云異朝書不記其名無

由尋究故不以孝靈爲兩國相通之始也瑞溪以神皇正統記所云異朝之書不記其名遂不以孝靈天皇四十五年己卯秦始皇卽位爲兩國相通之始而斷以兩國相通爲彼國垂仁天皇八十八年中土漢光武中元二年足徵卓識至仁天皇者人皇十一代之主也又逸書百篇存於日本之說不見他書惟歐陽文忠公日本刀歌嘗詠之後人疑信者半瑞溪當時雖未見歐公此歌不以神皇正統記爲信蓋亦實知日本故無全書故也然歐公當日詠此亦必非漫然無稽吾疑神皇正統記之書或宋時流入中國歐公見以爲據亦未可知不知此書之不足爲據也而西山塞馬閒人顧疑瑞溪未見歐集而偏引歐歌爲聖經存於本朝之謬大書於瑞溪書後彼豈果見其國之有全經邪抑何不思之甚也又此書載明成化景泰時日本所求中

土銅錢一十萬貫及書籍佛祖統記三寶感應錄教乘法數法苑珠林賓退錄北堂書鈔兔園策史韻歌詩押韻誠齋集張浮集畫幔集遜齋閒覽石湖集類說揮塵錄後錄三錄餘錄百川學海老學庵筆記各全部又向朝鮮求大藏經鈔版以行並往來方物皆足有資國聞其書舊有刊本今不多見黎君純齋曾有鈔本三冊見示予因摭其大略書之光緒十四年戊子冬十一月十七日日本明治二十一年十二月日書於東京出使日本大臣公署

記金正希先生年譜

老友黟縣李君宗媚得一舊鈔本金正希先生年譜將刊於全集之首而不信其四歲入小學讀論語與塾師應對諸語欲刪削不載余不能請止今特補誌之以見先生生有自來早有夙

如孝廉所評而此序情辭懇摯展徵君手蹟誦徵君之文而徵君與忠節之音容警欬恍然遇之座右蓋徵君年十四卽與忠節訂交忠節家定興之江村與徵君所居北城僅三十里相與往來講學幾四十年徵君篤守程朱年三十乃讀王文成傳習錄忠節實啟之二公之學同故忠節一生苦心著力徵君知之最悉也因錄此序補入徵君文集而記其始末如此至忠節門人國鎮陳生徵君稱其年最少入江村之門甚晚而所得於江村者最深此譜於江村一生苦心之處著力之事庶幾刻畫無遺因徵君所云於是又知陳君之賢云

附錄孫夏峰江村年譜序

戊申之春涿鹿國鎮陳生寄吾友年譜至予迴環讀之別三十餘年矣精神眉宇宛宛在目因嘉國鎮乃師門眞弟子也

國鎮年最少入江村之門最晚而所得於江村者乃最深故此譜他人不能爲而毅然爲之於一生苦心之處著力之事亦庶幾乎刻畫無遺矣獨念爲命一書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而辭始備因與立兒等再四閱之令其稍爲去取以佐成國鎮之全瑜魯論二十篇孔子自序之譜也曾之大學思之中庸孟之七篇皆所以譜孔子之未發也譜豈有盡哉濂洛關閩而後以至姚江迨我江村皆所以自譜其譜以川流孔子之譜也譜豈有盡哉是在及門諸子以各得其師之所傳者而各譜其師之精神面目乃所謂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譜豈有盡哉說約認真諸篇吾友自敘之年譜也予四十年受知之友言別旣久不敢以後死遂忘麗澤獨坐之時所隨筆而譜公者不一而足與同人相對所隨口而譜公者日不

知凡幾然編年紀事本自宛見其人畢竟少此一篇不得國
鎮此編足慰吾友且以慰老懷矣

跋黃黎洲先生年譜

黎洲先生嘗自著年譜詒鄭高州豫以志銘爲託鄭氏後失於
火黃氏亦有水火之厄并底本亦失之此譜乃先生七世孫炳
堯所輯於先生出處大略頗得十之七八惟康熙二十七年戊
辰先生七十九歲有五月吳門晤湯文正公潛菴斌文正退謂
人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
云云此記頗失事實湯文正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月奉
旨巡撫江蘇二十五年丙寅二月奉旨還朝爲工部尙書
二十六年丁卯十月二十日以暴疾薨於位焉得二十七年尙在
吳門爲黎洲先生所晤乎此譜記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先生往

姑蘇訪周子佩先生則先生晤湯文正公正在此時至文正退
謂人曰黃先生論學云云乃湯公於康熙二十年辛酉典試浙
江梨洲先生遺子百家奉書湯公公復先生書中之語亦不待
二老相見時退謂人云云也此譜二十七年五月之吳門晤湯
文正公宜改移二十四年而刪去退謂人云云乃合二老相見
情事今距黃君刊此譜時已二十餘年度黃君未必尙在人間
他日儻晤其子孫當屬爲改正之

跋陳忠裕自撰年譜

華亭陳忠裕公大節著宇內後人無異辭今讀其自撰年譜於
出處本末及明季時事尤爲委曲詳盡足以取信後世然余於
其記鄭峯陽之事則有不能無疑者峯陽杖母當時傳者其說
不一大抵皆出記者之口遂爲溫體仁所中公旣稱其多才藝

依附正論與石齋師同館交善又以其人貪險內行不修無鄉曲譽夫天下之人雖極貪險內行不修既依附正論身列士大夫之林亦斷不至杖及於母故當時石齋念臺諸公皆察其誣上疏稱之公所云內行不修無鄉曲譽蓋峯陽居鄉矯矯自好多以己意臧否人物容有失實已既不滿於鄉人故亦不爲鄉人所滿則有之烏程披抉其閹門下之獄以快其私憾石齋上疏稱其才雖得嚴旨更欲自直實不忍聽其蒙此大垢所謂仁至而義盡也公力諫以爲其人本公論所斥諸君子誤收之今旣爲大姦所中宜棄一人以全善人之朋夫古人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峯陽旣爲大姦所中公果能加察刑當其罪棄之可也顧杖母何等罪案豈可隨當時小人之言亦與尋常罪過等而視之聽爲大姦所中邪公以素不滿於峯陽之爲人一聞

小人攻訐不覺犁然有當於心務阻撓正人君子之援輕陷人於大辟子反覆思之不能不以一時昧於輕重之義爲公咎焉至峯陽一獄昔入記載多端予別有彙編論之茲不贅

跋近腐齋筆記殘本

鄉先達汪稼門尙書由縣令官至左都御史閩浙總督持躬清廉儉約剛正嚴明所至興利除害豪猾姦吏會匪洋盜聞風遁跡水陸肅然纂述十餘種凡八十六卷均有補於名教風化嘗著主一說厯闡存誠之旨以明治心之要嘉定錢宮詹大昕爲公編次文集以此篇冠首歎曰此雖講學實公自道生平其所得力盡於此矣戊辰春余以事到皖城偶於書肆得近腐齋筆記兩鈔冊字畫工整閱之卽公自著厯官年譜也起嘉慶六年辛酉年五十九歲春正月回福建巡撫任訖十一年丙寅六十

四歲陞授工部尙書凡六年政績按月詳記想見

仁宗睿皇帝聖眷之隆而公之實心任事無微不至其所措施均足爲後爲官之法戒錄也咸豐公少子正莖避亂里中予時與往還嘗詢公治績及撰述獨未及此書今檢公行述載公撰述頗詳亦未及此豈公當日不以爲著作只傳示子孫公之諸子亦不過以年譜存之不以爲公之著作耶予以爲此正公之實行實政乃公著作之大者也想其前後事績當有十餘巨冊今不知其存亡惜哉

記田間先生年譜

田間先生生於萬厯四十年壬子四月二十九日卒於 國朝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初一日此譜爲先生少子撫祿所編起萬厯壬子止康熙壬子於先生六十年出處及時事頗爲委

曲詳盡蓋趨庭之餘多尋之先生口授或先生少時曾有日記足備采錄也然搗祿生順治十四年丁酉卒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計後先生尙二十年不知所編何以上此今取田閒詩集考之癸丑居京師甲寅春季至天津又至汴及雒南歸乙卯春季至合肥及歸德汴梁又至開州邯鄲南歸丁巳至吳門遊歷諸山水回里己未己後三年客吳中崑山常熟又時返里復遊江右壬戌里居癸亥復遊吳至越甲子夏季松江至上海又由無錫返里乙丑秋由秋浦至楚北丁卯春過洞庭達長沙旋返金陵至江陰復回金陵又由皖桐北至兗州度歲戊辰春入京師秋閒回里己巳夏由金陵入吳庚午冬歸里自癸丑以後二十餘年踪跡約略如是暇時當參考諸集綜其癸丑以後事跡於年譜有關爲附錄一卷以著之

跋蔣一个先生徵君劉公伯宗行略

余少時曾閱貴池劉伯宗徵君城嶧桐集其詩文各十卷諸體皆備論古論今紀事均有真知實見論兵及池州防守議上史黃張鄭當道諸書具見經世之略又多與吾鄉先輩往還如左子正方爾止方密之周農父方孩未張鍾陽孫武公魯山昆仲蔣一个諸公投贈詩文班班可考有答光生廷瑞詩云我生好友桐山多積玉玄圃皆嗟峨者是也最後讀蔣一个先生無他技堂遺稿有徵君劉公伯宗行略乃得詳悉徵君一生行誼當明崇禎之世國事已不可支而大臣忠君愛國者尤以薦舉賢才爲急務大江南北吾邑則蔣公江南則徵君及宣城沈公眉生徵君則辭讓同縣吳公次尾授官不拜沈公旣不就試僅上書論時宰拂衣而去吳公起義兵以抗節死蔣公以大司農倪

公元璐力薦迫之出山以崇禎十六年六月召對平臺時莊烈帝以邊餉匱乏爲憂新練兩餉歲增至百餘萬兵民交絀蔣公請復祖制鈔法錢法三分兼行之度可不加賦而足用莊烈帝聽之卽授戶部司官下詔銳意力行科臣高朔漢等爭之蔣公與倪公素不識面知時事萬無可爲特以感於知己乃勉力欲以死報甲申三月之難特殉於彝倫堂中死且半日有遷就瘞者復甦其人卽爲毀形易服護之而出遜荒顛躓九死一生卒得歸里以天年終乃知徵君與沈公堅臥不出全真終老尤足尙也蔣公爲徵君行略不第徵君學行出處在在令人師法而當時家國之事亦畢見於行墨之間蓋非蔣公知徵君之深不能爲此文非徵君之學行足爲蔣公所心折亦未能發揮詳盡如是也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其徵君與蔣公之謂歟已

亥十一月二十九日未申刻書時下雪

跋選編

選編二十卷凡四冊舊鈔本友人諸暨孫問清太史得之於舊家乃明福清葉公向高自記年譜也公生於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七月三十日亥時卒於天啟七年丁卯六月二十九日卯時皆公自記時事歷官年月大可補明史本傳所未備天啟七年以前皆公所自述惟七年乃公子孫所記其書據其孫益蓀所記曾爲刊本此鈔冊舊爲嘉定沈氏所藏沈氏不著其名字未詳爲何時人亦嘉定之有學行者中有糾正一條今爲標出以詒留心故事者葉公記萬厯七年己卯余二十歲舉福建鄉試第二十五名本房爲邵武同知全州蔣公輝首薦余總裁則方伯嘉定沈公鍊憲長華亭蔡公汝賢大總裁則御史新喻敖公

鯤始余十歲從少師公北上夢有人告余曰子得舉矣因出其
試卷見大書汝賢二字且貯以紅籬是年蔡公爲詩經總裁余
卷其所定而敖公命藩司創製紅籬送鹿鳴宴品物事之前定
如此云云沈氏評曰嘉定有沈煉無沈鍊且沈煉萬厯時官四
川南充知縣沈鍊會稽人官錦衣衛經歷爲嚴嵩所陷均非方
伯也惟嘉定沈人种先爲福建左布政後巡撫其地案通志職
官表人种爲布政在勞堪之後是時堪陞任巡撫都御史與洪
朝選之獄適隆慶初江陵當國時也南充中丞兩公皆余族故
知之詳云云予案葉公鄉舉自記總裁等官不應於方伯嘉定
沈鍊有誤而沈氏旣爲嘉定沈公之族人必亦有學行之君子
考核沈氏三公之歷官始末確鑿可據如此據沈氏所述則葉
公鄉舉之總裁爲沈公人种爲近之豈此編爲葉公晚年所追

記於少時鄉舉等官不免小有差誤邪今則益不能明矣但葉公爲有明一代名臣編中所記明代時事頗有補正史所未備他日當假問清太史藏本錄存之庚子五月初七日追記距假閱問清之本四年矣亡友薛叔耘副憲有葉公一論極佳惜尙未得此編一閱之

跋啟禎記聞錄

啟禎記聞錄八卷起明天啟元年辛酉訖國朝順治十年癸巳凡卅三年所見聞時事及風雨災祥并閭閻瑣事可戒可風者隨筆雜書惟首尾無序跋篇中不著撰人姓名第四卷中兩署固密齋主人按諸卷所述乃蘇州人士之留心時事者所爲也其紀明季都城時事亦時與同時諸家記載相應所列受賊僞職諸臣其親貼欽授銜於門者首吏部大堂宋企郊終於定

州州牧董復凡五十五人且云稍屬風影概不敢列亦可爲憤
重矣其紀殉難諸公均得其真獨於襄城伯李國禎特書云賊
招降時給云須帝禮葬先帝畢乃降賊初不肯李爭之再四侃
侃不屈方改殮梓宮葬以王禮四月初一日昇至皇陵安葬先
一日闖賊傳令東宮暨定王於大行皇帝梓宮行祭奠禮東宮
身穿白箭衣白快鞋行禮畢卽偪之入內出喪之日止一李國
禎筋伏哭送葬畢卽自殺真勳臣中第一人云云敘得大節凜
然恍如親見其人目覩其事表揚幽隱可謂不遺餘力矣夫李
國禎之事諸野史所紀傳聞異辭然其人實庸懦無爲不諳紀
律其降賊始末北平王錦衣世德嘗親見而書之迨宏光定六
尋逆案尙書解學龍秉筆國禎在降賊諸臣之列使當日果如
此書所云殉節之烈何以諸公概無稱述而左忠貞公懋第北

使密鈔趙吏目一桂紀事記莊烈帝時事頗詳胡不道及國楨一字後來贈爵賜諡乃阮大鍼更定南京諸勳衛爲請妄稱殉節豈可信以爲實哉今因假鄭君玉軒所藏舊鈔本閱之所記明季時事及吳中掌故時有可采又未見人間別有藏本將欲鈔存一部合諸家紀載明季之事互爲參校因埒糾其繆誤之一端如此

跋留都聞見錄

貴池吳次尾先生生平著述之富大抵均見於此留都聞見錄前後諸序跋今所存者除同治閒當塗夏氏所刊兩朝剝復錄樓山堂集等編之外世閒不必更有流傳者矣此編上下兩卷向所未聞雖爲鈔本而有當塗夏燮兩跋知夏氏得先生之孫銘道舊刊本已爲重刊外閒尙不乏印本庚子夏五月豐順丁

叔雅游金陵得於書肆回瀨見示展玩至再不第文筆淵雅可
愛其敘述九事目見耳聞確有根據一則足以益人神智一則
可補正史及明季諸稗編之所略惟官政內述孟津王鐸繼朱
繼祚爲南禮部尙書至山東爲土賊所得見其體肥也欲殺而
食之哀求以家人代王遂以是怖病不起云云考王鐸以崇禎
十七年三月補南京禮部尙書未赴任而李自成陷都城後來
福王卽位於南京鐸至補爲次輔乙酉五月大兵克揚州豫王
將至南京福王走蕪湖留鐸鎮守鐸旋同禮部尙書錢謙益等
文武數百員出城奉表迎降豫王尋至北京歷任禮部尙書管
宏文院學士加少保晉太保至順治九年奉 旨祭告西嶽及
江瀆事竣乞假歸里卒於家先生以乙酉秋起兵應金文毅公
聲於徽州績溪黃山之閒兵敗與金公先後殉節蓋王鐸由北

京至南都道出山東遇土賊及怖病事容或有之鐸至南京蓋在甲申之冬先生此記蓋在甲申乙酉之交據彼時之傳聞如是至福王補鐸官及乙酉以後之事先先生均未之聞且不及知者也先生此編必傳於後閱者或有不知王鐸後半生之事而以先生所記怖病不起爲信也特補誌此編之末以明之

跋讀書記疑

寶應王白田先生讀書記疑八冊周易一卷尙書毛詩一卷禮記一卷又禮記左傳論語孟子一卷音韻考一卷國語莊子荀子校勘記一卷史記二卷
一卷
二卷後漢書校勘記一卷南史校勘記一卷北史校勘記二卷讀杜工部集昌黎集河東集廬陵集老泉集東坡集穎濱集南豐集臨川集共一卷凡十六卷當時未及彙行上之 國史館 四庫全書僅以諸

子年譜及雜著八卷著錄別有白田草堂全集行世雜著乃河
閒紀太守容舒鈔自景州申翊家以視全集所載此鈔本所無
者幾十之五六 四庫全書總目以此鈔爲精核而全集乃別
著存目此讀書記疑全部今僅存舊鈔本於先生鄉人劉君恭
冕所頃於劉君假讀之中多微言奧論考訂羣書字句謬誤均
確有根據實開高郵王氏父子讀書雜誌經傳釋詞經義述聞
等書之先聲他日當手錄一部倩有力者刊行之

跋文史通義

前人有專爲一書論史事者在唐爲劉氏知幾之史通在 國
朝爲章氏學誠之文史通義近人有以章氏書擬之史通者然
兩家同一論史而宗旨各殊劉氏之書論史法章氏之書論史
意劉氏之論爲官局纂修章氏之論乃一家著述名曰同條共

貫實則分道揚鑣非深玩兩家之書者或未之能深悉也兩人
才識既高而文筆犀利又足以達其所見而恃才傲物較轍古
今幾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兩人之書兩人情性既足遙遙
相對有時逞其筆鋒放言高論不察事實鑿空蹈虛以致全書
得失具陳醇駁互見者亦往往有之劉氏之書前人已有評論
章氏之書今人尙無定議章氏所論有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
則必從時此真爲千古名言後著作之家所當奉爲嚴師之訓
也乃今觀其論蘇文忠公表忠觀碑則又有大不其然者彼曰
臣忭言制曰可爲秦漢時之制宋時陳奏之制必不如是夫必
先明宋時陳奏之制畢竟何者爲是方能議彼之所以不是也
乃於宋時陳奏之制漫無發明而曰與其用臣忭言何不曰岳
曰于制曰可何不曰帝曰俞舍三代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

此真盲人道黑白也其實此制自漢至宋歷代相沿並未更改蘇公此文卽當時陳奏原式唐宋名臣之集奏議所載一一可考姑以杜韓兩集言之杜公上三大禮賦表曰臣甫言韓公論佛骨表潮州刺史謝上表均曰臣愈言宋代諸名公集所載奏議莫不如是其最昭晰顯見者莫逾於司馬文正公進資治通鑑表宋元刊本均載之一依當時陳奏原本格式章氏旣以一
代史學自負博覽羣書豈於歷代陳奏之制尙無稽考並唐宋名人之集及司馬公進資治通鑑表本格式概未之見邪抑己各有所見概以爲諸家皆謬爲倣古尙未暇一一斥駁特於蘇氏此碑前後不遵時王之制反覆闢之以概其餘邪善讀章氏之書凡有所疑未見實據者尙應細爲決擇參考之可也
又章氏有云平心而論趙公原奏未必如蘇氏之古雅似以爲

趙公當日本有原奏蘇公爲銘後來入集卽就趙公原奏點竄而潤色之此又非也蓋趙公此奏當日卽直屬蘇公代爲主稿今趙清獻公文集並無此奏蘇公以此事本趙公主名故仍存當日代爲主稿原銜乃至當也至其文體本於史記五宗世家當時王荆公已賞識之矣

敬孚類藁卷五

1947

1947

敬孚類藁卷六

跋

桐城蕭穆敬孚

跋畢校呂覽補正

畢校呂覽補正五卷乃日本人松皋圓撰松皋其姓圓其名字行方號迂齋日本東都人也其書因吾中國鎮洋畢秋帆尙書有呂氏春秋校本流入彼國爲彼藩福山鹽田屯捐資翻刻其藩有太田叔龜者與之友善得其印本讀之自云舊嘗校勘此書已有稿本而得畢氏校本閱之其舊校與之暗合者率居什七乃悉棄去復爲正其紕繆補其缺漏凡得二三千條裝爲五冊前有自記初校寬政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再校文化十二年四月至六月初稿文化十三年初冬畢季冬再稿文化十四年春季秋吉日始把筆今按寬政十一年卽吾中國嘉慶四年文化

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卽嘉慶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據其文化十四年秋九月自序其初稿成於寬政十一年春三月時年二十有五距今文化乙亥已歷十六年蓋其成此書時年約四十一二計其首尾用力此書已二十餘年矣其疑今世所行呂氏春秋及高誘之注錯簡疏漏均非原書舊觀深咎畢氏不能一一詳考而聲明之已詳於自序及所校勘各卷中光緒戊子冬余游日本時到舊書坊閱書忽得此稿本觀其大略中有十二三與余舊見相合因購存行笥後來細閱各條引用羣書以爲佐證均能自暢其說知其平生好讀周秦諸子尤覃力於韓非子有增讀韓非子二十卷又有韓非子纂聞十一卷又嘗研究墨子亦有成說立言有本此書用心極細洵能補高氏之疏漏正畢氏之譌舛可謂讀書明理彬彬儒雅之君子矣再

閱卷九精通篇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羽誠平光也條畢氏引日本山井鼎毛詩考文兕觥古本作光松皋君補注云陸氏經典釋文周南酌彼兕觥具有此說奚必遠引考文乎蓋誇珍書之僻也云云此足箴砭著述家舍近求遠忘本逐末之弊文案語吾邦人所著典籍華人引證者初見於此 四庫全書目錄亦載此文及太宰德夫音注孔傳孝經可謂昇平文明一美事也山井鼎俗稱善六西條藩儒臣考文版今藏西條侯家善六之後今絕久矣云云又可略知山井鼎之家世且知其有善六之號惟卷中議及畢氏指摘高注之謬極口排調大悖敬先儒之道多見其不知量亦足箴砭後人著書好詆前人之過今觀其自注屢議畢氏詆斥高注實中畢氏之失其自注亦嘗有高注牽強可笑之說而於畢氏之不合者詆斥尤甚一則曰

畢氏不知讀古書再則曰畢氏多憤憤同時校訂諸家幾乎無目者也隨文醜詆散見各卷何其明於責人昧於責己也觀其自序初見畢氏之書其舊校與之暗合者率居什七是畢氏亦非全不知讀古書者矣又此書引證中國古書之外兼采彼國福山鹽田屯之說頗多鹽田其姓屯其名卽翻刻畢氏之書者度其亦多有校勘各條附畢氏之書以行今未之見又嘗引及山世播之說蓋亦彼國之學者今未詳其所著云又松皋圓之事實未詳嘗作書寄日本舊交島田敬甫旋得復書今附錄之略見彼國闡然潛修著書者松皋氏之外又得三人云

東京島田重禮頓首再拜敬孚先生閣下去夏市村生遊貴國因修短札以候起居秋閒忽辱尊書乃知先生不棄鄙人推愛及屋烏延見再三誨諭備至不獨生受賜禮亦與有幸

焉高誼殷殷感佩無已速當奉書展謝而尊委事項久不得其詳是以遷延至今疏慢之罪儻勿深譴爲幸多矣松皋圓不知其爲誰有松澤圓者疑卽其人澤皋邦讀相通故一時借以稱之耳敝邦先儒往往用此例如隄氏之爲唐鈴水氏之爲盧不勝僂指松澤蓋亦倣輩也太田方福山人仕今華族阿部伯爵之先藩廢之後伯爵移在東京與禮相善因卽以其事蹟伯爵卽委福山舊臣搜訪近日書來云子孫淪落并失譜牒漠無可徵信乃據曾所聞於先輩摘其梗槩并松澤圓事略具別幅以呈覽至鹽田屯則彼此就問竟無所得蓋此數子者皆闔然自修聲名不甚著是以歿後未及百年事跡堙滅問之其鄉人而絕無知之者可慨也依田樂山岡本況齋皆篤學好古與前數子相類故牽連附書以備采擇

日後更有所聞必當續報以補遺也

松澤圓字行方號修文齋

號迂齋未聞

蒲阪氏後改松澤江戶人

父某爲幕府小吏行方有足疾課徒自給好讀周秦諸子書
尤尊力韓非子嘗病物徂來讀韓非子中年未定之作紕繆
甚多乃薈萃眾說芟質之諸名流參互鉤稽著增讀韓非子
二十卷既而加賀津田鳳卿韓非子解話出其書率剽竊行
方說以爲己有行方見而大怒乃服麻上下幕府時禮服蹙躄踵
加賀藩邸請刪除己說邸吏慰謝再三不聽藩主使儒臣太
田錦城及福山太田全齋居中和解之其係行方說者悉加
增讀曰字以識別之行方意猶不平慨然曰吾書爲賊儒所
污若非洗雪非夫也於是更輯舊聞增以新得作韓非子纂
聞十一卷其所辨析往往有足發前人之覆者矣墨子呂氏

春秋皆有成說岡本況齋呂氏春秋攷證中屢引其說歿年未詳蓋在天保中

太田方號全齋

字叔龜未聞

福山人仕藩主阿部氏博通經史於

韓非子用力最深校訂異同究竟源委刻苦十餘年成韓非子翼毳十一卷與松澤行方相善時人稱爲韓非子二功臣云全齋兼邃於音韻之學所著有漢吳音圖音徵不盡同窠音圖等歿年未詳蓋在天保中以上韓非子三種翼毳活印二十部纂聞未經刊行故傳本甚尠惟增讀鑊板行世

鹽田屯福山人事蹟未詳

依田利用號樂山堂江戶人幕府世臣爲昌平學教授著韓非子校注二十卷考訂精審援引洽博具有依據較纂聞翼毳尤爲詳確六反篇以下刪定未盡識者惜之又有玉燭寶

典校注嘉永中歿

岡本保孝號況齋江戶人幕府世臣好學如飢渴俸祿脯修所入悉以購書所蓄六萬餘卷頗多古善本好校讐古書晨夕手一編反覆對勘丹墨並作苟有所得隨劄記之蠅頭細字殆不可辨識爲人沈靜恬於名利足不踐顯要之闕有薦昌平學校官者堅辭不出明治之初徵爲大學中博士未幾而罷偃仰一室讀書自娛明治九年歿年八十二平生撰述甚多今皆散佚無存禮所藏有荀子考韓非子疏證戰國策草次說苑考漢書地理志捷見續漢志考蒙求考諡法考等友人龜谷省軒六藏新序考列女傳考韓詩外傳攷異漢書攷異三國志攷異有三子長信太郎爲昌平學教授先歿

亥三月十五日補記

跋七修類藁

明正嘉閒仁和諸生郎仁寶瑛所著七修類藁五十一卷續藁七卷當時均先後刊版行世至 國朝印本已少至乾隆四十年錢塘周榮取其家先世所藏舊本校勘重刊而三十五卷中宋戴遺詩條缺尾對句有本條全缺雁來紅條缺首沈德明詩條缺尾常詩忘作者條呂洞賓詩條均全缺呂文互見條缺首然乾隆間刊本今亦不多見光緒庚辰廣州翰墨園某氏又重刊周氏之本余乃得購自坊間一再閱之 之冬偶於上海書肆吳氏醉六堂忽見明代刊本時伊坊已售於外洋將以三兩日交出余急假回館以廣州刊本校對一過凡今本三十五卷所缺各條均全悉照鈔出再閱卷七之末明本有世祖像泪一條乃元世祖也卷十二三保大監一條明本與今本亦有詳略不

同建文君一條起五六行明本與今本頗有同異卷末今本渡江取閩及封晏公兩條不在此卷卷十三郭國嬪一條末三行明本與今本亦不甚同此條後明本有中國氣數盛一條凡十餘行乃今本所未有也又卷三十二東坡孤鴻詞一條明本在卷三十一九僧詩條後而前五以下明本與今本字句多有不同卷四十九盜酒令條後明本有雁君臣一條卷五十左道條後明本有一枚娘一條此卷末異寶條後明本有忠靖之異一條猴妖一條而卷五十一末今本鄭啞巴及二徐異識兩條明本均在五十卷之末余均一一照錄條記於今本各卷之內又明刊本凡明代列祖列宗太后皇后宗社朝廷上命上曰有關國制者均提行或空一兩格今亦用硃筆記出數卷惜其時彼坊催索不及逐卷對勘然卽此他日另錄此書札記一卷以

餉同好後有重刊此書照爲校補可稱善本至此書佳處及郎氏之行誼學問已見明人福清陳仕賢錢塘陳善及乾隆間錢塘周榮等序不復贅雖全編小有差誤余亦以所見標出要於大體無傷也又據續葉陳善序云嘉靖丙寅先生春秋八十蓋郎君生於
未知其年所終試更詳之又周榮序稱郎氏所著有萃忠錄及青史衮鉞二書今已闕焉不彰蓋其書亡久矣

跋客坐贅語

金陵顧文莊公起元學問賅博諸曹掌故無不通曉有盛名於明萬曆間壬申秋余在江甯府學教授趙君季梅處得見鈔本客坐贅語兩冊旋客蘇州購得舊槧本乃細閱之愛其於金陵掌故討論最悉而前賢遺文軼事及百數十年風俗推移之狀

亦多藉此著之聞有失於鈔纂有傷著書之體而故事明習終有根柢非游談孟浪者可擬也又謝公之墩昔人以荆公所述以石城及半山相距數里爲疑文莊以爲金陵自有兩謝公墩其在冶城之朝天宮者自是太傅所居其在城東之半山寺側者乃謝玄所宅昔人遂竝稱之荆公或誤以謝玄所宅疑爲太傅所居云云此說似得當日情事均記於此以釋稽疑

跋嵩談錄

歲在壬戌穆客大梁購睢州湯文正公湯子遺書十卷洛學編五卷擬明史稿四十卷疏稿年譜志學會約家書各一卷公生平所著并事蹟具於此矣又增刻有乾坤兩卦解困學錄嵩談錄各一卷不見年譜傳狀著錄旋得鄆陵蘇先生菊村寄所著記過齋文稿省身錄力辨嵩談錄困學錄二種非公所著以爲

與遺書語不類而所謂嵩談者必與友人聚講於太室少室所作錄中有云鄉試之變據公年譜傳誌實無其事而嵩陽公未嘗一履其地案上蔡張起庵沐字仲誠有溯流史學鈔二十卷子目有嵩談錄三卷詳書中語多合而張起庵行略云中式順天鄉試以他人科場弊發提取覆試與錄中語又合則嵩談錄爲起庵之書而困學錄多先儒之言必公平日雜錄置之篋笥也穆又反覆審諦公生平不輕著述其答陸稼書書云某年已衰暮學不加進惟願默自體勘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或勸公著書公曰學貴日新今之所見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輕言著述邪而公遺稿答張仲誠書有聞先生久寓超化往來嵩少與逸庵印證所學此吾道昌明之會又云安得嵩談錄三卷盡付一讀爲豁開茅塞之助

答耿逸庵書云張仲老嵩談錄便中付岳生錄示爲感是則此書起庵與耿公講學嵩陽時所著其爲起庵之書見於公集中班班可考而公五世孫若壽所云先文正公由嶺北參政請告後與逸庵仲誠諸先生講學嵩陽書院中得之於心筆之於書可謂鑿空臆說不考其實者矣意必起庵所寄公偶錄此二十九則留置篋中者也公之語錄遺書所載已盡於此此二書卽公手錄當時公之子孫亦必見之所以不見善錄刊入遺書中者知非公所自著也若乾坤兩卦解乃公會孫發祥所刊間有與傳義稍異而發明精審公居林下欲折衷先儒論說自爲一書寄孫徵君書云五經中惟易與春秋最難故先治其難者旋公承徵君洛學編之命在康熙十二年癸丑又五年公應詔舉博學宏詞遂出山欲定之書未曾卒業公子未刊者以公未

成之書也今公會孫發祥於舊篋中檢而刊之以爲足徵公窮經之苦心可謂善繼其志者矣穆又過鄆陵見蘇先生言及公遺書此編蘇先生尙未及見穆因以所見質之又三年穆重檢公全書而以嵩談錄困學錄仍附公全書中以公當日會手錄也更取蘇先生之說詳加辨論筆於本書之末若乾坤兩卦解確爲公著不得以非公刊并未見年譜傳狀著錄而疑之也

跋鄭桐庵筆記

新陽趙君持示鄭桐庵筆記一冊凡六十餘條舊爲吳門黃蕘圃得其舊鈔於海甯陳仲魚處云遭剗損倩人重鈔以藏者余借留案頭披閱者再其中有記忠烈之蹟及遺文軼事時有可取其他雖涉瑣屑并果報之說皆足以資勸戒因照原鈔錄一

本以藏據蕘圃跋有賈人自膠城歸購得尙有桐庵雜書詩古文詞并紀年紀遇等共四冊今趙君尙有桐庵古文手稿一冊計文圖五十篇多塗乙改竄偶閱一二覺有用者鮮遂不耐詳繹姑爲置之其他想多可存今亡之矣桐庵名敷教蘇州人明季舉人 國初時年尙未艾隱居終老人品學問均足自傳也

跋潛邱劄記

閻徵君此書非其手自編定不免玉石雜糅精粗互出前輩時有論辨其大者今觀其與戴唐器書有云特假舊唐書參考李浙東不知何名或李翺習之全集出尙可得其人然老矣倦於尋訪矣蓋徵君之意以近世李文公集尙非完書故也文公之集今雖不免闕略而李浙東之名明見於集中故處士侯君墓誌中其云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於剡三

縣皆有政是李浙東卽李遜也宋人方崧卿韓集舉正第六卷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下明注爲李遜且引舊書本傳遜以元和五年刺浙東九年召還此書作於六七年閒云云方氏韓集舉正自朱子作韓文考異後遂不甚行於世徵君當未見此本而舊唐書及李習之侯高墓誌明明載之徵君旣云參考均不應不見何云參考李浙東不知何名邪以此見前輩讀書亦有粗疏不免失之肩睫也

跋梯葉軒筆記四則

亭林先生有云讀書不多而輕言著述必誤後學吾之跋廣韻是已愚則以爲見舊槧書不多而輕議古人如雒誥先生以王勃滕王閣序用南昌故郡爲誤是已蓋子安幼少之年卽無書不讀九歲讀顏氏漢書注卽知駁正數條二十左右作益州夫

子廟堂碑文中閒引用故事一時名宿最爲通博如張燕公及一行僧讀之互相推勘至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大甲等句不能盡解作此序時雖在成童之年觀其通篇引用故事無一不壯麗精切且生當貞觀上元之年豈其於當時郡縣沿革尙未了了隨筆誤用以待後人指摘訂正邪然而前人有議其星分翼軫爲誤用矣今雒潛先生又以南昌故郡爲誤用矣議此者亦非胡公一人前人已存議及者蓋議星分翼軫爲誤用者是未嘗讀越絕書及李涪風乙巳占者也議南昌故郡爲誤用者是未嘗見舊唐文苑英華者也然子安原本此文題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文則作豫章故郡至唐宋五代時始有妄人改豫章爲南昌猶賴文苑英華承用唐時善本而當日校此書者見通行本有作南昌故郡者未能攷訂故小注云一作

南昌至宋以後通行選本無有不將此文題刪去前後七字只作滕王閣序首句無有不作南昌故郡者已此誤在後人妄改而於子安無傷也又時維九月歲屬三秋前人有議九月三秋爲複者九月乃九日之譌

又闕唐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中間引用子安此序亦作南昌故郡似此誤在唐中葉已如是然細思之唐摭言一書單行孤本屢經後人傳寫刊改自唐以來不絕如綫亦當是宋元以後人校刊此書見當時通行選本載此序者無一不作南昌故郡妄遵刊改而唐人原本定不如是也古人記一事必具首尾若不得其詳不記可也又如此記載乾隆初謝濟世詆毀朱子大學中庸章句一條事跡未了文氣未完大抵未深悉此事原委之故也欲記此事必宜恭載

高宗純皇帝上諭謹加按語數行乃爲合法蓋謝濟世上此疏時大爲

高宗斥駁然姑念其爲讀書人亦未加罪後來謝濟世由御史歷外任道員常以不法屢爲上官參劾

高宗均曲爲原宥然終以此罷職然在當時頗負時譽與諸名流往還夷考其人終不免於庸妄者也

植之先生刊此書首載所爲先友記十一人以雒澗先生終焉末又將所書潛邱劄記後一文增入以況此書之美又嘗著書林揚鱗上卷箸書傷物篇引用此記一條後加按語以補此記未備今刊雒澗先生此記而書林揚鱗所引一條不見此記之中蓋植翁之意以此條旣已載之他書此本爲一人所刊即可刪此存彼然此明爲兩人之書雖爲一人所刊兩存其說可也

豈可舍本人之記移之他書卽可不爲補刊爲此喧賓奪主之事乎後有重刊此書者應取書林揚鱗所載一條附入並載植翁按語以待完書體製

跋東塾讀書記

番禺陳蘭浦先生東塾讀書記十卷平正切實乃生平績學有得之言近人說部之書無以加也其讀朱子之書諸條近代爲漢宋之學者可以知大儒本領非他儒所易企矣朱子作張魏公行狀多爲後人所議陳先生厯引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及一百三十三論魏公等條以明之蓋後人不能全讀朱子之書卽讀陳先生所記可以無疑朱子非因與張南軒之交而曲爲魏公回護矣惟引朱子爲張敬夫畫像贊有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贊其子而云幹父尤爲直筆此尙未明朱子作贊本旨

此用幹父乃用古誼易序卦傳蠱者事也虞翻李鼎祚之書皆
主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任爲解顏氏家訓治家篇亦主此義
唐大詔令載寶應二年李光弼實封一子官制亦有爰益苴茅
之典並明幹蠱之才之句蓋唐以前諸家所述幹父之文均宗
古誼宋以後乃有解幹蠱爲能蓋父之愆如舜禹之事者卽朱
子著經多與先儒有所不合至其尋常詩文引用故事必宗古
義不肯自我作古觀其注詩青青子衿以爲淫奔之詩及作白
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學校則仍用古義可以知之矣朱子與
張敬夫爲道義至交敬夫當日與朱子書嘗攻朱子爲學之病
敬夫歿後朱子訂其文集凡有書札一一錄存以誌良友切磋
之誼其爲像贊所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者只是贊其能幹父
之事能承先軌之意斷不至云幹父爲能蓋父之愆以傷亡友

之心可知也當時爲魏公行狀朱子尙未深知李忠定事實只憑敬夫所爲魏公事實爲之後見光堯實錄乃知其誤而卒不刪此狀亦並不塗改此狀亦存不傷亡友之心之意可知也朱子旣知李忠定之事實不欲更爲李公傳狀後爲李丞相奏議後序何等推尊序中所云讒間蠶起遭讒以去者而魏公之參劾忠定亦未嘗不包羅在內蓋兩公之是非朱子原知後人所共知之不必待己之顯白大賢之所爲固如是也惜陳先生已逝不及以此義質之

跋廬陽客記

吳郡楊君謙先生循吉以明正德元年應其同年進士廬州太守蜀西充人馬金汝礪之聘請撰郡志客其地凡四月以議不合而歸逾年始發舊稿作是書於家其從子可爲之付梓僅二

十餘葉何義門學士曾稱爲提郡志之要其識洵可以著書惟

卷首府親領縣三條有云合肥縣夏水出父城東南原刻南至誤作西

此與淮合故名合肥原注出前漢書異歸同出曰肥今案父城以水經注考之

當爲城父酈氏據左傳許遷於夷實城父也漢書地理志注中

傳寫誤作父城耳又云舒城縣故舒國舒鳩姓子爵案春秋正

義引釋例土地名羣舒五名舒鳩其一也安得云鳩姓乎若以

舒蓼與六皆爲皋陶之後則史記正義作偃姓何楊公獨未之

審也廣韻二十阮偃字箋左傳舒庸舒鳩並偃姓其他敘述典雅討論亦精不愧爲

博學君子是書今世未見有重刊者余所藏猶爲明刊初印本

其敘城一節有云歷五代至宋皆州治高宗紹興四年立帥

府禦金人名將張浚劉光世楊沂中劉錡相繼屯守云云張浚

誤作張浚後注中亦然昔當作張浚並他處誤字四五當爲刊板之譌失於

讐校非楊氏原本如是也

跋盧抱經手校賈閻仙集

余舊假同縣友人方振卿所藏其五世祖息翁先生手評賈閻仙詩乃全唐詩本其圈點評論足以開人神智因照錄一本存諸家塾十數年來常客海上聚書漸多每歲歸省者再不久卽出無暇再閱斯本然外閒亦未見有單行舊刊以備參閱也今年夏五月偶於申江吳興吳申甫書坊得舊鈔本乃盧抱經學士手鈔并據馮定遠何義門兩家批校本錄成盧公亦時有按語計十卷詩凡三百八十一首又據文苑英華增補五首據吳郡志增補遺於十卷之末閻仙之作備於此矣考 四庫著錄乃據浙江汪啟淑家藏本但言舊本亦未詳何時所乘惟記此本共存三百七十八首較晁氏讀書志僅少一首又疑唐音統

箋所載送無可上人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之下自注一絕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爲晁氏并此爲三百七十九首之證今盧鈔校本無此詩注而卷七有落第東歸逢僧伯陽何義門云此篇亦見項集卷九渡桑乾何云此詩見元和御覽集中作劉早慤士選進當元和之初賈范陽人亦不應作更渡桑乾卻望并州是故鄉之語卷十哭孟東野何云此篇見王仲初集中其風調是王也又補遺卻赴南巴別蘇臺知己盧氏記云此首見吳郡志然劉隨州集有之大抵此四詩皆在疑似之間又何氏云浪仙身沒遠外又無子嗣莫能收拾其遺文雖孤絕之句流傳人口然散逸多矣蜀本出於後人掇拾反雜以他人之作如才調集中所載早行老將諸篇足爲出格顧在所遺他可知矣寄遠一篇亦才調集所

載者勝荆公百家詩選則就蜀本錄之又云歐陽文忠公稱其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一聯此編不載蓋賈詩亦不免有缺佚盧氏云余於賈詩素不嗜特以其近古貴之又云得何義門評校始悟其用意之深幾於無一句閒設今亦不能詳錄其尤至到者今距盧公所校又閱八九十年雖將馮何二公所據各舊槧彙錄又惜其於何氏之評尙未詳錄不知何校原本尙在人聞余他日更得詳否今細閱一過又校當時閱方本所得者不同他時當取方氏評本采錄合彙以傳之癸未立秋後一日書

再跋皇甫持正集

余爲馮氏校刊皇甫持正集既詳攷各本同異及勘訂大略復閱唐闕史載皇甫郎中爲裴晉公作福先佛寺碑文一事并云

常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後來宋子京纂修新唐書爲
皇甫湜傳及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大抵皆祖襲唐闕史
之語今案其情事之可疑者約有數端聊爲疏通辨證於此夫
古人文字之詳略原不可以篇幅之長短爲限題有可以發抒
卽千萬言不爲多否則寥寥數言不爲少莫不因題擅思裁之
義法卽以皇甫氏本集觀之惟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策詞
氣切直暢所欲言實得三四千字其次爲韓文公神道碑亦多
有發揮稱述者然不過一千六百餘字其他答劉敦質書得一
千三十字答李生第二書及諭業之文不及千字其餘諸篇或
百字及三四百字無不謹嚴有法詳簡合宜如云福先佛寺碑
至有三千二百五十四字東坡雖有學韓不至爲皇甫湜之評
然亦何至煩冗無法若此可疑者一唐闕史又云碑在寺西北

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又往往有本在果如所云寺既有碑洛中人家又往往有本高產休爲五代時人確有所見如此何以至宋初卽佚絕無石本及寫本傳世歐趙諸公相去不過數十年搜索歷代金石之文如許之多此碑反失之洛中不得著錄耶夫古人之文原有散佚卽白樂天亦嘗稱皇甫湜涉江文今亦不見集中皇甫氏之文原不可謂無佚者不知他文傳錄無多可云易佚至此碑乃鴻篇鉅製皇甫氏有草本有潔本寺亦有刻石本洛中人家又往往有本雖五代兵燹文獻凋殘若此碑文當日果實有之亦斷不至各本皆失可疑者二又所云福先寺將就裴晉公將致書於祕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正郎在座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樂天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夫樂天於持正生平恩誼頗厚且持正

登元和初進士樂天時爲翰林考覈官持正實出其門今裴晉公先欲請文於樂天而持正敢於發怒自薦抑人揚己雖其生平恃才傲物恐在晉公之前亦不至肆無忌憚如此可疑者三又云正郎乘醉揮毫黃絹立就潔本以獻及晉公以寶車名馬繪彩器玩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擲書於地叱以相待之薄又以爲曾與顧況爲集序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不得公立遣依數酬之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云云夫晉公本欲求樂天之文而怒其舍己及晉公酬以千餘緡又以爲曾與顧況爲集序未嘗造次許人必滿其欲壑而後已恐持正亦不至貪得無厭若此晉公雖云優容愛才恐亦不至遂非長傲如彼又顧

況集序不過三百餘字未知當日非熊所酬若何而云今者請製此碑蓋因受恩深厚既云受恩深厚則講恩誼卽不應索酬今旣索酬如是之多又何云受恩深厚受恩深厚尙索酬若是假如受恩稍薄及未嘗受恩者請製一文又將受酬何若耶可疑者四且晉公爲東都留守在大和八九年閒而云舉辭厚禮辟爲留守府從事亦正宜在此一二年也考白氏長慶集有吳皇甫七郎中湜詩云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白公此詩雖未詳作於何時以其集前後諸詩推之當作於大和三四年之閒玩其詞句持正之歿年蓋不滿五十而持正顧況集序有云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卽君之子也出公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余發之涼公適移莅宣武軍余歸洛陽諾而未副按舊書敬宗紀李逢吉

爲宣武軍節度使在大和二年十月癸酉序又云今又稔矣生
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則此文實作於大和三年又云湜
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旣接歡然以我爲揚雄孟軻顧恨不
及見三十年於茲矣則持正見顧公時年不過十五六距大和
三年作序時年不過四十五六此後不踰年卽歿乃合此序及
白公哭詩情事而裴晉公大和八九年爲東都留守時持正必
不及見更無由爲碑文之事也而韋處厚有薦湜於宰相書云
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按處厚本與持正同登元和初進士
此薦書當在元和五六年以後乃合本集爲顧況集序之年及
序云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之語昔人有以韋之薦書在
元和三年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科者情事似確然年三十
二或爲傳寫倒誤若元和三年持正年實三十二是其生在大

歷十二年丁巳下至大和三年己酉作顧況集序時年已五十
有三又下至大和八九年甲寅乙卯裴晉公爲東都留守之時
卽云碑文作於此時並其歿亦在此二三年時計其年已在六
十上下而樂天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閒壽之語胡爲乎來哉是
持正無由作福先寺碑之事又不第前此數端可疑也種種罅
漏宋晁諸公槩不致疑各爲記載不其疏乎余反復讀皇甫氏
集迹其生平大抵爲剛正不阿之士恃才傲物則有之而貪鄙
之事決無也茲因校栞此集搜葺遺文并參考諸書一獻所疑
以質諸知人論世之君子

跋桂苑筆耕

存桂苑筆耕集二十卷乃新羅國人崔致遠於唐廣明中和之
閒高駢開府淮南時辟爲都統巡官公私應酬之作也後歸彼

國狀進於朝據其進狀從職淮南蒙高侍中專委筆硯軍書輻
至竭力抵當四年用心萬有餘首洵之汰之十無一二云云今
觀其表狀奏狀堂狀別紙檄書書委曲舉牒齋詞祭文書記疏
啟狀雜書等篇凡十七八體共三百餘首附詩六十首文雖不
出駢儷之體核其年皆在三十以前所爲已能上擬四傑下儕
騎省實爲一代美才同時中華作者亦未能或之先也其卷二
有代高駢謝加侍中表及謝賜宣慰兼加侍中實封表玩其詞
旨尤足以證史稱中和二年正月王鐸代高駢爲諸道行營都
統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旣失兵柄復解利權攘
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非事實其
卷十二委曲二十首卷十三十四舉牒五十首敘述諸人事迹
其人姓名今多不傳亦足以補今江浙楚豫各處志書人物職

官之所不及其卷十六西州羅城圖記及補安南錄異圖記敘述典雅文亦壯麗精切亦足以備一代掌故又據徐有架序其居幕數載知高駢之不足有爲呂用之諸葛殷等之誕妄必敗超然引去去三年而淮南亂作則又有似乎知幾明哲之君子云云似得當時情事然崔公以中和四年冬十月告歸本國其時黃巢久平淮南幕府無甚要事細案卷二十之謝許歸覲表有久別庭闈許令歸覲雖尋海島以榮歸古今無比且望煙波而感泣去住難安伏緣某自年十二離家今已二九載矣百生天幸獲託德門以及且緣辭鄉歲久泛海程遙住傷烏鳥之情去懷犬馬之戀云云玩其詞意實以幼年卽離家西泛今已十有八年專爲省覲東歸再玩其謝行裝錢狀以及謝再送月料錢狀謝賜弟栖遠錢狀并上太尉別紙五首想見高駢餽贈稠

疊情致纏綿兩人交誼有同膠漆至高駢後來之事崔公未必
逆知是崔公之去實不在此此等事存而不論可也惟崔公歸
國後與此集同進尙有私試今體賦五首一卷五言七言今體
詩共一百首一卷雜詩賦共三十首一卷中山覆篋集一部五
卷共成二十八卷今只此本二十卷爲豐山洪適周先世舊藏
達城徐有桀於癸巳甲午之間按察湖南時捐俸用聚珍字擺
印數十百本用廣其傳字畫工整部帙寬大紙墨尤佳頗足娛
目洪徐二公皆高麗貴族序末結銜題甲午當爲道光十四年
而此書簇簇生新又似近時印本容俟晤彼國人詳之又崔公
年十二奉其父命從商舶入中原十八舉進士第久之調溧水
縣尉任滿而罷黃巢之亂高駢開府淮南辟爲都統巡官又奏
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後四年充國信使東歸又事彼國憲

康王定康王爲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出爲武城太守真聖時挈家入江陽郡伽椰山以終未詳其享年凡幾徐氏序云東歸後著作散逸無傳唯有梵宮祠墓之閒披林藪剔苔蘚尙可得十數篇彙附原集有志未遑云云然唐藝文志有桂苑筆耕二十卷文集三十卷意崔公東歸後著作統名文集合在中華時詩賦等篇其編爲文集三十卷與桂苑筆耕二十卷同槩版行世唐末五代及北宋時中華必皆有傳本故唐志得以著錄計文集三十卷當亡於南宋以後故洪徐二公雖留心文獻皆不得而見焉光緒十年歲在甲申夏五月桐城蕭穆由上海附海舶到津門復訪新化游公於永定河道署中公子合甫出朝鮮司直官卞元圭所贈此集見示玩讀數日并錄二十餘首又將有京師之行恩恩將原書繳還因拉雜書其大略如此以待南歸

之後更論定之閏月重午後一日書於固安永定河道署中

跋徐騎省集

徐鼎臣騎省集三十卷數年前曾在上海城北書肆見有舊鈔宋明州本以書賈索價稍昂一時未及收存逾月已爲他人所有至今不能去諸懷今有吳興書賈以古書數種見示中有徐公文集五冊舊鈔本末有迂齋金侃跋知其原本乃虞山錢宗伯於崇禎閒從史館印摹南宋大字本今縮小字照錄之凡宋本避諱缺筆之字悉仍其舊又云原鈔非出通人故舛譌甚多惜無善本校對錄竟爲之悵然金君不知何許人書法瘦健不苟其書每葉十八行行二十一字首載淳化四年七月祕書郎陳彭年所撰序次載天禧元年十一月日三司戶部判官朝散大夫行尙書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臣胡克順所上進書表及真

宗批答敕又次載行狀不知何人所撰又次載金紫光祿大夫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
國公李昉所撰墓誌銘及淳化三年十月十八日銀青光祿大
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兼祕書監上柱國李至朝奉大夫左諫議
大夫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徽之張洎等
祭文并李至輓歌詞五首五君詠之一一首又次載大中祥符
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所撰後序終以紹興十九年
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提舉
學事賜紫金魚袋徐琛所撰明州重葺徐騎省文集跋蓋徐公
文集初刻於北宋天禧間胡克順再刻於南宋紹興間徐琛此
本出錢宗伯家影寫南宋大字本不知何人何時所葺今無序
跋可考又在明州徐氏刊本之後也徐公文集爲其壻吳淑所

編前二十卷仕南唐時作後十卷歸宋後作舊傳本卷帙無異
惟明州本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首載胡克順進書表及眞宗
答敕次載陳彭年序末載晏殊後序及徐琛跋又附錄一卷則
載行狀及李昉所撰墓誌銘并李至等所作輓詞祭文也曾記
舊鈔宋明州本無甚殘缺而此本卷四第十三葉奉使九華山
中塗過青陽薛郎中七言律待脫末二句又此詩後至第十四
葉前半脫去十九行約詩四五首卷十武烈帝廟碑銘告禎符
於句下脫三百八十字筠州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後半其守
固者其事舉道句下脫去五十餘字卷十二唐故道門威儀玄
博大師貞素先生玉君之碑後半四行每行闕各脫八字卷二
十五大宋重修蛾眉山普賢寺碑銘序中必躬必親示庶民之
下脫去八字及各卷中字句時有脫譌他日當於相知中覓有

藏影寫明州本及他本參校成一善本以傳焉

再跋徐騎省集

徐公之文最著爲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立言有體爲太宗所稱歎不已後來呂公祖謙編宋文鑑特錄之今統觀詩文全集大抵多出之敏捷不甚經意故其格調不能高出古人然其才高學博自是一代之傑而元明以來未見彙本亦可怪也又徐公之學最有功於菽林者莫若所校許氏說文又有稽神錄二十卷今亦傳於世而行狀所載尙有質論十四篇極刑政之要盡君臣之際並傳於世李昉墓志云作質論數十篇今竟未見不知字內尙有存者否公之居官立身恤孤念舊多有可法其仕江南李氏時嘗奉命察訪楚州常州屯田事可興可廢一以便宜從事爲羣黨所構長流舒州行狀稱其

唯游覽勝境披玩典籍尤攻吟詠情性未嘗以得喪薑芥於方寸譔周將軍廟碑銘文宣王廟碑序喬公亭記九疊松讚皆足志之文刻於貞石皆於吾鄉文獻有關後來桐人爲之立廟春秋致祭度其在吾鄉三年必有施設其德澤感人者深不僅以流連山水遊目典墳提倡風雅而已不然公以流人居此三年土人何至廟祀邪惜年代已遠文獻無徵瀏覽斯編不禁感慨係之矣

跋徐騎省集金迂齋手鈔本

徐騎省集三十卷近世未見刊本此鈔本五冊乃國初吳門金迂齋手筆據其自記係虞山錢宗伯於崇禎閒從史館印摹南宋本字頗大予縮以小字鈔本存之集中稱今上御名者高宗名構也太祖諱匡胤太祖之父仁祖諱殷弘真宗諱恒仁宗

諱頴英宗諱曙故其字皆缺一筆太宗諱昇神宗諱頊欽宗諱
相如勣諱貞貞徵勗諱宇諸字亦闕一筆者蓋諱嫌也今悉仍
之但原鈔非出通人故舛譌甚多惜無善本校對錄竟爲之悞
然迂齋金侃識金公子向未知其人後訪之湖州友人凌君子
與言之頗詳云金侃字亦陶諸生蘇州吳縣人明季高士俊明
字孝章號耿庵又號不寤道人本姓朱名袞字九章實前明宗
室初爲諸生入復社才名藉甚後謝去杜門儲書自給平生好
錄異書無閒寒暑子侃繼之故插架多手鈔本耿庵善書及詩
著春草閒房集畫梅尤擅長秀骨天成自爲一格侃亦深得父
法嘗見丁雨生中丞持靜齋藏書目有金侃手鈔元人詩十九
種皆其六十歲後所書每種卷首有金侃仲子迂老等印卷末
皆有鈔書年月有一種鈔二二三歲始竣者中丞謂其人品翰墨

俱足珍寶良非虛語又據文獻徵存錄歸莊傳知侃爲元恭女
夫元恭歿其詩古文遺稿侃爲付梓云云今此徐騎省集爲侃
手迹是罕購之本矣此本前此爲蔣維基所藏子與云維基字
厚軒吾湖之南潯鎮人家多藏書兵燹遂散佚念余三十年前
卽思得徐集善本付梓久不可得偶與黟縣老友李君宗熿言
及之前年秋李君於揚州假得南陵徐氏所購舊鈔本因刊於
金陵書局去年秋閒完工余以他務及沈疴未除未及閱也今
年春二月初旬乃取刊本粗閱之乃知脫譌之字極多因得金
氏鈔本對校一過補正新刊本脫譌得千餘條尙待博訪精本
乃成完書然金公固云原鈔非出通人故舛譌甚多惜無善本
校對錄竟爲之悵然當金公之時善本已不可得今二百餘年
又加兵燹之後欲得善本尤難姑記以俟之王辰夏五月

跋朱竹垞先生所藏徐常侍集

此本雖爲朱竹垞先生家藏然鈔手不一俗筆脫譌之字極多惟前六卷爲竹垞以硃筆標閱譌字隨手校改卷二十一至二十三一冊爲竹垞手書差爲完善其餘各卷竹垞未及覆閱是非互見先是庚寅秋黟縣老友李爰得假南陵徐氏所得徐騎省集舊鈔本見示余力勸其付梓乃浼長洲朱孝廉孔彰校刊於金陵朱君知其原鈔多有脫譌別無他本參校曾以意改訂數十處爲札記以誌之去年秋乃得完工李君遂印數十部以送同好而刻工李氏亦印百餘部出售於應秋闈者余以病後未及披閱今年春在館無事乃取此刊本細閱之知其脫譌甚多旋購得一舊鈔本末有迂齋金侃跋知其假得虞山錢牧齋宗伯影南宋舊刊本錄之校閱至再遠勝李氏所據之舊鈔本

校改刊本脫譌十之七八旋晤江陰繆筱珊太史荃孫藏有新
得朱竹垞先生手校本因假得之與孫問清太史取李氏刊本
各照朱本校閱知朱本脫譌之處亦不可枚舉其精善之處亦
頗有金本及李氏刊本所不及者復校改李本脫譌十之二三
尙有脫譌十數處三本皆同無從校改三本皆出南宋初刊本
蓋宋本已脫譌如是不知字內藏書家更有他精本否也余既
取兩本精善之處改訂李氏刊本之脫誤重印流傳庶足重於
藝林矣朱氏此本先歸海鹽馬氏漢唐齋又歸於歸安陸存齋
觀察心源今歸之於繆筱珊記其源流如此末有東里盧文弨
跋乃後來藏書家從抱經堂文集中照錄於此非朱氏所應有
也抱經先生所校本今不可見據其跋云從鮑氏借得此集乃
虞山馮已倉舒手校本又爲正其所未盡者錄成復請江陰趙

敬夫曦明覆審又得十數條其本脫者尙無從補正之然此已可信爲善本云云益徵盧氏傳本所脫卽此三本之所脫今若得盧氏所校互勘之乃爲無憾焉光緒十八年壬辰夏四月十八日書

跋歸安陸氏所藏徐公文集舊鈔本

余校黟縣李氏所刊徐騎省集三十卷先後得舊鈔本七八部雖各有脫譌均不下二三千條而篇目次第無二致也最後假得歸安陸存齋觀察心源所藏徐公文集舊鈔本其脫譌亦復不少其卷第二十四序贊銘論共二十篇各本皆同惟陸氏本此卷爲撫州永安禪院記潤州甘露寺新建舍利塔記重建窰子賤碑陰記邠州定平縣傳鐙禪院記廬山九天使者廟張靈官記和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詩序龍山泉銘共七篇其前

撫州永安禪院記以下四篇爲諸舊鈔本卷二十八後半卷之
文其廬山九天使者廟張靈官記以下三篇此陸氏本只有目
無文其龍山泉銘諸本亦在卷二十四中其廬山九天使者廟
張靈官記及和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詩序此本雖有目無
文而 欽定全唐文本有之而諸家鈔本均未有也其卷第二
十五諸本卷首有太宗李公德政碑文此陸氏本無之以下碑
銘四篇亦與諸本次序不同其二十八卷記十首諸本皆同此
陸氏本惟有前記六篇其後半撫州永安禪院記以下四篇在
卷二十四之前考諸家舊鈔本有名徐騎省集有名徐常侍集
此陸氏本又名徐公文集而中間慎構等字皆不直書均小注
太上御名今上御名其同出紹興十九年明州重刊本則一也
何以諸舊鈔本篇目皆同此本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凡三

卷何以與諸本參差不一多寡不同如是邪又第十卷武烈帝廟碑銘中缺三百七十六字筠州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末缺五十七字卷十二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碑文中缺四十二字各鈔本皆同此陸氏本特全有之字句且無一差譌與 欽定全唐文本相合其高出諸家鈔本之上者在此是又可寶也甲午春二月初八日雨窗補記

呂東萊先生遺集跋

呂東萊先生遺集二十卷平正篤實不爲驚世駭俗之論經說尤深邃暢達幾可肩隨洛閩諸大儒不若同時陳同甫輩往往好爲放言高論或陷於空虛無用之習使天假之年卽子朱子亦未能遠過也往讀朱子呂伯恭像贊令人想象其氣象學術今讀其遺集益信東萊者乃其曾祖舜徒先生封爲東萊郡侯

子本中及曾孫祖謙世皆稱曰東萊先生後有重刊是集者宜加區別易之曰呂忠亮公遺集乃得其真不宜仍襲東萊之號以相混淆也

跋孫淵如家藏明人寫本張乖崖集

往年得靜涵所藏吳門張位青芝所寫宋本乖崖先生文集二冊倩懷甯潘兆麟翰坡照錄一本藏之上海廣方言館書樓去年爲上海縣令獨山莫君祥芝善徵刻於機器局今年七月竣工而趙君復出陽湖孫淵如觀察家藏明人影寫宋本見示格式較張本不同脫譌較張本尤夥然亦有數十處勝於張本者因取其要者校改以從孫本更以新印本復照孫本將其同異全錄不問是非併其俗字亦酌錄若干以存彼本之舊他日有人重刊當取兩本細爲校勘譌者更之義有兩通者併存之庶

幾成一善本矣

附錄孫淵如先生題跋二則

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卽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本爲宋郭森卿所輯四庫書所收衍聖公府家藏本與此本同此是明人影宋寫本尤可寶也五松居士

乖崖名臣曾諷寇萊公不學無術者然觀其行事如因友人不能制其僕輒斷首還之小吏忤犯不受械卽殺之已非仁政卮史所載更有小兒批父集眾置之死地謂幼已如此長必爲亂更爲不學無術之尤者卒得惡疾以死殆冤報歟或傳之非眞出於謗口但自號乖崖亦違治性和平之學矣星衍又記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之冬

又跋乖崖先生集

此集 四庫所著錄據衍聖公家藏本未詳爲宋刻爲舊鈔纂
修諸公以集中無戲贈妓小英詩僅見吳處厚青箱雜記中遂
謂其詞鄙俚非張公所作余見兩影宋鈔本此詩均載卷三之
末則宋代所槧卽有此詩實非吳處厚所記之誣蓋公一時筵
讌偶率意爲之初不計其傳世也而西崑酬唱集載公館中新
蟬及詠鶴兩七言律詩風調特佳今集中俱未之載則公生平
吟詠不自收拾散佚尙不知凡幾知此集非公所自定如西崑
集所錄未能見收如戲贈小英之類未及芟薙也余前爲獨山
莫氏校刊此集亦仍其舊以存宋本相傳之真而別記其存佚
之故於此

敬孚類彙卷六

敬孚類藁卷七

跋

桐城蕭穆敬孚

跋雪交亭集

余少讀全氏祖望結埼亭集外編有雪交亭集知爲其鄉先輩前武部高公榮庵紀明季忠臣義士烈婦殉難著述也據全氏所記得其手稿於陸先生春明家三四十年来余所求明季諸公著述迄未見有此書知向未刊版而全氏所得手稿亦未必尙在人閒矣前年秋如皋冒鶴亭孝廉在福州得大興傅節子太守以禮鈔校本及他籍數種見寄傅君熟於明季時事所藏明季人著述極多此本乃丁酉春假之鄞縣黃駿孫太守錄一副本據所云字句錯誤及脫簡頗多均參之明季各家本集校讐雖未能通體完善比之原本則大相徑庭云云原本未有咸

豐辛亥甬上何樹齋跋云是書首尾剝落不全皮置書篋久矣
辛亥夏五課徒之暇謀改錄之鼠蝕蠹傷漫滅模糊幾不可辨
不敢擅加參訂惟依原本錄之云云知黃氏所藏卽爲何君重
錄之本大約原本乃以全氏所得手稿重鈔年久不善收拾以
致損傷經傅君重錄校訂雖不能還全氏所得手稿舊觀在今
亦可稱善本矣余欲照錄一部久之未果新陽趙學南世講喜
鈔古書乃先付屬鈔胥繕副本藏之今鶴亭過滬索此書云尙
須歸請前途漫志數語於後

跋黃梨洲先生集外文

右文十八篇五言詩一首乃餘姚黃梨洲徵君所著也徵君生
前自編其集曰南雷文定晚年又就文定精擇一編曰南雷文
約光緒丁亥有甯波一舊家藏徵君手稿數冊欲售於上海道

署索價三百金未就而返時主講敬業書院院長仁和葉槐生
貢士細將稿本取南雷文定本校閱凡文定文約未有者別鈔
一本題曰南雷集外文藏之書樓逾年余晤槐生談及出以相
示蓋皆當日徵君所刪者推其刪之故多記桑海時事生前行
事實有未便姑以待之將來耳今距徵君之沒已一百九十四
年卽此一編而徵君時事及所與往還之人亦隱隱知其大略
乾隆閒長洲彭尺木貢士於崑山書肆得亭林先生文集稿本
中有十餘篇爲刊本所無者蓋潘次耕太史刊亭林文集時所
刪非果可刪也亦爲當時未便行世故也而彭君刊爲亭林餘
集一本以傳之余往年又爲合肥蒯太史光典重刊之今鈔黃
公遺文他日當仿彭君刊亭林餘集之意刊爲梨洲先生南雷
餘集或遵葉君所署曰南雷集外文以傳之蓋黃顧二老爲

國朝儒林之冠雖寸墨片楮皆當寶貴爲之流傳又況其實有足以自傳者存乎其間者耶己丑三月識

跋田閒先生藏山閣集

田閒先生所著詩學易學莊屈合詁及詩集二十八卷文集三十卷均康熙二三十年閒崑山徐氏助貲雕版蘇州先生躬自督工讐校皆行於世惟藏山閣集二十卷據先生與廖明府書亦曾付梓然未見人閒藏有印本惟二十年前於先生族裔香圃茂才家見之乃其大父白渠先生手鈔也前十四卷爲古今體詩內分過江集二卷生還集七卷行朝集三卷失路吟行腳詩各一卷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迄順治八年辛卯凡一千零五十六首卷十五至二十爲書疏議論及紀事雜文共二十五首是集諸詩皆紀出處時事無意求工而聲調流美辭采煥發自

中繩墨虞山錢宗伯撰吾炙集特多著錄先生生還集自敘云所擬樂府以新事諧古調本諸弇州新樂府自謂過之五言詩遠宗漢魏近閒有取乎沈謝誓不作陳隋一語唐則惟杜陵耳七言詩及諸近體篇章尤富皆欲出入於初盛之閒閒有爲中晚者亦斷非長慶以下比此生平學詩之大概也其書疏議論書牘皆論明季時政雜文皆紀南渡時事皆有關於文獻生平經世之略亦可於此見矣

跋曝書亭集外稿

竹垞檢討晚年手定曝書亭集八十一卷雖應博學宏詞科以賦通籍自云非稱意之作不存其全集去取可謂嚴矣嘉慶丁丑檢討五世孫墨林合同里馮登府雲伯之所蒐輯彙纂得遺詩五卷而以詞一卷文三卷竝編爲八卷題曰曝書亭集外稿

甲戌春余於上海書肆得其彙本讀之詩文格律多未渾成大抵皆檢討少年之作亦有中晚年手筆皆屬應酬無聊興象不到之所爲宜其當日定本痛加刪削所不欲存者也第八卷雜文有堯母廟碑文一篇辭氣頗不與諸文相類及詳加參考乃知實爲湯文正公所撰見潛庵先生集中墨林於諸文目下注云見家藏手稿蓋檢討與文正公同舉康熙己未博學宏詞科往還最密或偶錄此文存之篋中編集者不知而誤錄之亦猶文正當日曾手錄前人語錄曰困學錄又錄張仲誠嵩談錄近時湯公後裔搜葺公之遺書見公手鈔誤以爲公所著而刊行也往者讀陸清獻公三魚堂集有開化寺碑此文實爲檢討之作竹垞文類及曝書亭集并載之或陸公當日亦手錄一稿其門人未察誤刻入三魚堂集也又檢討通籍爲璿璣玉衡賦原

集不載今編外集亦復遺之則檢討遺文尙不僅此可知也大抵拾遺補闕雖爲後人職分之所當爲然亦須具有真知卓見慎重出之乃爲盡善否則或拾前人之糟粕實足以彰其短或又誤收他人之作自相混淆皆爲昔人遺憾也

跋張良御依歸草

癸酉春在龍門書院婁縣沈約齋明經書案見有張氏依歸草二冊假之回館旋雜置叢書中去年秋乃得檢出重閱略悉此老結撰苦心雖俗句俗韻未能刊除殆盡而行文有首有尾理落脈通無拉雜堆垛之習良由知取法震川故也其傳記碑志等作微顯闢幽尤有關於名教往者曾見儀徵劉恭甫購得刊本四冊校此鈔本尙多五分之一而此鈔亦有一二爲刊本所無者蓋彼本刊於雍正以後因其涉及石門呂氏而刪之非有

脫遺也因倩同里江益齋照錄一本原鈔仍歸約齋藏之他日當假劉本補鈔成一完帙以備康熙閒人著述之一案嘉慶揚州府志文苑傳張符驤字良御泰州人父世爵值祿賑粥修學宮除三十六家保正符驤中康熙六十年進士官庶吉士少承家學著有自長吟詩集依歸草文集與陳大始等論性理反復辨難多前儒所未發

跋杜谿文集

余少讀鄉先輩宋潛虛方靈皋兩先生文集卽知宿松有朱字綠太史文行兼備心向往之旋得鄉先生方植之手校杜溪文稿兩殘冊乃道光辛卯先生主講宿松松滋書院時朱公族裔有名麟者搜輯遺編將爲付梓又數年得石公廣均刊本閱之乃知朱麟當日謀刊旋以物故未成石公承其先人葆元遺命

爲之此集康熙閒曾有刊本乾隆閒詔修四庫全書凡有違礙槩行銷毀朱公後人悉取原版及印本拉雜焚之至嘉慶時其原刊全本宿松舊家已不可得石氏所刊非全編也余閱鄉先輩方念山集附刊有朱公所作方念山先生傳又閱分甘餘話載朱公爲作御書帶經堂記又閱宋潛虛集恭紀睿賜慈教額序又有汪母劉太夫人墓誌銘今均不見集中乃知朱公之文所失尙不知凡幾今將所有傳記兩文補鈔於兩卷之後冀康熙閒原本舊家或有留者庶幾且暮遇之也

朱公生平最得意者有游歷記十數卷全編亦佚道光己酉其鄉人汪公桂月曾得游歷燕秦記一卷刊之余未之見朱公人品既高學有根柢文筆亦峻潔超妙皆不苟作足與吾鄉宋方兩先生之文異曲同工植之先生序其文集舉與李二曲辨學

書記闕里志後以爲理明詞確有裨人心世教記徐司馬三征事金中丞呂沃洲等傳表潛闡幽足補史傳之不備其他記言書事皆關掌故無虛詞泛語又光栗元方伯稱其寶相寺記乃就僧淨輪力田興業發出宿松田畝虛額爲累並農民惰廢習爲故常之弊極有關係不爲苟作較南豐分甯縣雲峰記措辭尤當又遊馮公園亭記云古之設教者皆不得位聖賢得位設學校止耳故有學校無書院孔子以學不講爲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得位不得位故也憲府總天下紀綱熹宗之際紀綱何如而汲汲講學何也熊經略廷弼之死南皋少墟皆與定其獄爲天下得人者當如是乎此論亦深中首善諸公之病鄒馮於九原恐亦難以置答此皆深知朱公之文之美者余又讀朱公告同郡徵纂皖江文獻書用意深遠

惜當時未能有行今距朱公之歿又百二十餘年吾皖文獻散佚多矣讀先生諸文深爲嚮仰遠想慨然朱公同時友善吾縣宋方兩先生外又有大興王崑繩孝廉源王氏有居業堂集文雖不如朱公之有法律然亦極有關係不爲苟作其集有與朱公一書朱公集中亦有答書今朱公集有與李中學先生書并附李公復書又附張采舒札凡四今仿其例亦以王氏之書附錄朱公答書之後爲後人參閱之且知先輩論學不苟爲同異足爲後人師表焉

王氏居業堂文集卷十四有朱字綠詩序又極推朱公之詩并稱其過韓侯嶺詩和子友答雨圃作識力甚偉至關中讀其詩竟日不釋手臥枕上夢魂飛動蓋得昌黎之骨而烹鍊之工直追顏謝至序事之妙尤卓然迥出流輩云云今朱公集有詩三

卷凡百二十餘首竟無有所謂過韓侯嶺詩又知朱公之詩未刊者亦多或原刊本出尙可得觀其全也今將王氏之序鈔補集中後人讀朱公之詩知當日杜谿實有詩集單行本今本係族裔麟輯本詩文不得其全合爲一集耳

石氏刊杜谿文集下仍存男曉孫效祖校刊字樣蓋存原刊之本式卷末附白崖文稿九篇并標先生長子曙東御氏著原集四卷今止存一卷字樣據方望溪先生所作朱字錄墓表子二長曉瀆樸能家事次曙志存其父學則白崖名曙實爲朱公次子計長子曉刊集時其弟曙已亡故不同署校刊之名又白崖文集有四卷當時刊本與杜谿文集并行石公刊集時僅存此九篇附之集後亦具有家法知其原集四卷當不乏佳篇矣遊馮公少墟園亭記亦爲朱公集中大文字余始亦頗以發明

在位講學不可謂非賢者之過及美張江陵嚴禁書院卓有所見一段議論爲是今細攷之此皆因咽廢食一隅之見非通論也朱公蓋因鄒南皋馮少墟與定熊經略之獄以爲在位講學之效不過如此愚以爲此只可專咎鄒馮二公平日實無真正本領而冒託講學之虛名可也大凡講學無論窮達皆可爲之必躬行實踐具有經世安民大略興起人才爲天下得人不可有一毫之私意存乎其閒不在乎在位不在位也至書院之設原爲繼學校之窮與學校相輔而行立法之初未嘗不善特末流之弊徒有虛名而無實效亦爲院長實無造士之本領專爲牟利之生涯今天下書院在位者專爲應酬人情安頓仕宦失職及薄有文名者至有院長終年不至院中卽至院中照例月課詩文未見與諸生砥礪學行窮經致用爲事者甚且藉其曾

入翰林文望所歸一人謀兼數席見利忘義相習成風朱公徒見當時鄒馮諸公講學而無實效槩歸咎於在位之講學又深美張江陵嚴禁書院爲是此皆憤激之談不可槩之於天下後世也故成就人才仍在講學書院與學校相輔而行而後可講學與書院學校並行全在乎得人而後可

跋惜翁先生書海峰詩集後

此姚惜翁手批海峰先生詩集後爲其門人劉君明東所藏道光庚戌邑人戴存莊應禮部試於京師得之選入桐城文錄惜抱軒前後集未載今案此文乃爲當時庸妄巨子有詆海峰者而發以文而論尺幅中亦有千巖萬壑之觀不獨議論平允也壬午冬十二月東坡生日在吳門檢行篋重見此稿漫書數語於後

跋左叔固

鄉先輩不屑

葛鳩先生後

集文集筆記

之稱述而已

嘗課以古文

似吾惜吾年

時密友多不

峰文集字畫

唐宋八家文

閒有一二敗

人之是非與

文集卽遵海峰八家文選之式後有重刻海峰文集者遵此選訂可也又聞先生與友人張先生元輅一日相見痛飲放聲大哭乃各取生平著述引火焚之不遺一字復相視大笑歡然而罷故今張先生之集亦不傳於世焉先輩之天性曠達所見之高不爲流俗之所窺測每如此先生名堅吾生平學行方植之先生已載於所爲先友記中

跋嚴修能評閱鮎埼亭集

全氏鮎埼亭集及外編余少時嘗喜閱之惟刊本時有脫譌無從校補每以爲憾同治己巳壬申癸酉閒時往金陵與江甯府學教授丹徒趙季梅丈往還假所藏歸安嚴氏元照評閱本細爲校補卷二十一董永昌傳脫後半篇凡二百四十四字卷二十七李貞愍傳中脫六十九字卷二十八李元仲別傳全缺嚴

氏均照他本補錄惟李元仲傳原本時有脫譌亦未能再得善本參校耳嚴氏云史氏刻此書校讐之功闕如後再修版然仍多舛繆其信然矣嚴氏評閱此書有拾遺補闕之功其評論全氏文字是非亦多有心得又云謝山非不能文者然其於文也苟而已矣柳子厚所謂以輕心掉之者今細按之全氏實亦未能免此又評卷二十四子劉子祠堂配享碑云蔽山門下以桐鄉張楊園先生爲最醇其悉力農桑不涉世事品詣亦高絕謝山承梨洲之學此文絕不道及楊園殆門戶之見顧此何典禮而以門戶之見行之哉識議正大又評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梨洲暮年潦倒積唐遺民一席有難於位置者謝山雖竭力回護何益又評卷十三鷓鴣先生神道表云晦木與梨洲志行不同梨洲暮年頗涉世事晦木亦貧自守梨洲絕不過問

彙弟之間有難言者此文謂不滿於伯子是也要之晦木雖癖不媿明之遺民竹垞明詩綜錄晦木而不及梨洲去取之旨微矣議論亦復新奇其他微文碎義亦多可采今一一照錄擬他日采入讀書雜記以傳之

跋嚴修能評閱鮎埼亭集外編

此編亦爲趙季梅教授所藏其卷五明淮揚監軍道僉事諡節愍鄞王公神道碑銘已載前集卷六卷十三射龍將軍廟碑卽前集卷五射龍將軍揚波辭卷三十五元翰林學士王文定公神道碑跋卽前集卷三十八王秋澗神道碑跋惟嗚呼以下小異嚴氏皆一一標出宜存彼刪此其評卷一西安學宮石經賦篇法句法埽地都盡師心自用遂至於此可以爲戒又篇中小注據七略熹平石經有毛詩六卷有康成尙書八卷春秋左氏

經文一卷以爲未之前聞今按全氏實不免爲臆說其評卷十
二錢唐龔隱君生傳以爲俗筆之尤集中已有壙志宜存彼刪
此評蕭山毛檢討別傳云自修史立傳之外古來未有專作一
文以攻訐人之過惡者南雷所作豐南禺別傳但書其癡騷之
情狀以供嗚噓末幅始出正論罪其侮經下筆時自有斟酌其
體格則遊戲小品也今謝山取毛氏之醜態劣行不惜鋪張數
千言殆學南雷而失之其評卷十六諸記云謝山雅不屑以文
人自居其意欲自廁於講學之流其梗槩以是卷見之吾不敢
知其於道所得深淺果何如願其表章之功誠有足尙者評卷
十九薛文清公畫像記云當時于公若不死將委蛇朝班邪抑
棄官歸山邪曹石之害于公正于公心之所樂使文清力爭固
未必得如志假若得如志將使于公何以自處乎余以爲此固

未足爲文清病韓忠武何以不力救岳武穆明知事勢萬萬不能耳若強而行之禍必有大於此評卷四十四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云梨洲前朝遺老又以理學自居然其晚節積唐潦倒至使海甯有公憤文字以相痛詆其集中如魯粟降賊而回籍者魏學濂降賊不得志而自縊者皆竭力諛墓又於魯王官左副都御史卽以母在不死唯有活埋躬耕一法而乃委蛇時貴以爲此固出於大不得已吾不知之矣又卷四十九記許都事據陳忠裕公年譜駁其所紀所論多紕繆失實亦最有見其他糾正多中肯綮閒有未合亦併錄存以俟他時論定之

跋阮文達公茗柯文編序

芸臺先生此文不見學經室集中其識議精卓文亦高潔可誦核其他文尙有不盡稱是也蓋刊集時偶遺之非他人代筆亦

非棄不欲存也然其論江惠二家之文無傳尙不盡然二家雖不以文名世實皆能文之士第不如張氏之刻意求工耳江氏所著各書序均淵雅無村塾鄙俚之氣惠氏本有文集二卷未曾刊行余舊於友人處假得一鈔本凡十篇復於他處搜得書序及碑志數首當校刊一集附其諸著以傳之

跋程子香文鈔

婺源程子香文鈔二卷舊附刻宜興吳仲倫初月樓文鈔後近來印本日稀徽人未知鄉邦有此著述日久且漸湮沒今特抽出以示同鄉有好古君子表彰文獻者爲之重刊單行於世更以李申耆集序及吳仲倫墓志銘錄出刊於集首俾讀程君之文者知其有篤學力行之實年雖不永其文足以自存也光緒二年秋九月書於春申江上

跋柳子厚河閒婦傳

此文蓋柳先生當時實見有此婦有此事而爲之特諱其姓氏里居而以河閒婦標題存忠厚之道耳前寫此婦之貞潔後寫此婦之淫蕩不憚委瑣描情盡態令人目不忍觀耳不欲聞乍觀以爲游戲之筆不知其大有警世醒俗深寓勸戒之苦心蓋言天下婦女惟中饋爲主一以閨門內則爲事不宜輕於出門不但紛華靡麗之場不宜輕往卽清淨之地如庵觀寺院亦不應足踏其門此婦之所以失身流蕩忘返醜迹昭彰實爲兩至浮屠至有此累前人多以此文可以不作又有云本漢書原涉傳所云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等語而推衍之稱河閒者蓋又因河閒姘女工數錢之謠其人

殆子虛烏有且引戴埴鼠璞亦同此意是皆一隅之見未窺作者之本意也

跋臨川桂氏摹刻唐搨孔子廟堂碑拓本

惜翁嘗云虞伯施書雖渾厚而有鋒鏘王彥超摹刻山谷固云不厭人意矣則桂氏今又摹刻王彥超本宜其愈失其真也惜翁又云曩時陳紫瀾宮詹見語云某王府有唐拓廟堂碑後進入大內余舊閱查初白太史人海記伊供奉內廷見內府珍藏唐宋人真迹記其所愛者數種中有廟堂碑真迹果然則是虞伯施孔子廟堂碑原本至康熙時尚在內府後又有某王府所進唐拓本均爲希世之寶矣惟今京師拳匪橫行繼以各西人聯兵紛擾大內所藏古今珍物一旦空諸所有此兩墨寶已不可問矣北望神京萬感交集此尤其小焉者也

跋曾南豐齊州二堂記

曾文定公諸記說理記事考據各體皆備余少時最喜誦之齊州二堂記考據之文也用筆亦典雅可法惟末段說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灤杜注灤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豫蓋失之云云曾氏所據蓋因後漢書郡國志有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之文耳今按酈道元注水經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郭景純注爾雅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蓋王莽時濟水不過因旱暫時枯絕後來天降時雨歷有歲年乃得復通故魏晉以來如酈杜郭諸公皆得諸目驗而言之故注書亦不禁不謀而合曾氏作記只知後漢郡國志之文未能詳攷魏晉以後諸家之書故以不誤爲誤而不覺自蹈其

誤也

跋方是閒居士小彙

宋劉習之方是閒居士小彙上下兩卷乃毛氏汲古閣從至正庚子仲冬屏山書院重槧本影鈔紙墨極工未有習之自書蓋猶原編也惟卷首佚去建陽劉淮東里趙蕃二序只存開封趙必愿一序末卷後跋尾缺第三至第七五葉只存前後各二頁計中間亦脫去數人之跋附錄一傳記習之先世頗爲詳明不著撰人名氏容當檢宋史驗之此本舊爲歸安嚴修能購自武林以詩文皆不甚佳轉贈其友蘭唐見其手跋又有曾在陸樹蘭處印章想卽蘭唐也今其書爲友人趙靜涵所藏借讀一過其上卷古今體詩一百七十一首頗有沖淡之趣大略出於白香山惟格律不甚高耳下卷雜文二十七首亦具淵雅有見道

之論大約自抒胸懷而生平不慕榮利優游自得之趣實足肖其爲人詞四十一首亦足肩隨辛弃疾在南宋諸作者間亦不失爲名家而嚴氏之論不免過當耳容當倩鈔胥錄一本以存南宋人文獻之一七月十四日辰刻記

跋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

商邱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文忠公此碑爲龍神借觀時黃文節公魯直知太和令文忠以同邦之誼命文節爲文以檄書畢投檄湖中後閱月碑出永豐沙溪薄視之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龍涎宛在云云今黃文節公年譜亦附載此事而宋四家書法墨刻亦有文節手書檄龍文後有蘇文定公一跋世咸以事屬荒怪未可爲信余謂凡文之至者皆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文忠此表沈痛出於至性元氣淋漓龍神借觀被檄始還其

事皆不足怪獨按二公出處前後皆不相合不能令人疑其事原烏有耳文忠表云熙甯三年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則碑刻於永豐沙溪實是在年年譜公以是年四月壬申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並代澤路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公堅辭不受七月辛卯改知蔡州四年辛亥公在蔡累章告老六月甲子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壬子閏七月庚午公薨年六十六八月丁亥贈太子太師而黃文節以治平四年丁未春赴禮部試登張唐鄉榜第三甲進士第除汝州葉縣尉熙甯元年戊申赴葉縣尉三年庚戌尙在葉縣時春秋甫二十有六編文節年譜者亦知是年在葉縣元豐三年庚申乃入京改官授知吉州太和縣四年辛酉赴太和知所云熙甯三年庚戌公知太和令作檄

龍文爲不可通則以檄龍文載於元豐四年然是時文忠薨已十年矣據筠廊偶筆及四家墨刻所載情事皆不可通編文節年譜者不詳考二公出處生卒參差不齊妄以此事載於元豐四年文節在太和之日不亦謬乎天下之事理之所無事之所
有往往有之正經正史有不必皆以爲實雜家小說有未可盡以爲非者但當考其情事之實與不實不必論其事之怪與不怪史稱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真萬世讀書一大法也

再跋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

余少時見前人所刻宋人叢帖今忘刻帖人名氏及全帖之名有黃山谷檄龍文字畫實類黃山谷文法亦有奧折古意又先後見商邱宋尙書筆所撰筠廊偶筆全載此文又見乾隆間江西刊黃文節公全集大字本書法工整前卷年譜亦載此文彼時頗以爲實有

其事最後借歐陽公全集前有年譜因取所藏黃文節年譜參
互考訂乃知歐陽公作表刻石時在熙甯三年庚戌知青州時
黃山谷在葉縣歐公又判太原府徙蔡州四年辛亥致仕五年
壬子卒黃山谷於元豐三年庚申入京改官授知吉州太和縣
四年辛酉乃赴太和上溯歐陽公之辛已逾八年而檄龍文未
有熙甯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黃魯直識則此檄之僞已不待言
前跋固已著明之矣後又見江西通志亦詳載此事且云碑入
水後復歸墓側表文獨以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
淋漓自額及趺不絕朱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然今瀧岡碑石
尙在未知果如所言否大抵撰表勒石遣吏送歸安置瀧岡阡
後卽未嘗再回故里一上二親之墳矣然余終疑兩書雖不足
據究竟造者何人其造此又爲何意不能明也近閱宋人曾敏

行獨醒雜志乃知兩書所載亦不爲無因也雜志之言曰公罷政出守青社自爲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沈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獨見遂得以歸云云別無他荒怪之語曾敏行本廬陵吉水人其曾祖孝先祖君彥皆有官於朝不附熙甯新法均與歐陽公同官同里敏行亦確守家法年二十以病廢不能仕進專意學問前人稱其書記兩宋軼聞可補史傳之闕閒及雜事亦足以廣見聞則此說必有可據但此事經後來傳播多生枝葉以致宋人所僞作黃山谷檄龍文石刻筠廊偶筆所載所述如彼江西通志又詳載碑入水後復歸墓測表文中有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趺不絕朱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云云但通志所載撰表成勒石遣吏齋之歸檄郡守董墓事尙得其實至黃山谷檄龍文所

載全無影響矣時余正爲滁州李氏校刊古文辭類纂以姚氏原本字句尙不免無差乃取此表石刻本及明人洪武本所校宋本居士集校定數字別爲札記附於本書之後擬援王氏金石粹編之例亦全載鈔廊偶筆所載僞黃山谷檄龍文及江西通志並王氏之說且爲王氏所不及知者另爲此跋附於王氏之後云

跋舊本左忠毅公尺牘

公之全集向在禁書之列故國初刻本不多留落人間道光己酉左氏祠室重刊本讐校乏人未能完善而奏疏次序又多更易顛倒錯舛每私悼之王戊冬在鄂渚見湘鄉左輝春了未重訂本更取山左左忠貞公集合刻體裁精密中有公尺牘並雜體文一冊不知其所自來今於同里周君家得此殘帙乃知

舊本所固有也重加瀏覽有資考鏡他日重刊公集當附入以復原本又穆藏有公經義一冊往者南山先生稱爲鄉先輩制舉之文當以公爲第一而惜抱翁論震川集有云刻震川集者當刻其經義彼旣存其壽序矣經義之體不更尊於壽序邪由兩先生言推之刊公全集經義亦未可遺也又讀乾隆閒

上諭劉宗周黃道周熊廷弼王允成葉向高諸臣所言若當時能采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書爲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所有書籍竝當以此類推卽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爲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並從焚弃致令湮沒不彰

天語煌煌洵亙古未有之曠典正氣伸而忠魂慰矣甲子正月

跋蕭尺木先生山水畫卷子

吾宗尺木先生立身清潔特以書畫爲世所重余閱古今名人書畫多矣惟於尺翁之筆墨生平一無所見頃來南昌主於老友沈子培先生府署之西室一日子老以所藏尺翁山水卷子相示展玩累日愛其用筆蕭疏淡遠大有倪雲林黃子久蹊逕觀其詩後標題有丙申元旦晴和胸中浩然知世外有餘樂伸紙作畫頃刻而成云云丙申乃我朝順治三年明已亡矣而詩中有得此文餘宣德紙宣德上方特空一格隱然以有明遺老自居尤見其生平用筆不苟昔董思翁厯論古今畫師均爲高壽蓋得煙雲供養之力而尺翁之詩有吾生得意豈須多月窟天根自築窩則其生平蕭然物外得煙雲供養之力者多矣其年登上壽非偶然也癸卯秋九月立冬後五日

跋徐相國元文感蝗賦卷子

立齋相國文字生平均不經見今子培先生出所藏其手書所作感蝗賦卷子見示文字均佳其同時名人及其門生故舊如韓莢姜宸英萬斯同湯右曾吳璲萬言秉義尤侗張大受顧嗣立朱彝尊曹寅李煦胡渭凡十四人秉義乃立齋相國之兄也諸公均能深悉此賦命意所在各有闡發益人智慧穆於諸公詩文嘗多見之至其書法生平所見不過十之一二今一旦獲觀諸公手墨均風致嫣然潤采煥發其儒雅風流氣度亦不覺時流露於行墨之間謹書數行以志眼福癸卯冬十月小雪日識於南昌府署西偏之寄舫

再跋徐立齋相國感蝗賦卷子

立齋相國所著有含經堂集今世未見有傳本此感蝗賦亦未

知作於何時玩諸公題跋多在康熙丁亥似此賦爲相國晚年之筆當作於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罷相南歸之時逾年七月相國卽薨於家具子孫以此賦爲公晚年手墨裝潢成軸特請公門下及同時諸公爲之題跋珍藏丁亥爲康熙四十六年距相國之薨已十六年矣卽題跋諸公亦爲晚年之筆也考崑山三徐在今多不爲世所稱其實只健庵尙書門庭廣大無所不容故當時有五方寶物歸東海之謠至於果亭侍郎立齋相國皆立身謹飭有爲有守而相國於順治十六年進士及第年甫二十有六康熙八年遷 祕書院侍讀九年擢國子監祭酒充經筵講官自此及後來屢有升遷必有陳奏皆關 國家大計卓然見諸施行至十九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疏陳逆藩吳三桂甘心反叛遺孽猶誅及脅從之衆 恩許自新復爲規畫處

置使各得其所不至貽害生民又陳耿精忠尙之信孫延齡舊
 隸將弁尤宜解散勿仍藩旂名目又言閩粵兩逆藩雖已翦除
 而夙日占奪民利干紀害政之事如鹽埠牙行市船漁課渡稅
 諸類恐官司營伍或有一二因襲則閭閻積困終不能一旦豁
 除乞 嚴飭督撫實力禁革吳逆荼毒生民滇南受禍尤酷藩
 莊藩田責軍民輸租較舊額加十有餘倍廣設礦廠擅銅鉛之
 利其橫征苛斂未可悉數今大兵勢若雷霆滇民望救水火宜
 豫 敕將軍督撫入境日卽爲蠲除云云凡此等要害皆非同
 時在朝及外閒督撫所能知者可見相國生平時抱民胞物與
 之懷明見萬里公忠體國不覺時流露於行墨之中其他鑒別
 督撫司道等官才能高下之法一一疏陳旣詳且備凡所舉當
 時人才及參劾當時不職諸官無一不各當其宜今誦感惶一

賦外口不過見其有憂國愛民之心而已尙未悉其具絕大經世偉略無一不可以見諸施行也

三跋徐立齋相國感蝗賦卷子

立齋相國感蝗賦余既定爲康熙二十九年五月致仕南歸途中所作似得當時情事竊怪相國當時正色立朝時有陳奏皆關國家大計均一一見諸施行與

聖祖仁皇帝君臣一體當時及在朝諸臣無不共見共聞矣然而自入相後前後尙不免於副都御史許三禮兩江總督傅拉搭二人列款參劾究竟許三禮當日考選之後曾請執弟子禮於相國相國始終堅拒之以私憾之故後來聞風捏造相國入閣辦事後收江蘇按察使李國亮賀禮銀五千兩旋經相國奏辯並無實事且請立賜罷斥疏入報聞而已至兩江總督

傅拉塔列款參奏多端並歷陳其諸子姪家人種種不法之事疏入得 旨所參各款從寬免其審明徐元文著休致回籍蓋相國生平立身謹飭公忠體國已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前此許三禮特參並無實據今傅拉塔雖列款多端若一加審明亦必有毫無 眞據或者事出有因其子姪家人在原籍招搖不法之事容或有之相國服官遠在數千里外安能一一照顧約束故悉爲原宥君臣之禮有始有終豈非 熙朝嘉話也哉

四跋徐立齋相國感蝗賦卷子

國史列傳於相國立朝陳奏諸大端既一一詳載其見其聞矣然而燕見之時及 經筵進講造膝陳詞必尙多有嘉謀嘉猷聖祖仁皇帝時時嘉納之未曾 明降諭旨宣示中外非同朝諸臣所得預聞者尙不知凡幾惟安溪李文貞公於 國朝人

物常有記載非當時及後人所知者頗夥其記相國一事亦可見燕見陳奏非他人所能聞知之一端其言云徐立齋看不透他他同做學士時還讀書爲總憲時對 上前時肯出言今日無是也 上欲差滿洲三品大臣巡方滿洲很願意 上臨軒說此事明朝有巡方舊例立齋便言明朝雖有巡方不過御史其秩卑雖許他參劾督撫以下而督撫官亦可參劾他今三品官大督撫不得彈摘恐有貪婪者恣行無忌便大是地方之害 上曰難道差出去的都是壞人麼曰 皇上自然是精簡出去的但十百之中間或有一二負 恩者亦不可定儻如有一人則一省受害矣 上默然後卒不行其言大是但健庵膽大亦不能如此又云立齋歸去甚貧雖日用都仰給健庵若久在相位可比北之益都而惜乎受其兄之累也案李文貞所記當

時同朝及罷相歸家之事無不一一深知益可想見許三禮傅拉搭前後參劾各款皆屬子虛烏有矣再讀感蝗賦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悠然遐思

跋冒巢民徵君庚午秋菊飲倡和詩稿卷子

余少讀明季暨國初諸老詩文集卽知如皋冒巢民先生之事迹暨讀王漁洋集有上巳辟疆招同邵潛夫陳其年修禊水繪園八首及再泛水繪園看月作二首益知先生園中風景爲東南第一勝境余於先生同時諸老或得讀其遺集或獲觀其書翰獨於先生書文均未及一寓於目迄今以爲憾事庚子夏六月先生族裔鶴亭孝廉以事過上海攜所輯先生年譜及著作數冊並以先生庚午秋菊飲倡和詩引稿本長卷見示先生素未聞以書名今觀此稿凡六十行生動飛揚古光滿紙神韻

直逼顏魯公爭坐位稿本顧先上詩作於康熙庚午秋而行末
書巢民老人冒襄辛未立夏後四日年開九秩目眇漫書云云
乃在康熙三十年先生年王八十詩字風神精采奕奕不少衰
益歎先生風流儒雅非今人所能彷彿精神意氣亦非後人所
易企也鶴亭年少才高文采庫流他日定能繼武乃祖漫書數
語以志欣幸

跋望溪先生與雷副憲手札

甯化吳賢湘藏吾鄉方侍郎手札數十紙嘉慶庚申春吳君乃
呈於吾鄉汪尙書尙書乃揀六紙裝潢成軸藏之於家咸豐己
未尙書少子正堃出以示穆皆侍郎晚年之筆古雅老健皆與
其門人甯化雷副憲鏗論家庭出處及著書爲文之道侍郎出
處大節經術文章並顯於世以穆所聞賣蓮花池一事頗累盛

德今據末札以建先斷事公祠堂少置祭田不得已賣三百年
祖業云云是侍郎晚節頗窘故賣池以建祠堂置祭田當時謗
譏可以熄矣侍郎經術湛深世所知者不過抗希堂十六種所
載諸經耳斯云三十年精神用於崑山經解易詩書春秋已編
定成書詩所刪取甚少又采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以附益之
此四經既刻則三禮各一部流傳者多卽不刻亦可刻之亦易
矣已作字告石東村與濟齋公商若不能則賢與可齋異日更
勿忘又五札云前所留鈔書之資將爲賢寫崑山經解可得易
經一部將來愚有暇更督諸孫爲鈔春秋尙書則藉此存一稿
本於宇宙閒賢將來有便使人刊刻可省學者許多心力是侍
郎於崑山經解刪定已有成書副憲當時卽未刊刻行世亦當
出示同人更錄副本存於宇內也咸豐癸丑冬粵賊陷城凡世

家書籍邑人後多竊取售於鄉閒及他郡邑而文君鍾甫搜藏至三十萬卷侍郎刪定崑山經解底本得百餘冊後數年仍陷於兵火而張文和公有侍郎宋元經解刪要序云有欲刊布其書以益後學者乃序以導之今此序載澄懷園文存言之甚詳若當時刊布未成更無他人多錄副本恐此書亦終不能存於宇宙矣又四札所云痛先祖亡兄弟再起於積水誓不得乾土三區不復還家受妻子之養生平篤於倫理孝弟之心愷惻之情流於楮墨侍郎出處大節學術文章玩此六札已具其槩往者戴孝廉鈞衡編定侍郎全集搜得零星尺牘刊入集外文並補遺中此六札竟未及見又據吳君跋云藏有侍郎尺牘數十爲墨卿太守分其半而汪尙書於吳君所藏尙不下數十紙也今又閱六十餘年二君之藏未知尙在人閒否侍郎與一時名

賢手札大抵皆文章學術經世實用戴氏所刊僅二十七札外閒流落何可勝計今以此六札補鈔入望溪全集中而記其大略如此

跋海峰先生與姚惜翁手札

右海峰先生與惜抱手札三紙今尙存其曾孫姚聲所書中所云辭玉堂而歸郎署及得五樓詩稿一卷久爲標錄一過蓋惜翁詩初名得五樓詩稿卽惜抱軒尺牘與劉海峰先生書所云丙戌年春曾有兩字奉寄並詩稿一冊呈乞閱定者也惜翁以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夏散館改兵部主事年方三十六歲海峰此書乃在三十二年之冬斯時惜翁學業猶未大成海峰書所以有尊作去右爲近加以功力之語也余搜輯田閒望溪諸公尺牘頗夥於海峰先生僅見此札不能成帙茲因編定惜抱軒

尺牘爰錄增惜翁與先生書後以傳之壬申夏六月

跋林文忠公與周介堂太守手札

祥符周季貺太守星詒出示林文忠公與其太翁介堂先生手札兩通並林公小像裝潢一冊乞爲題識今考其時爲道光十六年丙申周公官蘇州府知府是年七月林公復奉旨由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是年冬周公以所擬新漕事宜三條稟林公公復書云皆屬切要惟第三條非奏不行已擬具一摺稿寄護院與在事諸君公同斟酌候寄回卽當拜發此下尙有與言其時公事三件爲第一札其第二札乃是年十一月林公奉旨入覲時有論洋錢摺稿寄示周公爲改易一字增添二字林公復書贊極得要此札前後尙有論公事數件乃十二月朔日林公起節北上時所寄也夫林公之才識偉略冠當時尙以

一要摺商之於屬吏而後用則公生平虛懷善下不自滿假固不待言而周公通達政體有大本領素爲林公所深契可知矣周公終身官止府道其政績不甚昭著觀林公兩札所述可以想見其才學亦爲林公之亞而能直諒自守有非當時賢士大夫所易企者此等同寅協恭和衷勢位兩忘豈易再見於今日哉林公小像似爲五十左右所摹面圓而微黃鬚眉清而秀然不知其實爲一代偉人也

跋沈文肅公夫人林氏與遵義鎮饒公書

余舊聞咸豐閒侯官沈文肅公以名翰林出守江西廣信府時值粵西羣盜蔓延江西各郡而廣信全城之功林夫人之力爲多林夫人者卽林文忠公之女也兼資文武沈公不時公出時軍書旁午外閒文書均由夫人一手批答代拆代行某年月日

賊大股將圍廣信時沈公偕廉侍郎兆綸出城招募籌饒正在
百里內外夫人情急乃刺指血致書求援師於浙將饒鎮軍時
饒公以浙軍駐守玉山距廣信甚近得林夫人書又念本爲林
公舊屬躊躇之間忽天降大雨饒公卽乘機統軍順流而下直
至廣信賊乃解圍遠遁時沈公招募籌饒事畢亦回廣信與饒
鎮軍籌善後事宜後來賊亦未能再至然林夫人致饒鎮軍書
固未之見也今到南昌一日遊百花洲謁沈文肅公祠祠東一
室懸有石刻本林夫人致饒公書乃得讀之字字中肯宛轉曲
折之中兼具嚴正剛勁之氣以是知林夫人不第胸羅武庫智
勇兼全卽文筆亦非老於文律者不能辦也因卽照錄下傳示
藝林共賞之原書附存

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海內饒公矣此

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閒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
豫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餼招募但爲勢已迫招募恐
無及縱倉卒得募而返驅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來探報
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皇皇吏民鋪戶遷徙一空署中僮僕
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
井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
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
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蔽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雖
孫吳不能爲謀賁育不能爲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
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
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齎志至今以爲心痛今得
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閒士民不喻其心以

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劔與井誓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
得讓歸後再當專贖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爨以犒前部敢
對使幾拜爲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
守忠肝鐵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
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敬孚類藁卷八

書記

洞城蕭穆敬孚

世宗憲皇帝硃批西林覺羅文端公鄂爾泰未刻摺稿恭紀
往者穆恭讀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有將外任之大臣官員奏摺經朕手批酌量可以頒發者檢出付之剞劂計算實不過十分之二三之諭知 硃批外任諸臣奏摺未經發刊者尙多也光緒己亥夏

■月元和胡邵介部郎祥鏢以丁酉冬假上虞羅叔韞孝廉振玉所藏 硃批西林覺羅文端公鄂爾泰未刻摺六冊見示每冊上有吾鄉先達汪稼門制軍志伊手書 硃批西林中堂未刻摺簽題據羅君所記乃丙申年吾縣張子建持贈者知舊爲汪制軍藏本今案第一冊凡十七摺外有擬安南照會稿繕呈

146206 / 10791

御覽一篇又有安南國王來稿一篇又附咨會安南國王稿一篇第二冊凡二十一摺另有 硃諭一道又有車里緬字譯出南掌入貢表文繕呈 御覽一篇第三冊凡十三摺第四冊凡十九摺內有奏今將滇黔督撫提鎮並學政諸臣謹據所知開呈 御覽一摺奏謹將准咨奉 旨預行揀選同知知州知縣等共十員開呈 御覽一摺奏謹將雲貴知府以下官員據臣所知開呈 御覽一摺第五冊凡十六摺第六冊凡二十九摺外有謹錄覆張廣泗書稿恭呈 御覽一篇總計此舊鈔 硃批西林中堂未刻摺凡一百一十五篇皆西林覺羅文端公鄂爾泰於雍正三年冬以廣西巡撫奉 旨補授雲貴總督十二月初一日陛辭赴任奏摺自四年三月二十日兩摺起一為據實奏 聞事一為遵 旨覆奏事訖九年九月初二日奏為

欽奉 上諭事又爲奏 聞事皆有年月日可考此兩摺後有
奏爲恭謝 聖恩事奏爲擒制積惡土官事爲遵 旨覆陳事
爲恭報頑苗俱靖定議各寨安營事爲恭謝 聖恩並陳愚悃
事爲敬陳所知以備 採擇事奏今將滇黔各官開呈 御覽
三摺奏爲嚴緝黔省漢奸川販據實奏 聞事奏爲請 旨事
共十一摺未署年月似均爲九年時事是年冬奉 旨入 覲
十年正月到京 陛見二月投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辦
理軍機事務 硃批諭旨第九函所載八冊共百一十摺
及此未刻 百一十五摺皆西林公官雲貴總督時所上也此
百一十五摺大抵皆當時所陳機務及
憲廟咨詢當世人才與公懋替可否之事在當時實有未便
宣示劄劄者而在今日大可劄劄俾後人得悉當時君臣一德

公是公非之盛由西林公此百一十五摺 硃批未經 宣示
劄劄則 硃批諭旨所載二百二十三人之摺由

世宗上諭劄劄不過十分之二三推之尙存十分之七八今若
有大臣奏請一一劄劄則雍正十三年時事必多可備 國史
所採者且可以益後人經世大略之神智也又此摺第五冊疑
多有 硃批諭旨已錄者他時有人刊此尙應取原編一一對
勘之

記何子貞太史所纂

高宗政要

余少聞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官京師時在 國史館恭閱

研祖

列宗實錄以蔣良驥所纂東華錄本太略因在館日鈔數十葉

同治壬申冬余客吳門時太史亦寓居金絲巷一日訪太史談話終日逾年癸酉太史歿於寓所遂未及再見後來閱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所刊十朝東華錄雖較蔣良騷十倍之多而終嫌其書尙多未恭載始惜當年見何太史未及詢其在史館時所錄卷帙凡幾也光緒乙未秋余以校刊劉海峰先生歷朝詩選在金陵晤太史之孫詩孫太守維樸往還一兩次偶及此事詩孫云先祖在國史館未久所錄僅乾隆一朝每年一冊凡六十冊先祖自署曰

高宗政要較今王益吾所刊乾隆續東華錄爲詳卽如乾隆二十

三十年間英吉利國進自鳴鐘二座

大者寬廣均二丈次首寬廣均一丈五尺

高宗以宮中無地安置乃命均安置圓明園大者洋人竭一月之力次者竭二十日之力乃就然爲此一事而

高宗已早爲深慮 特命沿海疆各督撫早籌辦海防 諭旨
前後凡二十餘道今王益吾刊本一無恭載此等要事後人又
何由而知邪余謂今洋人方盛此等要事自未便顯錄然由此
類推則王君所刊 十朝之書政治之要疏略多矣己亥秋八
月余到金陵一日訪何君追述此事言之較詳乃能記之此書
尙存其弟長沙寓居他時有暇尙當往長沙假閱之且補錄王
君刊本所未能載者以廣見聞焉又英吉利進此兩自鳴鐘年
月詩孫未能確記且云咸豐季年英人燒 圓明園此二物仍
爲英人取去此說余尙未深信俟再考問目擊時事者

讀

仁宗睿皇帝哀敬折獄論恭紀

國朝

列祖

列宗皆學貫天人無所不通往聞

仁宗睿皇帝尤精於刑律後得 味餘書屋全集讀之有哀敬折獄論發明經旨無微不至知其 青宮毓德典學之餘卽講求古先聖王明刑弼教之至義暨 御極二十五年無時不詰誡刑部以人命至重爲念凡刑部所上不當煩 聖諭駁正平反者不知凡幾近晤江浙閒老於刑名之學者談及之謹以所記兩事書示之一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夏四月壬戌刑部奏審擬直隸民婦王李氏因姦毆偏伊媳身死一案得 旨明刑所 以弼教此案卽復興與王李氏通姦經李氏之媳香兒窺破李氏欲抑令香兒同陷邪淫與郎復興相商郎復興以香兒性傲止好先向探試之言回覆嗣李氏令香兒與郎復興斟酒香兒

不從李氏將香兒毒毆致香兒服瀉自盡詳覈案情郎復興既有先向探試之言是已有圖姦香兒之心以致釀成命案卽同羞忿自盡李氏例不擬抵實發新疆爲奴若照部議將郎復興減爲杖流出於何典實屬疏縱香兒貞烈捐軀竟無抵命之人殊不足以懲姦邪而維風化郎復興著改爲絞監候入於朝審情實辦理嗣後有案情似此者均照此例問擬此條已載王祭酒先謙敬編東華續錄諒今大清律例亦必載之人所共知又是年某郡縣有某甲以賭博爲生每於衝要地聚黨大開博場同鄉有某乙亦同此嗜然素畏甲有事俯首不敢言一日有少婦過其旁衣妝淡雅甲睨而豔之問爲誰家之婦乙曰吾妻也自母家回耳甲因戲曰此爾老婆耶老子今夜來爾家一宿卽手錢二千置乙肩乙低聲曰吾妻性甚剛未知肯否歸當與

妻商之甲笑諾乙歸未及言妻卽怒曰爾素不務正業而與匪黨爲伍彼眈眈視我者豈人類耶爾不速絕終羅其禍乙告甲請緩其期甲堅欲污之復與錢二千乙亦欲得錢以博攜歸告妻曰今日博幸勝獲錢二千矣妻疑乙曩日輒負致家業日落今安得有此苦問乙乙不承妻度其自甲得來大懼於是挾利刀自衛上下褻衣紉結甚固不解衣帶惺惺而寢夜將半聞叩門聲乙故佯語欲大洩遂起妻亦潛尾之乙於戶外私語甲牀上睡者是也爾僞爲吾入事畢卽出慎勿與言時妻已避戶側悉聞之乙手牽甲袂入戶妻以爲甲不虞其夫也卽出利刀力刃之乙大喊倒地甲知事敗卽遁去婦知其誤乃大哭比鄰聞聲驚起見乙死於地疑婦有姦謀鳴之官官詰婦婦供如前狀捕甲至甲云戲語則有之未嘗至其家也官施婦以重刑婦如

前供不改官竟以因姦謀殺定讞姦夫獲日另結擬婦極刑申聞於 朝秋決有日矣

仁宗閱讞反覆數次歎曰好人難做刑部免冠叩頭請其故

仁宗曰是蓋烈婦也甲欲強姦乙實賣姦甲不强則乙不賣姦乙不賣則婦不殺婦之殺殺甲也非殺乙也其殺乙也誤殺之也雖婦殺之實甲殺之也今不誅甲而誅乙之婦可謂平允乎且不得姦夫主名則其非姦明矣而憑空坐人以姦姑以獲日另結了事可乎且如此又何以風示天下婦女而使保全名節乎宜以刑婦者刑甲而旌婦以烈庶足以蔽甲之辜而伏婦之心刑部大汗如雨請改讞一時都下喧傳無不頌 天王明聖者時畿輔久旱頃刻大雨如注此條見臨川朱翔超學愚文集紀冤獄朱君於是時得之京師書賈言之頗詳余稍加點訂將

參攷

仁宗上諭條例等書凡經 駁正之案彙錄一冊同 味餘書
屋全集並

仁宗御極以後御製詩文諸集恭藏之

記榕村語錄續集

安溪李文貞公生平著述數十種乾隆間 詔修四庫全書已
擇大者分類著錄於 文淵閣其選前人詩文及自爲四書文
等著述均有刊本行世丁酉秋穆託相知老友大興傅節子太
守以禮在福州購得文貞全著刊本時老友周季況太守星詒
在福州聞之亦以所得新鈔本榕村語錄續集二十卷河洛奏
對及家書各一卷見寄其書向未刊行光緒二十年甲午安溪
縣知縣鄞縣黃君家鼎謁文貞公祠其裔孫師洛茂才國香明

經因導黃君登藏書樓據云其珍藏

聖祖仁皇帝御賜等件及古書名畫各種多爲強有力者纂去而榕村語錄續編二十卷裒然猶存假歸令鈔胥別錄副本藏之家塾其卷次諸經子史歷代學性命理氣治道詩文韻學各類與原錄相同惟卷九 本朝人物卷十至十五 本朝時事卷十八治道有家政一門乃原錄所未有 本朝人物時事皆前人各書所未載尤足以備康熙以前之掌故且足爲史家取證者其記湯文正公晚年之事頗足以補吾鄉先達方望溪先生記湯司空兩逸事之闕文其記與陳夢雷首尾時事其誤皆在夢雷不聽其言所致始終實於夢雷非有所負云云其言當得其實而世人不慊於文貞動以賣友妄論者皆誣也第黃君云此編多羸入弟姪門人論說未經釐正而前後章複語沓

亦似非手定之本加以傳鈔譌謬魚豕紛淆披讀再三略爲箋
正其義有難通者姑從蓋闕之例今細玩之誠如所論擬他日
自錄一部凡有顯見非公所錄者別爲小注附之以存傳鈔之
本如是云己亥冬十月冬至後三日雨窗記

記高麗本朱子四書集注

貴陽陳衡山槩在日本東京書肆得大字本四書朱子集注每
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字畫卽仿中國 國初時刊本初不知其
刊於何時何地惟孟子首有長方木記相國李先生校正鰲峰
堂熊正吾梓十四字兩行大學首有朱文公白鹿洞贊四字十
二句四行後署主與山人贊前有畫像似朱子在白鹿洞風景
論語首有聖像及門弟子像八人後有宣尼立教贊四字十二
句四行末署主考山人孟子首有神像四人中庸首有神像四

人並有顏子曾子子思贊四字十二句末署主与山人書法均仿天發神讖碑蓋國初高麗翻刻中華舊本大學中庸卷末均載朱文公跋文爲今本所未有大學跋文有云先賢所正衍文誤字皆存其本文而圍其上旁大學在親民親字所謂知本四字身有所忿懣身字舉而不能先命也命字彼爲善之四字論語子樂樂字孟子曰卻之卻之重二字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十四字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異於二字夫非盡人之子與下孟子曰三字智之於賢者也者字聖人之於天道也人字中庸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四字子曰好學近乎知子曰二字外均用方圈卽大學跋所云圍其上旁是也此確仿宋槧朱子集注原本之式今本皆無之將來中國官書局宜仿此刊本以存朱子原本真

面目而各像及贊乃後人爲之不存可也戊子冬十一月初四日書於日本東京 欽使館中

記方植之先生臨盧抱經手校十三經注疏

抱經先生手校十三經注疏本後入山東衍聖公府又轉入揚州阮氏文選樓阮太傅作校勘記實以此爲藍本道光四年吾鄉方植之先生客於廣東督署曾以阮刻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借抱經先生原本詳校一過上下四旁朱墨交錯惜彼時行笥無注疏全部傳錄句讀耳余於咸豐己未春訪植翁之孫山如於魯洪山中得觀植翁臨本始知阮刻脫譌不可枚舉因勸山如按其批校悉爲摘錄數本以便示同人廣爲傳錄且冀當世有大力者重刊善本嘉惠藝林山如旋攜數帙出山隨時摘錄未幾魯洪山爲殘寇蹂躪凡植翁生平批校之書悉遭焚燬山

如所錄之本不及十分之一今僅存周禮注疏校勘記十一十二兩卷并釋文校勘記上下兩卷共一冊及儀禮注疏校勘記卷一至卷七兩冊余留案頭數年時取玩之蓋抱經先生手校多取惠半農氏之說而植翁手錄亦時有案語或發明或糾正實爲讀注疏者之切要惜全書不存中間盧惠二公及植翁考據精確詳明學者無從得見爲可惜也

山如所錄易說校勘記兩種及周禮儀禮校勘記三本存余家十餘年庚辰冬十二月十四日余室爲鄰人牽連失火諸經史校本均燬此數種亦併失之今偶記詩經校勘記及周禮校勘記植翁批記追錄數則於後

劉端臨云關雎哀而不傷舊說多異毛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鄭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而爲減傷其愛三

義皆回冗難通朱子以詩詞分配似少近理而寤寐反側與
哀意絕遠注雖勉強傅合亦但云寤寐反側之憂而不得言
哀則其義之不愜亦可見矣程大昌聲音之說尤爲無據傳
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衷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
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哀與樂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
有之何得爲性情之正又何以爲聲音乎推尋眾說未得所
安因竊以己意妄論之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
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
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工歌升歌笙入閒歌皆三終
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絲兩君相見之樂也
左傳但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此偶指一篇不可據不言大明絲儀禮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蘋而孔子但曰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駁詩經而設因以施於羣序云爾 按校刊記成芸臺寄與
段懋堂復校段見顧所校詩經引用段說未著其名怒之於
顧所訂肆行駁斥隨即寄粵付凌姓司刻事者開雕而阮與
顧皆不知也故今詩經獨不成體此事當時無人知者後世
無論矣乙酉八月嚴厚民杰見告蓋以後諸經乃嚴親所至
蘇共段同校者也以上阮序定其是非句批記

按此校惟論傳注同異各本如何分別正俗得失處至於經
義之是非與此無涉也又見惠氏盧氏諸家原校本於傳注
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
爲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復不少又此記所載及惠氏盧氏所
刻古義拾補於此原校本詳略異同甚多所遺亦甚多余今
以此本甄錄之然所遺仍多須取一善本注疏本一一傳校

一字不遺留爲家塾讀本亦經學一大助也原校本三禮尤

精博也

以上詩經校勘記本引用諸家後批記

周禮注疏校勘記卷十一第二

十葉譚人穹讀爲志無空邪以上阮刻原文惠云弟子職云志無虛

邪虛亦作空故讀從之 段氏每盜惠氏之說阮氏卽載之

何也蓋阮爲此記成就正於段故段多入己說以掩前人而

取名耳又所改原文多不順適真小人哉

以上植之先生批校記

康熙丙戌見內府宋板元脩本粗校一過 何焯

雅兩盧公得宋槧本經注周禮將以進 呈因裝潢之暇校

閱一過書共十二卷每卷一冊時乙亥十二月小除夕前一

日適四兒病心緒甚惡輟忙冗而爲此古人處困不廢學愚

竊願學焉松厓 乾隆壬午夏四月借惠松厓本對校竟

盧文昭識 道光四年借阮宮保抱經原本傳校東樹九月

廿日畢以上植翁記於周禮注疏校勘記卷末葉空行間又本行上方記云

抱經先生手校十三經注疏本後入衍聖公府又轉入揚州阮氏文選樓阮作校勘記以此爲本道光四年樹館廣東督署傳校一過惜無疏本傳其句讀也東樹

記莫氏舊鈔毛詩要義

辛巳秋余爲唐鄂生觀察購得影宋本毛詩要義唐公因屬同莫善徵大令爲之校刊細驗其書頗多脫譌之字因憶莫仲武有舊鈔本乃其太翁邵亭所藏卽倩善徵大令致之彼此互勘知莫氏藏本脫譌尤夥而亦有影宋本脫譌賴莫本校正者十之二三知莫公當日得此非偶然也又宋本每葉十八行行十六字意當日鈔者卽思出售又每葉用襯紙取充部帙之多冀得善價故也余後復得一影宋本及再得吳興舊家鈔本互校

其脫譌略與前購影宋本相同知魏文靖公當日所撰雖爲北宋槧細按與毛氏汲古閣原刻亦不甚相遠而毛氏刊本經後人校勘脫譌知宋本原多如是非盡後人校勘粗疏之過所以相臺岳氏校勘諸經必多覓北宋精本參校也余旣爲唐公校勘此書其脫譌不可讀者亦就原書所引古書善本及阮芸臺相國校勘記稍爲改正不過十之二三恐大失魏公之舊故也今此書刊本旣出此鈔本旣多脫譌不暇爲之細注似可不存然刊本初竣余尙有校樣本脫譌約二百餘字刻工未爲照改而莫君卽屬印百餘部寄唐公二三十部及送其同志數十部余最後乃知刻工之疏而書已流傳悔之無及旋督刻工剜改尙未重印仲武試藏此舊鈔本他日再取甲申以後重印刊本補校於此本上以備參閱可也光緒九年立秋後一日記

記附釋音周禮注疏

友人徐子宗亮寄示所藏舊本附釋音周禮注疏兩楫木匣上雕刻宋刊周禮注疏十行本今驗其雕刻字畫及紙色印本每半葉大字十行行十七字小字二十行行二十三字實四十二卷本賈人每葉用襯紙裝訂二十四冊分裝兩匣惟卷第一第二三行有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敕撰第四行有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一行自卷第二以下至四十二卷只第一行標題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字樣其第二行中題鄭氏注下題賈公彥疏第三行卽爲經文卷首有賈公彥序文首行標題周禮正義序五字二三行上低二格題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 敕撰字樣序文字稍大每半葉

九行行十五字凡八葉次篇標題序周禮廢興文一篇每半葉
十行行十六字凡五葉此外前後概無刊刻年月及題跋驗其
字畫規格及紙色確爲元代坊間仿宋刻麻沙本然各卷中又
時有補刊多葉字畫稍細紙色稍白又確爲明代正嘉以前補
刊之版紙色分二種者似元時印本新者似明代印本又驗各卷中又時有多字墨版
未開當爲元代據宋時所刊麻沙本最後印本中多濫版字畫
模糊不便訪求精本精校凡原刻濫版均以留墨了之不得議
其爲非也余見近時藏書目錄頗多此本尙未見前人著錄蓋
舊本日見其稀卽宋元坊間麻沙本亦未易數數見書品雖不
甚佳亦當爲菽林寶貴不必以附釋音三字標題周禮注疏之
上見嗤也壬寅六月十二日記於春申江上

記宋建安本史記及慶元本兩漢書

宋槧史記及兩漢書刊本不一在今日人閒藏者絕少向聞常熟瞿氏有景祐本湖南袁氏有慶元本似皆僅有前漢且不免各有缺卷今且不知歸於何所矣戊子之冬余遊日本東京聞有元老院議官正三位勳三等侯爵上於茂憲家有此一日介新交之宮島誠一郎乃得往觀之史記與兩漢均爲完整史記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注每行二十三字漢書大字行同史記而小注每行二十四字書版高五寸餘橫每半葉闊四寸餘史記較兩漢書版又約高一格史記目錄後有安成郡彭寅翁刊於崇道精舍大楷書長方木記兩行每卷末有史計若干字注計若干字集解序後又有建安黃善夫刊於家塾之敬室楷書方木記兩行漢書敘例第一行題曰新注漢書敘例第二行卽顏氏官爵姓名第三行及以下敘例八條敘例後乃顏氏所

引荀悅服虔應劭伏儼劉德至崔浩凡二十三家注書姓名皆
今武英殿刊本所有惟臣瓚行下有宋祁一長注未記今本
有之否次列景祐刊誤本又有景祐二年宋祁記十五行又次
載顏鐸臣似兩家姓名爵里及宋祁小注云云又次列宋景文
公祁所用諸本參校曰古本唐本江南本舍人院本瀋化本景
德監本景祐刊誤本我公本燕國本曹大家本陽夏公本晏本
郭本姚本浙本閩本凡十六本又其次列今本用宋景文公本
校定外復將諸本參校曰熙甯本卷子古本史館本國子監本
陳和叔本邵文伯本謝克念本楊伯時本李彥中本張集賢本
王性之本趙德莊本沈公雅本王宣子本凡十四本又其次列
今本注末入諸儒辨論曰蕭該音義司馬貞索隱孫巨源經綸
集學官考異章衡編年通載楊侃兩漢博文漢書刊誤楚漢春

秋史義宗本西京雜記朱子文辨正孔武仲筆記三劉刊誤紀年通譜凡十四本末有劉氏跋云顏氏曰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自顏氏之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本凡十五家文有殊異皆兼存之疏於上方其間或有名儒辨論亦附於是今一依是本謄寫故於注釋之下凡景文所附者悉從附入以圈閒之使不與舊注相亂又自景文校本之外復得十四家善本逐一讐對大抵皆祖景文之本然則是書之刊亦可以謂之不苟矣伏幸詳鑿慶元嗣歲端陽日建安劉之問謹識右劉之問所列顏氏序例及顏氏宋景文并已所引諸家注本及參校本如其漢書卷一第一行上題高帝紀第

一上六字空二格下有班固二字又空二格下有
第二行有小注師古曰云云第三行卽列顏氏官
乃列漢書正文此卷未有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
及數家辨疑並附古注之末行凡二十五字以下
之但少及數家辨疑五字耳各卷所題由此類推
第十一卷末有宋景文公自題此卷末云除刊誤
別標誌則予自得於他本今將所標誌者並附入
凡兩行四十二字蓋皆劉之問所記也又兩漢書
有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楷書長方木記
當是劉之問之字及別號或爲其兄弟子姪及其
定此本與史記字畫圓潤色香俱古同異必多但
後耳以同觀尙有數客且與主人酬應兼有茶果

閱姑記其大略如是己丑三月二十四日鐙下追記

記惠半農松厓兩先生閱明北監本漢書

己亥秋七月在吳門小住武進費祀懷太史念慈招同祥符周李況星詒海甯查翼甫燕孫會稽章石卿壽康吳縣章式之鈺閱所藏宋元槧經籍十餘種中有明北監本漢書乃元和惠氏家藏前有松厓先生自記云此先曾王父百歲堂書也硃筆爲先君閱本墨筆及注乃棟參也余家世通漢學嘗謂亂左傳者杜預亂漢書者顏籀故左傳扶賈服漢書宗古注一經一史紊亂已久他日當爲兩書刪注以存古義以詔後學云云松厓先生所爲左傳杜氏補注及漢書補注拾遺補闕之功洵有裨於後學至云亂左傳者杜預亂漢書者顏籀他日當爲兩書刪注以存古義此等論說皆好爲大言好爲僻論幸其所言未踐使

其用畢生之力能爲兩書古注世果能羣廢杜顏兩家之書而行惠氏之書乎觀其爲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其糾金氏之注之失不遺餘力今觀訓纂之書亦復錯謬百出卒與金氏之書互有勝負金書至今未廢也特其四世傳經古今實所罕見所云先曾王父者乃樸庵明經有聲明季嘗以九經教授鄉里於詩義尤深而其名稍晦至元龍大令周惕天牧學士士奇及松崖徵君棟均有著述行世學者無不知之然則樸庵先生開創經術以詒子孫其功實不可沒也

記舊鈔本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本紀七十三卷國王起神武天皇訖後小松天皇列傳二百七十卷后妃十二卷后妃五百起神武媛蹈鞬五十鈴媛訖後小松宮人藤原資子及藤原氏爲卷七十四至卷八十

五皇子十四卷

皇子五百起神武四皇子手研耳命等訖後小松二

皇子僧宗純等為卷八十六至卷九十九皇女六卷

皇女四百一起

孝靈三女訖後村上一女為卷一百至卷一百五王臣七十三

卷

王臣五百起阿美真手命訖藤原資名及弟資明為卷一百

六至卷一百七將軍八卷

將軍十起源賴朝訖足利義滿為卷

一百七十九至卷一百八十六將軍家族五卷

將軍家族二十二起新

田義重訖足利基氏子氏滿等附為卷一百八十七至卷一百

九十一將軍家臣二十二卷

將軍家臣一起平廣常訖萩野朝

忠為卷一百九十二至卷二百一十三文學五卷

文學六起王

仁訖朴翁為卷二百一十四至卷二百一十八歌人四卷

歌人三十

起柿本人麻呂訖卜部兼好為卷二百十九至卷二百二十

三孝子

孝子二十六起倭果安訖中原章兼章信為卷二百二十三

義烈義烈十人起真根子訖村上義光及子義隆爲卷二百二十四烈女烈女三人起衣縫金繼女訖和泉式部爲卷二百二十五隱逸起藤原高光訖鳴長明六人爲卷二百二十六方伎起水江浦島子訖巨勢金岡十七人爲卷二百二十七叛臣三卷起吉備田狹訖淺原爲賴十四人爲卷二百二十八至卷二百三十逆臣蘇我馬子子蝦夷孫人鹿三人爲卷二百三十一外國十二卷隨唐爲卷二百三十二唐五代吳越宋遼金蒙古明爲卷二百三十三新羅爲卷二百三十四及二百三十五高句麗高麗爲卷二百三十六濟爲卷二百三十七及二百三十八任那耽羅爲卷二百三十九渤海爲卷二百四十及二百四十一蝦夷肅慎吐火羅舍衛南天竺林邑崑崙爲卷二百四十二及二百四十三每卷前題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男權中

納言從三位綱條校凡兩行首一冊前有享保三年龍集戊戌
六月穀旦從五位下大學頭藤原信篤敘次爲正德五年乙未
十月權中納言從三位源綱條序又次有享保五年庚子從
三位行左近衛權中將源宗堯後序又次有修大日本史例六
十一條又次有引用書目六百七十一部外有大日本史論贊
十卷凡四冊卷一至卷三爲本紀卷四爲后妃卷五爲皇子皇
女卷六至八爲王臣卷九至卷十乃將軍至外國等類也攷神
武天皇至後小松天皇凡二千餘年實當中國
之世前享保三年戊戌藤原信篤敘乃
正德五年乙未十一月源綱條序乃
年據源宗堯後
序此史乃其祖源光圀創修未成其父綱條校閱編次以成之
者也頃見刊行之本首有硃刻大字日本某皇聖旨二十七字

次有臣治紀謹識一道又有進大日本史表一道未署文化七年十一月五日參議從三位左近衛權中將臣源朝臣治紀上表一行文化七年乃中國 大清 年蓋此書據治紀此表知光圀爲其五代祖綱條爲其高祖至其父治保校訂補修四世之書至文化七年乃得刊之表後卽載源綱條序又只每卷前列細目無總目及藤原信篤敘並史例書目等卷六別無論贊十卷不知是治保刊書時刪之抑據其家定本無此等類也又源光圀師事朱舜水風誼極篤爲當時所未有又爲水戶上公學有根柢此史實可寶貴他日當購一刊本藏之而刊本所未載之序目史例等類仍當假此舊鈔本備錄之戊子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夜記於日本 欽差大臣公署

記孫淵如先生水經注手校本

陽湖孫伯淵觀察星衍生平於水經注用功極深生前未及整理付梓原稿留落吾邑汪均之先生家同治閒爲獨山莫子偲先生友芝得於皖城穆於丙寅丁卯閒在金陵素與莫先生往還一日談及出以見示乃用天都黃曉峰刊本點竄塗乙朱墨交錯本行本葉不足夾以片紙黏綴成之每卷亦多記年月及校勘之地行役之餘輒以從事者也據其自記云水經向無善本予驟讀之便知經注錯亂以意定之凡所乙者數十處嗣以唐人引此書若史記正義索隱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元和郡縣圖志校之又正其謬者十五頃得休甯戴東原本所校極精多與鄙意相合復是正數十條始知閉門合轍語非妄也其與戴君不同者甚多亦不敢附和云云觀孫先生此記尙未見仁和趙氏一清之本故此校本有與趙氏相同者未申明之近

人有見戴氏校本多與趙氏相同以爲戴氏竊趙氏之本成之
其實趙戴二公同時從事於此戴氏書成較趙氏稍後兩公意
見時有相同卽孫先生閉門合轍之說也使孫先生不著明見
戴氏之書則後人又將疑孫先生竊趙戴二公之書爲之矣穆
以孫先生之書未及刊行欲照錄一部以廣流傳而苦原稿叢
雜理董爲艱一時無從下手逾年莫先生攜此本客遊蘇州書
局江山劉泖生太守履芬竭竟歲之功將此稿本清理又取所
引各書逐條校對乃用黃刊本謄一清本時吾友無錫薛叔耘
副憲福成在蘇州書局與劉君同事卽假劉君所錄清本照錄
一部又逾年爲同治甲戌穆訪劉薛二君於蘇州書局卽假薛
君所錄之本攜歸上海廣方言館照爲標錄一部其所引各書
小注則浼秀水沈子旬代錄之五六年前長沙友人王益吾祭

酒先謙曾取趙戴諸公之書合刊一編聞穆曾錄孫先生之本假爲合刊仍以原本見還穆曾爲此書長跋稿旋失之今家居兩窗無俚檢得舊錄之本略記此書原委傳示子孫尙珍守之戊戌閏三月六日記

記廣西通志謝中丞啟昆所修本

廣西通志明代修本不可見 國朝郝公浴李公紱金公鉷嘗遞修之今亦不多見今通行者爲嘉慶六年廣西巡撫南昌謝公啟昆所修本爲典一曰訓典爲表四曰郡縣沿革曰職官曰選舉曰封建爲略九曰輿地曰山川曰關隘曰建置曰經政曰前事曰藝文曰金石曰勝蹟爲錄二曰宦績曰謫宦爲列傳六曰人物曰土司曰列女曰流寓曰仙釋曰諸蠻爲篇二十有二爲卷二百七十有九時吾鄉胡徵士虔爲總纂體例皆其手定

論者以爲可與阮文達公所修廣東通志相匹宦績志在明代有吾邑方公佑在 國朝有江公舉張公若需僅三人皆有事蹟可傳惟姚公若水明萬曆辛丑進士曾官廣西布政使參政頗有惠政尙在三公之上今不見此志蓋明代修志多疏略至國朝郝李金三公之志無由紀載胡君雖爲吾邑人亦未詳姚公之政績故耳

記乾隆亳州志

余嘗閱會稽章實齋先生遺書有云生平屢膺當道聘修志書以亳州志爲第一永清縣志次之而和州志爲下余訪求諸志數十年訖未有得惟前七八年於先生族人石卿大令所見有刊本和州志一巨冊然未爲全書聞永清志北方尙有行之去年夏有亳州郭生文獻來廣方言館肄業余因詢其州志今有

存否生云其鄉有舊本似是章實堃所修者余因屬其何鄉務
挾之來及今夏余到館晤生生云有殘書數起不知何人所修
故未及攜至余因屬於家報中悉取寄示於八月間到乃乾隆
三年戊午孟冬亳州知州餘姚華度生修而蕭山蔡必達纂修
本也凡十七卷曰疆域分上下二卷曰食貨曰學校曰武備各
一卷曰秩官分上下二卷曰選舉一卷曰人物分上中下三卷
曰藝文分六卷每卷中均有子目不具錄惟藝文專載本州人
文及外間名人有關本州諸文蓋因本州人專著無多不能成
卷故也全體雖不盡合古法而乾隆以前本州各大端尙有可
見此志之前有順治辛丑修本再前僅有明嘉靖間修本今想
彼州未有其書矣章實齋修本當在乾隆五十年左右道光三
四年間亳州知州某公會聘吾鄉劉孟塗開爲之纂修未竟而

劉先生卽歿於志局非一手所成也此兩志今亳州舊家想尙有之因屬郭生他日回鄉再訪求之余摩挲此志久之乃將後六卷中藝文諸作揀選數十篇分兩卷鈔存之

讀宿松縣志附記

宿松縣志自明宏治七年及十五年 國朝順治十三年康熙十二年及二十三年曾經五修道光五年安化陶文毅公巡撫安徽以分省後無專志乃檄八府五十四州縣各修府縣志爲安徽通志張本時宿松縣知縣諸城鄔正階偕本縣教諭訓導及紳士等設局新修功未及半而鄔公去任長沙鄭敦亮由庶常改官宿松續成之首卷凡例及圖卷一至五爲輿地志卷六水利志卷七至十一食貨志卷十二至十四學校志卷十五武備志卷十六十七職官志卷十八至二十選舉志卷二十一至

二十四人物志卷二十五至二十七藝文志卷二十八雜志祥
異軼事終焉各卷中又各分細目存前志之本真增後來之實
事分合得體詳略有法蓋由纂修紳士石太史葆元汪徵君桂
月諸公之力也惟藝文志本宜特載本邑人著述名曰卷帙而
又載本邑人疏記序傳書跋論說碑志詩賦等篇與時俗志書
相等然元人賈良有余忠宣公死節記明人金星耀有諫崇禎
皇帝止殺疏石思珪答鄭大司寇三俊問兵賊大略書鄭三俊
所撰明故巡撫延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金公
墓誌銘等篇皆煌煌大文有關經世史事實用外閒概未之見
幸賴此志詳載之其他傳記等類亦多有關於本邑文獻而各
家專集已多散佚亦賴此志存其崖略雖稱爲縣志之佳製可
也余往讀朱字綠太史杜谿文集有與萬季野書有論本邑金

中丞忠士張兵備鳳翥楊侍御春芳田副使有年四君子明史
宜有列傳至四家事實容搜錄奉到以備觀覽云云此書亦載
藝文志中今明史只載楊侍御春芳一人而金中丞有建德鄭
尙書三俊之墓志銘張兵備有德化文德翼爲之傳吾鄉先達
姚尙書文然爲之墓志銘田副使有其弟逢年爲之傳均可爲
史氏之要刪想朱太史當時未獲諸公之著久未踐與萬公之
約故明史稿於此三君子事實亦別無所徵考以致 欽定明
史失載耳戊戌冬十二月朔日書於皖城慶陞客棧

記咸豐固安縣志

固安古爲幽州之地漢置方城縣屬廣陽國後漢屬涿郡晉仍
屬廣陽國後魏屬范陽郡齊廢至隋開皇六年改置固安縣屬
幽州尋屬涿郡而晉書廣陽國屬內有方城故安二縣又涿志

後漢屬縣七有方城故安晉屬縣八亦有方城故安則是改故
爲固在隋開皇六年而方城卽并爲固安矣然自唐迄元代有
沿革明永樂元年屬順天府 國朝因之舊未有志明嘉靖戊
子安陽李公玦來爲縣令欲修縣志采訪遺編有縣人彭源家
送李小仙所撰四言詩一帙有仲玉作志等句李公大驚以爲
神仲玉卽李公字也然志亦未能成至嘉靖甲子乙丑間邑令
河南何公永慶及邑紳蘇中丞志舉乃纂輯舊聞創始修之再
修於崇禎庚午邑令金鄉秦公士奇及邑紳楊大令文祈校刊
於邑令揭陽黃公奇遇三修於 國朝康熙壬子邑令濰縣陳
公祝升及邑紳李大令樞等四修於康熙甲午邑令侯官鄭公
善述其幕友山陰潘君昌及教諭定興耿君永年訓導吳君橋
范君繩祖并邑紳舉人曹君江傳君應龍等助成之閱一百四

十餘年至咸豐甲寅侯官陳公崇砥權篆固安時黃流橫溢逆氛北竄田野荒蕪民不堪困陳公悉心籌畫除暴安良逾年乙卯諸端就理乃毅然以縣志爲己任集同志分彙採訪參以老吏傳聞及殘編紀載而成之助之者爲其幕友閩縣陳孝廉福嘉及訓導吉君縉邑紳劉拔貢榮繡穆歲貢寶華及諸生等十八人於是爲丑修之本矣顧陳公於此志垂成遽爾卸篆又逾年司馬齊公訓導獻縣紀公煥選及教諭南宮吳公三峰慮其墜廢復加考訂而齊公亦旋去任至咸豐己未關中李公應選來爲縣令乃得校刊以成陳公未竟之業爲卷有八一爲輿地志內分巡幸圖繪沿革星野疆域形勝川瀆隄堰古蹟冢墓風俗災異事紀凡十三類二爲建置志內分城池公署倉場壇廟寺觀街巷村莊市集廟會保甲坊表橋梁驛遞堡

寨兵防卹政凡十六類三爲賦役志內分戶口地畝地糧起運
存留鹽額雜稅物產凡八類四爲學校志內分學宮學署釋奠
儀節陳設圖禮器樂章歌譜樂器樂譜合樂節奏舞器舞譜譜
籍碑刻學額鄉飲讀法義學凡十八類五爲官師志內分名臣
宦績封爵知縣縣丞主簿典史教諭訓導附之以河員旗員武
職凡十二類六爲選舉志內分薦辟進士舉人貢生例仕武進
士武舉人武職例仕封贈恩蔭凡十類七爲人物志上下二卷
上分名臣仕績忠節孝友義行隱逸文翰武功戚畹釋道凡十
類下爲列女分貞烈節孝凡二類八爲藝文志內分晉賦梁賦
元文明文 國朝文詩楹帖凡七類終焉今觀其書紀載分合
體例不盡合法而官師人物兩類立傳頗見謹嚴無南方諸州
縣志貪多濫登之陋習蓋北方風氣近古士君子頗能尙質不

以虛名浮譽爲務者也甲申夏五月余訪新化游公智開於永定河道署中署在固安縣南關外時縣諸生有高君承憲館於游公道署朝夕相晤因得假此志閱其大致閱月初旬有京師之役凡十數日仍返防汛南四工館小住數日復取此志閱之乃將各卷取其有關文獻異聞者以意摘鈔數十紙且心儀陳公當日權篆斯土正值凋弊之餘力加整撫民氣賴之以振復鳩同人搜訪百四十餘年以來殘文墜獻而成此書遠繼前令鄭公之業使久於其任其治行必爲當代巨擘矣安得近今州縣知所當務如陳公其人者哉又念鄭陳二公皆侯官人前後均莅茲土而茲土文獻賴以不墜何閩人之多賢皆於是邑有功有烈也

記景城紀氏家譜第三刻本

景城紀氏家譜十八篇曰系述第一宗派圖第二譜首第三支譜一之一第四一之二第五一之三第六一之四第七支譜二之一第八二之二第九支譜三之一第十三之二第十一支譜四第十二生卒譜一第十三生卒譜二第十四族居記第十五塋墓圖第十六聯名紀世圖第十七序例第十八乃嘉慶七年紀文達公所述時公爲禮部尙書年七十九矣系述云紀氏之受姓久矣遙遙華胄非所詳也明永樂二年椒坡公自上元遷景城是爲始祖明季兵燹譜牒失傳二世至七世皆無考八世以下可考者定著四房置其無後者而錄其有後闕其不可知者而述其可知十七篇中皆各仿古籍及前代名人譜牒之法爲之凡孤證僻典皆置弗取第十八篇序例敘述詳盡不惟吾鄉姚葉方馬諸家譜牒所不逮實爲自來講求譜牒之法者所

未有也惟序稱名之例有云婦曰某夫人據歐陽氏譜也曰元配據晉書禮志文也曰繼配據王介甫葛源墓志文介甫又據儀禮也信爲精確可據矣又曰不曰繼室古之繼室非妻也自注云說詳左傳隱公元年杜氏注及孔氏正義今案此說頗爲失考此言繼室卽繼元妃之室與繼配無差異也又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又謂齊賜之內主夫旣曰伉儷曰內主則爲夫人爲妻明矣或云繼室在古當有兩例在隱元年者非妻如杜孔之說在昭三年爲妻爲夫人與繼配之說相等然案諡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子爲諡也有諡則爲妻爲夫人尤爲顯明且下文仲子爲魯夫人夫仲子亦孟子旣卒之後再娶者也而釋例顧云夫人薨不更聘孔疏諸侯惟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事

又禮宗子年七十無無主婦宗子有之豈諸侯尙宗子之不如乎
由此推之則所云繼室非妻非夫人以及諸侯無重娶及不更
聘之說皆臆說非通論也文達號博極羣書其系述但云紀氏
之受姓久矣遙遙華胄非所詳也不肯繁稱博引深得古賢闕
疑之義此忽昧於經傳明文信杜孔一隅之說聊附辨之願明
者毋爲所惑焉

敬孚類彙卷八

敬孚類彙卷九

書記

桐城蕭穆敬孚

記 天祿琳琅目錄三四兩編本

大內所藏宋元槧及影宋寫本經史子集各書乾隆閒命儒臣編纂目錄成書 賜名天祿琳琅書目與西清古鑑同刊而藏書家多弄古鑑每無書目故僅寫本流傳續目爲嘉慶閒 敕編亦僅有寫本光緒閒長沙王祭酒先謙曾得兩編鈔本刊於家塾近時元和江太史標督學湖南復得兩編舊鈔本刊於長沙試院先是壬辰癸巳閒

今上親意講求古籍 命南書房翰林查天祿琳琅各書則已於咸豐閒海於 圓明園之夷氛矣旣奏覆 上又命諸翰林檢査宮中各宮殿所珍藏書畫之所稽檢宋元本書編排目錄

始請開 昭仁殿廊下所藏各書皆爲續編著錄本又請開
慈甯宮則所藏悉爲正續兩編目所未載又請開 景陽宮殿
內設諸櫥皆王麓臺董東山柘林父子及劉石庵英煦齋諸公
書畫之未裝潢者自 國初訖嘉道間名公卿凡數十多家兩
壁中悉有多寶櫥開門稍視內皆抽屜外籤題宋元明某審某
器檢視則皆非原物與籤題無一符合僅開三兩櫥不復再閱
矣又查至 殿隔扇後皆列大架皮明人詩文集始洪武訖崇
禎分代排列架上充棟集部多 四庫書目未著錄者顧無一
宋元之本既奏奉 旨亦飭編目錄乃盡發所弄以資檢核明
人諸集既盡別架復皮有書籍則均宋元槧書也於中檢得道
光中詞臣奉 敕編纂 天祿琳琅書目三編寫定進呈本一
函具奏請 旨 敕南書房諸翰林每日入內廷賜午膳限至

申正始退以 慈甯宮藏本爲始又檢查翰林院清祕堂寶善亭所儲各書中宋元本及 內府收藏之本經三次著錄者編爲 天祿琳琅目錄四編顧方未及半而有甲午中日之役遽爾中止三次編目與正編續編例同惟四編兼載每葉行字較勝以前諸編惜未能竣也以上皆江建霞太史標官翰林時親得諸南書房諸翰林之司此事者言之特詳而各書名目則當日與纂諸君皆有鈔錄本又諸君檢查宋元本中有宋刻巾箱本文選李善注板片高廣徑寸十數冊印紙又極寬大每冊上冠以

高宗純皇帝自少至老御容建霞聞於某翰林曾恭覲之又天祿琳琅三編目錄王廉生祭酒懿榮有寫本建霞曾見之今都中仍當有傳寫者此今七月二十二日余在吳門訪江建霞

太史觀所藏古書字畫半日二十四日建霞來寓縱談及此建霞又言甲午年簡放湖南學政召見時上諭及上海石印圖書集成建霞因奏言能以永樂大典石印尤善上深以翰林院所藏之本殘剩無幾爲惜建霞又奏言皇史宬藏本可據上諭已經敕查並無此書更無他處可查矣因總誌之不料月日建霞忽爾物化歲晏雨窗無俚追思此等要聞非秋間在吳門晤建霞乃得聞之後來未必有相晤能言之者建霞年僅四十一留心文獻表章古籍克盡其力所刊叢書三編亦多有可傳者今求如其人者罕矣己亥除日記

記山東藩庫所藏乾隆內府書畫

同治間貴州丁文誠公寶楨官山東巡撫嘗清查藩司銀庫見

有四五巨箱封錮嚴密訊之庫吏云貯已百有餘年從未開視不知珍藏何物也因令檢稽前此檔案則乾隆間

高宗純皇帝第六次南巡至中途有詔飭留京王大臣檢運內
府書畫若干種赴行在繼而敕令毋庸遞送而詔索各種
已運至山東因命交布政使庫收藏流交百有餘年

列宗訖未有旨宣索歷任撫藩亦未開視文誠云弄藏日久
或致蝨蝕令送署內曬涼遂召良工摹仿裝池如舊式盡易所
貯仍歸之藩庫光緒乙未丙申開元和江建霞太史標督學湖
南按試辰州時文誠有從子某方攝篆沅陵縣令一日與江君
談話及此江君因從假觀丁令日以一篋送學院署便覽中多
鈐石渠寶笈及乾隆御覽之寶諸璽皆宋元明人精品裝潢
悉玉軸牙簽陰刻題字古錦包手閒有

高宗御筆題識者經見凡數十種皆山東藩庫舊藏元物也己亥夏六月余到吳門與建霞往還縱談及此庚子元日偶檢舊藏書畫并憶江君所述特補記之以廣見聞

記永樂大典

附記王萬二家明史稿

永樂大典乃明成祖命姚廣孝解縉王景等督率一時博洽淹雅之儒殫力編摩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本藏之祕閣其書體例按洪武正韻排比成帙以多爲尙非有窮裁盜正之功明世宗當日酷嗜之梅廩乙覽必有數十帙在案頭一日大內火災世宗夜三四傳旨移出始得無恙後命重錄一部以備不虞此均見之前人紀載者吾鄉先達張文和公澄懷閣語有云此書原貯皇史宬雍正年間移置翰林院予掌院事因得寓目書乃寫本字畫端楷裝飾工緻紙墨皆發

古香云云而禮親王嘯亭雜錄述李穆堂侍郎之說皇史宬所藏之本較翰林院本多一千多冊不知李公所見與張公孰先孰後據張公之說是翰林院原無此書乃以皇史宬所藏移置者據李公所見是皇史宬與翰林院均有其書則當一爲永樂時原本一爲世宗嘉靖閒重寫之本然果如李公之說翰林院既有其書則雍正閒又何必以皇史宬所藏之本仍移置翰林院乎二說疑不能明乾隆閒詔修四庫全書凡古書祕本世無存者賴此書多有所得乃得著錄文淵閣目然亦未詳翰林院所貯之本爲永樂時原本爲嘉靖時副本也光緒丙申秋九月偶與江陰繆筱珊編修荃孫及諸友泛舟秦淮談及此書筱珊往在京師翰林院親見其書云每冊高二尺廣一尺二寸書大小字均照尋常之書字各大一兩倍粗黃布連腦包過如

今洋人書本按其官銜乃明嘉靖開世宗所命重寫之本今皇
史歲絕無其書則永樂時原寫之本久不可問矣據此穆頗疑
嘯亭雜錄所述李公之說爲不足憑筱珊又云今翰林院所存
者咸豐末三兩年多爲英人竊購送之西洋院中存者不過九
百多本其書一人所竊不過能攜四五本又翰院內有寶善亭
三間內貯多書凡書之出入皆辦事八翰林主之其他編檢無
權也又修 四庫全書底本有刊本有鈔本亦多爲人零竊去
然皆翰院中人預先將衣服裝一大包命价負入所帶之衣後
皆身服之卽以內書裝一大包命价負出一若衣包然者凡此
皆其當日在翰院中所見所聞者予又往聞周季況太守星詒
云其七兄勻叔觀察星譽在翰院時曾零竊 四庫底本凡八
十多種其中尙有吾鄉先輩姚惜抱先生所擬提要單片夾黏

本書之內者子又記明人說部之書有記明人楊升庵官翰院時時竊內閣所藏古書大約官家之書歷久被人零竊古今一也丙申九月初六夜記

余既與筱珊太史談論永樂大典原委又以前聞萬季野明史原稿尙在故鎮江府知府王可莊太守家惜不得借與王氏橫雲山人刊本校其同異筱珊云誠然蓋王氏嘗與興化李清相友善李所交多明季魏黨一流人物李爲閩黨李所言多回護閩萬氏則無此矣云云記以俟攷

記年大將軍手錄繪圖兵法

年雙峰出身立功及獲罪本末均詳 國史列傳近世舊家往往有傳鈔兵法全部咸豐間有鄉人持治平勝算二十冊見示題懷遠年羹堯著余以此爲禁書未售聞邑中姚氏又有年將

軍兵法亦二十冊燬於兵燹今秋冬之間訪友人於揚州日遊書肆有書賈持年大將軍手錄繪圖兵法四面凡十六冊求售每卷下方均題雙峰年羹堯著有羹堯小長方印二字首有自序末書雍正二年春三月上澣雙峰年羹堯書有方印二一曰舊學商量加邃密一曰始終臣節雪霜寒其書二十卷有兵書總目卷一戰地卷二至三儀制卷四古陣卷五至六陣法卷七至八下營卷九至十守城卷十一至十二攻城卷十三至十四旂號卷十五至十六火攻卷十七水戰卷十八至十九原統卷二十持銳每卷前又有細目如兵書卷一雜敘戰地曰敘戰曰九地曰外形曰土俗曰城制曰弩臺曰敵樓曰距堙以下各卷細目未詳錄翻閱大略條例峻整布置精密洵非老於戎行深明兵法者不能爲之序亦簡明有法惟後幅有請官武林閉門

謝客等句情事不合緣雙峰獲罪謫官實在雍正二年卽云二字爲三字偶譌下題春三月上澣亦復不合蓋雍正三年春三月雙峰尙未有謫官武林之事也姑記此以存疑併錄原序於左以俟知者論定之

孔子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行軍之道旨哉斯言也僕也不才自幼束髮受塾讀書至虞廷五禮不廢行師周禮六官亦列司馬可見安邦定國文教武功交相爲用也僕於經濟諸書無所不讀而於孫吳之法尤爲心誦而神維故於握奇太白虎鈴諸經按時度勢想古絜今運籌掌上決勝疆場苟非損益得宜誠非易易也爰不揣鄙陋采輯古來帝師玉佐營陣以及先民制器尙象陳式彙爲一冊二十卷久欲謀之梨棗以公同志無奈南轅北轍東討西馳刻無暇晷未能竣事

今謫官武林隕門謝客旅舍無聊檢點舊篋復睹此書因歎
數十年之精力迺湮沒於殘笥破篋之中亟爲裝訂成帙竊
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將來君子起而佐輔 昇平未
始非斯書之力也時雍正二年春三月上辭雙峰年羹堯書
記日本丹波元堅校勘經史證類大觀本草

平陽黃君愚初慶澄歸自日本訪余於春申江上示以日本攝
津某託售彼邦先輩丹波元堅手校朝鮮翻刻元大德壬寅孟
春宗文書院刊行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目錄一卷凡
大冊索值番銀百元余力不能得留置案頭數日每朝展玩豁
人心目丹波君爲日本績學之士精於校勘古書尤究心於醫
理家世藏書及生平校本不知凡幾今時代未久此本已流落
他人之手其生平著述不得一見此書卷末一序乃丹波君作

發明此書源流精義頗足以資醫家考鏡書法秀潤工整尤堪
把玩末署文政十一年則我 大清道光八年也再閱經籍訪
古志跋有丙辰歲十月之望三松老人丹波元堅時年六十二
則 大清咸豐六年也丙辰至今又三十八年計丹波君早已
物化其校勘此書在彼邦文政十一年以丙辰歲年六十二推
之當生於彼邦寬政七年乙卯則 大清乾隆之六十年也寬
政七年乙卯至文政十一年戊子凡三十四年則丹波君校此
書時年甫三十有四宜其用心精細又得此書原版二部及成
必本對勘又得良友醫官小島學古 尚質 喜多邨士栗 寬 兩君
對校其書精細足稱完本今吾中土若有大力照此重刊爲功
大矣惜余不能有後來所得非人必終湮沒不傳矣漫識數語
併附錄丹波君後序仍歸諸黃君且屬其授受得人焉

世之講本草者皆好李東璧書條理整而易讀余獨好唐審元書緒次繁而難讀厥故何歟條理整而易讀者李氏之選臆也緒次繁而難讀者唐氏之存古也余故以爲欲研覈古義而推闡藥性者棄唐氏其孰從乎攷證類爲書北宋之時已有二本一爲大觀中集賢孫公刻行一爲政和中曹孝忠奉敕校勘而其種子存於今者大觀則有元大德壬寅宗文書院刊本中避孝宗嫌名知是傳刻南宋本者政和則有明成化中重刊金張魏卿本取二本較之大觀宜見唐氏之真而大德本譌脫頗多政和殊少舛漏而曹氏既有釐改張氏又附以衍義然非其本無能校補大觀矣大德本傳世甚稀余家所藏紙刻精良不遜宋槧所憾者曾被前輩校訂其人不知護惜古本肆加朱黃往往至沒其舊先君子爲跋云

此讀書家之藏書其意婉矣友人伊澤憺甫括亦藏一部然
字畫晦澁不便循覽是以益有憾於藏本矣且余近讀段若
膺說文解字注人字下云果人之字自宋元以前本草方書
詩歌紀載無不作人字自明成化重刊本草乃盡改爲仁字
於理不通又云金泰和間所刊本草皆作人藏袁廷檣所然
則成化本亦不免有竄易無奈煙海阻絕不能親覩袁氏之
藏而是正之已屬日姑以元版二部與成化本相勘仍就此
本記其異同此本乃是朝鮮國重雕大德本者譌字更多今
元版用藍筆成化用朱筆以爲識別與余對校者爲醫官小
島學古尙質喜多村士栗實二君之好亦猶如余故能助余
而藏功焉夫文字正而書可讀故攷古當自校書始他日講
藥性將據此本而取途是余志也文政十一年復月四日丹

波元堅撰於奚暇齋

記北宋史載之方

北宋版史載之方上下兩卷共一百單七葉乃蜀人史堪載之所撰載之精醫術以紫苑治蔡京賜祕之證得知名於世其書不見宋史藝文志卽元明以來藏書之家亦未見著錄此本舊爲歸安嚴元照所藏上有修能名字及其妾張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憐諸印章後歸吳門黃蕘圃上有題跋三四則記得此書原委又援據宋稗類鈔卷七方伎門及施彥執編北窗炙輿錄卷上并直齋書錄解題以證史載之姓名籍貫及醫術之能又以宋史新編所載史載之方二卷戰者以載字形近而譌均確不可易今其書爲吾友趙靜涵所藏靜涵又將售之歸安陸存齋余乃得借留數日其書首尾無序跋年月槩刻可考惟卷

■ 昀字兩處缺筆又■ 門有原缺二字大抵載之歿後有人
得其底本刊之其用藥多以銖分兩爲記與今法小異余不諳
醫理獨喜此書議論時有軒豁精透欲手鈔一部傳之其人適
陸氏以多貲遣人索取僅鈔三十餘葉他日當更假之陸氏補
鈔完帙以備宋人醫書之一種以俟能者采擇又卷上末葉後
半有載之治病用藥初不求異炮灸製度自依本法以銖計者
蓋其審證精切不過三四服立瘳踰是而不效乃察病按方之
不審便當改轍不可泥也此皆親試而得之非敢誇大其說六
銖爲分四分爲兩凡大字七行如此似是史氏自記也

記舊鈔本至正直記

甲戌夏余重遊吳門偶至綠澗堂書坊見有寫本靜齋至正直
記兩部其一工整已爲劉君彥清所定余以所記遺聞軼事且

多警世之言乃購其次者旋閱劉君所購之本大半爲陶氏輟耕錄之文余所得實爲孔氏原編孔氏名齊字行素號靜齋爲曲阜聖裔隨父居溧陽又避兵四明父字退之曾補建康書吏又自記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記時寓鄞之東湖上水居袁氏祠之旁大抵其書成於其時地也前有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甲子歸有光跋稱其時丁勝國末造兵燹蝟與人無甯宇於崎嶇避地之際備得人情物態之詳雖其文未雅馴而持己處家之方貽謀燕翼之訓亶亶乎有當乎道誠舉而體諸身心見諸行事卽進而並於古人不難云云深得此書要旨今檢震川集諸本不載此篇然其文不及四百字序述詳盡時有超逸之氣實非震川不能爲之以是知震川之文當時崑山常熟各編雖時有多寡之分恐尙有不盡行世也

記朝鮮版祖庭事苑

祖庭事苑八卷乃北宋釋睦庵善卿編正前有四明苾芻法英序敘是書原委頗爲詳悉第一卷雲門錄上雲門錄下雲門室中錄雪竇洞庭錄雪竇後錄第二卷雪竇瀑泉集雪竇拈古雪竇頌古第三卷雪竇祖英集上第四卷雪竇祖英集下雪竇開堂錄雪竇拾遺第五卷懷禪師前錄懷禪師後錄池陽百問第六卷風穴眾吼集法眼錄第七卷蓮華峰錄入方珠玉集永嘉證道歌第八卷十玄談釋名讖辨語緣雜誌跋大抵取雲門雪竇懷禪師諸釋等所著摘其中不甚可解之字句仿唐西明寺翻經沙門慧琳一切經音義之書爲之一一注釋援引儒釋兩家經典及自出心裁極爲通博亦藝林之所樂觀與慧琳之書並行可也是書宋元以來中土應有刊本余未之見今平陽

黃愚初茂才慶澄自日本歸過滬見訪示以所得朝鮮版本字畫格式頗爲古雅若中土元時刊本全部均有硃筆點閱乃前代日本人之有學者爲之特無印記名氏可考耳前有四明苾芻法英一序併附錄之

天下之尊尙佛氏者以其言出乎耳目之表理存於六合之外信而思之於一言之下頓證不失而灼見本性成佛無疑是學者雖游心於語言文字而不泥文字蓋所以爲道也其道由迦葉至達摩方傳於震旦後達摩五百年而生雲門隨機應問逗接來學凡有言句競務私記積以成編雖不許傳錄而密相授閱之巾衍後世惜其流布之不廣遂刊木以印行於時吾少讀之疑其書之脫誤欲求他本較之而未暇然吾宗印寫傳錄率多舛謬者蓋禪家者流清心省事而未

嘗以文字爲意大觀二年春吾以輔道之緣寓都寺之華嚴會陸庵卿上人過予手書一編甚鉅其目曰祖庭事苑以盡讀之見其筆削敘致動有師法皆可考據因弔其述作之由且曰曩遊叢林竊見大宗師陞堂入室之外復許學者記誦所謂雲門雪竇諸家禪錄出眾舉之而爲演說其緣謂之請益學者或得其土苴緒餘輒相傳授其間援引釋教之因緣儒書之事蹟往往不知其源流而妄爲臆說豈特取笑識者其誤累後學爲不淺鮮卿因獵涉眾經徧詢知識或聞一絲得一事則錄之於心編之於簡而又求諸古錄以較其是非念茲在茲僅二十載總得二千四百餘目此雖深違達摩西來傳心之意庶幾通明之士推一而適萬會事以歸真而事苑之作豈曰小補或得此書讀之而能詆斥嫚罵特立意於

語言文字之外以力扶吾道豈斯人之可喜可愕也是亦由
吾事苑而啟焉愚壯其言而奇其志謹書以爲序

上人生東越姓陳氏號善卿字師節幼去家事開允慈惠師
爲弟子訪道諸方元符中以母老不忍遠遊而歸隱鄉里昔
睦州有尊宿姓陳氏親老無所歸織蒲履鬻以自給上人竊
慕之因命所居睦庵其志識固可尙矣四明苾芻法英書

附錄本書雲門雪竇小注

雲門師諱文偃生東吳之嘉興姓張氏受業於兜率院訪道
諸方初至睦州參陳尊宿扣其門陳問阿誰曰文偃陳開門
把住曰道道師無語陳曰秦時轆轤鑽遂託開以門揜折右
足師因發明大意陳指游雪峰師旣至適雪峰陞堂乃出眾
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卻峰下座把住云因甚到與摩

師以手拭目自後道振叢席再歷禪林不
塵靈樹既沒廣主劉氏令州牧何希範請
大唱雪峰之道於天下遷雲門而學者起
年四月十日坐而示化卽大漢之乾祐一
德元年感阮紹莊之夢特進李託奏上之
如生迎赴闕供養旣而得旨歸葬於本山
弘明大師嗚呼師之亡後一十四年復旣
流通洋洋於今日豈偶然乎

雪竇師諱重顯字隱之遂州李氏子生於
日出家受具學經論業鄉里晚參隨州知
起一念之旨豁然知歸遂徧遊叢席眾以
洞庭遷四明之雪竇由是雲門之道復

章服侍中賈公奏聞朝廷乞賜明覺之號至皇祐五年七月七日不遺囑亦不說傷攝衣北首而亡

記朱文公昌黎先生集考異原本

朱子因方崧卿校定韓昌黎集尙未精善云更爲校定悉考眾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其原本世間罕有至康熙閒安溪李文貞公得諸石門呂氏所藏宋槧乃爲重刊行世 四庫全書館得以著錄末有文貞一跋言之甚詳今從新陽趙氏得借留案頭數月乃知大儒讀書精審信以傳信疑以存疑不以私意自用如此然朱子云方氏校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

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弃不錄夫宋本號爲精善元明以來皆
寶之近世儒者校定經史凡誤字難通者多穿鑿附會強爲曲
從今據朱子所言及考訂卽韓公之集至宋猶未甚久也而諸
本今皆罕覩尙多譌謬若此則宋世所刊經史古籍今人必一
一尊信以爲無誤豈篤論哉然今得宋槧古籍自非精博如朱
子強爲附會亦其蔽也又案韓公之文行世同異亦不盡傳刊
之譌亦有初稿及早年未定者如柳子厚墓誌中有云貞元十
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
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此方本如是而它本有作貞元十九年拜
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尙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
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朱子以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
乎罵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如此之類朱子所定均得其

實後學潛心於此更可得古人行文渾融措注之妙惜此本今印本罕有能重刊之則嘉惠後學多矣

此書原本未見宋人他刻李文貞公從石門呂無黨家藏宋槧借刊以書中補注填洽字名疑爲朱子門人張元德所校刊是矣然張氏無序跋及刊刻年月朱子大全集有韓文考異序及書韓文考異前各一文此本有書考異前之文而無序未知何時脫落也今以洽附注三處詳之卷一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詩有長沙千里平之句注云洽嘗至長沙登嶽麓寺見相識云千當作十蓋後人誤增一也州城方十里坦然而平湘西嶽麓寺乃獨在高處下視城中故云長沙十里平勝地猶在險寺中道鄉亭觀之信然此朱先生及方氏所未及漫誌於此以備考訂卷四原性注云楊倞注荀子全載原性一篇先生考偶未及

今記其異云云卷七曹成王碑有搏力勾卒之句注云案左氏傳哀十七年越子伐吳爲左右勾卒注云鈞伍相著別爲左右屯此卽越之句卒也秦人搏力雖無明文按商子農戰篇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以官爵勸之耕戰民見上利之從一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多力多力則國彊秦人搏力之說意者或出於此以上三處所訂正補注均精確有據及刊此書均常在朱子歿後數年使元德早見及此以質朱子朱子亦必從之而改訂也於此見昔賢爲學必實事求是雖弟子於師不敢苟爲同異如此

記舊鈔本呂和叔文集

呂和叔文集十卷舊爲洞庭山葉氏所藏卷末一行署崇禎壬申六月初旬至終因天暑故廿日餘鈔完張蔚二十一字蓋卽

鈔書之人也嘉慶間爲蘇人某君所得用各本參校朱墨淋漓
大約墨筆照錢少室家藏本補校硃筆照明正嘉間舊鈔本補
鈔葉鈔原缺卷六卷七則又從黃氏士禮居舊鈔本補鈔并參
校諫文又從明徐刻唐文粹參校七卷末朱筆署仲漣識十卷
末又署錫瓚再記蓋周香嚴所藏雍乾間藏書家也案劉禹錫
序此書十卷實非唐人原編乃明季 國初時常熟馮舒得宋
刻殘本補綴而成卷末所記甲子歲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戊
辰歲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但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取葉華文粹
所載照目寫入又第二卷間砧已下十五首宋本所無案陳解
元書棚本增入自署孱守士蓋卽馮公之別號也念此本之傳
前由馮公搜輯之功而朱墨滿編又爲仲漣借各舊鈔參校之
力然尙有脫謬未及校補者余欲倩鈔胥重錄一本再取 欽

定全唐詩及全唐文及蘇州舊影宋本重刊者各以色筆補校於上下方當爲一完善之本也姑記以俟之丁丑七月十五日

記皇甫持正集舊鈔本一

皇甫持正集六卷據前人著錄及近世傳本皆不出毛氏汲古閣所刊三唐人集之內光緒初年余爲南海馮竹儒觀察校刊三唐人集亦以毛氏刊本爲主第其文多古奧時有不能得解而流傳既久字句脫譌有確然知當時原本必不其然者而苦不多得善本互爲參校二十年來時有不慊於心去年秋八月到金陵東牌樓書肆搜得舊書十數種有舊鈔皇甫持正集六冊凡詩文集八卷卷一四言古詩四首五言古詩二十三首七言古詩五首卷二五言律詩十首五言排律二首七言律詩八首五言絕句二首七言絕句三十八首文集六卷卷一賦十二

篇卷二記八篇傳一篇卷三器物銘兩篇墓志銘三篇頌箴各一篇論兩篇卷四述三篇弔文兩篇冊文一篇卷五贈送序十九篇卷六書四篇統記古近體詩八十二首賦記傳頌箴論述弔文冊文贈送宴餞等序書文共五十九首前有唐人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貽孫纂序又有萬曆丙午仲夏曹學佺撰序後附朱彝尊小記四行末附新唐書文藝傳及韓文公皇甫生哀辭及題哀辭後太學生何蕃傳宋陳宓隴安縣皇甫祠文又有厲樊榭書後第毛氏刊本無詩只雜文四十一共六卷此本之文無一篇相同據李貽孫序所稱南陽孝子傳韓城縣尉廳壁記與鄭居方書皆見此本又云舊文共十編未知卽此本否據厲樊榭書後云從龔翔麟得朱

竹垞老人錄持正集六卷并詩二卷爲自來藏書家所罕覩本爲明徐興公得自金陵屬最舊本據竹垞先生所記康熙庚戌春秀水朱彝尊從曹使君石倉錄得此本舊皆作六卷惟此本出於李氏有詩二卷通爲八卷與邯鄲書目合江南藏書家所未見之祕冊也手錄二本一寄東海公據曹學佺序稱友人徐興公得自金陵爲最善本蓋焦氏得黃姬水先生先生得李文正謂出於邯鄲李淑云云是此編所傳頗有端緒詳其詩文似爲唐人之筆皇甫氏詩舊無傳本惟今浯溪顏魯公所書元次山大唐中興頌末有皇甫湜五言古詩一首洪文敏公以爲夙無可采陸放翁以洪公之說爲妄此詩自是傑作韓文公集有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詩五言長篇是皇甫氏本能詩有集今旣不傳此詩集二卷兩詩均不之見是可疑也又皇甫氏爲裴

晉公作福先寺碑文凡三千餘字見高彥休唐闕史白香山嘗稱皇甫氏有涉江文此兩篇既不見於毛刻本又不見於此鈔本是又可疑也嘉慶閒御定全唐文搜輯唐人之文頗備錄皇甫湜文毛本之外僅有■篇其篤終論尙誤采晉人皇甫謐文節錄之餘篇亦不見此鈔本要之毛氏所刊三唐人集國朝諸老如朱樊二公未有概未之見者今記跋均未之及一若皇甫氏詩文湮晦一千餘年直至其時始出詫以爲奇者余旣信皇甫氏集以毛氏刊本爲得其真此本爲好事者雜采唐人他氏所作又僞作諸公序跋附益之以售藏書之家冀得善價暇當取御定全唐詩文等書細考之可以得其由來也

記明天順本歐陽文忠公全集

歐陽文忠公全集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問三

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表奏書啟四六集七卷奏議集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錄跋尾一十卷書簡一十卷凡一百五十三卷又附錄五卷前有天順辛巳長至日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致仕郡後學彭勗謹序略云海虞程宗字源伊嘗以詩經中辛未柯潛榜進士繇刑部員外郎擢知吉安府事時胡文穆公子永肅持其家藏內閣明本以獻觀之喜甚遂捐堂食資購板募工刊實郡庠之藏書閣期四方共且屬教授鄭鋼正其字之譌請勗言序諸後此明天順間校刊歐陽公全集之原委也又前有周益公序云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譌謬不可

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羣書尤長考證於是徧搜舊本旁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上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爲附錄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眾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爲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寘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爲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第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牴牾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旣以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鑒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或因是稍悟爲文之

法此區區本意也以上全錄周益公序未有六月己巳前進士周必大謹書十二字此宋紹熙慶元間校刊歐陽公全集之原委也今據周益公序則宋時刊各本已不盡善讀歐陽公集自當以周公所編定本爲準今宋紹熙慶元原刊本不可得自當以明天順辛巳刊本爲準先是數年前余得明洪武時刊本居士集五巨冊中有無名氏校其脫謬甚夥細閱所校實爲精當確不可易第校書之人既未署名亦未著明所校係據何本去年夏六月二十七日偶過訪會稽章小雅善慶於上海洋廠安康里寓所適小雅案頭有天順本歐陽公全集紙墨刊工均爲精美展玩竟日乃知余所藏校本洪武本居士集全據此本則此百五十三卷之書余雖一時未能全讀知居士一集精善如此則此百五十三卷之書皆爲完美可知矣今秋七月初旬連日陰雨涼氣襲人取案頭無名

氏校本居士集讀之因想去年六月在章小雅寓展玩天順本歐陽公全集竟日之樂今小雅之亡十閱月矣欲再求此本全集竟讀又不知在何時何地矣因追記宋明兩刊此書之序以備遺忘且以示吾受謙受鎔兩兒他日儻遇歐陽公全集保明天順辛巳刊本當知珍藏之光緒癸巳秋七月初十日記於春申江上廣方言館

記湯文正公全集

余舊藏潛庵先生遺稿五卷共四冊爲公友人田蘭芳評輯河南巡撫閻梅公加評梓行同治元年夏余以事到河南購得新印本湯子遺書十卷爲公門人王廷燦編輯卽四庫全書據以著錄者也其文較遺稿本字句稍有刪節又有乾坤兩卦解一卷洛學編五卷疏稿二卷家書一卷擬明史稿二十卷年譜

初本一卷定本一卷嵩談錄三卷困學錄一卷是年冬由汴梁回里紆道至鄆陵訪蘇菊村先生源生談及公所著諸本蘇君以公生平未嘗至嵩山此錄乃公友人張仲誠所著困學錄亦非出公之手并以所著記過齋文稿兩辨見示余攜公諸書回里於光緒庚辰冬燬於火前年在滬上書坊又得公諸著新印本凡在汴水所得者亦均有之爲同治庚午辛未間河帥高要蘇公廷魁與汴中諸同僚鳩資重刊取蘇君之辨削去嵩談困學兩錄而益以公六世孫蘭墅手輯遺書續編二卷蘇君於遺書王氏原本又重加編定公生平著述不外是矣第蘇君疑公生平未嘗至嵩洛遂疑此錄非公手著以張公仲誠爲洛陽人與公爲道義交而以此錄出於張公而疑困學錄非公手筆者以此錄不皆純粹故也以公未嘗至嵩洛者以年譜未載故也

愚以國朝諸名公年譜惟湯公之譜最爲疏略不足徵公生平事實及足跡所至余舊閱吾縣志書載鄉先輩陳舍人焯居喪湯公嘗往弔唁余亦疑公生平未至皖中不知縣志何所本後讀慈溪姜湛園編修文集及吾鄉先輩方翁山集乃知公實有江淮之遊姜公過之於錫山翁山見之於金陵兩家詩文班班可考蓋在康熙十七年戊午夏秋之時又公集有金陵別姜西溟詩當冬初北歸時作其至桐城亦當在是年不知孰爲先後也是年冬歸睢州卽應詔入京於十八年己未舉博學鴻詞以後供職史館又一典浙江鄉試又官蘇州巡撫又內召官工部尙書以終計康熙二十一年居贈公喪服闋會往蘇門問學於孫夏峰先生又南遊江淮而嵩洛距睢州不過數百里未有不往之理蓋公於康熙十八年以前游歷名區訪明之遺老

或商量舊學或徵文考獻或爲趙太夫人節烈求四方賢士詩文若得 國初明人之集一一閱之尙可得其大半今距蘇君之歿已二十八九年無從以公會游歷江淮亦不見於年譜質證之然嵩談錄出張仲誠公集固已及之而困學錄當爲公早年未定之書公嘗云學貴前新何暇著述又云今日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蓋公生平一以躬行實踐爲主固不以著述爲重也容俟詳考 國初諸老遺集凡有所見當爲年譜補編以明之

記汪文摛謬

余二十年前於新陽友人趙君靜涵元益寓齋見有舊鈔本雲開蔡澄練江所著雜窗叢話一卷皆考訂經史並記吳中康熙以前故事蔡公蓋康熙雍正間人未詳其生平蓋亦績學之君

子人也中有記吳江葉橫山長洲汪鈍翁一事頗資笑柄其言曰吳江葉橫山先生名與鈍翁相埒且相好康熙己未詔開博學鴻儒科橫山謂鈍翁曰我二人在所必舉將應舉乎抑不應舉乎鈍翁曰宜不應則名更高也橫山信以爲然後鈍翁竟應舉入翰林而名益顯橫山豔之知爲鈍翁所賣遂大恚因將鈍翁所刊類稿大加指摘作汪文刺謬二卷將刊行之鈍翁聞而懼介橫山密友復修舊好云云余以名士虛言無實挾嫌洩忿積習往往如是原不足道憶當日二人復修舊好此書亦未必存此事亦忘之久矣去年春獨山莫楚生太學棠自吳門以書相告曰近見書肆有舊書數種有鈔本汪文摘謬一冊子知其書否余乃頓憶雞窗叢話所載知爲葉橫山之作乃復書言其所以卽勸楚生購之秋閒余以事至吳門楚生出以相示乃

橫山取鈍翁類稿中最劣者如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送魏光

祿歸蔚州序陳文莊公祠堂碑記送屈介子序金孝章墓志銘

照金氏墓版注
吾親筆錄文

吳公紳芙蓉江唱和詩序贈王貽上序汎雪詩

序送徐原一歸崑山序唐詩正序皆就原文逐段逐句標出而
詳駁之充其所見則鈍翁類稿八十卷幾於無一篇字句無可
議者蓋以此書勢在必刊又不欲多費紙墨摘此十篇以概其
餘也葉汪二公之名久著於世余未見葉氏之書不能定其高
下今觀此書則葉氏學問精博深於古文才識實高出鈍翁之
上此書前有一序云嘗評其文有四語謂行文無才持論無膽
見理不明讀書無識葉公自負亦隱在言外矣鈍翁晚年刪訂
類稿成堯峰文鈔五十卷於舊作亦頗有追改余舊有此書爲
閩人林佶手書上板庚辰冬燬於火後來外間竟未再見此書

不知此十篇之文從刪抑亦追改字句也楚生屬余記其卷末
乃以所見書之以備吳中故事之一端云

記方望溪先生文集新舊兩刊本

鄉先達方望溪先生年少卽治古文至雍正元年癸卯年五十
有六秋八月大興門人王兆符始請編年譜手錄春秋周官說
及文集又十一年王君歿至乾隆十一年丙寅先生年已七十
有九冬十一月歛縣門人程崧始爲編刻文集卽世傳望溪集
是也又三年先生年八十有二秋八月甲午歿於上元里第而
程君刊本時有增益世所傳本多寡不同余曾見初刊本尙載
生平師友及門生等各文批評一百四十餘人批評凡三百二
十五條後來將各文批評悉行削去故近來批評之本鮮有存
者當乾隆十二年先生年八十時鄞人全庶常祖望至金陵館

於先生之澗園不數日東歸先生謂吾老矣未必久於人間篋中文未出者十之九願異日與吾兒整頓之次年先生之子定思卒又次年先生卒此見全氏鮎埼亭集方定思墓志銘先生所云篋中文未出者十之九卽指程刻望溪集之外言之也蓋先生付程君刊本之文皆其所稱意者其他作尙夥或其時尙有所避忌或有尙待改訂亦尙有雅不欲存者皆程君所不及知也全君卒於乾隆二十年先生篋中未出之文終未踐整頓之約後六十三年爲嘉慶十七年壬申先生曾孫傳貴刻外集一冊凡五十二篇內有五篇已爲程君所刊竇得四十七篇彼時先生所云未出者十之九已不知流落何所矣又三十九年爲咸豐元年辛亥邑人戴孝廉鈞衡編刻先生全集以程氏所刊望溪集最多之本凡三百八十四篇編爲正集十八卷又於

仁和邵員外懿辰所錄奏議十九篇及同里蘇徵君惇元所輯遺文共得八十九篇又於六安司訓太倉王君寶仁所藏逸稿假鈔與邵蘇本未有者復得三十六篇又先生來孫恩露聞戴君有是刻本復自金陵寄遺文十九篇詩十五首戴君並取諸友所搜先生尺牘二十三札附之合得文一百八十二篇爲集外文十卷戴君後來於外閒友人復搜輯遺文二十篇尺牘四首益以先生所記聞見錄三則讀書筆記共六十條史記評語九十餘條爲集外文補遺二卷蓋望溪先生文程刻之外非戴君搜輯之力則至今已不能傳然以先生所云篋中文未出者十之九論之尙多缺佚今已無從搜輯矣其顯見者兩朝 聖恩恭紀有 召入 南書房 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稱旨越日 命著黃鐘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又 命作時和年豐

慶祝賦 上告諸翰林此賦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今案此三文均爲

聖祖仁皇帝所稱當程氏刻集時首載進 呈文一卷此三文並未纂載進 呈文中又先生敘交有三事九篇之書爲高安朱文端公所稱今亦不傳此等煌煌高文經世大篇尙猶失之其他所佚者尙不知凡幾矣

記海峰先生文集舊刊本遺文

右海峰先生文五首從新化游生會祥所藏舊刊本而無批點者也其刊本格式與舊刊望溪集相似亦不分卷依類相附首論著自辨異至讀萬石君傳凡二十六篇今定本爲卷一又有續難言及續泰伯高於文王爲彼本所未有次書自與吳閣學書至答吳殿麟書凡十一篇今定本爲卷二內有答姚南青書

與張閑中書爲定本所未有定本有答周君書舊刊本亦無之
次序自刪錄荀子序至皖江酬唱集序凡七十五篇今定本分
爲卷三及卷四卷三爲贈送序卷四爲書集序中有左君文集
序爲定本所未有又有春秋究遺序卽定本之春秋發微序字
句大同而小異者也次記自浮山記至如意寺記凡二十八篇
今定爲卷五惟遊黃山記有圈點句讀行上時有標名評語及
文末評語次傳自偃師知縣盧君傳至記楊節婦陸氏事凡三
十五篇今定本爲卷六次墓志銘墓表自翰林院侍講張君墓
志銘至知凌雲縣方君墓志銘凡三四篇今定本爲卷七次少
宰尹公章大家二篇合下行狀行略均在內終以祭文雜文自
祭尹少宰文至胡氏賢母贊凡十九篇今定本爲八卷中有釋
誕一篇爲定本所未有統計此舊刊本共文二百三十三篇當

是先生官黟縣教諭時合詩集同刻於彼後來門人方國手書先生文集定本雕刻行世此舊刊本遂不甚傳姚惜抱先生有與先生書云文集雕刻款式皆不佳又云有數處欲相商非面見不可當卽指此舊刊本此答姚南青書與張閑中書左君文集序及釋諱共四篇爲定本所無者當是先生晚年所刪非方君校刊時所遺也今仍鈔存之惟春秋究遺乃先生友人葉庶子酉所著其書凡十六卷爲 欽定四庫全書所著錄穆少嘗見之無先生此序方君校刊先生文集有春秋發微序細閱之卽是舊刊本之春秋究遺序字句時有刪改而文中葉君書山定本改爲沈君兼山沈君不詳何許人今其書亦未之見蓋先生本爲葉書山先生序未及用之後來沈君之書成亦求序於先生乃就葉書之序刪改因而應之後來不及序葉先生之書

也

記章氏遺書

余三十年前閱章實齋先生文史通義爲杭州廣東貴州等處刊本有章公次子道光壬辰十月華絨跋文大略云先君子臨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膝先生乞爲校定時爲嘉慶辛酉年穀膝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膝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尙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七八冊庚寅辛卯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先爲付梓尙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云云乃知此書爲劉姚二公所編定後來常問浙人均未見

別有文集等著刊本者意其全書已亡矣光緒十七年辛卯冬
晤章氏族裔章小雅處士善慶於上海寓所小雅好古藏書頗
多十二月朔日同諸暨孫問清太史廷翰往訪小雅觀所藏各
古書善本中有舊鈔章實齋先生遺書三十四冊云爲其鄉人
沈霞西家藏本沈氏藏書數萬卷約直四萬金後其人亡家落
多散之揚州等處此遺書乃留落紹興本城某書坊以洋銀百
元得之又逾年其書坊云尙有遺書八寸索直二百元小雅以
彼時囊空未應且未索觀此八寸之書何以云云余彼時先假
四冊回館閱之至次年壬辰夏秋閒隨時借閱三四本且錄其
要者四五冊是年八月二十四日訪小雅還書且告別云次日
將有杭紹之行時小雅有疾至十月初九日乃返上海至醉六
堂解行裝一息晤書影董仲甫談話仲甫云小雅已於前月二

十一日病亡小雅無妻子身後書物均歸其兄石卿大令壽康爲傷感良久回館閱三日將往弔小雅并唁石卿而石卿已聞余自杭紹回乃先到余館訪談因與石卿至其寓談及此遺書石卿云小雅當時在紹城某書坊購得此書買舟回故居中途遭大風舟幾覆賴獲天佑幸而免又數年石卿以缺用將此書質於醉六堂被鄰居失火將所存古今書本悉化煙灰此書幸另貯一洋鐵箱火稍熄卽用水灑之全部雖爲水所溼後來透乾逐葉仍可揭開可以便覽余以此書在吳申甫處終非久計與石卿相商將爲另圖乃於四月二十二日晤老友周萊仙相商以百元付石卿交申甫贖出暫歸萊仙今閱兩年石卿遠客楚北力不能贖幸伊於小雅沒後將原書寄楚北託人另錄副本後亦質於申甫今申甫欲將石卿前質諸書便爲出售余以

章氏此書已遭一水一火幸而僅存乃將此副本代石卿贖之
後來時事未可知不設法早爲付梓恐仍就湮滅乃與申甫相
商將鈔本見假仍向萊仙假舊本將次第全校募貲速刊度完
王尙需時日先將蕭山王宗炎編次全書目錄記其卷帙以示
同好王氏將此書分類定爲三十卷凡文史通義內篇六卷外
篇三卷校讐通義內篇三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
卷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又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
別有乙卯劄記丙辰劄記各一冊知非日札一冊讀書札記一
冊小雅又於錢唐丁氏鈔得信摭一冊均不在此王氏所編遺
書之內又取刊本文史通義一一對勘其內篇卷一刊本與舊
鈔本正同刊本卷二原道原學博約略三篇之後卽將舊鈔本
卷四內言公上中下三篇繼之爲第二卷刊本卷三至五所載

各篇均不出舊鈔本三四五六等卷之內而次序多爲改易舊鈔本卷六有同居一篇感賦一篇雜說一篇爲刊本所未錄刊本外篇卷一卷二均在舊鈔本方志略例二卷之內惟卷二永清縣志序例刊本凡十五篇而舊鈔本方志略例一僅載六篇刊本外篇三有答甄秀才論修志書二篇論文選義例書一篇修志十議天門縣志藝文考五行考學校考三序與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凡八篇爲舊鈔本方志略例一所未有其餘刊本所有皆在方志略例卷一之內又刊本校讐通義三卷與舊鈔本校讐通義內篇三卷次序篇數一一相合第華紱跋云其先人易簣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勝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勝先生旋遊道山云云今舊鈔本章氏遺書目錄三十卷下標蕭山王宗炎編次王宗炎者卽穀勝先生也考王先生

之年壽頗高實卒於道光七八年間距實齋先生之沒又二十
四五年王公方沒不知華紱何所見而云然又云道光丙戌長
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騰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
遺尙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
錄成副本十六冊云云今按劉姚二公所編文史通義內篇五
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而刊本文史通義外篇實有永清
縣志各序例十五篇舊鈔本缺九篇與甄秀才論修志及修志
十議天門縣志各考與黃大尹論修志凡八篇總共刊本有十
七篇爲舊鈔本所未有則華紱所云王公訂定目錄一卷查閱
所遺尙多尙有實據今按王公所定遺書各種次序雖未必盡
合實齋先生本指而條理亦尙明晰後來自應照刊仍當以刊
本所有之十七篇按類補入此外似未有缺佚而小雅所云某

書坊尙有章氏遺書八寸當是竇齋先生所修和州永清亳州等州縣志稿本或亦有他著在內惜小雅當時未能勉力得之以祛所惑焉

記吳三桂上

聖祖仁皇帝書

余舊閱逆臣吳三桂本傳知其於康熙十三年正月僭稱周王元年自雲南統兵至常德有上

聖祖仁皇帝一疏其本傳既未載原文知此書今日亦未必流傳於世去年秋余訪老友周君季況於吳門寓所一日章式之孝廉來訪談及故事數端伊云往年買得舊鈔本專載明季國初時事中有吳三桂上

聖祖仁皇帝一書爲外間未有余一時未及假閱今年夏乃致

書周君屬向式之借鈔一本見寄閣之首尾皆悖逆之辭然確
爲吳逆當日所上原本非他人所能僞託也特其中有可疑者
三事不甚可解一爲吳逆招降始終皆出於攝政王一人此疏
所稱攝政王爲九顏王子考宗室王公等傳並無此等稱號
豈當日國語一時有此稱號邪一下江南者實爲豫王此疏亦
云九顏王子豈吳逆此時年已遲暮一時失記邪不獨此也攝
政王實死於喀喇河屯在順治七年十二月未幾蘇克薩哈詹
岱譚泰等先後告王種種荒淫僭妄之罪

世祖章皇帝不過削爵黜宗室籍財產入官而已不聞更有他
罪也乃吳逆上書至有那九顏王子恃功拔扈流毒宮闈

章皇帝赫然奮怒粉骨搗灰云云考諸

章皇帝實錄及攝政王本傳均無此事豈當時曲爲之諱邪抑

當削爵黜宗室籍財產入官之時而外間譏傳爲粉骨搗灰爲
吳逆誤聽而未深察邪此等只可存疑未敢懸揣爲定矣至後
幅所述種種悖逆之詞適足自彰其不忠不孝不慈不義大逆
無道之罪卒至身滅嗣絕爲世太戮後有英雄豪傑生當海內
混一之時當深明天命已有所託天位不可妄干觀吳逆此書
再考吳逆一生之所爲應知廢然而反守分安命善全首領可
也

記方恪敏公畫像

鄉先達方恪敏公奏議八卷咸豐元年其孫彥和太守小巖大
令乃爲刊板當時印本不多邑人無有知之者前年夏初余以
事至金陵乃得訪其板於其曾孫婦■氏所又訪得其奏議印
本於其元孫董之培深所比與董之議合印數十部未就今年

春二月余自上海到句曲復由句曲到金陵一日復訪董之於
殷高巷新宅重議合印恪敏公奏議事併知恪敏畫像兩軸尚
存董之卽出瞻視之一爲早朝圖上畫黃屋一座前有龍柱仿
佛天安門公衣冠中立左有二人皆冠藍頂一人手捧黃包書
一部一人手捧書畫兩卷又一大像公紅頂花翎蟒袍補褂均
如今式公身長面黃黑面上鬚下稍銳而短鬚目均疏而不濃
宛如鄉間一老諸生余舊聞公少貧遊揚州客墮商家鹽商有
母窺公於末坐中知他日當爲貴人命其子厚餽之又聞公嘗
遊浙中客於邑人某縣令署一日有相士相一署人無一稱譽
者遠望見公卽就禮之且云公不久當上達且助川資北行意
公狀貌必豐偉可觀人所易識者今以公兩大像審視之了無
以異於常人惟相士識公必微窺別有奇表器宇非凡特不知

揚商之母何由識之豈此母亦素具人倫風鑑有非尋常女子者邪庚子四月初一日

又公大像上方爲長洲沈歸愚宗伯題云太子太保制府宜田先生七十壽相大篆書瘦硬可玩又自署款云太子太傅禮部尙書 予告食俸同學弟沈德潛拜題時年九十有五 大行楷古雅可玩余嘗見沈公行書堂聯不知沈公篆書尤佳也

同時又觀恪敏公側室吳夫人大像大方圓面厚重足稱爲一品夫人時年八十五歲所畫卽勤襄生母也又觀勤襄公大像紅頂花翎蟒袍補袪如今式公長面上圓下銳鬚眉秀偉長身望而知爲大員公配裴夫人特爲美秀遠不如吳太夫人像之厚重矣

記汪稼門先生退思圖卷冊

同治初獨山莫子偲先生友芝客於皖城會得吾鄉先達汪稼門制軍退思圖一冊丁卯秋余與莫公同客金陵談及此冊出以見示余欲乞收藏而未明言也光緒乙未丙申間余與莫公仲子仲武觀察繼孫又同客金陵談及此冊因與相商欲以他物相易仲武曰可以轉贈今年季冬余又與仲武同客上海仲武乃踐前約攜以見贈其圖像有二一爲乾隆庚戌夏秋閒便服科頭著藍袍扣帶及靴靜坐小像乃公官蘇州府知府時所繪也時公年■十有■公有一記兩詩發明退思補過之義一衣冠像乃嘉慶五年所繪時公已官江蘇巡撫年■十有■此冊前有嘉慶四年鄭汝霖八分書稼門先生退思圖七字小像後有方鶴皋盧文昭陸有仁李堯棟王一峰吳霽邵齊熊甯貴

張裕穀慶霖馮鼎高李殿圖等題詠而公於乾隆庚戌孟秋月
自書退思圖說及庚戌孟冬自題七言律詩二首卽次於馮鼎
高詩後蓋公於乾隆庚戌官蘇州知府時作此圖後來歷請同
時諸名公題詠至嘉慶五年庚申慶霖等題而止時公正官福
建巡撫前有衣冠像正此時補作也考公爲乾隆三十六年辛
卯科順天鄉試舉人四十九年補山西靈石縣知縣五十一年
遷霍州直隸州知州五十二年擢江蘇鎮江府知府五十三年
調蘇州府知府五十六年授蘇松糧道十二月升授江蘇按察
使五十八年遷甘肅布政使六十年調浙江布政使嘉慶元年
因事降補江西按察使二年四月遷福建布政使九月擢福建
巡撫六年十月因病請解任七年二月回籍八年四月入覲以
二品頂戴署左副都御史五月署刑部左侍郎旋命赴江西

鞫案途次 簡任江蘇巡撫十一年八月擢工部尙書十月授湖廣總督十五年九月調閩浙總督二十二年爲鞫福建布政使李賡芸案不實革職二十三年二月卒於家公歷任均有政績可紀實爲嘉慶開督撫之冠惟鞫李賡芸案所委非人以致李賡芸含冤自縊不得謂非白珪之玷甚矣退思補過之難言也公長身玉立容貌秀偉面白而長上圓下銳鬚眉清疏咸豐戊午己未間公之少子厚之名正莖避亂余里年已六十餘矣與余時相往還所藏有誦先圖三巨冊乃畫歷代祖先及公晚年圖像乃公歷官隨時請當代名人題詠者公生前曾摹刻祠堂壁上未幾厚之丈歿於余里其妻姚氏雅有文學後歸南鄉故居數年亦亡後人凋落此誦先圖真蹟今亦不知流落何所展觀此冊遠想慨然己亥季冬二十三日記

敬字類彙卷九

敬孚類藁卷十

傳 事略

桐城蕭穆敬孚

故前欽天監監正楊公光先別傳

仿阮文達公元擬國史儒林傳稿本

楊光先字長公江南歙縣人尙書疑裔孫世襲新安衛中所副

千戶讓職與弟光弼子身入都

康熙徽州府志

山陽武舉陳啟新者崇

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

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厯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

選等先後論之光先許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

然啟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

明史姜琛傳

溫體仁當國既久劾

者章不勝計而劉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實宗藩如唐

王聿鍵勳臣如撫甯侯朱國弼布衣如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

論之光先至輿櫬待命帝皆不省愈以爲孤立每斥責言者以

慰之至有

序 癸未冬

曰是昇櫬

至而明已

之非以西

其面上不

淮徽州府

及黃伯

謬論一篇

榮親王安

三月壬寅

己是麻法

新法改爲

望謊奏候至其時春氣已應又二十八宿次序分定已久湯若
望私將參考二宿改調前後又私將四餘中刪去紫炁又湯若
望進二百年麻夫 天祐 皇上麻祥無疆而湯若望止進二
百年麻俱大不合其選擇榮親王葬期湯若望等不用正五行
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欽天監監正
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品挈壺正楊宏量麻科李祖白春官
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皆凌
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宋
哲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斬立決得 旨湯若
望係掌印之官於選擇事情不加詳慎輒爾准行本當依擬處
死但念專司天文選擇非其所習且效力多年又復衰老著免
死杜如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 永陵 福陵 昭陵

孝陵風水皆伊等看定曾經效力亦著免死湯若望等並其

干連人等應得何罪仍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詳

覈分明確議具奏東華錄夏四月己未議政王等遵旨再議湯

若望杜如預楊宏量潘盡孝及案內干連人犯等俱責打流徒

餘俱照前議得旨李祖向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俱著

即處斬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責打流徒俱著免伊等既免其

湯若望義子潘盡孝及杜如預楊宏量干連族人責打流徒亦

著俱免餘依議東華錄光先疏言湯若望之麻法件件悖理件件

舛謬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阮元疇人傳徽州府志及黃伯祿譯正教奉襲

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即闡辭職疏凡五上

不准辭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時人傳又徽州

府志云凡九印闡十三疏辭弗允五年二月丁巳欽天監監

勉就職今據鳴人傳及不得已本書

正楊光先奏今候氣之法久失其傳十二月中氣不應乞准臣
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制器測候並敕禮部采取宜陽金
門山竹管上黨羊頭山柘黍河內葭莩備從之東華七年詔求
直言光先條陳十款悉見 采納內逃一人一款得免十家連
坐之例續志冬十月戊子禮部以江南取到元郭守敬儀器請
旨定奪得 旨楊光先奏稱所用律管葭莩黍秬黍已經取到
照尺寸方位候過二年未見效驗案候氣之法自北齊信都方
取有效驗之後經千二百餘年俱失其傳爾部議交與楊光先
令訪求博學有心計之人應將一千二百餘年失傳之處能行
修正之人可得與否及楊光先能修正與否俱詳問再議具奏
東華十一月丙辰禮部遵 旨議覆候氣之事據欽天監監正
楊光先奏稱律管尺寸雖載在司馬遷史記而用法失傳今博

訪能候氣之人尙在未得臣身染風疾不能管理查楊光先職

司監正候氣之事不當推諉仍令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以求

候氣之法從之東華錄十二月庚寅治理麻法南懷仁劾奏欽天

監副吳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麻內康熙八年閏十二月

應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誤得

旨麻法關繫重大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確議具

奏東華錄八年春正月庚申議政王等會議南懷仁奏吳明烜推

算麻日差錯之處奉旨差大學士圖海等同欽天監監正馬

祐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與南懷仁所指逐款皆符吳

明烜所稱逐款不合應將康熙九年一應麻日交與南懷仁推

算得旨楊光先前告湯若望時議政王大臣會議以楊光先

何處爲是據議准行湯若望何處爲非輒議停止及當日議停

今日議復之故不向馬祐楊光先吳明烜南懷仁問明詳奏乃
草率議覆不合著再行確議東華錄二月庚午議政王等遵旨
會議前命大臣二十員赴觀象臺測驗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
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問監正馬祐監副宜塔喇胡振鉞李光
顯亦言南懷仁厯皆合天象竊思百刻厯日雖歷代行之已久
但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將
九十六刻厯日推行又南懷仁言羅喉計都月孛星係推算厯
日所用故開載其紫炁星無象推算厯日並無用處故不開載
自康熙九年始將紫炁星不必造入七政厯日內又言候氣係
自古以來之例推算厯法亦無用處嗣後亦應停止楊光先職
司監正厯日差錯不能修理左祖吳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
謂西洋之法必不可用應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得旨楊光

先革職從寬免交刑部餘依議

東華錄

三月庚戌授西洋人南懷

仁為欽天監監副先是欽天監官案古法推算康熙八年麻以

十二月置閏至是南懷仁言兩次為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

值雨水即為康熙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

上命禮部詳詢欽天監官多直南懷仁乃罷康熙八年十二

月閏移置康熙九年二月其節氣占候悉從南懷仁之言

東華錄

八月辛未康親王傑書等議覆南懷仁李光宏等呈告楊光先

依附鼂拜捏詞陷人將歷代所用之洪範五行稱為滅蠻經致

李祖白等各官正法且推麻候氣茫然不知解送儀器虛糜錢

糧輕改神明將吉凶顛倒妄生事端殃及無辜援引吳明烜疏

奏授官捏造無影之事誣告湯若望謀叛情罪重大應擬斬妻

子流徙甯古塔至供奉天主係沿伊國舊習並無為惡實蹟湯

子流徙甯古塔至供奉天主係沿伊國舊習並無為惡實蹟湯

若望復通徼教師之名照伊原品賜卹還給建堂基地許纘曾
等復職伊等聚會散給天學傳槩及銅像等物仍行禁止西洋
人栗安黨等該督撫驛送來京李祖白等照原官恩卹流徙子
弟取回存職者復職李光宏黃昌司爾達潘盡孝原降革之職
仍行給還得旨楊光先理應論死念其年老姑從寬免妻子
亦免流徙栗安黨等二十五人不必取來京城其天主教除南
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隸各省復立堂入教仍著嚴行曉諭
禁止餘依議東華錄光先邀蒙恩免黃伯祿譯放歸卒於途徽州府志又嘯人傳歛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爲西人毒死
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大辟免死歸卒者也
又黃伯祿譯正教奉喪出京回家元和錢綺曰楊公於康熙初
入京告西洋人以天主邪教煽惑中國必爲大患明見在二百
年之先實爲本朝第一有識有膽人其書亦爲第一有關名教

有功聖教有濟民生之書當時邪不敵正質審明白黜湯若望
諸人之官殺監官之附教者五人禁中國習天主教可謂重見
天日矣乃西洋人財可通神盤踞不去徧賄漢人之有力者暫
授楊公爲監正必欲伺其閒隙置之死地楊公明燭其謀五疏
力辭又條上六畏二羞之疏情詞剴切部議陰受指使始終不
准不得已就職不久卽以置閏錯誤坐論大辟蒙 恩旨赦歸
中途爲西洋人毒死而後西法復行牢不可拔蓋楊公死於未
授職之前則無以摘其誤謬而西術不能復興卽興亦終不能
固故設此陷穽以洩其憤而售其奸邪謀之深毒不可畏哉然
而天主教之不敢公然大行中國之民不至公然習天主教而
盡爲無父無君之禽獸者皆楊公之力也

不得已
已跋

戴憂庵先生事略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二月初十日戴憂庵先生伏法於京師其從弟輔世扶柩歸葬桐城南山岡硯莊之陽當時以先生觸忌諱得罪傳狀銘幽之文闕焉迄今百四十餘年墓道荒蕪父老過客且有不識爲誰氏之冢特其文名尙爲四方學者所稱道然其淺者但知先生舉業之文稍深者亦僅知先生之古文而已至其生平留心先朝文獻嘗以有明一代之史事爲己任與其遺事概未嘗聞且多有附會謬妄失實之說予年十六七曾得先生四書文及古文百餘篇時時心摹手追稍知古文時文塗轍稍長乃徧搜輯先生遺書與文今又幸逢 聖天子久除文字之禁乃据遺書及家乘並鄉先輩遺集遺言先生生平文字最精粹者酌載數篇輯爲事略以示鄉邦後進焉謹案先生姓戴氏諱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又自號憂庵身

後鄉先輩及四方學者皆稱之曰宋潛虛先生以宋爲戴族所
自出也先世洪武初自徽州之婺源徙居桐城家世孝弟力田
至南居府君族始大尤多隱德所居地曰南灣因以爲號繼乃
遷於縣治之城東嘗使其長子面峰至南灣佃夫有掘地得白
金二甕其上皆金玉寶器不敢匿以告主人面峰歸請命將取
之南居大怒曰有毋望之福者必有毋望之禍女欲取非義以
長其驕吾家焉用此不才子乃杖之佃夫喜與妻子潛掛戴去
之鄰邑買田宅爲富人居數年獄吏豔之誣爲盜家竟破罹禍
而死聞者皆服南居之識面峰之幼子曰默齋爲處州經歷時
太守有羸疾知其長者事皆屬之治吏懾服不敢欺謾一府中
皆稱其能歷署篆每去士民追送百里時鄰邑俗悍難治上官
調公往事輒平以故常兼攝兩縣事居鄉好賑恤貧乏鄉老大

夫莫不加敬屢舉鄉飲大賓生四子長曰孟庵卽先生之曾祖也弱冠爲諸生有聲後國變痛哭薙髮服僧衣入龍眠山中不出祖古山先生宦江西回侍養山中後因家焉父碩字孔萬邑博士弟子爲人醇謹忠厚與人語輒以爲善相勸勉無賢愚皆服其長者尤喜詩辭多悲楚凡百餘卷先生幼聰穎六歲從塾師受學中間以疾未能專讀凡五年而四書五經畢自是窺探經史百家卽善爲古文辭年二十授徒養親師事里中潘蜀藻先生江且多借其藏書觀之是時長洲韓文懿公葵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爲天下宗仰先生年少好爲妙遠不測之文頗爲鄉里姍笑惟縣司教王先生我建及潘先生奇之且以宗伯韓公相擬先生大父古山先生亦勉勿怠不以窮困爲嫌康熙庚申先生年二十八入縣學爲諸生是冬父霜巖先生卒先生

明年乃編訂其遺詩及自訂古文初集周易文稿又四年乙丑以廩生得選拔貢生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木齋吉水李公振玉咸以國士相目丙寅冬入京師明年以選貢生考取補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應京兆試被放戊辰己巳之間應山東學使某公之聘自燕踰濟遊於渤海之濱徧歷齊魯之境己巳夏自河濟入京師居三年授經於李太常愚庵家壬申冬十月祖古山先生卒明年元配李孺人卒是年乃客福建明年遊淮上又明年入京師居二年丁丑之春自京師反金陵明年秋九月母方孺人卒庚辰之春操房書選政夏五月應浙江學使保德姜公之聘姜公詩文教令多出其手冬十二月仍回金陵明年再赴姜公之約往浙江且遊覽爛柯雁蕩大龍湫赤城天台諸勝次第爲文記之而金陵門人尤雲鶚以平日所藏先生古文百

餘首雕刻行世名曰南山集偶鈔是時先生已買宅里中之南山將歸隱故取以名其集志歸隱之地也壬午之冬乃自江甯歸里居南山所謂硯莊者又二年甲申復客遊姑蘇明年乙酉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又明年會試被黜乃自京師復客吳門操房書之選又明年秋乃客江都並淮上又客南陵先生嘗編訂四書朱子大全是年冬告成明年過淮上入京師錢塘友人程逢儀鳳來爲鈔板以廣其傳先生序之略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祕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自朱子沒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

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
眩瞶莫辨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並奉以爲不刊蓋
四書之義旣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三
百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洲汪氏爲之抉摘其疵謬以告於世
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
之尊朱氏卽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
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
發明者采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概
弗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汰而去之宜也
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何也夫其可采
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函蓋之內也今夫一堂之上
眾論喧呶紛紜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焉能無誤

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自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明年己丑會試中式第一名貢士殿試欽點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時先生春秋已五十有七矣又二年以南山集獲罪獄辭具於辛卯之冬又二年論死董先生少卽以明史自任嘗徧訪遺書網羅故老傳聞欲以成一家之言時鄉前輩方學士孝標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而歸著有鈍齋文集滇黔紀聞等書先生日記中頗采其語姓而不名且與余生書曰前者浮屠犁支自言永麻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閒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

而余購得此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閒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閒有塵塵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

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廣購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於夜郎筇峯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迹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

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蓋年少氣盛擇言不精輕論史事實非 熙朝臣子所應出此然至是已二十餘年矣至康熙辛卯冬武進趙都諫申喬據南山集題參而同時又多忌先生名者力擠之故當時

仁廟方拔起天下英偉之才相國安溪李公雅重先生欲疏救於萬死一生之地卒不可得然尙賴

仁廟寬仁減吏議極刑改死罪而已牽連三百餘人悉爲保全而先生宗族及子弟悉蒙寬宥方氏遣戍及隸旗籍者雍正元年 恩詔均爲宥赦焉桐城經學文章之端緒開自錢先生田間其後望溪方侍郎昌而大之先生亦自幼殫精經史得禍後多所未究其緒論惟見之於遺文嘗曰易之道大矣夫子以爲可以寡過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也既學易而後知生平動

靜無時不在過中而無有一當輒不禁涕淚之橫集也欲攜周易一卷隱居深山朝夕占玩考校諸家而勒爲一書或可借以稍寡其過亦足以樂而終身也與又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善哉文中子之論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其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自聖人已言之是故淺學曲止一切瑣屑紛紜術數之說皆得託之於易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有然徒執區區以言易則已非易矣易之理至程傳而明至本義而益大明然而言湮世遠師傳歛絕自晚周至宋凡千餘年伊川考亭鑽研反覆得其不傳之意而著之爲書其書出於草創之際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潛心冥會融釋貫通其於程朱繼志述事能補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騁其私見小慧支離蔓衍

顯無忌憚而務求勝於古人是乃所謂叛臣者也其或讀古人之書而阿諛以曲從不敢有毫髮之別異是乃所謂佞臣者也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先生於經持論平允多類此而生平最精者尤在史學嘗著論曰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惡而爲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恃有史以維之也史之所繫如此其重然而史之難作久矣作史之難其人抑又久矣今夫一家之中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餘人吾目見其人吾耳聞其言然而婦子之詬誶其釁之所由生或不得其情也主伯亞旅之勤惰或未悉其狀也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其人又重矣其事愈分雜而不可詰矣雖有明允之吏聽斷審讞猶或有眩於辭牽於眾而窮

於不及照者況以數十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觀記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觀之口參差不齊之言愛憎紛紜之論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豈能有當乎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譽之而失其實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辨而不吾聽也若乃從數十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毀之惟吾譽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諸家之史亦云然則作史豈遂無其道乎哉夫史之所藉以作者有二曰國史也曰野史也國史者出於載筆之臣或鋪張太過或隱諱不詳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始終本末頗多有所不盡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而野史者或多徇其好惡逞其私見卽或其中無他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聽之不聰傳之

不審一事而紀載不同一人而褒貶各別嗚呼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吾將安所取正哉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吾以爲二人而正也則吾從二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則吾
仍從一人之言卽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或可盡從夫亦惟論
其世而已矣一事也必有一事之終始一人也必有一人之本
末綜其始終核其本末旁證互參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子
曰眾好之必察焉察之而有可好亦未必遂無可惡者察之而
有可惡亦未必遂無可好者眾不可矯也亦不可徇也設其身
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此論世之說也吾旣論其人之世
又論諸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賢乎否乎其論是非
乎其爲局中者乎其爲局外者乎其爲得之親見者乎其爲得
之逖聽者乎其爲有所爲而爲之者乎其無所爲而爲之者乎

觀其所論列之意察其所予所奪之故證之他書參之國史虛
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論之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又已得
其十八九矣嗚乎史之難作如此而自古以來諸家之史不能
皆得而無失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曾鞏氏曰古之所
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
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
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由此觀之作
史之人豈不難哉自古稱良史莫過於班馬二家然以司馬氏
之雄傑覆冒百代而不無是非顛倒采摭謬亂是其智雖足以
通難知之意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
之理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至於班氏之文較之於司馬
氏又尙有不逮焉夫班馬二家豈非天下之才乎而猶有所憾

若是而況於魏晉以後區區之破析其體藻繪其辭而義類盡
失者哉此吾所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
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人之得失一一了然
洞然於胷中而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定爲一書乃能使後之
讀之者如生於其時如卽乎其人而可以爲戒譬如大匠之爲
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審其勢堂
廡之已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熟視某木可材也某木
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榱也椽也某石可礎也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
互施繩墨並用一指揮顧盼之間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良
將之用眾也紀律必嚴賞罰必信號令必一進止必齊首尾必
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
眾而條理不紊臂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實正而吾

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規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舉步促縮觸
事應隨是亦猶之尋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
人之聚而駕馭乖方喧譁擾亂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爲巨室
而用大眾乎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爲巨室者
羣工雜進而職其體要惟度材是任者大匠一人而已用兵者
卒徒雖多偏裨雖武猛而司三軍之命者大將一人而已爲史
者雖徵文考獻方策雜陳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者亦不過良
史一人而已而吾又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素不聞有博通三
史之學也素未知有筆削之法也分編共纂人人而可以爲之
一人去又一人來往往一書未成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曠日
踰時而卒底於無成眾拙工而治一器眾懦夫而治一軍器安
得不竄而單安得不敗哉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爲之大

匠良將而史記而漢書而五代史可成也新唐書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則夫史氏非專家之學不可以稱其任此亦可以見矣夫所謂專家之學者天下之才也如曾鞏氏之所謂而後可以爲良史也或謂史之難作如此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顧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上之所重在經學則天下之通經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學則天下之良史者出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哉先生於文幼有天授才氣汪洋浩瀚縱橫飄逸雄渾悲壯深得左史莊騷神髓嘗以其所得暢發之於書曰蓋余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嚙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於一於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偽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爲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於浩渺之區跌宕於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岳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言語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皋視之九方皋曰牡而驥伯樂曰此真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

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
而出之無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
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漫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於
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又曰文章之爲道雖變化
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
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
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
之書而吾舉而弃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
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壘之表用其
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后能不爲世人之
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
彼眾人者耳剽目竊徒以雕飾爲工觀其菁華爛漫之章與夫

考據排續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愕然無有者也
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
所不有者也聞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冒吾之足土石封
吾之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
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
遊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恂恂四顧不復有人
聞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又嘗論曰質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
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纖塵不染而采色
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渟蓄及夫風起水涌魚
龍出沒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者非奇
也今夫浮華濃豔刊落之無遺而後真實者以存潦水既盡寒
潭以清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爲之則其所爲質

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邪蓋先生之論文如此先生生於 國朝昌隆之際人才極盛之秋所與交遊砥礪學業四方豪俊英偉莫不傾倒尤留心先朝文獻蒐求討論自以爲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爲之欲入名山中滌洗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益落衣食於奔走又以奇禍困躓顛倒含恨而歿千秋大業卒未能顯於世徒以區區文字爲世所稱道豈先生之本志哉先生堅苦力學晚益深造自得不肯一刻離書在獄中約計二載餘以昔所編訂四書朱子大全鐫板行世尙以爲未盡也復取原書增損條記簡端硃墨淋漓蓋此書羽翼經傳爲程朱功臣故慤慤爲後學計尤切其中學可見者則子遺錄一卷及集中紀略并忠義諸傳而已往者戴存莊孝廉鈞衡

嘗搜輯先生散軼之文合偶鈔本編爲潛虛先生全集成十四
卷子又搜求得紀略四首及他雜文百餘首詩三十首俟他日
訪求更有所得乃合存莊所編本細加采擇別分卷帙今姑記
其大略如此先生生於順治十年癸巳三月十八日年六十有
一母方太孺人生二子先生居長元配李孺人無子弟平世歲
貢生亦以學行見稱於世咸豐庚申冬十月邑後學蕭穆謹狀

敬字類彙卷十一

墓表 志銘

桐城蕭穆敬字

故前欽天監監正歙縣楊公神道表

穆嘗恭讀

世宗憲皇帝所錄 庭訓格言中有 訓曰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今凡八算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研究之難也穆既知聖祖仁皇帝之精算術實由於此因想楊公之爲人今年夏晤黟縣老友李君宗熺談及楊公當日情事因託遣人於歙縣楊

氏代求楊公所著之書旋於楊公族裔孫孝廉家得之穆
既得所錄副本因念楊公之墓年久不免荒蕪復託李君他日
會同孝廉商爲修理因略敘其生平事蹟他日表於其阡
公姓楊氏諱光先字長公徽州歙縣人也其世祖諱凝字彥
謚明宣德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調南京刑部尙書嘗自敘
前後戰功乞世廕子塢遂得新安衛副千戶子孫遂世襲焉傳
世至公乃讓職與弟光弼子身入京師時爲崇禎十年也時
有山陽武舉人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
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歷
兵科左給事中劉公宗周詹公爾選等先後論之公復劾其出
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復經御史王公聚奎倫公之
稽給事中姜公塚先後劾其溺職及請託受賕還鄉驕橫併不

忠不孝大奸大詐狀乃削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竄逃去不知所之又中極殿大學士溫體仁當國既久劾者尤多公復論之至輿櫬待命帝皆不省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而公卒以此遣戍遼左然體仁亦旋以黨與奸狀爲帝所悟放歸十六年冬烈皇御經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楨以公對上曰是昇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先是崇禎元二年間莊烈帝以欽天監推算不合天行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時禮部尙書徐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當食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麻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等推算麻法徐光啟爲監督三年五月又徵日耳曼人湯若望意大理人羅雅谷襄授製器演算諸法人 國朝順治元年夏湯若望

具疏將本年八月朔日食明年正月望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虧蝕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繕冊進呈秋七月復將所製渾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併輿地屏圖一幅進呈旋補授欽天監監正自是十餘年屢加恩擢用十七年公入京抗疏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當用上傳批依西洋新法五字具呈禮部不准是年復召比利時人南懷仁來京纂修厯法康熙三年七月公復叩闕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摘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議四年三四月議政王等逐款鞫問及遵旨再議湯若望等奉旨僅得罷職旋以病死聖祖特授公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公以但知推步之理不

知推步之數叩 闕辭職疏凡五上不准乃輯前後所上書狀
論疏爲上下卷名曰不得已七年 詔求直言公條陳十款多
見采納內逃一人一款得免十家連坐之例實自公發之八年
春二月爲治理厯法南懷仁所劾厯日差錯得 旨革職旋蒙
恩放歸卒於途公歿後西人以重價購其書悉爲焚燬欲滅
其迹新城王文簡公士禎所撰池北偶談會記此書事實西人
復以計劃去此條且有改爲詆毀此書者以故公此書及生平
事實後人罕有知者嘉慶間吳門黃主事丕烈曾得此書嘉定
錢少詹事大昕儀徵阮相國元先後評跋阮公復見初印本池
北偶談併采公所著日食天象驗篇爲疇人傳且推摘謬十論
譏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則固
明於推步者所不能廢錢公雖以公於步算非專家亦深惜公

無有力者助之故終爲彼所誣其誣耶蘇異教禁人傳習爲大有功名教近吳門葉君廷瑄嘗稱公少年已氣節觥觥如此乃越三十年時移世易而剛直之性不渝可謂豪傑之士其書雖爲西人計燬然迄今仍有傳本而姓氏亦稱道弗衰蓋其精誠固結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云云皆能知公之深穆乃恭記 庭訓格言一則並綜明史姜採溫體仁等傳及東華錄康熙朝徽州府志近世名人著述之可傳信者彙括以表公阡俾鄉之後進者詳焉

原任貴州都勻府知府劉公墓表

代

公姓劉氏諱宗幹字松蘿桐城人也曾祖玉潤祖馨皆太學生父諱琢邑庠生少受業於族兄海峰先生詩古文皆有法律年未逾冠而歿母何太恭人守節自誓數月始生公公少而天性

純篤嘗痛其先人早世慨然欲繼其志奉何恭人以終老嘗曰
儒者遭時遇主當爲國家建不世之勳若自度其才有未足力
有未能則巖居川觀以老守其學以傳於後可也當是時公之
配方恭人有賢行最爲何太恭人所鍾愛公事太恭人孝謹不
忍斯須離左右而太恭人時察公達於時務不欲公之鬱鬱久
居也公不得已乃承太恭人意援例入仕授貴州都勻府同知
又署直隸古州知州方恭人奉何太恭人家居代公承甘旨內
外家務一以身兼之以故公無內顧之憂益得盡心於民事公
之權知古州也旋捧檄雲南督造銅船事竣空萬餘金無所償
乃多方籌之心力交瘁何太恭人年近七旬蒙 恩旌表節孝
旋以天年終公傷未得親視含殮星夜奔喪哀毀幾至不起方
恭人力贊苦塊之所不及先是太恭人在牀褥恭人剖股和藥

以進家人皆未及知也至是公察而感之益思整頓精神爲報親之地服闋復回原任又署大定府知府逾年以卓異擢都勻府知府歲餘以解銅入京引見道出江蘇清河縣以積勞舊疾大作遂卒於彼所莅各州府士民聞之皆號泣呼爲劉青天咸鳩資建祠以祀之公才識精明馭民寬厚凡有所舉必思有關於國計民生前任官有弊政及陋規必嚴加整理裁汰公事之暇輒以讀書養性爲事惜乎年不中壽所用僅此未及大展其能也公素尙誠實不務立名歷任善政家人均不及知不能爲公縷述然觀其既歿而民思之至爲立祠祀則公平日勤政愛民澤浹於肌者可知已公以嘉慶二年三月日卒距生於乾隆二年二月日年五十有九配方恭人生三子法純太學生晟工部議敘候選縣丞慶榮太學生側室張氏生一子世恩太

學生女三人長適謝氏次適方氏三適王氏皆方恭人出孫六
大曾孫五人以咸豐七年丁巳冬十二月十九日葬於廬江縣
橫山沖之陽方恭人祔某少嘗讀書公家與公子慶榮交最深
今以薄宦羈縻數千里外慶榮書來乞誌公墓因以所知者稍
論次之以寄慶榮表於公阡

二品封典通奉大夫原任桐城馬踏石巡檢山陰陸公神道
表

昔上虞倪文正公有云西漢循吏趙廣德不及張敞張敞不及
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
河南守吳公史云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曰治平第一不
詳其迹是不可迹也其庭不必鉅筍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
下神雀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其生不必太傳封侯其死不必

桐鄉之俎穆嘗深偉其言究之諸公皆有經世安民之略其所就功業有等差蓋所遭之時所歷之境而使之然要其易地而治無二致也吾鄉官師以循良著稱愈久而民愈不能忘者在漢則有朱公邑在晉則有陶公侃下逮有明則有陳公于階石公克肖時有陳父石母之稱當吾世則有原任馬踏石巡檢陸公其庶幾焉公諱枚字建中一字立甫浙江山陰人陸氏故爲吳會世族周漢以來代有傳人唐之忠宣公宋之渭南伯皆公之遠祖也公少有經世志嘗侍父闔風公遊學京師援例以吏員議敘補安徽廣德州杭村巡檢以距原籍在五百里內調補桐城馬踏石巡檢道光十四年莅任廨駐樅陽鎮樅陽故爲晉陶桓公所治地也公莅任卽慨然以陶公之事業爲己任所治雖僅桐城南鄉一隅地公輒統觀全境形勢不分畛域按本地

與他鄉鄰縣接壤之區度其險要察其利病而經營之樅陽鎮
右有河爲桐廬潛懷各縣山水出口入江要道內有菜子湖爲
諸水所滯各縣有久雨則山水勃發先滯於湖煙波浩渺一望
無際俗號稱爲菜子海樅陽正踞下游滔滔之聲日夕不絕於
耳夏秋江湖陡漲水復內灌澎湃之聲亦日夕時有所聞各縣
田廬之窪下者時有浸沒年穀不登有縣令某與彼地紳士銳
欲籌資於江河之交築隄以障之公知此隄一築民勞財傷萬
難永固若內河諸水驟發其勢洶湧隄不能支淤泥一時不及
順流而下愈積愈多水無所洩河以內窪下田廬仍不免爲澤
國力爲縣令及紳士痛切而申明之其事乃寢議者以爲微公
此議不第將來多有紛更難行之端且於各縣之風水有礙焉
樅陽舊有漕糧未行全折縣令必於冬初親臨兌運時鄉人輸

輓糧艘雲集羣氓雜還宵小潛蹤因事生風公察其弊預爲編
立保甲詰姦弭暴軍民奉法比戶安謐其他建巷柵修橋梁施
藥餌以濟窮黎製水龍以防火災年饑歲晏輒捐廉散賑時形
匱乏不惜也鎮東沿江有戚家磯石筍林立急溜中時爲往來
舟楫之患公籌資勸立救生局造船數艘每疾風雷雨則揚帆
鼓舵巡拯洪濤巨浪中每歲全活往來之檣摧櫓折者無算又
嘗籌買義地收掩旅櫬及浮棺數十百具並與好義紳商籌設
同仁局施棺糶以斂旅殍縣東南兩鄉時遭水災公念沿江一
帶非堅築隄壩不爲功適有江都史公丙榮來爲縣令公察其
有任事才乃佐史公偕在籍紳士張太守寅等躬詣大府陳民
閒疾苦請帑措資督工興築高黃瓜墩及新生樂生諸圩隄又
助史公勸築東鄉沿江之天定隄及永鎮壩自南至東凡六七

十里爲外江之障大水之年恆賴安堵鄉民有爭訟者就質於公必反覆勸諭有感激泣下與親友約示不再造公庭者咸豐開粵西盜起蔓延大江南北樅陽爲水陸要道公督鄉勇辦團練大軍之往來不時盜賊之出沒靡定公隨時應接捍禦有法軍民又安六安有曹綬卿者率練勇助官兵勦賊至樅陽潰沒公倡紳士立忠義冢兼籌資春秋致祭逾年湘鄉李忠武公克復桐城大府知公能實心任事卽檄公攝行縣篆公於善後諸務籌辦如法紳民感戴以爲前此令君所未有也後還本任時邑紳方大令傳理將設育嬰堂於城中以東南沿江左右六七十里多有貧瘡棄兒溺女時有所聞力勸方君分設一堂於樅陽公親鳩工擇地費極心力堂工完固每歲收養羣嬰往往逾城中數倍樅陽舊有白鶴書院年久經費不足幾就廢頽公捐

俸生息以濟之生童乃勤於立學文教大興舊有城隍廟而燬於兵燹復捐俸籌資重修以光祀典凡諸善舉知無不爲爲無不就多類此自奉甚約而待人極厚嚴家法重祭祀內外有閑手足倍篤嘗著家訓一編所以垂誡子孫立身爲人之道尤備讀者擬諸顏黃門張文端兩家之書焉公先後官巡檢三十六年署縣篆三年同治八年致仕又十六年以光緒十年五月初三日沐浴具衣冠端坐終於樅陽寓舍臨終神色清明猶訓子孫做好人行好事毋越職毋越思乃瞑距生於乾隆六十年乙卯八月十九日享年九十公子顯勳等卽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公於山陰天樂鄉新橋頭之原公元配周夫人又以兼祧配王夫人卒又繼配姚夫人今公子奉王夫人祔公葬以是月二十九日別葬周姚兩夫人於本鄉安山村公以次子顯勳

賁 贈二品封典通奉大夫公配均封太夫人子八人長忻江
蘇候補巡檢以治團練陣亡次顯勳安徽壽州宿州等州知州
加運同銜次煥從九次顯仁湖北糧道庫大使次戾殤次炳江
西新昌大姑嶺巡檢次獻湖南候補同知次銑江蘇泰州知州
女四人均適士族孫六孫女八公久官吾鄉穆未及一見以修
部民之禮會識公次子樹臣刺史今年秋以事僑寓金陵獲與
公子詩城司馬筆城刺史相往還得讀公行述併時賢所爲家
傳碑志等文公子詩城筆城復屬穆纂公行誼以益諸賢所未
備乃參諸舊聞併述公鄉先達倪文正公之論以明公之治行
庭亦不必鉅筭袖亦不必記籍野亦不必卜神雀道路亦不必
烏攫肉生亦不必太傅封侯歿亦不必桐鄉俎葬與漢晉諸公
同時易地而官所治所就必無差等爰表公神道以俟來者觀

感而則傲焉光緒丙申季冬月

按察使銜江南安徽卽補道 奏調陝西委用道易君墓志

銘并序 代

光緒四年正月三日吾友長沙易君以疾終於里第閱四年辛巳月日其哲嗣達鑣達鈴等將卜葬君於鄉山之原先期以狀來乞銘余以君之功業當著於太常其孝友仁愛已孚於鄉里正不待余文而顯然余與君生平風誼實有不能已於言者往者君值覽揆之辰嘗乞序於余復以稿寄存預託他日銘諸幽蓋其生平志事惟余知之最深宜其來屬於余也按狀君諱潤壇字昀芟號荷生晚號跣山石叟爲晉忠愍侯易公雄之裔明時有諱觀志者乃由江西遷湖南長沙之烏山是爲烏山易氏六世祖諱綱又徙居長沙之東礮石嶺世有隱德孝

弟力田曾祖諱仕芹祖諱文基乾隆癸未進士授翰林院檢討
改甘肅鎮原縣知縣有政聲入名宦祠考諱鵠翥均以君貴
累贈榮祿大夫曾祖妣羅氏祖妣魯氏戴氏高氏妣陳氏 累
贈一品太夫人贈公生八子君其次也幼卽聰穎絕人八齡入
家塾作擘窠書筆力遒勁數年博覽載籍嘗敎古今興廢數千
言識議甚精咸豐元年受知於學使車公順軌以古學補弟子
員後學使劉公崑復拔置優等時值粵匪倡亂君以終日專精
舉業終於斯世無裨乃講求經世之業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時撫軍駱文忠公方爲堅壁清野之計君乃奉札辦理團防又
委籌釐餉各有條法駱公深器之特疏保薦奉 旨以訓導候
選丁巳之秋賊犯江西之吉安時君客太守黃公冕署中黃公
以君無官守遣之去君曰安樂與共患難違之非我所爲也未

幾王壯武公鑫督師來援一見君相得甚歡謂君才宜用兵可
練勇爲湘軍後路君乃練五千人駐水東及城圍師潰惟君所
練軍迎機應接所向有功克復吉安撫軍毓公科彙案 奏保
奉 旨訓導選缺後以知縣卽選逾年遊曾文正公幕府時公
將上封事君立爲擬草曲盡事情兩年之間書記要務多所倚
任文正公於是益知君深明軍務派辦湘軍營務旋以擊退安
慶太湖小池驛大股援賊并克復太湖縣城功保 奏奉 旨
免補訓導以知縣不論雙單月歸部卽選加同知銜花翎旋進
攻安慶府城賊南渡黃石磯至祁門大營文正公以君自辦營
務以來動合機宜時有朱軍門品隆以假歸里卽委君代統其
眾又 奏統湘前新營馬步兵勇先是徽州失利僞侍王李世
賢踞徽州城屯溪巖市街等處皆賊祁門孤懸賊中惟水路一

綏可達鄱陽又時有游賊劫掠諸將帥多調往他所當賊鋒者
惟君與唐軍門義訓兩軍人心惶惑君與文正公日夕商推軍
務一夕甫就寢公忽召入謂曰今四面皆賊正賊安在君曰在
厯口公又曰子與賊不兩立明日拚決死戰君曰兵貴神速盍
今早出隊先駐牒嶺賊至急擊之我軍得地勢必可制勝公
曰今日爲往亡奈何君曰我往賊亡非我亡也公首肯遂飛書
告唐軍門拔隊同行甫抵十里鋪兩山對峙中夾小溪縱橫半
里許羣賊麇至君令軍分三路左右伏山巔中路鳴鼓直進交
鋒而兩山伏兵旋起賊大驚望風竄遂乘勝追勦黎明至厯
口遣哨巡浮梁建德等賊皆遠遁旦夕間連復三城內山外江
聲氣聯絡祁門老營始固文正公特爲保 奏奉 旨以同知
直隸州留於安徽遇缺卽補并 頒賞甯紬袍鞋一襲辛酉克

復休甯縣城擊退皖南援賊迭經五次並克復建德縣城同治
元年冬杪帥師擊屯溪巖市街賊時風雪嚴寒方踰嶺至大峽
中賊突至礮矢交發軍將無策君麾軍稍退賊以爲敗蜂擁入
峽我軍已踞山巔君令嚴陣堵駐劈山礮轟發賊遽披靡斬獲
無算更由大洪嶺外追剿三戰三捷克復徽州府城奉 旨以
知府仍留安徽遇缺提補二年春轉戰皖南繞道旌德夏初克
復青陽縣城青陽爲金陵後路賊所必爭君與朱軍門稟請文
正公率七營守之互相犄角七月十九日僞堵王等五悍酋合
營環攻復有僞孝王等兩大隊及僞奉王之分股數逾十萬一
晝夜直逼城根築僞壘百廿七所聯營七八十里縱橫狼籍每
二鼓合圍攻擊天明乃颺如是三十五日時君與朱軍門均因
勞致疾七營二十八哨官病及帶傷并勇弁又逾其半君力疾

巡城慰諭兵民自被圍君與軍士日食減半後又減至一二合
草根樹皮佐之八月二十六日遙見援兵旗幟乃令每人日食
米四合整隊以待未幾援兵至內外夾擊四面會勦未及兩時
破賊壘三百餘所圍遂解時僞奉王率所部大股賊眾駐太平
旌德廣德州四城眾號十餘萬自青陽解圍後與堵祐兩僞王
遺書於君欲拔身歸順又狐疑多端君乃草檄諭以急應圖改
者六反復一二千言諸酋讀之莫不感激然尙月餘不決君乃
單騎入石埭城隨行僅四親兵賊眾列陣以待礮聲雷動甫入
城酋長佩劍擐甲次第跪迎君乃剴切宣示 朝廷恩威及曾
侯桐德意眾酋悅服咸曰易公誠信待人故隻身至我輩猶有
二三其心者非人類也十數萬眾一夕落髮遂旋營擬善後事
宜條上文正公行之始督官軍入城秋毫無犯眾酋咸泣不五

日收復四城皖省以次廓清文正公 奏請優敘奉 旨以道員仍留江南兩省卽補加正二品封典 頒發 誥命三軸甲子春請假歸里逾年文正公復 奏派督辦湖南督銷淮鹽局務五年閒銷數暢旺國課日增蕩平任頗諸賊軍餉有濟奉上諭加按察使銜己巳冬今侯相左公復委辦湘省甘捐兼籌黔餉肅清案内奉 旨交部從優議敘恭遇 覃恩由按察使銜加三級 給予從一品封典三代及本身妻室 頒發 誥命四軸是年陝西巡撫劉公典特疏 奏調奉 上諭著赴陝西交用君聞 命卽行以庚午之夏抵襄樊有日疾而返歸里後愈劇而精力漸衰不復作出山計矣君歸自皖年尙未艾里居凡十四年自以少孤事父祖未極色養晚年承祭戚如新喪督課諸弟各有成立其六弟潤壻官旌德縣賦詩遣之有惟仁

無殘刻惟明能斷決惟節無困窮惟儉能廉潔之句其他族戚
貧乏各量力助資或置薄田以贖之有青年守節及子弟貧不
能耕讀婚嫁喪葬者均爲籌畫多所成立早年文詞卽播於藝
林晚尤嗜學有心得輒手錄之集有名儒語錄讀史摘要及日
記以自省又有聽竹草堂詩文集若干卷君在皖時余亦爲文
正公檄襄軍務同事多人與余尤爲親密凡有所舉度余不甚
許可者恆輟之丁丑冬余由江南歸里曾過君里第方擬次年
春復訪君作文酒之會未幾卽得凶聞矣嗚呼余其何以爲懷
耶君生於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六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配陶
夫人子二長達鎮候選同知次達鈐附貢生員外郎銜候選主
事女三一適余子昌濬一適湘陰郭氏早卒一適同縣庠生黃
希尙孫二經訓經誥女孫一銘曰

軍興以來人才輩出惟我湖湘實爲超軼猗歟易君志氣凌雲
威敵能武埒眾能文幼學壯行奄有眾美衡鑑人倫不謬朱紫
八載戎行艱辛備嘗功成名遂暫理歸裝十有四年所見獨諦
爲善多門公私兼濟純孝所凭獨有嘗烝秋霜春雨悲感填膺
骨肉之恩尙有高誼惠及閭黨身居江海志切龍樓二豎爲祟
造物同遊我性迂直世以爲否君獨余暱曰吾畏友昔有陳亮
託銘葉公謂有不實當辨空中余凜此言有書必覈勒績貞珉
永奠幽宅

朱魯岑先生墓志銘

并序

先生姓朱氏名道文字魯岑先世爲徽州婺源人明初遷於安
慶之桐城祖某父某皆業儒不仕先生幼英敏善爲文以經濟
自負凡天下利病及輿地險要必一一窮其原委年十八應省

試時山陽汪文端公廷珍爲督學使者奇先生文取入縣學屢
試不售遂棄去乃大肆力於學家貧以授徒爲生邑中賢士大
夫有宦於外者常延入幕府遂獲閱歷嶺南江右以及秦楚名
山水多爲詩歌以誌其勝年逾六旬以母老不復遠出時授徒
於附近以養親飲酒賦詩文以自娛當是時同輩諸老或以經
世自負或以文章自鳴各造其勝炫耀一時彼此讌集各爲異
說高論不相下或盛氣交爭先生閉門埽迹上下千古辨學術
之真偽窮陰陽之消長以及歷代文章之正變酒闌燈施高吟
壯騷史漢李杜韓蘇及陸宣公朱文公陽明王氏之文聲琅琅
徹戶外家徒四壁怡然自樂人有饋遺者非其人終不受也咸
豐癸丑冬十月粵賊陷桐城先生奉母家居賊至見先生以巨
刃劈其首先生高誦邵子上天生我之詩者罵賊不屈賊復以

刃斫其頸斷幾半乃仆地血淋漓被面賊以爲已死更他去良
久乃甦時冢婦及女孫數人已先投井中死先生被創猶奉母
不倦母臥病衣不解帶侍疾凡二十餘日母以天年終先生號
痛如嬰兒見者皆爲感動後與孺人深入龍眠山中時先生門
人馬大令建勳避亂邑之東鄉黃家山遂延先生課其子孫穆
聞往謁見其音容誓欬超然風塵之表逾年乃受業門下是爲
咸豐丙辰歲也先生少好老莊之書論學則以濂洛爲宗兼取
金溪姚江不執一隅之見生平所著於詩易俱有成書詩文數
十卷城陷盡失今以先生避亂數年之作合前殘藁編爲十卷
先生素不欲以詩文名世存者皆非先生意也穆賈薄才弱侍
先生將二載朝夕聆其訓誨屢疾時猶諄諄以讀書窮理務爲
明體達用之學爲勸今距先生之卒又五年矣每思先生遺言

不覺愧懼交集先生之卒也以咸豐丁巳冬十月二十八日距生於乾隆乙巳年正月初八日春秋七十有三娶左氏子三人長某蚤卒次某次兆蘭孫二人長某次某兆蘭久客於外穆家貧未得爲先生卜窆多今兩江制府曾相國聞先生學行慨然助白金若干屬邑人甘君紹盤爲買山資以同治元年夏月葬先生於龍眠山都家窰之原藉人左氏耐相國大書刻碑題曰大清文學朱君魯岑之墓穆於是稍論次先生學行爲之銘曰

敏其才終未能施也抱其道無所矜奇也樂天知命不與世推移也古之人與乃周邵之風規也高褐纓屨千載下庶幾識吾之師也

劉悌堂先生墓志銘

井序

先生姓劉氏諱宅俊字愷生號梯堂桐城東鄉陳家洲人也祖
父斗才皆業儒斗才公以貧教讀里中主人數家皆連班
供飯不肯攜子以故先生年十一尙未入小學一日拾薪過父
館窗外小立時父爲生徒講中庸某章先生心領神會一一記
之次日乃特到父館窗外竊聽父命諸生覆講皆不能答先生
自窗外一一對之父大驚急出覘之乃其子也遂抱頭大哭曰
吾誤吾兒矣主東互問之相商勉力爲之一本家某願獨任其
事先生每日三餐均到其家先生於心未安亦時不至在野擇
草木實食之先生非常聰穎自從父學日見進益歲餘一日父
將外出命題諸生作文先生已悟題義亦以意草一稿中多空
格父回爲諸生改文畢先生以草稿呈父父見多空格問其所
以先生曰此當用某字某字彼當用某字某字吾均不知何寫

父一一代爲填之乃統觀之果皆順理成章也自是文日大進年十四應學使試卽入縣學數年食餼父已前卒先生教授鄉里專以 欽定四書文爲圭臬教諸生原本經訓道光丁酉舉人甲辰進士 廷試二甲以知縣用掣籤廣西特授來賓縣知縣歷任天河修仁荔浦懷遠等縣知縣署新甯州知州公務之餘嘗進諸生談經講藝終日無倦容咸豐初以母老告終養歸田里遂不復出宦藁蕭然仍以課徒自給先生舊與吾先君善咸豐庚申辛酉間先生館於歐窰族人叢桂堂距吾家一二里穆以子姪禮往見先生口問子學問甚好一見幸甚嘗往來余家見穆文數篇以爲氣力醇厚頗近先秦兩漢穆乃綜前數年散文一巨冊請先生改訂先生推獎之餘仍以師道自執自居凡有不合輒爲批抹塗改不稍假借又嘗以自著詩文三四冊

見示且命言其是非不以我老稍爲迴護情致甚殷先生壯年曾刻詩集六卷請序於鄉前輩方植之先生方先生詩法極爲精嚴於當代詩人少所許可獨稱先生詩爲卓然見先正典刑既爲先生序其詩晚年以家藏刊本書其卷端以爲深得古人超妙之境平心而論實在孟塗歌堂之上孟塗者爲劉處士閒歌堂者爲朱學博雅兩先生均以詩學鳴世爲當代名公所重者也然穆見先生在廣西諸作奇峭瑰瑋神采壯麗尤深入杜韓之室惜歸田後而方先生已謝賓客不及見而歎賞之矣逾年辛酉秋里中遭水災先生解館歸所居之德新莊又逾年以疾終於南灣族人某家以手合掌端坐不動年近七十妻氏長子元佐邑廩生年少有學行早卒側室氏生四子先生歿時年皆幼不能力學穆當日侍先生曾叩及居官時事先生曰

吾本非吏才幸厯任平安公事一到卽了不取民間一錢民情
愛戴如父母士子沾化如父師吾雖未有出奇政蹟於心實無
愧也今僅搜得古文一冊凡_四十_四篇在廣西及晚年之詩爲
其族人某攘爲己有余屢求之堅不肯出他日能得當并其古
文共爲刊之今距先生之歿已二十年而先君棄養亦有三年
矣終年遠客海濱不惟先生葬與未葬尙未及知而先君亦尙
浮屠於會公里祖塋之側今不肖年近始衰矣生平志事百無
一就念少時與先生論文解惑相聚之時爲日雖無多而獲益
於先生甚眾度餘年更無所進以酬當日教導之風誼乃追述
大略爲之銘他日有力當刻諸石補納先生幽宅庶幾以表私
淑之忱云銘曰

所學所行並與古人相映而志事終未能竟惟遺業尙有留於

人閒論者以爲奄有六代三唐之盛

張舜卿先生墓志銘

并序

同治元年壬戌夏余以事到汴梁往往見書肆有中州八先生
凝道錄所謂八先生者乃孫先生奇逢湯先生斌耿先生介張
先生沐張先生伯行寶先生克勤冉先生覲祖李先生來章乃
吾鄉張君舜卿時主講許州聚星書院特取八先生生平著述
擇其最精者前載本傳後附語錄刊板以教諸生俾諸生用功
立身爲人一以此八先生爲法者也余是以心儀張君之爲人
旋與閒封紳士之有學者談及皆云張君主講許州沈潛四子
六經之書終日坐講堂孜孜教誨諸生不倦余於是又心儀張
君經師人師兼而有之者也是年冬十一月余由汴梁赴湖北
道過許州下晚停車卽到聚星書院見君留晚飲並以所著經

學稿本數冊見示閱其大略卽別歸旅舍次日啟行自此十數年與君音問不通光緒三年丁丑許州奇荒君以年老辭聚星講席回里閱八年余以事至皖城時君亦寓所親方宗屏大令昌翰所余訪方君又與君相晤則君鬚髮皓然而貌全改非復余與君相見時之顏色矣時方君特設酒宴君與余爲一夕之談次日余適有事回家方擬他時稍暇到縣城見君小住數日藉質所業未讐所願聞君已謝人閒世矣壬寅春君之曾孫其昌以君狀及君諸著述踵門乞余爲君銘幽之文余文雖不足以重君乃據狀書君學行大略以爲鄉之後進矜式焉

君諱承華字蓉溪號舜卿桐城人太博文端公諱英之世孫祖父君雖家世貴顯均以清白自守自君祖考皆食貧以故君自成童後卽爲里中童子師課讀養親幼時母嘗患

胃疾痛不能支君虔禱於神剖肱和藥以進母患頓瘳年逾冠
學大進爲名諸生世家巨室爭延聘館穀漸豐乃將會祖以下
未葬多棺竭數年之力徧歷本鄉山水均得吉壤安葬某年作
館於外時父在家構疾一夕心動卽星夜馳歸則父疾已篤猶
得侍疾三月親視含殮道光二十七年君北遊中州當道有知
君學行特聘主講許州聚星書院咸豐三年粵西之賊陷桐城
君馳歸時母已先避亂山閒君號泣尋母猝遇猛獸於五嶺山
中獸見君乃遠奔君得無恙乃奉母至許州書院侍養多年母
年七十六以壽終君一切盡禮君主講許州前後凡三十年教
諸生多所成就自奉甚儉約衣服非至敝不輕易人有急難來
告者輒不憚推解周恤之平生相知及里人有過許州資用不
給必竭力俛助之君爲學不存門戶之見於漢宋兩派能持其

平不苟異亦不苟同惟求心之所安所著有大學補釋中庸補釋各一卷三頌考一卷困學齋文存二卷所輯有中州八先生疑道錄二卷其著大學補釋有云古本不分經傳非有缺文亦無錯簡朱子補格致之傳爲窮理之功又補敬字爲涵養之要其於義理可謂致極精詳乃細玩古本原文則格物與敬之義皆已周備而無俟後人之補惜古注未能盡明故朱子亦未看出又其先見湯文正公集上孫徵君書發明古本大學之精義洋洋千餘言又嘗見溧水黃鈍齋之說次序一仍原文義理盡宗朱子極爲善論君本湯黃兩公之論更暢乎其言之爲大學補釋一篇與程朱之義理無不脗合而愈見陽明之致良知非經文本旨庶後之論者不得執古本爲朱子病亦不得因注疏及陽明誤解遂謂古本有差而大學乃還其真面目云此書極

爲湘鄉曾文正公河內李公棠階高要蘇公廷魁諸名公所契
其三頌考序略云余讀左傳與今詩周頌有歧讀孟子與今詩
魯頌有歧蓄疑於中後得王文憲公之說謂魯頌有錯簡玩之
誠是更以左傳證周頌則錯簡尤多諷玩久之忽若睹二書之
面目乃細審其章次成周頌魯頌考定二篇友人金陵劉武橋
洛陽曹伯繩見之謂確是本經真義諦而新鄭閻遜之尤喜大
武七章之解謂千餘年後復睹大武全詩爲快云云其困學齋
文存二卷凡五十四篇亦皆說經之作確有根據非苟與先儒
立異者君身前皆先後自行鏤板行世君卒於光緒十二年丙
戌十二月十九日未時距生於嘉慶十四年己巳十一月十六
日亥時享年七十有八先是寢疾時已自知不起沐浴更衣冠
拜辭家廟諭家人曰我行年將近八旬不爲歿矣平生自問無

他長但樸實頭地不敢妄爲汝輩記之善事宜多作遂端坐而逝人咸稱君爲生有自來云妻■氏前卒子家鼎孫紹祖曾孫其昌其興其猷其盤其昌等以某年■月■日葬君于

■之原君子家鼎孫紹祖均左右附葬銘曰

吾鄉前輩老嗜學君與二方尤卓犖

魯生先生存之先生

二方與君學異

諦各有著述傳諸世惟君之著最後觀我欲長追力已殫四顧徬徨無所倚深望後人有繼起我今衰老一無成傾心先哲銘佳城

節孝先生烏程周君墓志

先生姓周氏諱思誠字一庵湖州烏程人也生有至性事親孝素嗜學聞道場山費文學熙以理學教授遂往謁師事之於是研究四子六經旁及天算醫卜諸書無不通其精奧而得所指

歸因輯下學指南一篇以示爲學宗旨家貧課徒養親以廉潔
自守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賊陷府城先生不屈死之距生於
嘉慶二十四年三月三日春秋四十有四先生父諱永源母施
氏妻楊氏生子一名驥女一未字當城陷時同日殉難惟母施
氏得脫越數月以天年終有先生故交張君維楨及親故等經
營棺斂如禮葬於菡萏山麓亂甫平門人等欲求先生遺骸及
衣冠以葬不可得有趙君復振藏有先生石印章文曰一庵將
謀卽以此葬而趙君旋歿今其門人周文桂等議以鐵函緘封
乃卜於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招先生魂葬於金蓋山雲
壑鴈紫清潭左側之阡先期屬桐城蕭穆爲之志里人李宗蓮
爲之銘曰

金峯峩峩峻且寬佳城鬱鬱神永安鐵邪石邪其忠肝

馬慎庵先生墓志銘

并序

光緒十四年秋九月八日吾友馬慎庵先生以疾終於里第逾月其孤其昶以訃聞時余適有東洋之役因設奠春申江上西嚮而哭之八九年來竟不克憑棺一奠以申余哀而君之孤其昶已於十六年葬君於城北朱家橋矣當同治九年夏余遭先君喪忽得心疾慮不能起時余長子生甫數月念孤穉無所托賴乃寄書屬君不料余以樗櫟之資至今尙偃蹇人間而君墓木又將拱矣嗚呼痛哉今其昶以君葬地未善復改卜龍眠山保烏石崖將以二十九年春三月己未遷焉余悲感往事乃拭淚搦筆志君行誼大略以付其昶俾刻石納於壙中君名起升字慎甫號慎庵一號趣園先世本固始祝氏又遷居六安易姓趙氏明永樂初有州學生諱驥者出贅桐城馬氏又承其姓世

爲桐城人六世祖太僕公孟禎以風節著稱事績載明史本傳
高祖翮飛曾祖春生均研精禮經家世傳業祖邦基考樹章以
耆年碩德爲鄉里之望具詳安徽通志君幼聰穎過人學詩古
文辭於世父公賓先生兼受業於鄉先生方儀齋蘇欽齋戴存
莊諸老諸老學術不同君能左右采獲而得其精粹兼工六書
私淑鄧山人筆力沈厚波磔奇偉則君又自得古人用筆之意
非諸老所能爲力也咸豐間粵西盜起蔓延吾邑君挈家避亂
邑之東鄉當是時有成都蔡先生天培者年老罷官依其壻廬
江章太史瓊蔡先生無子而以其學傳諸其女玉生君一日過
章氏與蔡先生相見縱談蔡先生大驚異立呼女玉生出見各
證所學有契於心因師事蔡先生而與其女爲道義交時論皆
不謂然其實蔡先生父女所學亦真有大過人者昔晁錯受尙

書今文於伏女馬融受漢書句讀於曹昭豔稱今古何獨於君而疑之余與君訂交稍後所居距君寓僅十餘里時過從論學已未夏秋間邑東大亂君挈家避杭州三年亂定歸里余訪君山中君以流離播遷之餘閱歷興亡隨境體察所學又加進矣君固有經世才屢困名場又不肯自他途進年甫四十卽棄諸生業益肆力於詩古文詞其求君四體書者尤踵相接於門君故言辭溫雅不甚閭遠一日外出值羣氓雜遝嘉崇摻交貿相競將揮拳勇洩私忿君聞馳歸立出數言排解之其音宏亮徹於遐邇眾相顧驚愕而散邑有大事悉推君主持君必力持正誼強者抑之屈者伸之而君亦以此時遭謗議余每與君相見無所不言意有不合或直爲面刺或隱相腹誹亦有時故持堅僻怪誕之說相牴牾爲笑樂同治庚午辛未間安徽大吏奏

修通志檄各州縣分纂以上余與君總理本邑志稿君意主寬厚余主嚴謹各持一說每盛氣陵轢辯駁不相下至鐘殘漏盡力竭神疲乃各就寢餘氣未平天將明輒蒼黃拽履襲裘露頂捶門而入復伸前說往往至日昃不歡而散余一夕頓有所悟晨起盥櫛畢整冠束帶造君之廬而三揖之君亦謬爲恭敬互相推獎兩人雖知非其本衷然亦因此兩相遷就卒能相與有成也是歲之晏與君別各有贈言自是遂不復再見余之負疚於君多矣今一一思之其將何以爲懷耶君生於道光八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以附貢生議敘同知加四品封典妻張氏有賢行刑君葬子一人卽其昶也女三人均適士族孫二人根碩根偉皆幼銘曰

龍眠有一老居士別號雪谿之釣子人云泉石有膏肓寡欲差

同徐偉長早年經世頗自許雲起龍驤不我與六經萬戶與千
門隨人所得皆同源良知之說久沈翳君乃獨耽其妙諦旁追
王孟法韓歐斯冰李蔡亦同儔高躅芳踪雖可擬文子文孫相
繼起有謂我銘不由衷請君與我辯空中

敬孚類彙卷十二

傳

桐城蕭穆敬孚

左沅州傳

左德球字球如子旗字天章桐城人也明崇禎中球如以歲貢薦例得官時秦中盜起蔓延幾徧天下李自成寇西北張獻忠寇東南球如謁選得廣西奉議州同知其地故荒徼也與球如相知者咸勸毋往球如毅然曰今國家多難正臣子致命之秋眾思爲其易孰爲其難者因顧其子天章曰吾與汝偕往可乎天章亦諸生每讀書見忠孝大節輒三復流涕至是受命與老僕侯某同侍行幾歷險阻乃抵任所逾年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殉社稷天章聞之慟哭不能食老僕從容叩之曰郎君今就義太安人在家縱不以爲念顧誰侍老父千里之外耶天章曰

吾非不知時不可死顧食不能下咽耳因屬老僕謹事其父乃作絕命詞曰口不欲言手不忍書國事至此安用躊躇此志已定庸可奪諸明倫堂上謂我何如先是其父諭之曰兒能爲國死誠善但死亦有道毋爲徒死也天章乃占此至第七日嘔血數升死粵西人聞之皆爲流涕先是球如不欲以家自隨妻任氏及女在里中旣而江南爲大兵所下念故鄉不可以久處乃遣老僕迎任氏及女往順治三年丙戌十一月明桂王稱號於肇慶改明年爲永厯元年擢球如湖廣沅州知州時大兵下江西黃公石齋楊公機部相繼敗楚中大吏多望風迎降順治四年九月沅州城陷球如觸石死當未死時爲城守計老僕爲言城不可守狀且勸其自爲計球如曰吾行年六十尙苟且偷生愧吾地下兒耶至是死之妻任氏及女亦相繼死於是老

儀號慟曰嗟乎吾主人皆相繼死吾獨不能死
吾主人者乃具棺殮之逾年始以棺歸里葬在
章附焉今其裔孫居潛山

贊曰吾邑左氏有兩宗均爲大族世居東鄉口
距僅一里自少保忠毅公於明天啟間死崔
宗也球如父子乃崗股之宗也然忠毅之名在
而球如父子之名卽鄉里聞至今知之者已
譜敘述頗有缺略參之桐溪漁隱所撰桐城
成此傳以表揚之

左文思先生暨子公虔孫采一家傳

文思先生姓左氏諱德璋字無奇又字鏡懸
字成庵嘗受學使耿公楚侗之知力以正學

子三人長曰德玉字元璞以尙書專家食餼邑庠膺天啟丁卯歲薦先生爲成庵季子以春秋名家年二十二入縣庠旋食稟餼同時邑中以春秋獲雋者多出其門方宮詹父子其尤著云當萬厯之末邑中饑饉民多劫掠爲生有司捕得者立置之法先生時授經城中方氏自城歸鄉道經祖居族人見之告饑者雲集乃出館金散之有一人後至金盡卽解所被袍予之歸家囊橐蕭然不能自給後嚴拘不法者他族均有之先生之族以勸諭給金故無一人罹於法者九入棘闈兩中副車每撤棘後主司歎息久之兩恩選當第一一以讓貧士一屈於勢家不錄以歲貢先一年歿於方氏講堂年五十二是爲天啟五年乙丑十一月也時直指使者方以次日觀風諸生旣入比明聞訃弃筆硯奔喪者十七八及門蔣司農臣方學士拱乾盛司農璜請

同鄉先達老友之在家者相國何公如寵大勳卿盛公世承宮
諭吳公應賓中丞方公大任及學校諸生聚明倫堂私謚文思
先生所著詩古文并手批史漢書手注春秋左胡合傳道德經
楞嚴經等書其孫吳欲次第刊行未果今皆佚有子四人鉛鉞
銳鑕皆守其學

鉞字公虔文思仲子也文思治春秋其伯兄茭河先生治尙書
兄弟俱以經學名家先生獨傳其伯父尙書學幼工制舉文并
鍾王書孝友雍睦出入必循禮法年二十八乃補博士弟子員
與弟銳字幼筭遂大肆力於經史之學旁通諸子百家其卒也
以崇禎己卯正月年三十有七妻盛氏同邑盛寅陽之四女十
歲能通毛詩論語列女傳晉唐詩有子一人昊先生嘗覃思性
理大全史學諸書漸有成編惜早世未卒業與弟銳鑕均爲邑

庠生

吳字白存別號采一祖父兩世皆積學名儒先生生當明季經荒亂家遂落又早失怙先世手澤兵火耗盡之餘存者什一母盛太孺人幼承家學甚賢淑嘗晨昏課讀先生內賴母教外資叔父藏一先生獎勸少長力以承前緒自任諸子百氏之書能會其宗性喜山水足迹幾徧東南發爲詩文有先民矩矱著有四書表證六經正訛爲學者所宗又選金陵名詩一編義取重本省而昭古蹟也然生平精力尤瘁於史自劉恕外紀溫國通鑑紫陽綱目李燾長編皆默識心融其他稗官野乘府州縣志無不旁搜博采丹鉛鈐識又詳於有明一代掌故著爲一書曰讀史綱目續讀史綱嘗徧質同好年三十七受知於督學李公以二書進李公評爲良史勸其行世乃鬻田宅付劊劊工竣而

家資亦盡生平交遊咸一時名宿同里張文端姚端恪皆見推
重與方公邵村田伯位伯諸先生尤善晚年以修家乘一司其
任事畢卽謝去營坏土於浮渡之陰葬其先人遂偕田伯昆仲
於華嚴寺朝夕會講以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月卒年■十有
■先生家在邑東鄙澁湖之北所謂宋莊者長老相傳云豐頤
白哲終日恂恂非其人竟席無一語或酒酣縱談天下事聽者
媿媿忘倦有孫維駿早死婦王氏以節孝著其門

蕭穆曰先生所著讀史綱今里中罕有傳本余訪於先生六世
孫愷乃得讀其書詳帝王之源流分正閏之支派卽后妃親王
有事可考者亦附紀於後爲讀廿一史綱十卷復綜明朝緣起
至於末季或本從信諸錄或采野史遺聞爲讀明史綱五卷首
載總論及歷代統紀世系國都地域改元年號諸圖考體裁精

審持論公平洵當家置一編也據其序列實起於文思先生略具大概公虔先生復取釐訂於晉魏十六國南北朝之始終尤爲精核值兵火未遑成集幼鐔先生隱居取父兄餘業更研精思於漢唐宋三朝再加編訂有宋以後缺焉未備易簣後卷帙都無完好至先生取其遺緒彷彿補綴乃集其成因讀其書考其家乘參之故老傳聞牽連書之以著先生累世家學淵源其曰窮理盡性出治之本通今博古致用之術可以想見爲學之指矣屢世績學而不獲施諸用所著之書又卒不能顯豈獨先生累世之不幸也邪

方息翁先生傳

先生姓方氏諱世舉字扶南晚年自號息翁世皆稱曰息翁先生桐城方氏故華族冠蓋相望先生獨與從弟貞觀世稱曰南

堂先生竝以詩鳴天性高曠不求聞達少遊秀水朱太史彝尊之門多見古書祕本博學篤行康熙間北遊京師賢豪長者多就唱和質疑辨難無虛日名譽日起臨川李巨來督部尤推重焉嘗以先生所賦長篇險韻張諸廣座誇耀同人中年以本宗孝標學士書案牽連遠戍塞外雍正元年 恩詔放歸田里嘗寓揚州時 朝廷方開博學宏詞科某侍郎欲羅致先生舉以應 詔婉謝不就生平所閱古今載籍均有評訂或屢加塗改上下朱墨交錯其議論考據多有前人所未及者少年好爲詩歌卷軸甚富晚年多所芟削所訂詩集斷自甲辰南歸以後嘗見友人顧嗣立俠君箋注韓詩於韓公身世多有不合乃鈎稽羣籍發明旨趣爲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遂嗜韓詩長篇瑰譎亦往往似之年八十餘於廣坐酒闌燈地中伸紙濡墨

頃刻數千言不復斤斤繩墨而精采不少衰其族子宜田宮保
觀承撫浙時屢以書訂期請遊覽武林山水卒不往復書曰野
人方與故里諸朋舊日劇譚會吟掀髯鼓掌以爲樂乃欲以爰
居享我耶其襟懷高曠若此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年八十
有五所著江關集春及草堂詩鈔漢書辯注世說考義家塾恆
言蘭叢詩話已久行世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兩淮鹽運使
盧公見曾爲刊於揚州又有李義山詩集箋注其表弟江都程
太史夢星借刊之世多有其書余欲搜先生生平評訂羣書芟
繁揭要勒爲一書名曰春及草堂筆記久之未就乃撮其出處
學行大略爲之傳以示讀先生之書者有所考焉

朱孝子傳

朱孝子名武東涇縣東鄙李園村人父某早卒母胡氏家甚貧

孝子生不識詩書天性純孝終歲爲買人傭母目盲年七十餘又遭風癱疾衣食溲溺皆孝子躬自扶持先是母爲孝子娶婦性頑鈍至不能躬執爨一切皆孝子身任之無幾微怨懟形諸面母得風疾至九十餘乃卒孝子哀痛營葬距家里許日必爲食詣墓祭者二後二三年孝子亦卒其族中請老憐之請於邑令聞於朝建坊里中是爲乾隆三十四年也

贊曰余識孝子族裔孫平佳爲言孝子狀如此且曰孝子性亦愚拙爲人傭但知刻苦勤儉事母但知純孝盡力其他皆無慧悟余曰自來大姦大慝傷道敗俗往往出於天下之所謂大智者也至能扶持綱常名教往往見於天下之大愚者也孝子之愚其殆孔子所謂不可及者與

故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陳夢湖先生別傳

代

先生姓陳氏名廷桂字子犀號夢湖又號花谷和州人也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乙卯會試中式 廷試二甲第一名選翰林院庶吉士嘉慶元年丙辰散館改工部屯田司行走旋授刑部直隸司主事四川司主事題陞江西司員外郎直隸司郎中十五年春京察一等引 見 記名以道府用逾二年補授湖北安襄鄖荆兵備道蒞任覽其山川風土每歲秋讞勘淤田賑飢民往來各屬區畫均有法時白蓮餘匪潛竄樊鄧間禽其魁王珂等六人寘於法有巨猾王七大吏又檄令擒之先生以爲其黨多亡命激則生變乃使人誘而械之癸酉秋河北八卦教匪起蔓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而林清一股闖入 禁城次第伏誅其在定陶滑濬者破城戕官勢甚熾襄陽故爲白蓮教賊出沒之地時提督一軍奉調赴豫不軌之徒思乘機起勢幾殆先生

亟言之大府籌備非常乃修城隍閱軍器謹門鑰搜閒謀分檄
佐雜巡邏邊圍營靜夜微服行城中且渡漢江赴樊城等處譏
察鈴柝之聲終夜相聞勤勞數月如一日境賴安堵是年冬豫
東賊復煽亂陝西姦民遙應之次年春蔓延及於興安之白河
石泉等邑鄖陽戒嚴時將有秋讞之役或尼之先生奮曰食祿
赴公義也遇賊戰不勝死耳戒備而往二十四年擢湖北按察
使楚省民風多狙詐訟獄繁興日事討論逾年調任陝西陝人
直樸士著者奉法唯謹惟南山州縣地廣山深川楚無業之民
多就開墾山地姦徒溷迹其閒而北山鄜州延安等處亦有此
患 上深以爲慮於先生 陛見時數言之履任卽擬嚴察保
甲而南山州縣適撫臣朱公勳已先奏請前往先生乃由三原
耀州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鄜州甘泉膚施等處詳勘獲姦匪數

人合

劇江

往往

衝沿

奉

家留

暇日

自守

人命

任湖

清理

澧州

西相與釐剔姦弊佳士被落而拔起者得十餘人道光癸未辛卯間江南大水屢捐錢穀平糶給散鄉里災民多所全活性好山水官部曹時車駕時幸木蘭南海子五臺等處嘗扈蹕隨行得縱覽西北諸名勝及歸自奉天年七十不復遠遊於城中故宅築筍根精舍以古銅器尊彝秦漢瓦頭唐宋碑刻古書數萬卷棄其中終日編摩纂述不輟又四年壬辰七月卒年七十有四所著有尙書質疑八卷尙書古今文考證二卷續識小錄六卷神京風土記十卷滙程日記二卷豫章行記瀋陽于役記江漢行程錄鄖讞隨筆入秦記秦三絕錄牝金集各一卷香草堂集十四卷詩略十一卷蔗廊短書八卷所獨集太音集各二卷陳氏家乘筍根雜錄各六卷選歷陽詩圃十二卷生平尤留心鄉邦掌故嘗薈萃古今載籍爲歷陽典錄一書諸城寶閣

學光鼎河間紀尙書時見而嘉之均爲之序後開雕於襄陽道署中凡三十四卷晚年閱書時有改訂復爲補輯六卷增刻原書之後歸田時里人復以續修州志爲請乃取州人張孝廉元銘胡明經勳及廣文楊肇元張志鴻編訂稿本增刪分合復爲完書先生卒後四年州守北平善貴乃釐定付梓得二十四卷今智開幸蒞先生之鄉旣搜輯歷陽典錄讐校重刊復披先生出處大略而爲之傳俾讀是書者有所攷也

孫孝子傳

孫孝子名佐標 人家貧拙於治生乃奉其母來寓居桐城東鄉日乞食於村中而亦時爲人傭母有所欲必先意承志欲出遊則負之以行不計道路遠邇母寢疾孝子日夕不安寢母以天年終孝子涕泣悲哀依母墓寢處者數年後獨自乞食數

年乃卒卒之前數日乃徒步至各村中諸長老訴之曰吾某日當死然死亦不能不擇地請以里中大清庵爲吾死所可乎於是諸老素欽慕其孝聞其言甚異之皆曰可孝子領謝而去乃於卒之日沐浴更衣至庵中佛座上端坐而逝後里中長老請於邑令得旌於朝奉旨建坊於里中張家村

贊曰乾隆間廬州有何孝子奉其母來居吾邑東鄉之水圩保行傭以養雖陰雨大雪不外宿食有異味必留以遺母母喜聞歌暇輒負母於背自行自詠以娛母意旁若無人爲人渾渾終日多笑容人皆稱爲何孝子母死哭泣悲思未逾年亦卒嗚呼以吾鄉僻陋之區而前後孝子獨喜流寓所行大略相等是殆天實使之以爲鄉人鑑邪孝子卒前數日向諸長老以擇地建坊爲請曰吾非好名者也恐諸君忘我卽忘吾親耳嗚呼此乞

人之所以爲孝歟

梯堂先生曰孫孝子字香山道光丙戌歲余親詣其廬墓之地前有天燈土大結片席覆於碑上中有香爐團篩以貯香一甕一簸草一束而已家有弟一人少行乞長以肩輿爲生爲弟娶婦事母盡孝母卒買地葬之遂以墓爲家焉余聞之士人如此

鍾繼昌傳

鍾繼昌廬州舒城人少以豪華自許咸豐三年冬粵賊陷桐城入舒城鄉人惴慄多以金錢羊豕供賊繼昌憂憤不平時諭以大義或執而戮辱之由此結怨於鄉先是賊每至一處輒立僞職賊中自稱必曰天朝鄉人於是以繼昌阻供事爲僞職訴之明年四月秦提軍定三復六安繼昌乃同邑前任金訓導上珍

招募義勇以圖恢復舒城合肥等邑義民聞而助之者數
五月某日率義勇圍城未克而賊援自六安合肥兩路
驚潰忽有僞職數人執繼昌曰若等不過欲得金
威叱曰但得禽爾金安往乃以繼昌並金訓導俱執交
之而問官爲胡元煒胡元煒者前廬州知府也初廬州
介其差徐淮降賊淮以猛勇辯詐爲賊所器胡體肥質
遲緩每出行數武擬衣喘立汗流被面賊咸揶揄而笑
胡胖子而淮受僞職反居胡之上胡見郡邑舊紳士輒
爲勸至此一見繼昌責之曰爾世家子弟當揆時度務
大振其鋒不可當何不望風拜降同膺天福而乃妄動
此繼昌高聲曰若非吾郡前太守乎何居然在此我等
世家者以讀書忠義不負 國也方欲速滅逆賊藉報

而謂我能降賊乎不能降賊乎胡聞繼昌言慙而退屢易賊嚴
問之繼昌皆不屈賊怒先割其下體繼昌大罵曰爾逆不過有
剖吾腹一策耳賊有微笑者曰恐不第剖腹也乃令數賊拽繼
昌出將就刑繼昌負痛不能步時繼昌有老僕前陷賊中見繼
昌欲救之乃佯若不知曰待我將若拽出繼昌得老僕扶持出
賊眾又大聲呼曰鍾繼昌若能回首吾當不殺汝繼昌毅然不
顧罵賊益厲賊怒先以刃割其背毒刑備施抽其腸而死金訓
導亦以罵賊不屈遇害繼昌死時年甫二十六妻某氏以守節
聞有一遺孤繼昌死後其友人吳道立以死事狀上於福中丞
往返者數乃得 上聞

贊曰乾隆閒寇起金川舒城有鍾邦期者時爲某郡太守陣亡
奉 旨卹其家子孫承世職勿替繼昌乃太守之從元孫也繼

昌少卽入貲得州同知銜一
動 天子可謂不墮其家聲
導起義其鄉人皆曰鍾某歸
咸相慶曰是宜早死我屬能
命防堵至廬州卽曰人心去
之文忠之言其驗也歟

錢警石先生傳

先生姓錢氏名泰吉字輔官
公之曾孫也少有異才與甘
有文譽郡人咸稱錢氏二石
郡得先生文詫爲逼近眉山
奇崛屢躡秋闈道光乙酉秋

自是不復應舉逾二年選授杭州府海甯州學訓導攜所藏書萬餘卷皆少所披閱丹黃者偶檢仇山村金淵集有官令身閒可讀書之句曰先得我心矣乃名學廡之室曰可讀書齋官訓導二十七年引退後掌教安瀾書院又七年海甯士大夫相依如父兄惟恐其去先生少好深湛之思中年以後慕梅子真之爲人以讀書養性爲務嘗畫冷齋勘書圖以見志公務之外黻校經籍日有定程治一書必貫首尾朱墨迭造點勘至十數周不倦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元文類校勘功力尤深每閱宋元以來版本至十數種皆蠅頭細書標錄於本書上下方尤善爲詩古文辭深得古人淵雅之詣所與吳越耆舊及當時名賢相與抵掌上下其議論莫不心折以爲其學不可以度量窺也先生抱用世才深自退藏官海甯甫數年遇計典大府將以先生名

上先生力辭之顧大府廉知先生能遇地方事有關民生利病者必屬州刺史與之商推歲在丙申將開濬備塘河杭嘉湖道金公洙首以相屬先生采訪輿論時刺史李曉村甫下車先生以民所不便痛切言之刺史意未合先生持論不撓乃作書詳析論辯辭開河事不預聞刺史旋熟思先生言重索前書觀之乃歎服暇與學官弟子講論經史深相勸勉而訓於家者尤以培養元氣爲本友人文字有涉嬉笑怒罵者必深規之每舉昌黎語以示學而引伸之曰行峻而言厲不如心醇而氣和也晚年避賊氛哲嗣應溥奉先生寓居安慶西城應溥在節相曾公戎幕一時名賢輻輳自曾公以下多時相過從先生顧而樂之論談娓娓不倦手校三史惟范書未得殿本對校至是猶借其書日校數葉盛暑不輟逾年寢疾遂卒於此年七十有三

爲同治癸亥冬十一月也所著有甘泉鄉人詩文稿二十四卷
清芬世守錄二十六卷曝書雜記二卷海昌修志采訪日記四
卷海昌備志五十二卷附錄二卷子二人長炳森甲辰舉人考
補 景山官學教習先生卒次應溥己酉拔貢現官吏部文
選司主事孫 人皆能守其學

蕭穆曰先生以壬戌冬寓居吾郡明年春余始謁先生於城西
寓所聆其言議真篤雅君子也是年秋穆府試被黜先生悄然
不樂穆屢請業於先生是時學使朱公方奉 命按試吾郡先
生力勸暫輟所學留意舉業穆旋以舊爲文一冊呈閱時先生
猶力疾以蠅頭朱書評其得失未竟而先生棄世卒前數日猶
呼余字問其哲嗣子密曰蕭敬孚已入學否嗚呼穆以迂拙窮
困於時而先生獨引而教之勤勤懇懇如此疾中余屢見之猶

力疾出語移時再三喘乃罷是亦足見前輩之古風不再見今世矣先生之學行具見其哲嗣子密所編年譜其討論經籍文章具見於集中故不著獨以所聞見私淑於先生者書其大略如此

汪梅村先生別傳

先生姓汪氏名士鐸字梅村晚號無不悔翁先世爲安徽歙縣之潛口人曾祖植始遷江甯祖照父均皆有隱德不仕父均好先儒理學之書先生嘗自述云士鐸家極貧然性好讀書先君子好理學嘗訓士鐸曰窮而在下須記餓死事小四字除程朱經注之外禁勿觀日以無入不自得爲訓故視戚族之溫飽美衣食爲餘事然蒙師皆不踰閭巷雖歲一易率無所講授年十一從徐先生諱谿游始覩考試帖括之書乙亥冬館災於火明

年益貧不能從師其夏學故衣於焦氏才六月其肆歇業又明年復學於朱惠泉姑丈宅亦只五月其肆再開而歸先君子館孝陵衛月一歸定省先大母暇則煮茗與先慈弈棋而勸余以習楷書而已未嘗一語憂飢寒及詣戚黨也戊寅五月改習餅業於長干里店曰祥和其東人萬姓燕人也謂余曰子非商賈中人也奚不歸讀書耶遂於八月又歸歸則刺譏之言揶揄之狀殆鄉里族黨中周徧以爲不才矣於是取四子書溫習之中表吳春卿茂才杰爲略解說乃習爲制義己卯七月求考鳳池書院邑令某極賞之題爲從義崇德也時先大父卒已久舅氏聿文先生習綴業不好書外大父榕庵先生所藏書束之高閣四舅氏振聲先生耆繪事存其二十之一於齋中余時時竊觀之大母始倪太孺人賢之或舉以贈庚辰八月以能讀書入泮督學使者

姚文僖公

諱文田字秋農浙之歸安人首題爲未信則以爲謗已也次題河漢余首藝用韓非屈原作正面以伯夷

賈誼作陪面以陳東歐陽澈李綱趙鼎作反面次藝力言嘉陵

江非漢西域非河源峒豕昆侖玳瑁之言非是由是人爭覓余

文深加歎賞然亦惜其文法未合外舅宗錦城先生嘉之以南

陽君字余辛巳壬午疊膺房薦湯文瑞公金釗謂其有大醇亦

齊侍郎士彙謂其亦自按乙酉以經文章率房師擯之丁亥冬

弦拂節惜詞旨尚薄耳南陽君來歸君性木強鮮言笑不加修飾先君子喜之先慈雖

惜其太樸素然亦喜其能聽教言也江甯之俗新婦入門有所

謂暖房者用魚肉將之中表朱鄴水茂才華輩知余意皆以書

代之如墨池編廣輿記之屬皆是也時見佳書則私與南陽君

嫁衣釵釧之屬以市之而屬其勿言南陽君亦喜余讀書嘗冬

夜一鐙憑矮几作針黹於牀前余無絮襪坐牀上半衣中頰而

觀書率夜漏三下始寢蓋余性剛拙而南陽君能安貧勤操作

於堂上極婉順敬慎之真而於余二十年無一語反目雖或小
不加以理亦淡然置之無違言他人雖其兄弟無一字假借也
乙酉余始食廩餼南陽君既歸謂余勿爭泉刀貽上人不美名
故余不與人爭利先考聞而喜之曰是能守吾道者也連舉五
女一無服殤子坐是病瘵日以婢直家雖漸裕於昔而念遺嫁
諸女遂不能市藥醫之此余之深悔也已酉冬始以無子續取
吳興君始製珍衣裘始役一老嫗始能具飲饌遺嫁兩女始連
舉二子雖下殤歟而先考妣及南陽君皆不及知矣此先生自
述中年以前之境如是咸豐三年癸丑春粵西之賊陷江甯先
生與妻沈氏轉徙於徽州之績溪深山中授徒自給數年益陽
胡文忠公開府楚北聞先生避地於彼乃召往鄂渚同長沙丁
君取忠爲輯讀史兵略於武昌節署先生故有水經注圖鈎稽

羣籍以爲學者讀唐以前古書之資遭亂失之避地績溪時略有追補胡公閱恤先生窮老平生著述多燬兵燹爲刊此書並敘先生學行大略其序曰江甯汪梅村士鐸余道光庚子典試江南所取士也耆山水無仕進志四上春官特借以瀏覽山川風土不謁一人不待榜而歸其視富貴利祿泊如也雅性好學藏書二萬六千餘卷閉戶絕慶弔詩花木讀書爲樂 國朝學人率自經史秦漢諸子外天官麻算輿地職官蒼雅典禮之屬靡不綜覈君承吳越諸尊宿緒論又金陵爲南北津要通人名士魁耆之彥多遊寓其地故平生師友講說頗不狹陋家至貧傭書河泲江淮間皆以府主意不能自有以發攄而其自爲說半札記其書上下左右方朱墨逡遺陸離不可辨嘗據注疏通典及宋楊氏元敖氏 本朝盛百二吳東壁程易疇張舉文張

期甫諸家說爲禮服記三篇曰本仁以親親率義以
以貴貴而加降不降系於本服之後又取後漢諸書
注今制疏證續溪胡竹村農部甚稱之又據仁和趙正
注爲之疏櫛釋以今地及列史諸家文集有可附屬
爲補輯不盡酈亭意也然於山川阨塞陂池水利特
之政治又取說文玉篇而下諸小學書及史鑑注爲
其文字雅俗而旁及於訓詁姓氏郡縣并爲廣韻聲
又以宋齊隋有志而梁陳北齊周皆無之爲補梁陳
梁之百七州皆爲確證其沿革壽陽祁相國亟賞之甘
志惜未成又據續志四分術衍東漢朔閏考以正范中
王氏書而注其甲子異同於下據太平廣記所引鄭尹
布算其月日於七月五日偕同志祀之又爲佚存書曰

廣及韓詩外傳疏證皆未成其爲散文喜秦漢駢文喜齊梁而亦不廢魏晉爲詩喜唐人及有明七子爲詞喜南宋人則皆無草稿以爲不必存也粵逆之亂一切燬於賊遂避地績邑北山深谷中客授自給號曰無不悔翁咸豐九年余召來楚北詢其舊作無一存者惟授徒之暇曾補爲水經注圖二卷蓋爲班志而作非其前書之悞矣余重憫其學行又經喪亂年已衰病無子息致可悲歎故爲刊其水經注圖以補黃子鴻氏之所逸而牽連及其爲人如此云先生又嘗爲種樗老人傳以自況其詞曰種樗老人自忘其氏字似漢魏閒人喜種樗樗成林堪茂嘗一詣市貨之不售歸益種不輟居貧老憊願自少多忘年交與北海管幼安高密鄭康成汝南許慎南郡龐德公豫章陶潛范陽酈道元京兆杜佑吳陸德明洛陽賈公彥魯孔穎達往還最

數東海徐陵南陽庾信亦嘗把臂稍閒輒與諸人議論樗林閒人笑其迂曲弗恤也遭時之亂諸人各避地不相聞問老人遂寢忘之五季之末老人益聾瞽時人與言多不省老人言世亦不省以是宋以來交遊絕少卒窮老以死其鄰曰余嘗聞老人言蒼勁矻磊多節目慙寒燥不渝松柏也今茲培塿地弗宜龔琢彤綠爲明堂清廟建章樓觀其小者爲舟車禮器之屬者杞梓豫章也然必世適相需又有工師重而采之與所以施之用者當其任否則無若與吾樗老於空山荒江之濱而弗妄斲小之以嬰世患也其桃李棠棣之妖冶可憐與性不相類故不植植亦必不蕃樗不才中爲薪造物無私雨露其長養與它材木同石炭用多而天地山谷之氣必有窮則吾薪獲厚直未可知焉惜吾不及見之矣其詣如是悲夫老人之善自爲謀也先生

之胸懷高曠如此先是胡文忠公延先生輯讀史兵略成復屬
爲大清中外一統輿地全圖垂成而胡公薨於位楚督官文
恭公及繼胡公撫軍新繁嚴公樹森復延先生續成之同治元
年壬戌之冬余由河南至武昌因見先生於寓居住還數日先
生期望爲學之道甚切陳義甚高歲晏返里逾年余致書復申
爲學大旨先生答之曰士鐸以謂凡爲學者學至於聖賢而已
聖賢至眾而以孔子爲集成學孔子如飲巨海登泰山各有
所得而不必其相同比而一之陋矣漢魏儒者自博入惜其未
知約也宋元儒者自約入惜其未知博也然人之性情旣各有
所近不能強同且爲博爲約皆須竭其畢生精力如飢者求食
寒者求衣孳孳日加勉焉而後各有所得旣得之後而互相非
詆不知交相資益則門戶之積習爭勝之客氣爾學者未得其

致功自得之真而徒掇拾其妄自尊大之貌此不善學者也然
既博既約既交相取益而士鐸猶未敢以爲合乎聖人之道者
則以服鄭程朱雖殊途同歸而皆得乎道之全體其於大用猶
有未臻是具聖門四科之一爾管商申韓孫吳後人所唾罵而
儒者尤不屑置齒賴要而論之百世不能廢儒者亦陰用其術
而陽斥其人爾蓋二叔之時已不能純用道德而謂方今之世
欲以儒林道學兩傳中人遂能登三咸五撥亂世而返之治也
不亦夢寐之囂言乎然則管商申韓孫吳與吾儒交相濟亦如
服鄭程朱之爲博爲約宜相資助而後可以窺見洙泗體用之
全也蓋自孔子生於古其時地狹人寡俗樸事簡一切狡詐奢
侈風氣未開不見今之火器鐵騎大舶之害不知有暎法美俄
佳兵強市邪教之事不計有回回苗猺與吾民爲仇之孽故其

言如彼設生於今其必有所以感喟而爲世儒設之鵠矣然則吾儒爲學之次第亦先原其性之所近而後自權於出處用舍之閒以定其讀書尙友之志此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如士鐸者少嘗服膺許鄭既乃約以程朱於經世之用曹如也而自涉寇難閒關吳楚所遇不一人知漢宋之言皆鑿柄也又況外無應門之童內有交謫之婦日處失意中則又取黃老之言以自放蓋不足與於學人之數已明矣蓋先生雖以儒學爲世所推而實能洞達古今之治體如此甲子秋 王師收復江甯是年冬先生東歸當道仰先生名德月致餼廩制府曾文正公尤禮異之是時曾公奏請補行本科及咸豐乙卯等科江南鄉試余乃至江甯與先生再見於秦淮之上自是二十年來往來江甯輒時相往還先生自甲子東歸江甯卽不復出閉戶窮居非其人

不見非其餽不納光緒庚辰夏五月余以事至江甯省先生於家先生時年八十猶扶杖出見尙善談論且屬余爲覓書帖數種聊以自遣自述平生著作多不能自信且半爲他人代作惟所爲水經注疏證以古證今工力頗久以爲經世之資惜燬於兵燹不能追記然北方水道時有變遷今又閱數十年與前所記不免又有參差矣辛巳夏先生故人六安涂朗軒中丞宗瀛涇縣洪琴西都轉汝奎及諸故人生徒輩爲先生校刊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癸未秋先生門人合肥張士珩爲先生校刊悔翁筆記六卷詩鈔十五卷補遺一卷詩餘五卷先生皆以刊本先後寄余於海上且自品其亂後之作筆記爲上詩次之詞又次之而文最下斯刻也莊生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也云云先生舊時所著書有禮服記儀禮鄭注今制疏證廣韻

雅廣韻聲紐表梁陳州郡志水經注疏證東漢朔閏考皆不存
今存者僅胡文忠公所刊水經注圖及埭錄二卷淮南書局所
刻南北史補志十四卷先是咸豐辛酉秋胡文忠公薨於武昌
節署先生爲文忠刪定遺集■卷刊行又搜輯文忠在武昌數
年政蹟公牘稿本等編刪繁舉要撰爲胡文忠公撫鄂記二十
卷因文忠歷年於不職之員多所參劾今其人及子孫仍多貴
顯書出慮有所忌鈔本僅存不輕出以示人同治二年春余由
安慶致書武昌請鈔副本先生祕不肯與去年春余以先生年
已八十有八復致書先生欲爲傳之先生時目眇不能復書僅
於爲余經手致書之人李光明傳言此書現已在山西書局云
至秋七月聞余至江甯欲見先生親索之時先生已於十日前
卒矣今因檢先生先後所寄水經注圖文集等書乃將先生文

集之自述並種樗老人傳胡文忠公之序及先生癸亥秋在武昌復余書爲今刊文集之所遺者薈萃成篇俾後之知先生者有所考焉光緒十六年春三月十五日謹述

劉融齋中允別傳

光緒八年四月一日 國史館上言儒林文苑傳曠不修懼經明行修之士久而湮沒不著宜下各直省采訪以聞 從之於是江蘇巡撫衛公榮光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興化劉君事實上 聞七月 日奉 旨原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劉熙載前在上書房行走曾任廣東學政旋因病請假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品學純粹以身爲教成就甚多洵足爲士林表率著卽宣付國史館列入儒林傳以彰碩學欽此仰見 聖主敦崇實學嘉惠儒臣式刑多士之至意於是海內士大夫知其事者僉

曰允哉公傳在史館名在天下既足傳諸天下後世矣然金匱石室之藏非草茅所得聞見穆自同治十一年壬申之冬客遊海上與公還往凡八九年稍能窺公學行崖略乃據公家狀及其所撰諸書大旨別爲一傳以示同志者焉公諱熙載字伯簡一字融齋江蘇興化劉氏曾祖瓚祖銓考松齡世以耕讀傳家公少孤貧力學中道光十九年己亥恩科舉人二十四年甲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乙巳散館授編修咸豐三年癸丑

文宗顯皇帝召對稱旨奉命直上書房久之上見其氣體充溢早莫無倦容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上嘉焉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六年丙辰京察公名在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旋以病乞假十年庚申湖北巡撫胡公林翼特疏薦公貞介絕

俗同治元年壬戌 詔起舊臣公與焉其明年兩奉 寄諭入
都三年甲子補國子監司業其秋 命督廣東學政旋補春坊
左右中允五年丙寅引疾歸遂不出當道請主講上海龍門書
院凡十四年以終公秉性儉約至貴不改其初嘗以翰林直
內廷徒步無車馬有晏子浣衣濯冠之風視廣東學一介不苟
取諸生試卷無善否畢閱之試畢進諸生而訓之如家人父子
焉作懲忿室欲遷善改過四箴以示之其主講龍門書院與諸
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黜
蕪崇實祛惑存真嘗午夜周覽諸生寢室其嚴密如是與人居
溫溫然無疾言厲色與客言善談議亦時雜詼諧嘲笑恆不見
其有高邁遠俗之槩而意有所不可亦卒莫之能奪也閒居敝
衣糲食不多用一錢親故有貴顯遠有饋不一取有貧苦必多

方周濟而待客又必盡豐潔其處已接物變動不拘又如幼敏悟太翁鶴與公嘗曰此子學問當以悟入故公晚年亦自號寤崖子自六經子史天文算法字學韻學下至詞曲以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尤以躬行爲重嘗曰所貴於學者求盡人道而已所著書有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持志塾言二卷藝概六卷昨非集四卷皆公晚年在書院自爲校刊行世又有自記語錄若干卷藏於笥未能整理其敘四音定切曰余幼讀爾雅釋詁至印吾台予四字忽有所悟以爲此四字能收一切之音後證之諸韻書皆合益自信乃易以欵意烏于四字蓋欵意烏于皆取聲音之名以爲名其於印吾台予則欵代印意代台烏代吾于代予也前數年客有問余以切字法者余先問之曰子知開口正音開口副音乎曰知之子知合口

正音合口副音乎曰知之開正一名開口開副一名齊齒合正
一名合口合副一名撮口子知之乎曰知之曰吾有常言之四
字欵意烏于是也子知之乎客曰將焉用此曰然則子之所謂
知者豈誠知乎夫欵字收聲者名開口音意字收聲者名齊齒
音以及收烏名合口收于名撮口自非先辨欵意烏于何以能
定開齊合撮也不能定開齊合撮而欲切音更何以能定上一
字母下一字韻也吾試問子關雎河洲四字於欵意烏于宜若
何分屬客謝未能余曰子試於關字長其聲以讀之雎河洲三
字皆長讀之客從余言余曰子覺關字下隱然有一彎字乎雎
字下隱然有一于字乎河字下隱然有一阿字乎洲字下隱然
有一優字乎曰然彎亦烏也阿亦欵也優亦意也于則無俟復
言是則開齊合撮不既定矣乎推之一切韻之收聲可知矣客

悅曰此指吾未前聞然尤願論撰以貽後學俾得與能也余時
頗心許之今余爲圖說旣成又因及門黃接三鑽研韻學與之
準佩文詩韻字數輯爲韻釋四卷事固有難已者書名四音定
切蓋原其實且使余向者之所以自悟與所以告客者胥統焉
其敘說文雙聲曰切音始於西域乎非也始於魏孫炎乎亦非
也然則於何而起曰起於始制文字者也許氏說文於字下繫
之以聲其有所受之矣夫六書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疊韻雙
聲皆諧聲也許氏論形聲及於江河二字方許氏時未有疊韻
雙聲之名然河可爲疊韻江工爲雙聲是其實也後世切音下
一字爲韻取疊韻上一字爲母取雙聲非此何以開之哉是編
獨詳雙聲者以韻有古今之別雙聲則古今一也徐鉉等注說
文字音以孫愜唐韻音切爲定要之許氏之聲本可爲切由古

人制字其中本具字母也是編韻借孫氏母卽用許氏之聲加
江字許云工聲注古雙切今用許氏之本聲易古雙切爲工雙
切不正切江字乎由江字推之如脂字許云旨聲模字許云莫
聲孫氏業已取其聲以爲母矣至於虞佳殷蕭宵尤等字虞吳
聲佳圭聲殷肩聲蕭肅聲宵肖聲尤又聲苟以許聲加孫韻皆
可爲切而一切雙聲之字不皆可知乎夫雙聲之大略不外乎
清濁二聲之從類及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之相通自有切
音以來學者固皆知之惟其知之則與余之溯源於古人制字
之本音必有合也余纂說文雙聲僅舉崖略及門陳仲英以爲
禪於小學攷矻助余成之學者誠因是編以契許氏之聲因許
氏以契古人制字之音庶無負諧聲之本指也哉其序說文疊
韻曰書以說文疊韻名疊韻也者疊古韻也古韻有與今同有

與今異與今同者卽爲今韻何以不疊今韻今韻不勝疊也夫古韻可據者有若詩百篇焉有若屈宋之辭焉推之凡古有韻之文無不可見何必許氏一人之書顧許氏於字下繫聲所以音韻卽出於其字雖雙聲亦在其內要不及疊韻之多卽但以純古韻而言其字亦豈少哉論者於河可共知爲疊今韻於江工或但以雙聲目之其實雖取雙聲亦取疊古韻也然則欲明古韻舍說文其可乎閒嘗以此語及門袁竹一竹一所見輒符余因與之輯疊韻上下卷以明說文合體之字與獨體之聲體旣相因韻自相合卽有不合亦由後人之失讀類非古韻之本然是編於許聲雖若有信之過者然過信猶愈於過疑況信未必過也同校者爲及門黃淵甫蓋亦以其明於許書而屬之至古韻大旨爲余舊著今列爲首卷雖所言不專在說文要與說

文相發云公於音韻小學確有心得之外而潔身修行與有宋諸儒言行相爲表裏凡日有心得隨筆記載晚年手編定爲持志塾言上下二卷內分子目二十事曰立志曰爲學曰窮理曰存省曰擴充曰克志曰力行卷上曰盡倫曰立教曰人品曰才器曰致用曰濟物曰正物曰處事曰處境曰處世曰天地曰心性曰禮樂卷下復爲之序曰孟子始言持志志之賴於持也久矣持之義不一端大要維持之欲其正也操持之欲其久也持之方不一端大要善其志之所以養也慎其志之所以發也每念古人之學無不以此爲兢兢而即可準此以見吾人之失故余之教於塾也嘗以持志二字額其齋焉塾中講貫自聖賢經義以及先儒格言固皆日有課程矣其有不及舉古人之辭但自言之以取易明者則隨時筆而存之蓋以便學者之復習也原

本卽名持志塾言惟不立門類不避重複未免雜而難約今姑
刪複分類以成二卷然亦但如原本之所有而未嘗增益實亦
未嘗得整齊次第之宜焉夫持志之功深求之而未冇盡者也
學者誠由所至而進推焉則是編者或亦由淺之深之藉也與
公旣以持志塾言教授及門諸子及窮鄉晚進之餘又探討古
今人詩賦古文詞曲書法經義深造自得復爲藝槩六卷子目
有六曰文槩曰詩槩曰賦槩曰詞曲槩曰書槩曰經義槩自爲
之序曰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尙矣次則文章名類各
舉一端莫不爲藝卽莫不當根極於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
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
以槩乎彼舉少以槩乎多亦何必殫竭無餘始足以明指乎是
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槩今復於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

取槩乎皆嘗有聞大史公歎文辭不少槩見聞見皆以槩爲言
非限於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爲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
顯缺者非卽隱備者哉抑聞之大戴記曰通道必簡槩之云者
知爲簡而已矣至果爲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余初不敢
意必於其閒焉公於古人詞章文學既有深造獨得之境嘗有
述作不自收拾隨時散佚晚年就篋中所存詩文詞曲各類編
定四卷而以所仿周秦諸子書寓言四十二篇曰寤崖子列爲
卷端總爲之序曰此集始名四句集蓋集中所編入大率四十
以前作也余之少也學不知道雖從事於六經然頗好周秦閒
諸子又汎濫諸仙釋書并騷人辭客之悲愁放曠惜衰暮感羈
旅者亦未嘗不寓目焉故當時所作指趣多所出入且有傲然
自得而不知其爲非者豈非沈溺之甚也哉四十後乃始悔之

又後則欲勿存之矣既而思之非與是不容偏掩者也是中有
非非中亦豈必無是狂言聖擇理或同與且卽未必有是然存
之以著其非庶鑒余非者得以及時趨是而不至若余之過時
而悔與偶憶陶淵明辭有昨非二字因以名集昨之云者豈獨
爲四十以前言之乎四十以後附入者自視實亦未見是也故
並以昨非槩之以上六書惟持志塾言成於同治丁卯藝槩成
於癸酉餘四種均成於光緒三四五間先後公自校刊成之遺
書有讀書劄記游藝約言制藝書存三種乃公歿後公子彝程
等從公篋中所存手稿分類鈔出示公及門諸弟子於丁亥冬
續刊之劄記與持志塾言相類游藝約言與藝槩相類制藝書
存原爲昨非集之第六卷公刊集時尚在游移未能卽時刊入
者也公早年工行楷書法晚年喜撫漢魏人八分篆書久之鎔

鑄一體規模奇古變化無端人有求者亦時應之又嘗命工爲刻一石時以餉人亦自喜也公以光緒六年庚辰夏五月上海龍門書院構寒疾其初尙輕尙能時時見客及拜客穆以四月閒由上海廣方言館附輪船回里至五月二十七日回館次日卽到龍門書院候公起居時公構疾已十餘日尙能談話如故留同午食至六月初三日公乃到廣方言館訪談移時乃去自是以後穆數日輒往書院候問公疾雖未瘳尙能坐話移時至十七日公門弟子沈約齋袁竹一到館言公疾久不瘳思回興化穆卽同局總辦李勉林觀察相商李君故與公友善乃爲主張以本局小火輪船拖帶公舟回鄉較速公乃清理書院一切事宜卽於七月十三日登舟時穆亦將有事於蘇州卽附公舟於十四日已刻抵蘇州胥門外小泊穆卽別公上岸時公病已

不能興矣公歸里後疾亦時重時輕中間尙能訪老友陳君茂亭一談至七年辛巳二月乙未乃終於里第正寢距生於嘉慶十八年癸酉正月癸巳享年六十有九夫人宗氏先公_卒年_後公子三人長彝程太學生精通天文算法公嘗與穆談及時以爲慮曰察見淵魚不祥次展程光緒元年乙亥恩科舉人三尊程縣學生女二人長適高郵吳嵩泰次適泰州唐恩祥孫三人啟詵增詵祥詵

左端臨先生傳

君姓左氏名莊字莊士邑諸生少從其舅氏吳明經孫織學明經之時鄉里耆舊尙有存者明經帖括之餘頗研究經史并漢唐以來之文君少多病聆其緒餘置之胸臆而已年逾壯乃肆力於學久之有得視世味泊如也好獨遊家貧恆敝衣履徜徉

山水閒不知者視其面貌多迂笑之君與世無忤歲饑嘗推食以食人里中咸稱爲長者晚乃好言古文法蓄異書千卷每當晨夕淒風急雨木榻敝帷圖書狼藉擁褐高吟聲琅琅與之相應穆少困俗學閒嘗取古人之文讀之略知其意欲屏舉子業治經書古文辭時頗目爲迂闊歲在甲寅讀書於左氏宕村時與君聚處且得借先輩遺書瀏覽君閒居亦喜與穆談論古人之文嘗出所藏吳明經所錄先輩劉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選十餘冊以示穆亦手錄副本嘗竊取其意爲文穆粗諳古文法竇始於此海峰先生八家文選凡於古人精神不到間有一二敗句則刪雜於旁以示學徒君聚漢唐以來之文甚夥於先輩所未入選者輒擇取之或刪雜數行或一二句覺莊雅可誦評定朱墨遠道陸離至不可辨穆每至其家輒舉以相示皆有真

識云此非俗儒所知也嘗往來余家每至輒挾書數種薄暮而返相送一二里外猶立談依依不忍去穆嘗叩其著述云凡吾所欲言皆古人已言之文不關於經術實用虛辭濫說徒敝人精力耳君生平不事著述其所評論古今人物皆有卓見律已以嚴待人以恕亦喜閱時賢之書然亦罕當其意也晚乃厭家務欲覓一靜室研究古書且與穆朝夕相質詎意天不憖遺鄉里頓失此典型爲可惜也君之卒也以同治二年癸亥夏六月某日年五十有■其小友蕭穆乃以所知一二而爲之傳

循吏陸枚傳

擬桐城縣志名宦傳

陸枚字建中一字立甫浙江山陰人少游學京師援例以吏員議敘補安徽廣德州杭村巡檢旋調補桐城馬踏石巡檢道光十四年莅任廨駐樅陽鎮舊有漕倉當漕糧未全折時縣令於

初冬必親臨兌漕鄉人輸輓漕艘雲集羣氓雜還公編立保甲
詰姦弭暴運民奉法比戶咸安復建巷柵修橋梁施藥餌製水
龍年饑歲晏恆捐廉散賑鎮東沿江有戚家磯石符林立波中
時爲往來民船患公勸立救生局造船數艘大風駭浪每年全
活舟人遇險者無算又籌買義地收掩旅櫬設同仁局施棺槨
斂旅殍邑東南鄉多水災有江都史公丙榮來爲縣令公佐史
公偕紳士張太守寅等造大府陳民疾苦請帑籌資先後督工
興築高黃瓜墩新生樂生諸圩隄又助史公同諸紳士督修天
定隄及永鎮壩自南至東六七十里保障外江大水之年諸圩
隄恆賴安堵鄉民爭訟就質於公必反復開諭往往有感激泣
下與相知者約終身不涉公庭咸豐間粵西盜起蔓延大江南
北有六安曹綬卿率練勇助官軍勦賊至樅陽全隊潰沒公倡

紳士立忠義冢兼籌資春秋致祭逾年湘鄉李忠武公克復桐
城大府檄署縣事善後諸務籌辦合宜紳民感戴後回本任時
邑紳方大令傳理將設育嬰堂於城中公復勸分設樅陽督工
擇地極盡心力每年收養羣嬰逾城數倍舊有白鶴書院經費
不繼公捐俸生息文教復興舊有城隍廟燬於兵燹復捐俸重
修以光祀典凡善舉知無不爲多類此先後官巡檢三十六年
署縣篆三年同治八年致仕光緒十年五月初三日具衣冠端
坐終於樅陽寓舍享年九十嘗著家訓一卷垂示子孫臨終猶
訓諸子立身爲人之道神明不亂先是樅陽鎮右有河爲桐廬
懷潛各縣之水所由出江者夏秋江湖陡漲又灌入內河各縣
田廬窪下者時爲漂沒公莅任數年邑令某與紳士倡議籌資
於江河交界處築隄障之公知此舉爲上游各縣水路出入所

關非一隄所能永固一旦潰決淤泥充塞不能順流而下內河水無所洩窪下田廬仍受其患善後爲難因爲官紳力陳利病事乃就寢後三四十年鄉紳復有詣大府請帑籌資仍於江口築隄者糜費資帑工久不就紳民意見不合幾釀巨案鄉老益念公謀深慮遠爲不可企云

文斗垣先生事略

先生姓文氏諱漢光字鍾甫一字斗垣世居桐城北鄉孔城鎮少工應試文字年逾壯游於方植之先生之門乃大肆力古學詩古文詞皆有鄉先輩風範後來歷遊幕府均能盡其才力有餘資則購古書籍字畫以自娛生平重交誼輕財貨凡有以貧乏來告者必隨時周應之師友中有飢寒不肯告人者亦必隱察之時加持護又使其人能自安焉先生天性和曠仁慈好談

諸年四十無子人有規其納妾者則以貧乏爲辭及聞一義舉見一難事又必盡力籌畫屢形竭蹶不惜也偶有感觸往往泣下沾襟或聞歡娛之事神奇譎怪又不覺破涕大笑頃刻之間悲喜屢易隨性所發不立城府後納妾卒無子亦不以爲戚戚也惟晚年慈親尙在及所遭時事則愴然於懷咸豐三年春粵西賊東下正月省城陷十月桐城陷又數年官兵屢到桐城先生嘗在營中襄辦軍務精力疲弊卒無成功人多忌之亦不爲動也當賊陷城數年閒鄉間尙有安土世家大族自明以來積書充棟多爲鄉人搬出賤售先後所收至十數萬卷逾年孔城鎮大亂先生倉皇奉母逃避家中所收之書又爲土人分略售之遠方余後所得鄉先達張晴嵐閣學所臨歸震川史記標錄姚惜翁所錄劉海峰先生歷朝詩選殘本九冊孫麻山遺集及

他書數種皆先生藏本也余於戊午之春始見先生於里寓一見如舊相識後每逾月必就問鄉先輩遺事及當時人文才學增廣見聞已未之春先生來余家歡留數日乃去更約夏閒復來觀荷逾月乃爲詩見寄余期之甚篤至七月初旬賊大股至公奉母避亂廬江憂亂之心鬱不可忍故有嘔血疾至是大作歿於廬江寓所時七月望日也年五十二生平歷游幕府及居鄉均有事績皆余所未詳著述亦散失無存惟亂中時時賦詩曰藕孔餘生集余曾錄副本藏之歿後余曾爲哀詞一篇以呈劉悌堂先生先生爲評數語以補未及今閱四十年復取舊稿刪爲事略仍錄悌堂先生評語稍悉其家世云

悌堂先生曰文君字煥章本名聚奎後改今名其先父祖俱忠厚文君少時極貧從師無資其父嘗早起於塾門外叩請

師每以蔬菜送之居孔城爲人排難多以至誠動人少從事
吳君寶臣房君掖垣後舉孝廉方正咸豐丁巳冬呂亭解圍
籌糧饋軍當事薦擢光祿寺署正銜以是爲物議哀辭不必
絮論特補志於此

贈侍講學士張敬堂太史事略

張錫燦字敬堂安徽靈璧縣人道光己酉科選拔貢生咸豐壬
子科順天鄉試舉人癸丑會試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丙辰
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己未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申會試同考
官秋八月奉 旨提督雲南學政同治元年壬戌以奏事不稱
旨被議未幾丁艱回里乙丑兩江總督曾文正公特奏保治
軍淮北自到營嘗著草履與士卒同甘苦又以災賑日行泥淖
中民賴以甦丙寅冬髮捻再竄陝西奉 旨督師赴援抵陝卽

解省圍轉戰益力孤軍無援遂殉難於西安
府奏 聞 贈侍講學士家素貧庚戌以
鄉試勤學勵志一室累月不埽除恆終日不
不乞助於人其同年拔貢生石埭陳虎臣艾
訪其所寓詢其日用云本鄉有一公款月可
不乘車馬與人無文酒之會日用飲食寬然
某友數千文爲生計也陳君知其介言竟不
壬子科鄉試也未揭曉前數日卽預備刀繩
自刎卽就縊其堅忍明決如此留京數年孤
往還同儕均以不近人情少之癸亥冬由滇
下時金陵尙未克復兩江總督曾文正公駐
臣總辦忠義局務太史往拜陳君拜曾文正公

去時文正公晤陳君云吾素聞張太史之爲人素行不近人情子以爲何如陳君因道其爲人實爲績學勵風節之士與言之最悉文正公曰旣爲子之密友所言自得其實次日文正公同司道諸公均到舟答拜直登其舟歡談良久卽預訂入城歡留數日時陳君同縣老友楊君仲乾德亨及吾縣方先生存之宗誠均寓皖城往來講學太史因陳君往拜楊方兩先生一見如舊相識一夕同聚方先生寓所論學穆時以應試留此在窗外竊聽遙見太史狀貌面圓白皙帶紅微鬚年在四十左右言詞不多而有精義是夜太史與諸君別未曾再至余遂未及相見陳楊諸君旋知余是夕在窗外竊聽均以余不入見爲咎太史行誼風節余皆聞之於陳君又悉太史自登第後益沈酣古學頗有著述卽在軍中公務之餘尙雪鈔露纂勤學益力殉難後

所著均散佚無存惟平日所著孝經章句孝經問答讀朱就正
錄及續錄三書爲其門人長安蔣善暮所藏同治九年盱眙吳
督部棠爲刊於蜀中余近乃得其書讀之因追憶同治閒與陳
君時相往還深悉太史之爲人紀其大略併悔當時與太史失
之交臂不無遺憾云

外祖左鴻志先生事略

外祖左公諱知來號鴻志世居邑東鄉棋杆岡距予家不過二
里與先祖守璞公交最善少年應小試不售援例爲太學生好
讀書飲酒賦詩薄田僅數畝遂開門授徒兼習俗所稱堪輿之
學閑居無事輒自備資斧徧歷大江南北名山水遇有佳境往
往流連數日一一記之於心歸輒爲先祖及里人之相好者道
之又好談諸里中有公事讌會皆喜聽先生一人暢論一歲凶

荒除夕不名一錢所儲不過斗粟卽大書門帖云詩書有味堪銷夜爆竹無聲也過年其風度如此小子之生先生猶及見之先母歸甯公輒懷抱撫養周至小子三歲乃謝世年垂七十先曾祖成王公會祖母江太君均公所定葬地先曾祖墓在南鄉會公里宗祠後山曾祖母墓在邑東白雲沖保汪家山中公自云生平爲人葬墳以先曾祖母地爲第一吉壤其地自墓後東山發脈蜿蜒下山十餘里平地結穴坐東朝西墓前十餘步下有山澗水自東山出西流繞墓流十數里出山墓前三四里有山峰如筆架人皆以爲文明之象云

孫文雅事略

公諱琴書字納才號執禮譜名文雅少讀書聰穎工書法而秉性狂放不羈少席父祖產業不數年揮霍殆盡乃落魄江湖崎

嘔聞越恆以賣字爲生人有求書楹聯者往往不用成語自出
心裁援筆立就各如其人之意中年以後浩然歸里有子德恆
能勤儉力田閒亦棹舟爲生計公亦以謹身節欲課徒以佐衣
食公故與余先君善余有再從兄時春爲公之外甥公嘗往來
余家余曾記年十七八時先君爲擇師里中余一時性劣恆不
到學舍在家自課公一日到余家留宿余夜侍公飲酒酣公訓
之曰賢姪讀書此時正爲成敗所關趨向須正因以手畫席曰
譬如一條正路前途忽分數歧賢姪今正走正歧之間若誤入
歧途則誤終身德業矣懷之慎之無荒無怠今余已逾公當日
訓誨之年追思公言恍如音容宛在然今於鄉里求此直諒老
成之人不可多得矣光緒二十六年八月秋分前一日

蘇懋甫哀詞

吾友蘇君懋甫名求敬邑諸生其父欽齋先生講學以程朱爲宗於近代儒者師張楊園陸清獻君與其兄求莊能承父學咸豐癸丑邑人馬慎甫起升結同人講學於麗澤精舍君與其兄與焉慎甫故欽齋先生弟子也與君兄弟尤相友愛是年冬十月粵賊陷城慎甫後乃學家避亂於邑東鄉王氏之官塘卽延君課其弟藉以砥礪於學余之獲交於君也在丙辰之夏始相接時見其容貌恭謹而出言不苟心竊異之後君出所著筆記數卷見示又聞慎甫言君之堅苦力學乃益知君之爲人余自愧所學未能窺君之萬一而君虛懷樂善不欲自恃嘗以書與余曰僕受性駑怯幼聞父兄之教長得良友之輔而悠忽以至於今行能無所見於世以視吾子之子然獨立而能成就如此真乃愧死萬萬矣以此大懼隕穫欲自振拔然以親老家貧出

謀菽水思一日閉戶讀書不可得每心自傷之念及吾子曷勝
歎羨吾子其勉之僕於吾子更無所進吾子秉心忠直有所見
願相示無隱僕雖不敏猶能受盡言也嗚呼觀君之愛余與其
所以自待君之爲人概可知矣丁巳春余聞君來慎甫寓齋與
相聚一二日其形容雖顛頽而言語益加溫和蓋君是時已奉
欽齋先生家居慎甫復延其兄求莊來課其弟也已而君歸猶
錄余文數首與余相別於歧路更約夏秋之間復來余家觀荷
是年秋九月欽齋先生以天年終君兄弟行喪禮一本於古而
君身體故孱至此積勞又極哀毀以家貧食指十餘口授徒不
足自給往來借貸恆爲風雨所侵已漸致疾矣明年春不得已
乃謀食於浙西客於仁和邵先生懿辰家邵先生故與欽齋先
生爲道義交念通家之誼又嘉君之學行遇之亦與其子等君

舊疾日加劇竟以六月十八日卒年二十有七喪殮皆邵先生爲經紀也君與余自丁巳春一別卽未通音問往浙西時亦過余里門余適以他事出次日過慎甫寓齋聞君且渡江矣而竟成再世交余之悔恨曷有已邪君詩歌古文辭俱有前賢遺軌書法篆刻頗工妙於宋儒書尤加研究著有愧學錄若干卷妻葉氏生一子甫三歲君卒後數月亦殤先是其兄於去歲冬十二月望後過余舍猶以久不得君消息爲憂余得君之凶問也以今年正月六日今其果知乎當此烽煙滿目棺歸未知何日乃先爲詞而哀之曰

西湖之山水深秀兮中有羈魂於此棲慈親日倚闥而長涕兮更有腸斷之寡妻固知同寄軀於大鈞兮彭與殤爲一轍嗟大雅之日就替零兮正學恆虞於湮滅

趙靜涵哀辭

并序

君姓趙氏名元益字靜涵蘇州新陽人父諱之驥道光甲午舉人甲辰 恩科會試房薦大挑一等分發東河數年歿於河工差次君幼孤能自力學爲諸生同治閒來上海當道延至廣方言館繙譯外洋製造及醫學諸書公務之餘仍力學不懈兼通醫術君頗藏古書及名人手校鈔本時加摩究中光緒戊子舉人庚寅辛卯閒無錫薛公福成奉 旨出使外洋延君爲隨員及醫學官三年差竣回里得保舉知縣君不樂仕進仍在廣方言館繙譯外洋各書兼爲人治病有求必應余以同治壬申冬客遊上海癸酉春應製造局總辦南海馮觀察焯光校閱本局所刊各書亦任廣方言館居室與君相近朝夕相晤余亦攜帶古書鈔校本數笥與君互相借閱以故兩人益加親密特異於

他同事者君舊藏有李文貞公所刊朱子韓昌黎集考異十卷
余以此書刊於康熙戊子在乾隆間 詔修四庫全書館臣著
錄 文淵閣已云李光地得朱子門人張洽所校舊本翻雕景
爲精善光地歿後其板旋佚故傳本頗少云云因勸君寶此本
以館俸摹刊君欣然從之此書復得流傳於世君之力也君自
刊此書後益好以餘資刻書二十年來所刻有用精本凡十數
種志尙未已今年刊其鄉先輩明人龔詡大章所著野古集三
卷秋九月完工以四部見贈此書 四庫著錄係內府藏本乃
崇禎乙亥其八世從孫挺所刻外間不甚經見也余與君結交
於同治癸酉春於今卅年相親如一今年十月初七日爲湖州
老友周君萊仙病久不愈數醫無效因挽君同往爲周君診脈
開方閱二日余往視周君服藥仍不效回告君君約日欲同余

再往審視閱數日君獨到周君寓所門外詢問余尙未至君乃
怏怏而返先是君與本局所請某洋人繙譯某書洋人今秋至
此將往京師應當道之請仍申前議約君到京師接繙此書君
來相告余詢行期因問何時回君云總須年餘定於月初出門
余到君寓送行遂別未幾接京師電云君已歿余大驚傷感累
日計前月初七日同君問周君之疾君爲診脈定方月半君復
獨往視周君至今不及五十天而周君已於前月十九日逝世
今君又繼之兩月之間連喪二知己余其何以爲懷耶今先爲
君些詞以抒余之悲哀云

粵有賢士素重風義些力之所能無所迴避些潔身自愛無所
猜忌些久與結交不我遐弃些家有奇書充几盈笥些有求必
應不自珍異些疑義相析廣聞博識些古笈流傳從無藏祕些

一日踐約情迫無遲些曾未幾時二豎爲祟些有子有孫醫藥
無侍些仁不必壽修文召至些層冰嗟噫靈寄北地些望君不
見長流別淚些接席重歡形諸夢寐些魂兮歸來不可遠寄些
天涯寄詞以鳴哀思些表君行誼聊慰君意些

--	--	--	--	--	--	--	--	--	--

敬孚類彙卷十三

傳

桐城蕭穆敬孚

倪烈婦傳

烈婦姓朱氏名珠世居涇縣東鄙李園之印星塘幼從兄讀書
輒知忠孝大節言談舉止一秉禮經年十七入適同邑倪晶是
時舅姑俱存逾三年其舅死家漸落烈婦事孀姑維謹得其歡
心時其夫貿易於外婦姑食貧相親愛無已烈婦藜藿不充時
爲人紉綴刺繡以謀甘旨愉色進姑姑曰美惡與其何自苦如
此烈婦曰我年少食此自甘姑勿介意也後數年其夫竟客死
某地家人恐烈婦知之匿不以聞烈婦後隱然有覺乃言笑自
若人咸疑有異志然烈婦不見姑輒涕泣悲哀人曰此傳言之
妄耳汝何悲烈婦曰我固知之久矣然我之所以強顏色笑者

以有老姑在我悲恐愈觸姑悲耳或勸之他適烈婦曰命也我命當昌倪氏之門不應凋落如此今若此亦命也姑老矣又無人事我意已決勿復他言自是紡績養姑益加恭順數年如一日姑亦幾忘其無子也咸豐庚申春三月賊入涇邑大肆掠是時烈婦歸母家賊至李園其嫂曰賊至矣奈何烈婦泣曰我義不受辱當潔身從夫子於地下老姑在室今不能以終養實我九京遺恨耳姑如能生當爲我寄語慰之恐賊眾直逼不獲死所遂溺死於印星塘凡二十餘日賊退其家人乃出其尸裸葬之烈婦適倪氏數月其夫卽客於外未歸以故無子死時年二十有八距夫死時蓋已七八年矣又二年烈婦之族叔平佳及其伯舅圭以烈婦狀徧乞詩文以傳烈婦焉

贊曰涇邑人多賈於桐城之雙溪鎮余因以知烈婦之賢烈婦

之父諱琦乃前明嘉定太守朱儀之後儀萬曆庚辰進士崇禎十四年獻賊陷嘉定太守合家殉難者也烈婦以一弱女子與之先後輝映亦奇矣哉方烈婦隱然知其夫死言笑自若人方疑之烈婦佯不爲動卒以婦道兼子道得其姑之歡心一旦覩賊眾度不可脫望風就義何其終始從容若是也嗚呼彼素以節義自矜於亂離之際失守受辱者實多矣如烈婦者不爲過言崎行生死皆能折衷大道賢於人也不亦遠哉

江甯二烈傳

江甯二烈者汪孝廉梅村先生女也長名淑蕙次名淑蘋梅村先生博極羣書無子因課二女自四子書尙書毛詩小戴禮記列女傳通鑑皆能貫通最閑習者春秋左氏傳也梅村家藏書幾三萬卷二女次第翻閱殆遍梅村注通鑑地理纂南北史志

表等書二女檢點參校淑遊復爲搜討鈔輯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類書細書條記稿逾數寸梅村成書之速皆二女之力也淑遊年二十一適上元庠生吳榮會甫半月榮會卽幕遊明年客死彰德淑遊奉姑家居默自飲泣未幾粵賊破金陵淑遊欲投水死其姑止之因奉姑遁居句容北門外許村每得食必先奉姑咸豐六年五月向營軍潰二十二日賊率醜類東下淑遊乃投許村某塘死年二十八時家人蒼黃北行比尋尸出不及葬也方賊之破金陵也次女淑蘋投縋絕不死時女繼母沈誕子甫數月母泣曰吾非不欲死願汪氏自歛遷江甯已六世今族人皆無後汝父年老是子所繫汪氏者重我甯且匿草間如程嬰故事汝素通書史益體此義相與持護以延汪氏一綫與女因含涕受命自是不言笑不繙書執筆撫弟外輒涕泣夜

則故臥陰溼下地求自戕賊婦有所令其母不能供賊婦怒將
箠之女泣請代恆杖數十女坦然無戚容賊婦又嘗虐其母負
米女五六月暴坐烈日劔弟望母歸雖飢至夕不忍食也無何
母病弟以失乳死女大慟曰哀哉天竟欲絕汪氏余乃徒生數
月乎拊膺長號遂不食死時癸丑九月十日也女字上元范氏
未嫁乃藁葬城內隱仙庵側年甫二十二

蕭穆曰壬戌之冬余來鄂渚時梅村先生亦寄居武昌郡城年
逾六旬篤學清修然名在天下余數謁之繼乃聞二女節烈事
因爲書之所以嚮仰梅村先生之風節又賢二女咸能折衷大
義其來有自也昔漢之伏生以年老賴其女傳經今梅村先生
道埒伏生而二女竟不能留以竟先生之業余又悲其能繼伏
生之學而不逮伏生之遇也噫

四烈婦傳

姚烈婦姓王氏桐城南鄉白芥里人也父曰錫純里中稱爲長者與同里姚氏世有姻親以故烈婦適姚曉山之次子國珍姚氏世讀書烈婦之母卽其舅曉山之姊也烈婦自適姚氏事舅姑維謹戚里以賢淑稱生子女各一皆在襁褓咸豐十一年春賊踞南鄉大掠烈婦與夫及子女俱先赴水死先是國珍善病父母相繼歿國珍兄弟數人乃異爨國珍貧病衣食不克自給烈婦盡力籌畫市藥餌終不能濟里中窮年兵荒至是賊勢猖獗正月五日國珍諸兄弟各避亂他所乃泣謂烈婦曰我病已不可支不如赴水死以免害汝可攜子女去同殲無益也烈婦泣曰夫子死婦何以生爲明晨賊至烈婦扶夫出以一繩先繫子女復繫已與夫行至宅後山塘共沒烈婦于時年甫三十餘

也閱六日又有唐烈婦事

唐烈婦姓許氏南鄉會宮里農家女也其夫曰唐德田幼孤貧以備爲生年逾壯乃娶烈婦育一女家艱窘烈婦處之裕如惟日勤紡績以助日食咸豐十一年春賊踞里中居人多挈家遠避時德田適病烈婦遂昇夫攜女避亂于七家領距家僅五里許欲再徙他所而賊猝至窮搜山谷德田臥病山劫草間烈婦抱女依坐有一二賊見欲汙之烈婦詈賊賊怒以刃批其左頰烈婦罵不絕口賊復批其右頰罵愈厲賊強曳之去婦右手抱女而以左手抱夫足不可動其夫戰慄泣謂曰盍姑從之烈婦不聽賊無何乃釋手行數武呼賊眾欲環害之烈婦知不可脫環顧山下有塘水澄清如鏡曰吾有死所矣遂辭夫解帶繫女而共沒焉是爲正月十二日也烈婦死時年二十有九閱七月

又有方烈婦事

方烈婦姓余氏亦會宮里人舅朝安夫元成皆農人婦素有賢稱咸豐十一年秋賊眾至南鄉其夫肩衣物先渡河婦攜一女隨舅距河不數武賊猝至舟人大恐不敢近賊擄舅去婦攜女方逃賊目懼之婦見勢迫疾趨河躍身入水舟子挽救已無及矣時七月十四日也烈婦死時年二十有七閱四月又有許烈婦事

許烈婦姓殷氏南鄉黃泥岡人也幼字同里許虎生虎生少慧好讀書過目輒能成誦婦來甫三月而虎生病死婦卽矢志守義烈婦之父曰希六舅曰敦素皆儒生蚤世烈婦性嚴正家故貧節儉自持鄉里咸敬憚以爲不愧儒生之女也咸豐十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賊大寇樅陽居人皆逃散其家人謂婦曰

不避且權賊謂婦曰賊烏能害我哉汝等速去毋溷我家人方
蒼黃去婦遂整衣履拜于堂下出門投池水死後賊去家人乃
搜尸起面如生眾咸驚異而以禮殮殯焉時年三十有九
贊曰余嘗讀明歸太僕文集有云每恨足迹不出里閭不得奇
節偉行爲紀然穆謂抱奇節偉行之資里閭多有特不遭其變
未見所施亦與常人終老耳矧值海宇清平足迹又不出里閭
雖欲紀之何由哉嗚呼彼四烈婦不值其變又烏知其奇節偉
行之資歷萬世而長存邪

應烈女傳

烈女姓應氏上元北口渡人祖曰北村篤行君子也父某母某
氏皆蚤世烈女乃依叔父母事之如父母焉女幼性好潔衣履
凡席稍著黠污必除去而後已及笄字同里陶氏陶氏故貧儒

女子歸有日矣咸豐十年春金陵大營潰賊眾四出擄掠烈女
舉家徙祿口鎮烈女謂叔父母曰此地距家僅十餘里賊必至
兒不如早死不然累且及叔父母家人勸止之無何賊果至祿
口家人倉卒逃出過甯橋河水洶湧女顧謂叔母曰母速行兒
獲死所矣語未竟身已躍入河家人急欲挽救而賊已逼近遂
各奔散閱日賊去家人覓女尸不知所在矣金陵應氏有賈于
吾邑會宮里者時爲吾友姚君灼言之蓋其族女也予是以著
之且嘉烈女之幼好潔卒能潔身就義無慚所好北村于是有
女孫矣姚君又爲予言曰烈女之就義蓋在三月十二日時年
甫十有七歲

張貞婦傳

貞婦姓盛氏名明鏡字耆姑江西武甯國學生盛翎之女也幼

許同里張英濬英濬讀書有大志年二十遭疾時耆姑年十八未嫁聞夫病因請往視家人不許則號痛曰今不能去何以生爲家人知不可留乃聽往張氏時英濬病已篤耆姑持藥鑪淚潸潸滴藥餌間有頃張氏促之歸不可越日夜英濬死者姑伏尸大哭聲哀慘不忍聞是爲咸豐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也踰日求行廟見禮所親使止之不答輒號慟卒行之衣麻衣奉夫主哭拜時水漿不入口者四日矣已而泣訴太姑曰氏今且爲張家婦夫死無子從夫死分也其如夫祀何張氏感哀之爲立繼子名柱貞婦乃忍涕事太姑課子爲事居恆手列女傳一編或時披閱番禺許氏傳輒哀其志節爲之泣下所居一室雖同懷弟無敢輕入如是者三年如一日是秋疾作勸之藥餌皆不進惟日清坐一室飲水焚香有間疾者輒謝之江西俗少年死者

以紙作主除喪乃焚之貞婦將除夫喪乃捧主哭曰夫死而主存猶吾夫存也今主撤是夫將去妾亦誓從夫子於地下矣已又呼子柱曰爾父既去母豈獨存父有遺書爾其讀之母有遺訓爾其守之語隨淚下遂除喪九日而貞婦亦卒時咸豐三年九月七日也

論曰女未嫁而爲夫死且或終身不改適者考之於禮未有明文明之震川歸氏嘗著論非之然近世廉恥道喪婦人一失所天至有墳土未乾卽改適他氏而貞女烈婦亦往往出焉如耆姑事甚奇是則貞節如耆姑輩雖未見禮有明文天獨生之以拯薄俗是亦君子所許也余遊楚北晤貞婦之弟盛寶銛寶銛讀書謹篤時宦遊武昌以貞婦狀示余因其弟益知其姊之風烈因爲書之以勵俗焉

太平蘇氏二烈傳

甯國太平琳瑯村有烈女者姓蘇氏祖某太學生以篤行蓄於鄉里父森桂能文章蚤世母某氏守義家頗饒烈女之兄弟俱天母最憐愛女亦至孝戚里咸稱之女及笄字同里甯氏咸豐十一年三月八日賊至琳瑯村母及家人逃入山谷聞女弱且病不能行乃匿身牆壁間賊搜得女強曳之行女給之曰吾有金帛藏度甚夥取之以從可也賊欣然許諾女乃疾走後院投井中居人有匿於院中驚救起女方甦瞑目適賊且至復投井死之賊亦驚異曰我輩所至如此女者亦罕見矣乃集香楮以祭焉同時又有烈婦姓杜氏卽烈女從堂伯母也其舅曰宜禮三世皆太學生烈婦幼以孝聞及歸蘇氏事舅姑及其夫怡源俱能盡禮怡源讀書未就有子三人是年春甯國大亂烈婦與

夫扶舅姑逃入山谷子幼弱不能從俱被害舅姑亦相繼死踰月聞賊復至婦泣謂夫曰舅姑弃世三子已死不如無生君速行我不復累君矣夫不得已先逃去烈婦奔至河邊解帶縊柳樹下復以帕蒙面曰我死不忍見賊無何賊至婦恐氣不遽絕更以身躍入水死距烈女之死僅十六日烈婦就義時年三十有九烈女時年十有九也

論曰世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卽婦人女子亦然蓋婦女之最重者莫如節孝未有不孝而能成爲節烈者嗚呼彼蘇氏二烈其先皆以孝聞是其明於大義天性然也臨危難而不辱非偶然矣賊眾驚嘆聚香楮爲禮不見化於衣冠獨見感於巾幗亦異矣哉

朱節婦傳代

朱節婦姓蕭氏邑之南鄉會宮里人也適同里朱氏子曰超筆時夫之父母及大父母皆在堂超筆幼聰穎誓欲讀書成立節婦來歸甫二十餘日而超筆遘寒疾甚劇鄰里來視超筆度不可起每以家事爲託諸叔父母入室超筆又以婦爲託曰新婦來歸未久以後幸加憐愛亦如多育一人耳時節婦方倚樹立其二叔指節婦問曰爾知彼爲何人超筆徐應曰叔父我豈昏迷不省人事耶言未竟淚潸潸墮衾枕聞家人及鄰里無不欲歔流涕者無何超筆死含殮畢節婦之母亦來朱氏節婦號痛自誓必從夫於地下不飲食者數日矣其母及翁之父母力止之乃強進飲食先是超筆寢疾時亦訓節婦曰我今不幸不能逮事父母及大父母我死汝必矢志代我盡子孫之職則我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至是節婦追思夫言乃含涕素服以聽是

時超筆有三弟皆早歿節婦翁姑年逾強仕無子時焚香默禱
聞里中有黃谷山神著靈異嘗徒步往來數十里山徑崎嶇不
知憊逾年其姑果舉子節婦喪夫之四年里中有婦忽來告其
母曰今朱氏將以汝女議昏他適有日矣母聞之乎曰不聞節
婦族兄某乃使其小弟往朱氏迎節婦甯以覘信否而朱氏
實無其事節婦歸母告之故節婦力言其偽次日仍歸朱氏小
叔姑聞其事爲白於翁父翁父慰之曰汝素明大義慎勿以爲
信如有此我何面目對人邪逾年里有無賴婦復造蜚語節婦
憂懼不能無惑距宅東數武有柳樹塘屢欲投於此小叔姑姚
氏知其事防之甚密朱氏有老媪某氏節婦祖姑行也守節數
十年矣亦時訓節婦曰此事甚難我艱辛備嘗屢遭蜚語而至
今日不死者以志先定且能忍耐也萬一有此彼時就義庸爲

晚乎節婦然其言由是不復覓死所節婦喪夫之三年翁之母
死家漸落又十二年翁父死寢疾四十餘日牀褥污穢不可近
湔滌藥餌節婦皆身任之又六年姑得痢疾月餘卒節婦侍湯
藥亦如翁父時雖逾月如一日翁父卒前三歲粵賊竄至至姑
死時凡九年里中兵火繼以凶年其艱辛有人所難歷者節婦
事其舅處之裕如也節婦歸超筆時年甫二十超筆卽卒於是
年十二月九日年甫十六是爲道光二十年庚子也今其舅少
子生一子出與節婦爲嗣節婦於今年四十五蓋已守二十五
年矣

贊曰余與節婦之弟某交又以國里節婦之賢淑知之最悉世
以節烈並稱昔人言守節之苦較之於烈尤難又云或不幸而
夫不以正命終與已無所依又或不免於侵暴凌逼之患則可

死不然則守志以終其正也今觀節婦歸朱氏未一月而夫死以時勢論之可以死矣卒能隱忍至今上事翁姑之父母盡禮以成夫之志又得夫弟之子爲嗣使夫有後其鬼終不就餒其爲朱氏門戶之光者大矣節婦年未五十今且衰疾其弟云恐不能長閱人世余是以備著之且以爲世之失所天者鑑焉

廬江胡氏三節婦傳

廬江胡氏三節婦者故江西道胡公硯農之側室陸氏及其子大臨婦盧氏孫賢婦劉氏也陸氏年十歸胡公道光三年胡公病歿陸氏年甫二十四生子大臨僅三歲胡公諸子分居陸氏僅得租田百石而胡公病時所服淺芴藥餌債負千金諸子習於華侈家業日替而陸氏獨矢志茹苦撫孤隨時變易租田以償夙負後來持家勤苦積累有加增置租田七百

餘石凡胡公宗族及里中貧乏者隨時賑濟一復胡公舊章族里皆稱誦之歿年六十

大臨妻盧氏無爲州世族盧氏女也年十

歸大臨道光二十一年大臨年二十一病歿盧氏時年二十五長子賢年五歲次子球於大臨歿後數月乃生盧氏上事孀姑陸氏下撫兩孤漸至成立次第爲之娶姑行誼一遵於姑不敢稍有逾越咸豐元年營葬姑陸氏及夫兩喪盡禮又二三年遭粵賊之亂數年間遷徙靡常禍變不測族里貧乏者恆依之以活家道益落盧氏拚擋一切筋力交瘁旋以病歿

年

又

年辛酉長子賢病歿妻劉氏邑諸生劉沅之女也時年二十六有子懋鏞甫八歲時里中兵荒之餘家無僭石乃攜子乞食鄰境益以苦節自礪數年間辛勤備至稍復先世之業於同治五年亦營葬姑盧氏及夫兩喪盡禮今年四十守

節已十四年矣

論曰胡氏爲廬江世族硯農先生觀察江右政績故有可紀而族里尤被其澤嘗購古書數萬卷藏于家自爲楹帖有插三萬軸于架上以裕後昆之語數十年來書已散佚獨有三節婦蟬聯輝赫礪冰雪之操以爲宗族閭里之榮謂非觀察詩書之澤所致邪今觀察之孫球以祖妣以來三世節略相示因爲敘次其大者列之家乘及郡縣志以傳焉

節孝黃孺人傳

孺人姓路氏名■■字■■懷甯人父■■母■■氏孺人少習詩書通文史年十八適同里黃慎修事翁姑極盡禮里中以賢婦稱之逾年舅歿夫哀毀成疾一切惟孺人是賴有不給以匱資助之不使夫知而姑之甘旨無缺年二十九夫以疾歿時家

道已落一子佩蘭甫四歲孺人一痛幾絕家人守之三日乃飲
水泣曰姑老子幼吾必不死自是惟養姑課子藉鍼術爲生計
數年乃命子就外傳嘗值凶荒市薯餉子俟至壘乃拾遺皮食
之而供姑甘旨如故同里有金翁直堂察其賢淑以女字其子
年十七來歸有婦道數年姑有疾孺人共臥起越三年病劇孺
人目不交睫者數月彌留時願孺人曰我久病非爾無以至今
日願爾媳之孝爾亦如爾之孝吾又二年子佩蘭年二十三生
子名銚數月佩蘭以暴疾歿婦年二十二姑婦號痛瀕于死者
屢矣旣而孺人奮然曰吾不亡于夫亡之日今詎死於子死之
時乎子尙有子是吾責也因力勸婦收涕撫孤而孺人含酸茹
歎數十年筋力亦交瘁矣又數年金翁舉家遷桐城會宮里憐
孺人姑婦無依請同居金氏內外數十人皆敬事之孺人時課

孫讀書爲詩文以自遣金翁有次子名達字鐵杉年少好學有大志於時人多否少可獨尊孺人爲師有疑義必就質咸豐庚申鐵杉應順天鄉試爲孺人請旌節孝又數年鐵杉以軍功得官湖北鄖陽府知府凡吏治利病必致書以告孺人前後兩復書皆數千言以訓之委曲詳盡陳義甚高鐵杉每得一書輒張之坐右朝夕玩誦以自警又數年孫銓應試得爲博士弟子員又數年銓次第舉兩子孺人喜曰吾願已足矣可以死矣未幾寢疾數月一日起索紙筆自書數事訓其孫銓以竟生平未竟之志以身服殮不延僧道祭只茶果又曰厝屋朽棺人人見惡宜以速埋不必擇地但植松三四株多則濃黑無趣也歿之日異香滿室逾時乃散年八十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

論曰咸豐八九年間金封翁舉家避亂桐城東鄙余時訪封翁於寓嘗一瞻孺人懿範今讀孺人之書及其孫銚所爲行述不覺爽然自失恨曩者知孺人猶淺未嘗時親絳帳考德稽疑也千里尋師而竟失諸眉睫不其陋哉孺人之言行可風者甚多他日當上之史氏今書其大略俾鄉里得矜式焉

金孝女傳

孝女姓金氏名爾英嘉興金■之女也生七年遭母■氏之喪哀毀如成人嘗奉母遺訓事父撫弟治家儉勤兢兢不敢忽偶有道及者輒泣然久之父以有子女義不再娶英稍長治家事無巨細悉有條理漸徹書史喜誦女誠孝弟圖說等書日夕餘功卽課弟爾珍讀無間寒暑見古今忠孝節烈之事亦時時樂爲人道之而事父尤盡其力起居飲食寒煖之節無不先意

承志當父疾扶持搔摩衣帶恆累月不解父嘗有目疾久不能視英時餽之以舌復廣施天燈以祈之性聰穎凡刺繡之屬他人久習不盡其妙者英一覽輒了之常手製衣履博父歡而性甘淡泊尙樸素衣裙恆百結猶不忍易也平居默默足未嘗輕出戶咸豐庚申夏四月賊陷嘉興城父與弟適受困英時居鄉聞之朝夕憂泣焚香默禱願以身代越月餘父弟均脫歸悲喜交集乃僑居上海親故以英年已長當受聘英慨然曰患難餘生願父一日存則侍奉一日足矣父及親故察其志乃寢念母氏早喪未遂廬墓之願居恆鬱鬱不樂忽頸有疽疾閱六七年不瘡卒以劇殞時光緒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

論曰昔震川歸氏嘗自恨足迹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余客海上四五年每留意外閒奇節偉行幾與足迹不出

里閭等不知世間未嘗無奇節偉行而一人之見聞有固故也
一日友人劉省庵姚遂夫以孝女之弟爾珍所爲事略來示載
孝女之嘉言懿行甚夥因彙括一二以槩其餘且曰孝女平生
論事能持大義識大體遇善舉必稟其父力行之雖稱貸無吝
色在室四十年操作有恆病中獨以未能善事父終爲憾於戲
豈非其至性特稟於天有非常人所能疆躋者乎

女士王德卿傳

王貞儀字德卿先爲安徽泗州人其祖者輔字惺齋遷居金陵
父錫琛母洪氏孕十三月而生德卿幼讀書聰穎絕倫惺齋官
宣化府知府以事遣戍歿於吉林德卿時年十一侍祖母董氏
及從父奔喪塞外其祖藏書七十五櫃乃護持而涉獵焉又嘗
學射於蒙古阿將軍之夫人發必中的每角射跨馬橫戟往來

若飛年十六回江南又隨父由京師至關西復自楚之粵東年
二十五乃適宣城詹氏子名枚字文木年三十而歿德卿淹貫
羣籍復嫻武藝精梅氏天文算法下及醫卜王遁靡不通貫嘗
夜坐觀天象言晴雨豐歉皆奇驗時有吳江蒯夫人亦僑居金
陵德卿一見如舊相識嘗以文字往還蒯夫人名與齡字九英
爲嘉興錢文端公之孫女安慶府江防同知錢公之幼女
適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幼承家學工詩善
畫信厚明達故與德卿尤爲相得德卿所著有星象圖釋二卷
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說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疴嚙語
各一卷象數窺餘四卷術算簡存五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德
風亭初集十四卷二集六卷繡紉餘箋十卷將歿謂其夫文木
曰君家門祚薄無可爲者妾今先死不爲不幸吾生平手藁其

爲我盡致蒯夫人蒯夫人能彰我於身後者也夫如其言蒯夫人總爲一縑囊珍襲之時嘉慶二年也後六年嘉興錢衍石給諫訪其姑蒯夫人於黎里得見德卿諸藁本其詩文皆質實說事理不爲藻采諸藁不獲徧錄僅得術算簡存五卷序而識之謂爲班惠姬後一人云又上元朱公緒曾嘗見德風亭初集文九卷詩三卷詞一卷云雜文如勾股三角論日食論歲差日至辨疑盈縮高卑辨經星辨黃赤二道辨地圓論地球比九重天論歲輪定於地心論五星隨天左旋論籌算易知自序麻算簡存自序皆足以見天文算學之大略其讀詩私箋序韻學正譌序論史偶序葬經闢異序醫方驗鈔序原原本本見聞該洽詩五古如吉林塗中頗近選體七古如飼蠶詞擣練圖枯樹歎皆有篇法近體佳句亦多可采德卿歿後數年其夫文木亦亡無

子門祚薄無可爲德卿蓋已先見之矣

論曰余舊聞王德卿名苦不得讀其書及閱同治上江兩縣志續修江甯府志稍稍知其著述大略近讀錢氏記事彙術算簡存序朱公讀書志德風亭初集序敘述頗爲詳盡余雖未能讀其書而二公皆爲知言君子立言固可徵信也錢氏所述頗采詹文木所爲傳又謂九歲通十三經長覽二十三史七月卒業其言過夸不足信然觀其爲書自有實學不可沒也余謂書史所載女子聰慧代不乏人然未有如德卿之能兼資文武六藝旁通者也觀其年僅三十所著述如是之多博而能精是其天資英敏過人本不可以常理論之是以就錢朱二公所述合爲采錄其要昭晰之計他日覓其諸藁錄上史氏又德卿原籍本泗州其夫家又爲宣城詹氏是兩地地志亦宜兼載而宣城尤

不可缺略也

黃母沈孺人傳

代

孺人姓沈氏華亭福安里人儒生沈東繁之仲女也幼讀書明大義長而端重婉嫕凡盥饋織紵無不嫻習年二十六適青浦黃祖憲祖憲父鶴樓君母計太孺人均在堂父子以授徒爲生時有不贍孺人佐以機杼上奉舅姑下操井臼鄉里咸稱曰黃氏有婦矣祖憲登道光乙酉拔萃科旋丁鶴樓君艱孺人贊襄大事規矩秩然家境益困孺人勤操作拚擋有法祖憲服闋將補應朝考忽遭疾遂不起孺人擗踊誓以身殉時年三十六有子家麟生九歲矣計太孺人諭以撫孤大義孺人亦旋悟以有姑在堂遂不忍自是含涕一以養姑教子爲務姑性嚴毅稍拂意輒呵責孺人事奉維謹姑有疾侍藥恆衣不解帶日命家

麟就外傳夜歸課讀并自紡績一燈熒熒漏永不輟且起作苦
如恆隆冬盛夏備歷艱辛值歲歉藜藿不充戚里有憐而周恤
者非其人輒婉言謝之然境艱窶值春秋祭掃備牲醴必豐潔
後數年計太孺人以天年終孺人曲盡哀禮心力交竭家麟年
十八爲里中童子師孺人訓以視生徒當如子弟隨時體察因
資爲課夏楚毋至首一以相夫教讀時法授子焉家麟年二十
爲博士弟子旋領咸豐紀元 恩科鄉薦孺人雖色喜益以敦
品績學立身行道爲助非端人正士不得造其廬嘗有緩急以
敝衣裙入質庫及出誤予以新孺人諦之曰此非吾物忍累質
中人改償邪卒易敝者歸其生平取與準情酌理類如此年逾
七十猶操作不倦朔望祭祀拜跪有常日瀏覽書史聞與家人
輩瑣述曩者所遭之境相慰勉其卒也爲光緒丁丑秋八月十

六月春秋八十有二

贊曰余主講海上每聞諸生述孺人之賢孺人之子家麟及孫恩煦又奉孺人命來從遊孺人之歿家麟狀其嘉言懿行乞爲之傳余惟孺人秉貞潔之操挽黃氏一線之緒核其清修苦節其有造於黃氏甚大又聞曩者鄉之耆老多孺人高誼欲以節孝事實上之大府以請 欽旌孺人以所處之境分所應爾又年已逾例卒命家麟力辭謝而家麟念念不忘孺人艱苦及恩煦謹身節欲類與明之許敬庵勸劉念臺之言相協他日成就顯揚孺人正未有艾均不藉余言爲輕重而余特采其大略著於篇以慰家麟之思且以矜式鄉里焉

丁安人傳

安人姓丁氏諱瑤真字叔媛世居江蘇無錫南市橋之上塘係

出元萬戶府諱進五之後裔祖諱升邑庠生本生祖諱瀚陝西甯羌州知州父諱棠福建候補知縣署龍溪縣知縣母畢太夫人生二子四女安人其次也幼讀書明大義嫻內則得父母歡道光甲午安人年十七適同里光祿寺署正周建標周氏亦無錫大族建標之祖諱官福建漳州府知府父諱有學行知名於時安人適周氏翁姑均在堂姑爲龔太安人安人奉翁姑以孝御僕婦以慈婦姑尤相得龔太安人遵喉痧疾安人日夕侍養不離側臨終執安人手不能言戟二指示意若曰以此累汝蓋一少子未婚一女未字也安人以家婦持家事死事生一出於誠舅繼娶王太安人安人旦夕問視不以先後稍失婦道建標弟妹之婚嫁安人佐舅姑豐約盡禮王太安人生一子安人愛同胞弟道光乙酉大水年饑舅姑爲建標兄弟析爨薄

田若干畝連年旱蝗東修所入恆不足自給安人耐苦習勤節
縮有法建標恆得暇逸咸豐閒粵西盜起蔓延大江南北庚申
四月朔賊竄無錫境安人有從娣鄧攜老幼來依以其不載神
主偕遷也切讓之仍優待如禮初十日賊陷無錫縣城四出焚
掠火光燭天村人惶悚議徙建標與安人議卒不得一安全之
法安人曰吾意決矣必不如彼忍辱偷生也乃呼僕婦尤媪進
曰負若工值任若取之去留自便可也媪曰安樂共而憂患離
吾不忍爲也後數日建標同安人尤媪各自逃避乍合乍離每
相遇安人必顧建標曰各自爲生毋牽連也一日安人遇賊於
荒冢罵賊甚厲將引刀自刳尤媪止之賊怒脇行至邵家池見
從娣鄧已死池中安人曰得所矣遇某姑曰而女擄矣何不殺
之且而兒女多何不留子去女以一死繼之賊怒甚舉刃背擊

安人肩安人奮迅投池中尤媪援之如是者三賊遙睨之尤媪防益謹安人曰汝勿害我我何人豈爲賊污者但我死主人恐不獨生非汝誰救汝服事主人亦須如我我在九原自當默佑也言訖即躍入深淵尤媪又下援力竭不勝安人遂沒時咸豐十年庚申四月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先是建標過祖祠見安人披髮履水坐淚促速行建標曰俟我回家一視卽來同汝歸慎勿輕生也安人曰諾比至家闕然返而安人已沒矣建標痛極亦投池尤媪力持之仍就水負安人屍出次日午乃得棺草草成殮卽日權厝於先塋昭次尤媪之夫曰查阿敖無錫南門鄉北碼頭人年三十二夫死族人逼嫁不從傭工守節始終在周氏臨難不去事死事生卒得其力例得附書

孝烈丁安人傳附記

余友新陽趙靜涵孝廉元益以周君建標所作其妻丁安人節烈行略見示乞代爲家傳余已采其要者書之今仍就行略中所載補錄數端安人之行誼乃備安人之父龍溪公居廬遭疾左右無人巫醫祈禱經歲不懈旣卒哀毀踰制畢太夫人歿于楚中間訃號慟幾殞喪還哭如之鬱火結成痔瘍爲終生患安人揚皙頰頤博脣秀日鬢髮長可委地精女紅雖尊常衣屨裁製新奇不同俗豔繡字尤妙轉折次第筆法毫忽無差而姿媚較勝墨書自奉甚約修祀維虔脫肉作魚造次必以正縱盛寒暑不假人手他人效之亦未有如安人之甘旨者暇率僕婦藝蔬紫茄白苧瓜果園膳益盎栽花四時不絕所居之室警欵無間隙鏡縹緗燦然羅列夜輒篝鐙誦唐宋人詩遂亦能詩兼能繪事不肯多作作亦不存又喜閱明季殉難事逢人道說聽者

厭聞蓋天性如是意有所託可見罵賊投池非偶然也安人有兄名紹儀知府銜曾署福建上洋通判父疾嘗割肱和藥以進季妹麗貞在室時母有疾亦割肱和藥以進安人之兄妹一門純孝尤爲世所罕見也安人殉節後二日周君之六孀母程孀人給賊脫其夫於難卽投池死之又有孕婦王聞夫趙擄走入蘆渚死賊劊剔腸胃藁葬後山蓋咸豐閒凡遭賊氛婦女不肯受辱望風而死者不知凡幾茲就周君所述並附存之周君自安人亡後室中早晚常聞異香寅夜有光圓轉類火聚散不一是年夏窗外榴花開尤繁豔具有啼慘之狀入秋梨實落而復敷榮白花紅葉帶雨悽然咸以安人靈爽所憑云

孫氏二節婦傳

節婦姓金氏桐城東鄉雙溪鎮金宗健之女少適圩缺口孫東

來當是時東來之父竹亭及繼母左氏均年四十餘逾二年東來繼母左氏歿其父復娶同里嚴氏節婦上事舅姑均能盡禮執婦道同治三年節婦生一子名加珠逾年殤又逾年其夫東來亦病亡孫氏長老爲節婦過繼外房孫愛竹之子名加訓者爲節婦嗣子節婦旋爲聘同里朱福康之女爲媳洎加訓入小學之年節婦卽爲擇師教讀加訓故早年多病節婦竭心力撫育至二十一歲病亡時朱氏年十九尙未完婚後來人有爲之議婚他氏者朱氏立志堅定毅然奉孀姑守貞偕老今光緒庚子孫氏長老爲擇節婦夫兄揚來之子嘉麟子名立賢年十一爲節婦嗣子加訓爲嗣節婦於咸豐十年年十九適孫氏年二十四而夫亡今年五十有九蓋已守節三十五年朱氏年五歲適孫氏爲養媳年十九未成婚而夫亡今年三十有三蓋已守

貞十五年矣節婦自夫亡後備嘗艱苦其境有爲人所難堪者而卒能守分安命立志無他先是其舅初娶劉氏繼娶左氏三娶嚴氏節婦已於光緒八年時值水荒竭力經營買山安葬舅姑四喪近又擇地葬亡夫及其嗣子仍與朱氏含酸茹歎益礪冰雪之操迄未獲安常處順今幸有嗣孫以天道觀之善人當必有後孫氏姑婦晚年庶幾可享安平之福矣

贊曰晚近之世天地之正氣多不鍾於丈夫而鍾於窮鄉婦人女子故一鄉之中婦人之不幸失所天而卒以節孝著者恆有所睹而女子之未婚守貞者亦每有所聞余早年頗習文學爲鄉里及外間作節孝貞潔傳狀者多矣然亦未有貞潔萃於姑婦並在孫氏一門者於戲其可憫也夫其可敬也夫

丁節婦贊 并序

節婦姓俞氏桐城東鄉人 敕授文林郎俞民昇之女年二十
一適同里丁有才之子必壽爲妻曲盡婦道鄉里賢之將近七
年夫以病歿時節婦年甫二十七以守節自誓夫家故貧三年
後以亡夫及其家三喪未葬乃請於母家故山餘地安葬之年
四十丁氏長老以節婦含酸茹苦礪冰雪之操始終不改乃爲
立本房之子懷榮爲之嗣節婦又以俞氏四弟某之女爲之媳
今節婦年四十有八蓋守節已二十一年例得請旌於 朝矣
里人蕭穆乃爲之贊曰

粵有賢媛挺生閭閻房之秀四德能兼年甫及笄箴明女史
出嫁於丁朱陳媿美天道難測案不齊鴻霜凋夏綠雹碎春紅
詞用陳句正衾旣奉誓從地下茹苦含辛鄉里感化千丈之松常有
風霜撫孤養媳奕葉其昌

記黟縣老節婦鄭氏事略

己亥夏四月初旬余由家出門將赴上海廣方言館道過和悅洲利和錢莊留住三日與莊友汪永年話舊永年因述去年冬十二月十九日在里中往見少東李子嘉回便道省先人之墓所行路逕皆爲阡陌見一老婦抱首增地似爲患急症狀因詣前問視將近咫尺其老婦突然樹立大聲曰適擔糞來澆灌坦麥黟人以阜田名之曰坦不意患頭暈是以爾爾余見此老婦年七十左右衣裳破裂寒賤可憫因問現年七十有幾答云今年九十三歲衣祿未滿閭王不收以至此耳言詞之間尙見精悍之氣余惻然憐憫卽探囊取錢盈手贈之老婦堅辭不受且大聲曰我生平嗜煙亦不曾喫人一口豈肯受爾先生此多文錢乎老婦無狀夫十七歲卽死掩埋官山前年曾積下荳麥售之得價託

表叔某君買得一地將來爲葬翁姑及身之計甘自茹苦食力不願耗費他人一文上年九都朱先生欲爲老婦報名請旌需錢三十幾百文老婦自念無親無子要此何用乃以無錢拊之問答片刻欽敬無已卽到先君墓回路追思前事行至西崗村見男女老幼曝日聚談余趨前便問適聞見一老婦擔糞桶歸乎答云已回卽前屋是也轉問何幹余將前事述之大家哄然曰此人姓鄭親族無人又無姻戚孑然一身世居於此種田種坦每日只喫米一筒爲粥分作兩餐往往做事無力輒自詈罵傍人問渠何故自詈答云無力做事不自詈詈誰乎我輩所見一生茹苦守節自食其力從未見苟取於人一奇婦也余嗟嘆而歸旋詢之鄉中老者乃知爲十都栢林村王十朋之女幼字九都鄭朝雪十七歲卽寡今實九十三云永年所述如是因

據此記之跡其生平苦節而又剛介實異於尋常守志者

葉念庚聘妻方氏貞節紀略

昔歸震川先生自恨足迹不出里閭不得天下之奇節偉行而書之今觀其集中所作陶節婦韋節婦王烈婦等傳寥寥數篇當時節烈情事摹寫曲折詳盡至今如目覩其事惜天下之婦女貞節可風不遇震川其人湮沒而不見知於世者多矣吾鄉婦女前此節孝貞烈見於縣志及鄉先輩文集傳者固多而湮沒不傳者亦復不少近有同鄉章敬文之第三女許字同里張氏未婚而張氏子死章女聞之毅然請於父母歸張氏奉姑守志今已十三四年敬文已爲其女請旌於朝鄉里莫不盛稱之今年秋八月余以事至金陵適同邑葉松坡亦館於族人葉篤臣大令差次相晤卽爲余道其再從子念庚之聘妻方氏

守貞之事甚悉余因紀大略以識之方氏者名威吉字淑貞邑
庠生方昌熾之女孫儒士方夢徵第三女也母氏許有禮法爲
鄉里所稱先夢徵與松坡從堂兄葉蔭椿同就館於縣城往還
相友善蔭椿攜長子念庚附課夢徵愛其聰穎爰以第三女威
吉許字之逾數年夢徵以一子夭又屢困場屋鬱鬱成疾以歿
蔭椿曾率念庚往弔知其家貧甚而力不能贖乃攜念庚就館
於皖南數年與方氏不通音問未幾念庚以勤學得咯血疾以
今年正月某日死年已二十有三方氏年亦相若蔭椿以子未
完姻不卽訃聞乃方氏一夕夢一少年立其前形色慘愴曰余
卽若婿也若毋負我方氏驚寤竊怪之逾旬乃悉念庚亡狀卽
沐浴更衣拜哭父墓歸復拜於寢扃戶蒙被而臥四日不出其
母許氏先往其父母家久住室內無人其鄰眾見方女多日不

出大駭咸破扉而入見女困頓牀褥掖之不起進飲不納鄰婦等勸之至再女哭愈哀且曰我無父無兄弟誓累寡母有年矣徒生益增母累耳言已以首觸牀血流殷枕鄰眾力救更番坐守母氏聞信歸女不食已七日矣奄奄一息相抱痛哭其堂兄嚴明喻以大義良久始強納勺飲急遣伴以狀告葉氏時蔭椿已就遠館妻汪氏以家窘一時無所措問計於松坡松坡稍有疑慮乃向來伴詳問此女素行若何伴云此女內慧外樸端重寡言能稟母教持躬倍極勤苦嘗虔禱神以療母疾質薄產難父種種美行不具述松坡乃知此女生有自來必能終副所志遂資汪氏往女家撫之體已半僵舌轉結不能出聲灌以西洋參湯乃強張目對姑泣曰姑獨不以兒爲婦邪使兒早知先往親侍湯藥歿視舍殮兒死亦無恨姑引咎哀慰再三調養數日

漸能扶起其母與堂兄嚴明送偕姑歸既拜葉氏祖堂卽撫夫
主呼天一慟幾絕速進以湯不肯飲其姑與母銜淚吞聲慘傷
無計松坡乃引禮經繩之多方寬譬女乃稍有所悟強飲米汁
少許松坡卽爲女安身心計命其妻梁氏善撫之如己女其母
與姑均銜感命女拜松坡妻爲母松坡女爲妹一切生計皆盡
力爲之籌畫將擇五服內外有子弟稱心者爲之嗣焉余旣嘉
方氏之貞節與章氏之女同時媿美爲吾邑增輝又欽松坡能
善成女志爲今士大夫所難能而可貴也爰書其略以俟世有
能文如震川其人者詳書之以師世範俗焉己亥九月朔書於
秦淮寓舍

敬孚類彙卷十三

敬孚類彙卷十四

記事

桐城蕭穆敬孚

記宋紹興十八年戊辰科榜首王佐事

朱文公登紹興十八年戊辰科五甲第九十人進士其一甲榜首爲王佐宋時題名錄至今無一存者惟紹興戊辰科有朱文公故此題名錄明人重刻之至今流傳於世偶閱會稽章實齋先生嘉慶戊午己未劄記有云紹興府城中正橋北有碑大書宋徽國朱文公榜狀元王佐故里按宋制進士一甲及第二三甲賜進士出身四五甲賜同進士出身凡進士之登第者記其科年必以狀元姓名標識故敘朱子履歷當云登王佐榜五甲進士今狀元乃反借五甲同出身之進士爲榮然則天爵之比於人爵亦可見矣然章先生博極羣書考求先達故事亦不

知王佐之爲何如人也頃遊湘中偶閱湖南通志名宦傳所載王佐山陰人紹興末知永州民有冤者盡言其情無實者咸畏其法暇卽延見諸生諮詢長老張浚王十朋薦之加直寶文閣孝宗時爲湖南安撫使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佐討之時太尉馮湛謫居在焉佐權宜用之謀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持短兵前湛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聚已無及矣於是成禽餘黨亦多就捕佐以湛功聞於朝復元官佐增秩據此則王佐實有經世之略文武兼資者也然湖南名宦志祇載其人在湖南政績以後則不兼具想王佐後來升遷亦必尙有緯績可紀容當留心檢閱宋史及他載記詳考之

記明徐中山王遺事示諸生

諸生讀明史太祖功臣諸傳多有不得其死怪太祖刻薄寡恩又極稱徐中山爲能保全晚節其智術有足多者余因述舊見明人記載中山晚年寢疾太祖遣醫示意以鵝肉進與證相反中山知之歎恨而飲旋卽薨逝答之蓋史臣以事屬暗昧不欲明載與太祖取陳友諒之妻閻氏一例曲爲之諱耳諸生曰若如此則明太祖終爲刻薄寡恩何以遠過庸主哉余曰此不盡然諸臣晚節不終其過亦不全在太祖亦多有自取之道若就各人事迹細考而言之則非一時可了姑就中山一人論之太祖初至金陵營吳王宮居之卽位另起宮殿卽以吳王宮賜中山旋又悔之今王府園之地是也意中山功成名立之後晚節多有奢侈僭擬之事爲太祖所深忌特又不欲明申其罪故一

且乘其疾而藉醫以致其死命形迹不露亦兩全之道也諸生
又問中山晚年奢侈之事不能詳明先生何以意度之余因引
王弼洲金陵名園記言金陵名園凡十有六而徐中山之園卽
占十有一處某園爲雄爽某園爲清遠各具其勝又記某園在
某地某園在某地一一羅列如數家珍度其中亭臺樓閣花木
怪石珍禽奇獸之外必尙有非其園中所應有者而僭有之由
此類推合當日賜吳王府而旋悔之之事可以略知其故矣世
咸云明太祖薄待諸功臣余獨以爲實不盡然蓋諸臣亦各有
自取之道也又憶去年秋在金陵秦淮水榭與魏太史家驊相
晤茶話偶及明太祖事伊云三年前在鳳陽府分修志書有舊
家藏明太祖軼事一冊絕非外間所知中有記徐中山王有疾
太祖遣醫診治授意用藥與其證相反中山飲藥而歿太祖聞

之乃跣足奔弔慟哭逾恆旋卽將此醫弃市云云余彼時頗以爲疑此等掩耳盜鍾之事太祖未必肯爲之旣而思之太祖生平所爲實亦有出人意外之事大凡英雄舉動人所不能爲之事固多而人所不屑爲之者亦不免有十之二三也

中山之園十一至明萬厯時已多非其所有王弇洲當日所記尙爲遊目及之今其故址多莫可考惟藩司署以東至東牌樓一帶爲遺址之一藩署西首尙有花石數件其東三四百步茶館有花石高數丈矗立是其故物至今未移徙也又南門西首今爲胡家花園尙是中山西園遺址明萬厯間已爲吾縣先達吳大司馬用先所得傳至子孫康熙間尙能守之戴南山西園記所云園今屬吾縣吳氏自其先世司馬公居之是也自康熙以後不知所屬幾家至今屬諸胡氏余嘗爲友人所邀數會飲

於此度今日園中位置風景非復中山及吳大司馬時之位置風景矣

記鄭鄭獄

崇禎間常州鄭峯陽太史鄭有被誣杖母之事首發之於其從舅大學士吳宗達及其同鄉許舍人曦而獄成之於溫體仁雖黃公道周劉公宗周先後上疏辨誣論救迄不可得時懷宗正信用溫體仁體仁故嘗有不慊於峯陽必欲置之死地者及溫以彈劾者眾放歸田里而懷宗猶聽溫一面之辭怒不能已仍磔峯陽於市此事已經黃公宗義所爲鄭峯陽墓誌銘詳載之後來沈公德潛汪公師韓陸公繼輅梁公章鉅各爲記載詳略不同其爲峯陽辨誣則一也然余以吳宗達許曦溫體仁等不撫峯陽他事以誣之而惟以無情無理杖母之事爲誣蓋士

大夫雖至有不孝亦斷不至於喪心病狂而有杖母之事也二十年前於新陽趙君元益寓齋見有舊鈔本歸安嚴氏元照所著蕙櫨雜記多載前人軼事中有述及盧抱經先生言鄭峯陽獄事乃恍然大悟峯陽杖母雖無實情而事出有因則又諸名公所不及知也蓋峯陽母夫人嘗夢神言當受官刑告峯陽恐踐妖夢峯陽解釋再四母疑未釋峯陽憂之乃曰兒亦嘗食祿於朝矣設坐訊母伏受杖母大喜從之遂命婢撲三下適爲表兄某所值遂爲所掎峯陽平生事母至孝事發母夫人具牒述其始末屢奉部駁始終爲溫體仁害之也抱經先生嘗主講常州龍城書院曾親至鄭氏見當時案件如是後爲嚴君述之又峯陽之事外有陳忠裕公年譜所述與諸名公之論相反顧亭林詩集有陸貢士來復昔代許曦草疏攻鄭至詆爲宵人余舊

已著一論各辭而闢之此不具述

記鄭成功遺蹟碑銘及傳

戊子冬十一月余在日本東京中國使館見隨員遵義劉子貞
大令慶汾案頭有日本人舊鈔肥前國平戶島千里濱鄭氏遺
蹟碑記并銘一篇凡千五百餘字彼國嘉永五年壬子冬十有
二月中澣高行所撰卽我中國咸豐二年也又有鄭氏遺蹟碑
陰記一篇凡二百二十一字未著撰人又有鄭將軍成功傳碑
一篇凡五千五百餘字乃彼國碩儒東都朝川鼎字五鼎號善
庵撰均記明季鄭芝龍到日本長崎原注慶長壬子卽明萬曆四十年壬子也從平
戶河內浦娶土人田川氏女生子成功及其父子後歸中華占
臺灣始末中多異聞軼事中華人記鄭氏父子之事未有如此
詳盡者也先是田川氏娠成功時一日出遊千里濱拾文具俄

將分娩不暇還家乃就濱內巨石以誕時爲彼國寬永元年七月某日卽吾中國明天啟四年甲子也土人因名其石曰兒誕石後來成功暨其子孫歿後數十年彼國藩王乾齋公感成功三十餘年獨據孤島奉明正朔恢復之志雖未能遂實爲義勇兼全命彼國儒臣朝川鼎作傳將勒石於千里濱以存古蹟以字過多不便上石復命彼國儒臣高行爲之碑銘僅一千五百餘言較朝川氏傳碑各有異同遂據此勒石於肥前國平戶島千里濱兒誕石卽在碑西沙磧閒仍建石標之而以朝川鼎所撰碑銘鈔版藏於碑西河內浦羽流善相院庭有鄭氏遺愛竹柏樹土人謂之力柴舊時相傳斯石忌人以足上踏若踏之卽聞空中兒啼聲而得疾者多不起云云事雖屬於怪誕然忠義之士英靈未泯偶示靈異理或有之余旣向子貞假此把玩之

良久子貞云係前假之於長崎老儒岡田篁所名穆號恆庵者
藏本今擬還之時余以歲時將晏急欲回華子貞遂以此本付
余過長崎特訪岡田翁可向轉借並作字爲之介紹未幾余過
長崎卽訪岡田翁於同區引地町翁一見善氣迎人如舊相識
架上圖書森列兩人筆談良久余以子貞書信投之并言將假
此書回華手鈔一月卽可寄還翁云此係友人之物亦不急須
卽兩月何妨并設饌見餉并所書條幅所畫古松各一及古書
二三種見贈時戊子嘉平十一日也余回華後至次年己丑二
月間將此書先後鈔畢卽以原本寄還岡田翁此鈔冊藏之於
家後來曾借與丹徒陳優貢慶年另錄一本亦久見還今檢閱
舊籍忽見此書細閱一過距戊己借鈔之時又十三四年矣暇
日當取中國記載鄭氏事迹考其同異焉

記甯化雷賢一副憲遺事

往余讀方望溪先生與雷公貫一手札有云賢文頗得理趣而字句不合於古又云賢文大長乃不離經史之效也蓋副憲受業於方公其文多本其法而不爲苟作者後得經筵堂文鈔讀之皆平近切實大約不出方公所言集首有陰承方所撰行狀於雷公學行亦具崖略公前後兩督浙江學政其後任時值乾隆乙亥秋浙西災公寓書督撫勸其入告弗聽乃自奏卽荷恩賑濟民困以甦丙子陳情得請歸里行狀之言如此今偶閱蕙樛雜記有一則記公事可與此相發明特爲節要以補行狀所未及先是公督浙學聞有處士吳穎芳通儒釋居杭州艮山門外李爾生丈云穎芳字西林乃往就見詢謀所及處士槩謝不知公歸數日復往訪之禮愈恭處士不復辭拒縱言不隱自晨至日中未

已時湖州大饑大吏置勿理處士爲公言之時烏程吳刑部
巖任錢塘教諭公問其詳與處士言合公卽發檄按臨湖州目
覩民困怒甚參奏大吏以下降罰各有差其原奏爲幕客陳梓
所爲公稍爲點竄之未幾陳君作勸農詩示公公遂告養歸其
詩頗傳誦人口僅暮雨欲來須早計春風雖好不多吹一聯耳
公旣得請吳教諭慮禍及問計於公公令赴禮部試後成進士
官至刑部員外郎

記開化戴簡恪公軼事

余往者聞金谿戴尙書敦元居官之清儉及記誦之淵博未深
悉其所以後讀海昌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中有記公事云余道
光壬辰應京兆試公時爲刑部尙書以年家子上謁公謙抑殊
甚余搜僻典數則叩之公則曰年老記憶不真似在某書某卷

第幾葉第幾行內其前則某語其後則某語試繙之則百不爽
一余嘗問公天下書應俱讀盡矣公曰古今書籍浩如淵海人
生歲月幾何安能讀得遍惟天下總此義理古人今人說來說
去不過是此等話頭當世以爲獨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人之
唾餘耳公於刑部例案最熟無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見之
束手故終身歷官不出刑部云云後與歸安友人凌子與霞談
及此段子與曰公幼讀書卽十行俱下乾隆間南昌彭文勤公
元瑞督學兩浙公時年十一補博士弟子員彭公見公年尙幼
其文雖老宿不能過疑非公作發放時因以書義數事問公公
應答如流彭公勉之上進不復深問公卽以古書數事轉問彭
公彭公幾於辭窮勉強答以大略後來學益精進成進士入翰
林官刑部侍郎時以事請假小住杭州未幾有補授刑部尙書

之 命公攜一僕入京道過揚州其僕有疾不能從時錢塘陳大令文述爲江都縣令因向陳君借一僕同行甫至黃河公慮陳僕不能久留遂命陳僕回揚州獨身渡黃河入京師道途旅舍均不知其爲新任之尙書也頃讀 國史列傳憶及陳君所記及凌君所述遂追記之

記方恪敏公軼事三則

鄉先達方恪敏公少遭家難出入關塞流離困阨至中晚之年遭時得位歷任封疆勳名懋著大者載於 國史家乘名人碑傳文人學士類能知之其生平遺事極多余少時往往聞諸師友隨得隨忘今追憶瑣事一二聊爲錄之公少年落魄揚州主於某鹽商家豪客極多終日坐爲之滿鹽商母素有知人鑑一日謂曰子終日招攬游客拯助多人中亦有足稱腳色者乎吾

將闕之一日賓客滿坐其母聞之晚謂其子曰子所招之客皆庸庸不足道惟末坐一人他日功名富貴未可限量子當厚資之乃不負多年延攬眾賓之豪舉耳所謂末坐卽指公也時極縷眾客皆不經意卽此商亦不以上客待之也一公少時嘗客浙中所親某官廨中亦僅以食客待之一日有相士至決人貴賤休咎侃侃直言無所迴避所有署中賓客幕友無一足中相者公時在署中不爲眾人所禮有以公爲戲屬其一相者公不爲動相士無意中遠見之卽大驚異迎面而揖之曰子大貴人也其窮不久矣因屬其早入京師當必有遇蓋相士知公不足爲異所異者婦人女子亦有具人倫風鑑耳然此爲人之知公也而公之知人則尤有奇者公官直隸總督時凡有大公事當堂應辦者必先招首縣某君來命其立坐後事畢乃命之

回署不交一言一日與保定府知府某君燕見話及瑣事某君亦有心人也乘閒請曰宮保每有公事嘗招某令至不與一言何也公曰子未知邪我這一席某令他時有分我不過令其熟悉公事耳然此席吾兄他時亦有分又當在某令之後但吾兄閱歷較深他日當可優爲之吾兄再加勉之可也其後公薨於位十數年左右某令與某守先後均官此位一如公言一公官直督時有臬司裴公宗錫與公意見時有不合凡遇公事嘗持異議不甚相得彼此亦嘗相遷就而公事亦卒不爲之償及公寢疾自知不起公晚年得勤襄公時方十歲乃請裴公至寢室以身後諸事爲託且請以裴公之女爲其子婦時裴公已丁父憂尙未起程乃慨然身任之裴公起復後官至安徽巡撫亦卓有政聲公與裴公之事學士大夫尙有知之者其知某守令先

後爲直隸總督知之者鮮暇當考畿輔通志保定府志尙可均得其人大凡名公貴人多有知人鑑不足爲異所異者公何以知二人之先後均爲封疆大吏又何以知其先後必在直隸也

記海甯陸辛齋處士逸事

海甯查初白先生人海記記錢塘大遮山東明寺相傳建文曾避迹於此順治丙戌有二十二人偉幹傑貌免胄而入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像則拜而下泣一人在前餘隨後不敢並裏衣朱殷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一銃鎧仗重鐵負荷皆百餘斤後皆投碧浪湖死首尾凡四百餘言其事其人甚怪查公云外舅陸辛齋名嘉淑字冰修述寺僧指月之語云云余是以意陸公之爲人必明季遺老多識前言往行者後檢乾隆間海甯州志文苑傳云辛齋父鈺明舉人方正樸茂鄉黨宗之嘉淑生有異稟數歲

能作徑尺大字長益博覽羣書詩文清麗援筆數千言立就以
父歿於亂棄諸生不應有司試家計日落殊不肩意晚歲遊京
師一時名公鉅卿交相推重或欲薦應宏詞科力辭不就查編
修慎行其壻也少從學詩得其指授爲多又藝文志有辛齋遺
稿辛齋詩話今亦未見傳本今偶閱雲間蔡澄練江所著雜窗
叢話中有記辛齋逸事一端頗爲風韻蔡氏之書不甚傳世今
特爲標出以見陸公不第天性高曠以詩文鳴世其人倫風鑑
亦不可及也蔡氏之言曰海甯陸射山先生嘉淑前明老宿善
詩古有人倫鑑欲爲其女與寡嫂之女擇壻於邑中得查慎行
許汝霖二人皆貧而好學謂其嫂曰查富貴未可必必成名士
許則八座無疑也嫂以女字許查爲射山壻許旣婚射山嫂知
其家徒壁立爲之哭失明查竟不能娶而射山適斷絃欲遠行

佯謂其女曰我與汝至母舅家遂同乘小舟至壻門射山先入
門謂慎行父曰我兩人兒女長大可成婚矣慎行父亦名士而
拘禮法答曰雖貧不能備六禮卽具酒食一席亦非倉猝可致
者射山曰皆不須此今是吉日我特送女來遂成婚許娶後數
年聯捷至大位竟爲慎行座主云又汝霖娶後其妻歸甯有孕
欲產而汝霖適有遠行俗謂出嫁女不利產於母家其母亦以
爲嫌射山曰此鄉愚之見豈可出於我家乎遂產得男而陸氏
後頗昌盛以上俱本蔡氏原書又
有記汝霖事二則不錄今案查編修之祖大緯仕行
朝爲武庫主事父崧繼字柱青後改名遺字逸遠號學圃武庫
側足焦原逸遠左右其閒往來四渡渾海武庫捐館逸遠宏濟
艱難重立門戶內行純備多所義舉與吾縣錢莊聞先生先後
入復社田間嘗贈之以詩許公以康熙乙卯舉於鄉壬戌成進

士入翰林官至禮部尙書初白先生以康熙甲子夏北遊太學
又九年舉癸酉順天鄉試年已四十有四又十年癸未成進士
入翰林年已五十有四後供奉內廷者七年從事書局者三
年癸巳夏移疾乞歸年已六十有四仕宦終不如許公之顯卒
以詩詞鳴於世終不出陸先生之所鑒云

記吳文節公遺事一則

儀徵吳文節公文鎔道光朝服官中外及咸豐三四年間總督
兩湖禦賊於黃州殉難始末已見國史列傳及諸家記載公
之志事已與日月爭光矣今閱歸安亡友陸存齋所作公神道
碑銘因記三四十年前吾邑亡友姚伯厚爲余言一事他日有
輯國朝名臣言行錄者亦可載之以見公清德之一端焉據
云咸豐初公以浙江巡撫奉

文宗顯皇帝特旨升授雲貴總督一日駐雲南某縣清晨縣令某衣冠捧燕窩一盃奉公公熟視之曰此何物也縣令以燕窩對公駭然曰此物舊嘗聞之知爲貴物汝一縣令焉能辦此且汝雖縣令是朝廷命官此等事自是紀綱之職汝奈何自輕若此因訓誡十數語力卻之鄰縣有聞其事者轉相傳語後來公騶從所至無敢爲越禮之進焉伯厚又述道光間四川總督寶興公一事雖與吳公奢儉相反亦足爲封疆大吏褊隘殘刻者戒據云寶興公閱邊至頭站某縣辦差凡飲食之精美器具之華麗不具述僅舉地毯一端第一層用棉花上鋪氈條氈條上用大紅緞以金線界爲方磚又此上乃用五色絨緞寶興公入一見駭然曰此等陳設我兄弟萬不敢當力命撤之見第二層亦復紅彩奪目金光燦爛復駭然曰我兄弟更不敢當縣令

以此下更無他物僅紅呢一層勢難再撤寶興公乃欣然履入時下站已早遣人來視一一明列照樣辦備念無有以取勝者復以千金買一美人伺寶興公入室送之侍寢至第三站其缺極苦不但他物不能備辦卽地毯一節亦無力爲之頓出主張乃決意去官一切不辦行所無事實興公入城亦不迎接遣人問訊以某老爺正在大堂問案再問公館所在縣差人引一空屋灰塵不埽似多年無人看守者寶興公不得已冷坐空室茶水不時進良久縣令乃入參見衣冠破裂曰請大人立參寶興公徐徐應曰我亦不肯參汝自指其鼻曰但汝亦收拾我兄弟太苦耳乃草草一宿而去以下各站皆各視其力之所及者行之自公督四川一切皆照定章黜陟秉公而闕邊之前兩站亦未見升擢以下諸站亦未見譴謫蓋太平之世川廣州縣類多

殷當州縣辦差各極華麗大吏亦習以爲常若竇興公又爲華
冑高門生平享用又與寒儉起家者不同且聞其歷官均有政
績一切以寬大處之卽此一端可以見矣雖與吳公相去懸遠
然總非尋常督撫所易企也

記通州徐清惠公遺事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江南通州徐公宗幹以疾薨於福建
巡撫任所時湘陰左公總制閩浙以徐公遺疏及其生平政績
奏聞 天子軫悼 賜卹如例入祀福建名宦祠 予諡清
惠沅陵吳公大廷嘗官福建鹽法道於徐左兩公爲屬員兩公
亦深器之徐公薨後吳公會據所知事績爲銘幽之文今偶檢
所著小西腴山館文集因憶同治光緒之間五六年與吳公在
上海時相往還偶及左徐兩公同官之事有云同治某年左公

參劾州縣官三四人徐公旋知之知其一時誤聽人言也卽爲專摺奏保閱日因公事往見左公談畢徐公乃曰近聞季翁具摺奏參某某等然季翁參之兄弟保摺已拜發矣此稿請季翁一閱之左公徐曰幸賴有此兄弟無悔矣自是兩公凡有要公及舉錯必先相聞所見合然後行之一無成見橫於中穆往聞湘陰郭公嵩燾官廣東巡撫時恆與某制軍意見不合公事不免掣肘郭公忿曰督撫同城誤盡天下蒼生蓋當日 國家立制有督撫同城必有所爲而兩廣總督舊本駐節肇慶道光二年因洋務事改駐廣州今只兩廣兩湖閩浙雲貴等省如是若吏部奏請將此四督改駐各省險要之地與巡撫分任其事庶乎可也然以左徐兩公之事觀之則督撫同城並無有礙又足爲天下蒼生造福矣嗚呼和而不同和衷共濟近世尙有聞

風而興起者邪

張愛濤先生軼事

先生宦遊十餘年秦人既以政績彙一編刻爲張公名宦錄又於長安潼關等地建祠春秋致祭矣今年冬十一月余由大梁往楚北道過新野時先生哲嗣佳齡主講白水書院畱數日言先生軼事數端云先生入翰林時成親王以書法名動一時見先生書甚愛之使人屬意欲羅致門下先生不可旣而請爲友又不可後又寄紙索書又不可散館後出宰陝西長安縣時巡撫某公有豪奴甚猖獗人多憚之先生一日上院與同僚集官廳眾曰撫軍豪奴某甚凶橫我輩力不能制君亦淡漠視之耶先生曰我固未知也同僚方歷數其罪忽有肩輿直入堂上眾方驚訝察之卽豪奴也先生怒卽命大笞數十乃執以聞秦撫

曰可再答之先生命拽之下又大答數十卽請秦撫立逐之秦撫素嘉先生忠直亦不以爲過也遇之如初官瀘關同知時先生長子延齡讀書署中時有商人練達公務先生嘉之商人嘗往來署中一日延齡北上鄉試商人懷數百金爲資斧趙趙不敢進先生察其故乃大怒曰吾以爾爲老成人今以我爲何如人乃逐之不令再入署先生卒後十餘年次子怡齡以事入秦父老有相識者感念先生德政咸泣然流涕爭以酒食相餽且慰問曰先公在此甚清苦今家何以爲生秦人至今春秋致祭不絕有講於祠輒應先生廉潔愛民不避權勢卽此可見其他事蹟則別具焉

周端孝先生遺像記

丙申冬十二月十四日訪諸暨孫開清太史於上海寓居其鄉

人俞墨莊攜明遺老吳郡周端孝先生畫像一軸付裱工重爲
裝潢余因展軸觀之左方有己亥夏日豫章舒時貞寫十字一
行上方有墓志銘一篇末署秦餘山人侯齋徐枋撰荆溪後學
髣持徐惇書左方又有高松一株并贊云儒衣儒冠先生是安
一木一石先生是適斯之靈光殆古之遺直歟下題壬子小春
爲芸齋老表伯布景敬贊呈教正小姪王武二十一字兩三行
據墓志序先生諱茂蘭字子佩私諡端孝姓周氏爲宋太師左
丞相益國文忠公必大之後本江右贛陵人從益國五傳而遷
吳郡之虞山後三傳而別居郡城再傳爲贈太常卿渭川公諱
冠官龍游令龍游生贈太常卿沖宇公諱可賢沖宇生贈太常
卿忠介公諱順昌卽熹廟朝天下所稱爲周吏部清忠絕世以
忤逆璫緹騎逮吳氓爲擊殺緹騎者也忠介故四子先生爲長

忠介逮時爲天啟丙寅先生年二十二云云以下敘述忠介赴義後先生事母吳太夫人孝養及爲諸弟妹先後婚嫁并烈皇帝卽位爲忠介伏闕訟冤請誅逆黨倪文煥報父讐請三代贈官申父志刺十指血書疏淋漓千言指血不足復以刀刺舌血再書以進及營葬三代爲忠介起特祠諸務畢而天下亂入國朝以遺民老至丙寅考終年八十二家世及行誼大略如是憶乙酉秋余在江甯府學教授趙季梅丈所見忠介公小像及被逮赴詔獄家書二紙裝成卷子家書訓子立身爲人爲學之道甚悉趙丈曾與諸同人各爲詩及題跋余亦賦五言律詩兩首書於卷末趙丈云將送焦山藏之忠介像面白而長下方稍削鬚眉極秀如書生先生面上豐而下銹色黃而鬚疏忠介之像當摹於中年先生像上方署己亥寫以天啟丙寅年二十二

推之則在 國朝順治十六年先生年五十有五迨壬子王武布景又在康熙十一年先生六十有八所題芸齋蓋先生晚年別號因詳識之計十二年間無意中獲敬觀先生兩代遺容幸何如也

記嘉慶戊午科湖南鄉試事

嘉慶戊午科湖南鄉試場後諸生有肄業省會各書院者咸以文呈院長訂其高下時主講嶽麓書院者爲原任通政司羅徵五先生典有湘陰肄業生員彭珉文品極高羅公決其必第一名中式及榜發解元乃傅晉賢而彭珉固未中式也羅公大駭將使人搜訪落卷閱之會闈墨出彭珉見解元之文卽已作也卽往取原卷不得而傅晉賢固富家子素無文名而中式之文絕高人皆知其非己出也於是物議紛然監臨監試諸公乃徧

搜落卷則傅晉賢之原卷固在共加訊究悉得其情蓋傅以千
二百金賂承辦科場五經房繕書樊順承句串內簾刻字匠羅
文秀私抽取中紅號之卷交樊託病竊帶出外令傅騰入空白
試卷而以所雕假印蓋之彌封如式密置懷中隨同填榜書吏
混入又賄屬收掌卷箱書吏喻廷選於臨寫榜唱名提對墨卷
時抽填呈堂傅乃因此中式獄既具樊立斬傅羅絞決餘發黑
龍江爲奴而彭玳仍賞還舉人先是事未發時有人從中勸傅
爲彭捐一知縣彼此兩得彭意亦可而羅院長不答一定須澈
底查辦樊順承臨刑時大言曰彭某之事何足異哉前有新化
戴某先生歷試八科均中式均爲我所抽換他人卷得之彭某
僅一試何足異哉監斬官慮生旁案立爲斬決以滅口此爲今
廣西布政使游子岱先生舊爲余言因追記之游公又述羅通

政爲諸生家極貧肄業嶽麓書院不甚顧卹妻子妻某氏多方假貸撫養子女羅公每回家見釜中有食輒全啖而去乾隆
科鄉試羅公應試榜將發忽回家妻方外出見釜中飯已熟乃悉啖而去妻旋回家將以食子女已亦且充飢見釜中已空知爲夫歸所啖而去者一時苦無生法又以積怨乃就緘其夜榜發羅公高捷第一後來成進士入翰林以及爲官致仕主講遂終身不再娶

記釐金

咸豐軍興以來月餉浩繁各省賴有釐金以濟人知釐金本謀出於浙人錢江成於雷副憲以誠其實雷公奉旨辦理糧臺開府邵伯埭僅疏請試行於秦州仙女廟兩處其後侍郎勝保又推廣雷公之意疏請於西北各省之完善者仿行之實未通

行於東南諸省也咸豐六年向忠武公奉 旨督師江南時甯
都彭雲墀都轉玉雯已致仕歸田忠武素知其有幹濟之才
奏請幫辦軍務未幾 上寄諭忠武議行止忠武素不諳理財
之方一切均委之於彭君彭君以月餉日多各路協款不足以
濟思非仿行釐金不爲功乃與向公會疏請如雷以誠勝保之
議再推廣之各直省全行開辦釐金并聲明以撤兵之日一律
停止後來錢江與雷公一日談話議論不合雷公亦以屢聽讒
言與錢江漸疏因大加誚讓錢江亦使酒罵坐雷公旋命帳下
健兒張小虎刺殺之乃以錢江跋扈將謀不軌爲詞出 奏塞
責彭都轉晚年無子有從子三人皆能讀書人有勸其立繼者
彭君謝曰今天下尙未安謐釐金停止遙遙無期自古剝民財
以利國者天且譴之釐金之利祇有此數我爲東南始禍者而

禍且及於天下我從子承祖父餘蔭尙能讀書自愛福壽尙有
可期我若擇繼此子必爲六極之首吾不忍爲之也人謂錢江
之不得其死彭都轉晚年絕嗣皆以爲創設釐金之報此非然
也錢江之矜才使氣卽不遇雷公亦必不免於禍特雷公萬不
應不忍一時之小忿而全忘其大力耳大凡建非常之策只視
其爲公爲私若眞爲公雖有害於天下天亦必曲爲原諒之其
罰總與害公營私流毒天下者有間錢江建策固爲公也然非
雷公亦不能成之錢之死也自取之也非天殛之也雷公雖以
他事褫職流寓清江佛寺亦深以誤殺錢江爲不然至爲之誦
經茹素懺悔自新然享年九十有餘考終於家彭君無子晚年
亦深以括辦釐金爲憾亦享年八十有餘觀其不以從子爲子
深慮流爲六極之首其平日宅心仁厚可知矣諸從子能體乃

從父之存心亦必不使爲若敖之餒又可知矣是彭君無子猶
之有子也若勝保之不終則又有自取之道昭人耳目者焉若
以疏請西北各省開辦釐金而論尙爲伊之盛業以其本意皆
出於公也

敬孚類藁卷十五

雜記

桐城蕭穆敬孚

大禹陵記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然明以前尙不能定禹陵確在何地宋人魏了翁於理宗時奉旨到紹興上皇村祭告諸陵一路均有詩記其風景於禹陵有曰禹陵原在亂山中自注曰大禹葬於亂山之中人迹所不到之地是不以今之禹陵爲禹陵也而云人迹所不到之地不知何所見而云然然後世定以今禹陵所在者一因山下有一窆石爲大禹下葬之物上有漢人篆刻留傳已久又山下有姒姓數十家居之云自夏商以來皆大禹之後看守陵寢

自明浙人南大吉來官紹興其人精於地理始定禹陵確爲今
會稽山地乃大書大禹陵三字刻陵前 國朝康熙 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到紹興祭大禹陵始封妣姓一人爲九品奉
祀生余於光緒壬辰秋九月訪老友周季況太守星詒於紹興
因偕鍾厚堂觀察念祖徐顯民文學飴孫孝廉兩昆仲至初十
日乘畫舫出東郭門南行六七里泊舟會稽山下厚堂備竹兜
五到大禹廟入廟敬瞻大禹塑像前有古柏二十餘株正殿前
左首有古檜一株復由大殿下左首迴廊出耳門上石磴數十
級至窆石亭摩挲窆石光澤如鏡下方有漢人篆刻多不可辨
至後人題名頗多未暇細覽其石高一人伸一手乃探得石圈
上尙有六七寸中段寬廣約兩人合抱乃周上方漸銳其石中
斷今係接豎之相傳此石舊埋土中明初爲胡大海掘出久不

能起工人用力過猛以致中斷云由亭左下有阮相國元八分書重修大禹廟碑刻亦有亭覆之出廟門左首上行百餘步卽大禹陵三字碑亭亭之右稍下又有咸若古亭由大碑亭左首行數十步有禹穴二字碑刻亦有小石亭覆之乃康熙二十一年會稽知縣督霽林書也又上山十餘步有竹二三百竿疑此下卽爲隧道左右兩山環拱形勢甚佳且今陵地距山陰縣南恰有七里與皇覽合再證之窆石及山下姒姓數十家居之歷代無恙則大禹之葬確爲此山無疑矣復下山至南鎮廟又上香鑪峰周覽會稽諸山峰巒重疊奇秀可愛昔人所云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是也後改逕下山回舟與諸子暢飲良久入東郭門別鍾徐三子回季老寓戍刻矣

娛園記

余於癸卯九秋訪老友沈子培太守於南昌府署太守館余於署西之寄舫數稱此署有吾鄉張子畏太守故蹟一日太守導余于府署之東花園約五六畝北有兩亭東南首特建一樓榜曰春暉樓上標道光乙未秋九月子畏太守屬書桐城姚元之登堂小坐太守導之登樓望署外四面人煙風景而西山距此四十里時有雲霧蒙籠山色在若隱若見之間下樓堂東別有一室可以下榻太守請余移寓于此余以小住誠佳然時不能久乃以他時重來卽行住此爲辭太守領之又數日幕友杭州徐次笙處士導余訪錢穀杭州高賓于時往來皆過二堂之東一堂南轉一門上有石刻娛園二字橫額標道光乙未仲夏桐城張寅題入此一門東有隙地一區又東有園牆闕一門卽入園之所今此門已久閉塞遊園者須北上東首曲折轉東數石

級乃得入園然春暉名樓歷任太守均不甚知張公當日命意所在今忽覩舊入園之門又以娛園命名乃悟張公封翁澹村先生其時尙存蓋張公爲吾鄉世族其八世祖諱秉文於明崇禎閒官山東布政使明季與夫人方氏同殉節投大明湖後來子孫多有貴顯至張公封翁澹村先生天性高曠不樂仕進日與城中士大夫之致仕者多人相與爲詩酒之會亦時出郊與田夫野老話桑麻具雞黍終日酣嬉淋漓以自娛張公爲道光壬午進士官部曹於道光十四年由九江府知府補南昌府知府年尙在強壯之間封翁之年亦甫逾六旬故太守迎養於官齋特建此園以娛之此春暉名樓娛字名園之本義也太守封翁與吾師朱魯岑先生爲詩酒密友道光閒太守奉養封翁於南昌府署朱先生屢到南昌訪舊時在娛園與封翁父子往還

飲酒賦詩於園中太守官此凡五六年勇於任事敢作敢爲爲時所忌嗾某御史列款參奏鐫秩回里遂不復出日以侍養先意承志爲事凡城中及四鄉有公務應辦者封翁亦時命太守出而襄助成之桐城東鄉自道光三年以後屢遭大水太守於道光二十三四年間助邑令史穎生明府及東鄉紳士創修灰定隄及江壩三四十里數十年沿江田廬均得免於水患蓋其聲望素孚於鄉時創義舉不第有功於南昌也咸豐間太守年垂七十尙思有爲惜彼時老成次第凋謝獨力難支乃齋志而沒其時穆年已逾冠受業於朱先生朱先生嘗以太守與封翁之事一一向穆言之未幾朱先生與太守相繼而逝穆終未覩太守之面而朱先生與太守封翁在鄉里及南昌往還之詩一一載諸集中今追記朱先生在南昌詩一一悟出慨想朱先

生及太守封翁曾在此園飲酒賦詩老輩風流韻事今不可追
不勝今昔盛衰之感度太守當日創構此園必多羅四方異草
名花珍禽奇獸各地陳設位置天然今沈公乃召工人多所修
補又將煥然一新行將與張公遙遙輝映矣癸卯秋九月晦日
鐙下草於南昌府署西偏之寄舫時窗外陰風怒號寒氣襲人

就光明室記

吾鄉張子畏太守以道光十四年由江西九江府知府調補南
昌府知府下車伊始卽於府署二堂之西構玻璃屋三間榜曰
就光明室並自識云此室爲張古愚先生所構歲久陰翳余來
此闕而擴之坐客爲之目爽因思居學行政無一不以光明爲
先豈獨居室然區區勵政之心未嘗不願與都人士相見何敢
自蔽人以自蔽所苦余性識闇昧未能遽去彼而就此耳因以

此名室卽用自警云今年秋九月余來南昌訪舊交嘉興沈子培太守太守以廣信府知府調署南昌卽館余於府署西偏之寄舫恰與張太守所構之就光明室相鄰凡出入均由此室之門沈君會客卽在此室之左而此室之門常閉余寓此室之右不便會客沈君卽闢此室爲余會客之所各不相繞追憶張公之構此室時次年余方出世張公守此凡五六年卽遭讒被議致仕歸里余自少壯嘗考求鄉先輩故事及服官政績而於張公服官之事尙茫然也一日沈君以江西通志宦績錄見示乃知張公服官南昌政績固卓然在人耳目爰照錄之以示吾鄉之後進考求張公仕績者得所矜式焉道光十五年閒江西數大水疾疫流行蝗災繼作張公捐錢穀施醫藥給楫櫓置局買蝗教民掩捕治荒政甚具又念郡治濱江隄防宜豫乃行屬

邑察形勢於豐城上游築隄下游建閘皆櫟以石隆如屹如以迄南昌新建進賢諸縣舊圩塌損咸整齊之復創建義倉儲穀六萬八千餘石以爲荒備立洪都書院以育人才治行卓立稱一時最風骨峭厲勇於有爲當時頗以嚴見憚及被議去官行李而外更無長物士民咸憮然有去思焉張公服官南昌治行卓卓如此使久於其任其治行當必更有大過人者惜乎所就止此余日徘徊此室竊歎天之生才無限生才而不竟其用者無限甚且有才而終身沈淪於里巷卒不能一吐其經綸者亦復無限而鄙夫庸人且多在高位者亦復無限何造物之顛倒弄人如是哉爰獻猷而爲之記癸卯秋九月

游滕王閣記

余來南昌客於府署數日卽擬訪滕王閣之故蹟或云地已荒

殘無可游觀乃戛然而止後游百花洲作記以不訪滕王閣之意首發明之沈子培太守見余此記乃云今閣已重修大可壯觀余乃乘輿出章江門左行轉折百數十步而雄樓傑閣宛然在目卽入命守閣之人萬某啟鑰上梯二十多級知舊閣於咸豐間爲粵西寇燬同治閒湖南劉公坤一來爲巡撫特籌數千金爲之重建於舊閣有過之無不及焉余登閣小步眺覽西山繇互近百里在煙雲縹渺之間再望南浦二水雙流近江帆檣林立左右皆居人接屋連牆人煙稠密時北風大作陰寒之氣襲人不能久留思天下名勝之地所在多有如會稽山陰之蘭亭特因左右軍偕同時三十二人宴會於此右軍曾爲之序因之流傳千古此閣乃唐高祖之子元嬰封藩於此建之以爲游觀之所後來都督閻公鎮守欲誇其壻大會賓客所謂孟學士

王將軍其人文武兼資又經王子安一序此閣遂藉以流傳千古然子安之序已云勝地不長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邱墟而此閣自唐以來代有重建歷代節鎮不乏閭都督其人而賓客宴會如孟學士王將軍者亦何代蔑有而卒不能有風流嘉話豔稱今古者豈非無王子安之妙筆燦乎其閒者邪然舊閣子安序後又有王緒作賦王中丞作記後來韓昌黎之守袁州承王中丞之命亦爲一記以配之所謂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者是也後有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云云然韓公卒亦未能一踐所言究竟三王及韓公所爲序賦記等又適各得其時四美二難兼而有之如穆者不過桐鄉一老耳生平才望遠不逮諸公之萬一今乘便來游於此強爲之記欲埒諸公之後不亦愚且妄乎然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使諸公獨游於此值隆冬風寒觸發氣寒
栗烈之秋恐亦束手棲豪不能施其驚才絕艷之筆矣然則如
鄙人者又何必責其不敏不文也哉癸卯冬十月初七日書於
南昌府署之寄舫

桃花鴨記

和州城大西門外土山繇互清池曲折荇藻交橫綠波盪漾昔
時園亭多半構此號爲勝境余以丁卯客於州廨乃於三月四
日大雨初晴乘輿訪唐詩人張司業別墅所稱桃花鴨者也出
大西門觀覽一帶山水昔時勝蹟猶可彷彿知其大略沿溪西
行二里有大橋甃石爲之左右砌以石欄可坐百數十人曰桃
花橋橋下綠水縈洄深不可測曰麻溪蓋此水由大江東來流
和州城西南逕此又蜿蜒數十里達含山縣城夏秋之間帆檣

來往大抵商賈貿易之區也逾橋十數武有地數畝草樹叢生
岡阜翼然枕於溪橋之上卽桃花隴之遺址也隴今已爲墟莽
迴憶張司業嘗與孟東野輩載酒往還談笑風流今已閱千年
其風邈不可追卽宋人賀方回所云茂林深竹猶占近郭之勝
近代王善櫛竹所謂紆餘蒼翠罔巒峴回互若層障爲近郭
輿區雜木外環中有桃數百株風景今亦未由彷彿惟登鳴四
顧大江南北諸峯蜿蜒磅礴煙雲縹緲一一與目相伴是則足
以怡情也或云此地卽司業故居然宋人賀方回百福寺詩注
與縣廨鄰案縣譜卽唐詩人張司業之故居也繪像今存據此
則故居實在城中而宋人吳龍翰又有過和和報恩寺唐張籍
故居詩明一統志亦云司業故居在報恩光孝禪寺而州人陳
少京兆廷桂引宋趙鼎朝野類要云高宗中興令諸州軍各建

報恩光孝寺觀追崇佑 香火或百福寺入南渡後改爲報恩
一統志遂沿其舊名云云當得其竇然司業旣家於此城內外
勝境或營別業或與同人載酒賦詩當不勝紀而烏江東一里
又有文昌讀書堂宋人張孝祥有讀書堂詩云在烏江卽文昌
公讀書處自五代至今皆世守之渡江後爲史氏所有云云則
司業讀書別業且有在烏江者又不第此隴也世又傳文昌七
世孫孝祥亦讀書此隴舊有碑紀其事今立之矣
唐書載張籍爲和州烏江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序有云愈
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王荆公詩亦有蘇州司業詩名老
之句及閱張司業集有寄蘇州白使君詩云登第早年同座
主題詩今日是州民益用晉人簡帖中二字韋蘇州所謂敬
共尊郡守牒簡具州民是也故司業以此施之於白樂天據

此三說則司業爲吳郡人明矣但韓公有與孟東野書又有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云云蓋張公實爲吳郡人而寓居於和州頗久故和州時有遺迹當時卽常在此桃花陽亦未可知至前人相傳宋人張孝祥爲司業七世孫亦常住此似未可信以爲實嘉道閒和州陳少京兆廷桂著歷陽典錄承唐書之誤不加詳考殊爲疏略今特證明之又以此記作於同治丁卯時在和州游使君智開幕中本文尙仍舊說今不復追改漫記於此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九月朔日記

豐山杜氏宋梅記

宋杜師雄故居及手植梅花數本在今和州西南三十里豐山中杜氏世聚族於此村之左右曰考子塘至今八百餘年屢經兵燹而此梅尙存昔時名人經此輒往觀之乾隆三十八年大

興朱學士筠督學院中以是年春試和州士畢與知州同年慈利劉長城往觀之因屬劉君重築亭於中卽據石先生介詩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詞師雄歌亦豪三人宜同稱所謂三豪今三豪亡而杜先生手植之梅巍然獨存梅亦豪矣哉因以梅豪名其亭復爲記而刻於石令杜氏子孫世守之歲在丁卯余客和州乃於上巳後一日出州城大西門二里訪唐張文昌桃花隴之遺址卽乘興行三十里至豐山考子塘豐山長四五里無林壑泉石之勝獨杜氏考子塘幽靚盤曲宜爲隱者之所徜徉時當兵燹之後杜氏尙餘數十家結廬於中余乃逾頽垣入婆娑古梅下攀柯執條梅豪之亭已圯而朱學士碑記尙矗立其門據學士所記其樹凡六其四已枯枯者如銅如石如繆蛇之死而骨倔彊不解其不枯者二本本大五六圍徑上三丈餘花

覆小山與枯木交錯枯者亦榮其花之種曰玉蝶今存者僅一本分十餘榦或竦然高翳或柯條相環或撐拄欲攬人或偃蹇欲拂地堅勁如鐵石輪囷如虬龍計往者遊人春玩其華垣亭可容百餘人夏休其蔭枝葉扶疏亦可容數十人今距朱學士所記未及百年已非復舊觀疑杜公當時種梅必多後漸就凋亡至今僅存其一耳詢之杜氏子孫云往年猶時有花今不作者二年矣余既歎此樹幾閱滄桑往者盜賊盤踞各地大木斫伐殆盡而此梅獨存今其子孫又不甚愛惜既不修葺垣亭又聽前此官兵斫去數榦爲薪今牧童成羣時攀援而上以爲娛樂然則更逾百載猶能存此輪囷離奇之觀邪杜公名默字師雄宋史未爲立傳朱學士據石先生介及歐陽文忠公贈杜公歸歷陽二詩并考其生卒年月以正杜氏家譜兼及其始終周

旋其師石先生之難思所以表章者死生不相背負於當日情
事頗爲精確然則杜公卽此一端亦足覘其生平學行風節固
不僅以詩歌爲豪也因久立枯梅之下且吟公植梅詩三章不
知日之將夕歸而記其大略如此且擬請於州守新化游公智
開仿當日劉公故事修葺以還舊觀命杜氏子孫世世守之

川沙新築外圩塘碑記

代

川沙舊爲南匯之境民俗敦樸惟東濱大海時有風潮衝突之
虞城東故有老護塘年久沙漲爲田地益東增雍正間湖州欽
公連官南匯知縣會捐資獨築一塘土人德之因名之曰欽公
塘洎乾隆 年分境而治而護塘以東下砂二三場竈地八
九兩圍直出海灘里人蔡 等又築有圩塘數十年來民獲
安堵之益光緒辛巳閏七月初風潮大起沿灘開墾之民棚廠

漂沒相率遷避圩塘之內哀鴻遍野鵠面鳩形目不堪觀時有
烏程善士陳竹坪太守煦元適居上海聞而憫之卽集資來此
會同兼理廳蔡潘一貳尹兆芬暨下砂二三場左泉山嵯使
昭澤前往撫卹災黎各得其所而左君卽將兩團額征本年分
竈課稟請上憲減免五釐廳轄各圖隨忙帶征捐錢積穀時祥
符適奉檄署理廳篆目覩情形亦卽稟請上憲停收額征以紓
民力方籌及善後事宜而陳君乃創爲修理圩塘以工代振之
法勸募集資稟請上憲旋奉札飭祥符會督紳董相助爲理因
偕左陳兩君往勘乃悉圩塘內外均爲竈田緊逼塘基附近實
無可取土蓋此塘自建築以來沙灘日漸外漲塘外亦有成熟
之田兼有蘆葦之利察度地勢沿灘均有漲無坍將來卽爲陸
科之漸祥符又以一無屏蔽爲慮而陳君復議以爲與其修舊

畚揭維艱不若改建新隄爲善因返上海勸募鉅資稟請上憲於圩塘之外另築新塘祥符亦奉札飭妥爲經理卽移會左君出示以辛巳冬十一月上旬祀土插立界椿距水濱以三百五十弓爲率自九團三甲迄八團南一甲南北延袤三十里計四千餘丈又選經董武生徐君德佑往局督飭窮氓認段挑築計工給資凡支用各款仍由陳君自擇妥人經理祥符惟偕左君輕車減從隨時與紳士等分別往勘凡五閱晦朔以今年三月竣工凡橋梁水洞出入碼頭罔不備設計用白金萬兩先是祥符履任時見曠野棺槨暴露甚夥復與陳君相商以餘資妥爲掩埋陳君慨然許諾核著清冊於塘工垂竣將境內之二十五圖及竈地之八九兩團共葬三千三百二十七具計用洋銀一千八百四十一枚於是遠邇聞之莫不以爲法良意美成

工之速一舉而兩得焉祥符嘗讀宋賢曾文定公記越州趙公之救災也以爲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然趙公以名臣兼有守土之任救災於越固職分所當然今陳君無官守之責復無鄉里之親慨然不憚心力不惜鉅資規畫有方俾死生均得其所其施其事雖在一時一隅其仁其法實足以示天下後世自茲以往此邦人士每當春秋佳日以及風潮澎湃之際相與登斯塘也東望滄溟風帆來往魚龍飛躍出入於煙波浩淼之間西望田塍溝渠星羅碁布禾黍稠油煙火萬家不知蕩析離居之患而有含哺鼓腹之歡者其亦可以開拓胸懷暢然滿志益勵濟世安人之略矣

海甯馬氏槐蔭祠堂記

在昔先王報本追遠稱情而爲之制故有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之分降至庶人分力不足以立廟亦必祭之於寢晚近之世士大夫於廟制之法不講其祭先也因陋就簡與庶人同自宋以後祠祀之典與有合族而爲一祠一族而有數支又或一支而爲一祠在禮有功德者例得別立祠廟雖百世不毀後人亦有仿而行之者然近世祠祀之典或奢侈踰制或樸野無法有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要之其爲報本追遠之誠則同也海甯馬氏世居城東十五里之桐木港其先世有桐川公自花山遷此傳至十世爲槐村公諱士珩而族始著公生五子十三孫拓田數百頃建屋三區分居五子復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房之目家法嚴謹教子弟必本之以忠信誠樸享年八十有四歿卽棲神於此有公產二十餘畝使五房輪值以供春秋祭埽道光三十

年公之曾孫眉生埽公之墓慨然遠想有建專祠之志尋遭咸豐庚申之亂而寢今公之來孫崇輔崇熙等力勤服賈欲繼祖父未竟之業既修葺祖遺公屋復積公產祭埽之餘貲二十年來得數百金卽於槐村公墓右鳩工庀材坐東北朝西南向爲中堂三楹奉槐村公暨以下粟主名其堂曰槐蔭志祖德也前兩廂爲左右翼共計四楹外接門牆祭則啟之堂側別立偏門以便尋常出入每屆埽墓兼祭於祠俾子孫飲胙於此經始於光緒十年正月落成於十一年八月越三年崇輔等介其族孫瑞熙謁予乞爲之記予以崇輔昆弟遠念槐村公德業近追父祖未申之志報本追遠今世號稱知禮之士大夫尙不知從事於此者而馬氏昆弟以勤力服賈獨毅然爲之於是賢於人也遠矣予旣嘉馬氏昆弟報本追遠之誠特書其事復系詩以表

之詩曰

維公之德克紹燕山子榮孫茂禮謙義嫻既享大耄拓業亦厚
濟濟繩繩咸推族右閱世十五閱年逾百代有興替孰能爲役
前賢邱壟多化雲煙惟公幽宅歷久彌堅時際昌隆裔孫繼起
遠慨前修益思媿美爰召匠石爰命工師妥公之神墓右爲宜
經始甲申正月旭旦蟾輝乙酉巳彰輪奐秋霜春露崇德報功
觴豆備設薦獻儀隆我願輔熙更拓餘場廣建學舍務爲高明
芒叶族其子弟攬其俊秀安絃鼓篋朱紫不謬龍驤雲起各顯所
能報本之效準此爲憑

桐城篤山重修包公祠記

穆少讀鄉先輩方息翁春及草堂詩集有作包公祠記書後五
言古詩一首乃知吾邑北鄉有包公之祠咸豐辛酉春晤息翁

元孫振卿德貴求息翁遺著得雜文五六篇則所作包公祠記存焉案所記邑東呂亭驛又東數武道左有包公祠外無高門槿籬繚之入其中屋僅三楹司香火道士一人展禮像設金帶金幘頭狀貌武毅望而知生爲偉人歿爲明神也然無碑記可考問之道士以爲宋包孝肅案孝肅平生未嘗過化茲土又嘗見畫像於其鄉合肥面目刻削嚴冷與此和易者不類蓄疑久矣一日閱趙給諫天羽盧大令公弼合撰前明續表忠記見有援皖諸忠合傳然後得之援皖之役崇禎十年丁丑流寇老獍猶闖蹋天連兵東下前鋒哨大石磯去皖城僅二十里皖城爲明南京上游應天巡撫張公國維檄將援之而蘇州衛指揮包公文達與焉公聞命卽日整旅拜母輒行及戰諸將皆敗死公躍馬益進脇中流矢墜強起再戰手刃賊數十人彼眾我寡遂

爲賊斫其左臂斷首而去且曰諸將皆螳臂當我獨此一人庶
幾耳土人壯其勇悲其亡立一祠祀之又引黃公涪耀陶庵集
包烈士哀詞序云包公字行甫其先江夏人國初死事世襲指
揮同知遂家於吳奉巡撫檄時統兵官凡四以軍械草草人無
鬪志包將軍進戰賊伏起官軍鳥獸散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
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又云公死之地雖不詳二書而當
時之祠必非漫然今祠地曰平壇度之堪戰場受檄援皖必須
去皖遠死此無疑而皖卒無恙必以此血戰而得有備公之功
豈不大哉明末至丁丑亂極矣恤典無聞時勢使然縣志又不
遑收載士大夫亦不遑作碑記草草一祠不可不著又不可混
淆宋賢致失其死事大節今將屬邑之文士能書者大書特書
以爲碑額曰明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援皖死節諱文達字行

甫包公碑云云穆旣心儀方公援引趙氏盧氏黃氏之書證爲包公文達以正土人相傳爲宋包孝肅之譌且美其所論當有合於彼時情事而又以三公之書終未著包公援皖及死節有桐城字面再檢鄉先輩蔣公臣之桐變日記王公雯耀之全桐紀略戴公名世之子遺錄等書所記吾邑明季兵事及援桐城諸將帥姓名頗詳並無有包公其人者仍未免以息翁所記有如酈道元水經注所云單文孤證不足爲憑之疑但以息翁考訂爲包公文達於事理爲近而土人相傳爲包孝肅於事理爲遠耳丙申夏四月穆有事於皖城晤邑人姚慎思孟起談及其地古迹偶舉包公祠事據云其所居附近之篤山舊有包公祠土人皆以爲宋之包孝肅咸豐間粵西盜起踞其鄉祠神頗著靈異今其地首事諸人將爲重新之穆卽舉方公之記以告旋

錄其記文付之數月後愼思回里寓書於穆云方公之記乃平壇之祠非篤山之祠兩地相距尙有二十餘里平壇之祠今亦兵燹無存而方公之記於篤山之祠又不甚相合並致其地首事諸君之意屬穆別爲一記以表揚之穆以明季吾鄉遭流賊之亂當時文武諸公爲援城血戰城賴以全其後諸公或捐軀於本邑或抗節於他方承平之後邑人僅立史公可法黃公得功寶公成三祠於城中而四鄉訖無一祠以報死事諸公全城之功者惟包公之祠平壇篤山兼而有焉縣志不著其名桐人紀載不書其事此眞有令人索解不得者遲之又久不能屬稿以應篤山諸君之命近年乃連得無錫計氏六奇所撰明季南北略及乾隆閒吳縣石公韞玉所修蘇州府志細考之雖未能深悉吾邑平壇篤山兩地所以並立包公祠祀之本意而知此

兩地所祠之包公確爲明季蘇州衛揮之包公文達決非北宋時合肥之包孝肅也計氏之明季北略紀包公文達死節事頗詳其地實爲吾郡之宿松並云土人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默張世偉輩咸爲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又別紀有石道常熟人世爲丐僑居長洲彩雲里崇禎八年流寇躡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與所游同志陳英後指揮包文達往援二月十二日追賊於宿松文達死電力盡舍鎗手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旣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石氏蘇州府志恭載乾隆四十一年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及徐公秉義明末忠烈紀實云包公文達字行甫蘇州人也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崇禎八年正月賊攻桐城巡撫張國維檄之從征別其所知曰父死未葬念之心痛今已

矣及至而桐城圍解賊已移師至潛山太湖國維乃發守備朱士允趨潛山文達及把總張其威守備項鼎鏞趨太湖二月十二日遇賊於宿松五里鋪人馬飢疲將爨而獲賊哨譁然分其囊金以爲賊星散易襲爭出迹之文達止之不得已而賊伏四起士卒皆竄文達中流矢墮馬強起揮戈再戰爲賊斷臂斫頭而死乾隆四十一年通諭烈愨據北略蘇志所紀則包公實死節於宿松之五里鋪趙盧黃氏之書較北略蘇志所載大致無差不過失載包公有解桐圍之事及崇禎八年乙亥譌作十一年丁丑耳則包公之祠祀於桐城宿松兩地均宜今屢詢彼鄉人士已無有知其事者其地當日有祠及今尙有遺蹟否均不可知意者前明續表忠記所載土人壯其勇悲其亡立一祠祀之明季北略所云土人悲其死廟祭其地者實在吾邑平壇篤

山之閒所云宿松五里鋪者儻係傳聞紀載之譌邪今雖不敢
強爲臆斷而可以想包公當日既有解圍桐城之實績必有大
造於茲土士人深感其德而不能忘吾鄉士大夫失於紀載可
知也嗟乎古今來英雄豪傑生當亂世力屈勢窮忠義憤發效
命疆場當干戈雲擾頃刻百變無文人學士躬履行閒詳爲紀
述 朝廷無由聞知以致褒忠之典不能加而姓名亦隨與有
身同歸於盡者多矣如包公者猶爲特幸耳觀公當時奉檄與
所知相別之言可知公之忠勇性成此行亦預料有壯士一去
不還之事而公之名字事蹟在吾鄉竟湮晦於二百餘年直至
今日乃大明者豈非遺廟有幸賴邪禮失而求諸野古人豈爲
一端云爾哉遂拉雜書此以復慎思暨篤山首事諸君子且深
欽其能善承鄉先人所以創立茲祠之美意後來春秋報賽尤

當恪供將事不懈益虔仰答神庥於萬一則神之英風浩氣終古不泯其必默佑茲土之人亦與天地之無終極也可知已矣

蘇州龍壽山房觀元僧善繼血書華嚴經記

庚子秋九月余訪友於吳門時與祥符周季況太守星詒武進費昺懷太史念慈吳縣曹君道孝廉元忠元和顧鶴逸茂才麟士獨山莫楚生太學棠會稽章蓮愚參軍濂等往還偶及龍壽寺藏有元僧善繼血經事周君旋買舟邀同諸子出閶門東行三里至半塘泊舟龍壽山房門首上岸入內堂小坐乃請寺僧出元僧善繼血書之經觀之司事徐某開櫥乃知所書爲大方廣佛華嚴經凡十七匣每匣五冊字如今世所行之歐陽率更體而加秀潤別有血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一匣其經每開十行行十五字卷末有善繼法師自記寫經原委及無相居士金華

宋濂撰血書華嚴經序讚又每卷之末多有有明以來名人及無名小族者題名然余統觀善繼所記及金華宋公所述竊有疑焉據宋公血書華嚴經讚之序大略云上人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煖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半塘壽聖教寺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卽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爇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爲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云云是明言善繼寫此經滿八十卷而止少一卷卽恒化復降生爲無相居士宋濂後到此寺續成終卷者又觀善繼自記有光陰半喪悲幻景之驟遷道業全虧慮將來之罔託由是於乙巳歲仲春六日爲始謹發誠心刺血爲墨躬書大方

廣佛華嚴經總八十一帙成於丙午之秋云云又有一記云皆
至正丙午季秋八日半塘壽聖寺沙彌善繼書畢謹題據善繼
自記兩起均言成於丙午之秋且有季秋八日之語是此經顯
爲成書並未有缺別有血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一匣似又在書
此經之後而宋公所記又明云善繼書此經未畢而終後降生
以終此卷者何耶且宋公旣到寺續書不應不見善繼兩記又
何爲此序讚與原記顯異若以宋公此序爲僞耶此序又自載
其文集宋公文集初刊本多自書小楷及其門人方正學等小
楷書今世閒尙有傳本此序所書與文集所書一律不可以僞
目之也若以宋公述其母言爲妄耶則宋公所序亦不應顯與
善繼所記相反也疑不能明請以質之知者或云曾見一書云
善繼之終而宋公已先數年出世今考宋公生於元至大三年

庚戌據善繼成此經在至正丙午季秋是又後五年宋公方生善繼之終不知定在何年或成此經終於丙午之後庚戌之前均未可知而云善繼之終宋公已出世數年似未可以爲信也歸舟晚入閭門行數里抵岸回寓已更魚二躍矣逾年辛丑九月望前一日病榻追記又龍壽山房舊名壽聖寺在半塘據善繼自記爲大元浙西道平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第九都云因附著之以示後之考求蘇州地理者詳焉

敬孚類纂卷十六

雜記

桐城蕭穆敬孚

先宅記

余家先世本姓陳氏元季明初有復二公由徽州婺源縣之陳村僭彼地唐夏孟余方巴六姓渡江來桐城南鄉之會公里時大亂之後其地無人乃各占一村安居余始祖先至南鄉焦嶺西首卽今蕭家窠是也旋贅於土居蕭姓二世祖公三世祖公尙姓陳氏至四世祖子昱公乃改姓蕭氏自復二公至今傳十七八世自有明中葉人口漸多又不免有出居外鄉者余支不知幾世乃出居廬江縣羅昌河北五里地名大楓檣樹庚寅秋九月初旬余以身受風溼骨節酸楚乃到廬江鄉之湯池就浴往來均由羅昌河及所謂大楓檣樹者今

並無有所謂大楓檣樹特有一二小店賣茶以供過客道旁僅
有小楓檣樹三兩株余乃在茶篷小坐與主人■姓談話乃知
大楓檣樹者乃古地名樹則亡之久矣余因問此地昔有蕭氏
居之其基安在子知之否主人曰吾知之乃北指一村距此一
里蕭氏今早無人居此舊有走馬樓屋故址牆壁尙有存者余
可陪子往觀之可乎余時以天色不早急於到羅昌河買夜行
舟回家遂以俟他日重來辭之今尙有遺悔焉又不知傳至幾
世祖某公遷居桐城東鄉黃泥山附近起名曰蕭莊至乾隆三
十八年余曾祖諱章任號成玉偕長兄諱章■號■仲兄諱
章■號■兄弟三人又遷居湯家溝東十五里土名錢氏小
墩地在澁湖西濱隔湖東首卽爲橫山後來人口稍多余伯祖
公又遷居本墩西里許之馬家山余祖與弟■公仍居

此墩然道光以前江水皆小此地雖低下而江潮不至年年豐收家頗小康自道光三年以後江水驟大薄田十數畝常被水淹家道日落別無生法善地可遷以故余祖余父皆相繼爲附近劉氏治家事藉以度日此地雖地瘠民貧惟亂世不通大道賊不恆至咸豐間粵東盜起蔓延大江南北吾邑西南北三鄉皆糜爛不堪惟吾鄉賊不恆至亦過而不留時又多值豐年民皆安居樂業三鄉人多在此避亂己未庚申賊曾蹂躪兩次二方均被其害惟不至湖泊近水處余宅竟始終無恙念東鄉地小水占其半人多田少日不暇給今多分散江南徽甯諸郡竭力開墾多至小康卽吾叔祖■下人與余同居此墩近因無業先後出居青陽銅陵現在倉有餘糧腰有餘錢蒸蒸日上余則俟外閒館地稍豐節衣縮食先入本有薄田十餘畝貽留

余擬爲兩兒再買少則二三十畝多則百畝子孫安居守分量入爲出豐年必求有餘以備凶荒雖饑不餓又必讀書只求明理孝弟力田不必應試卽有應試者但以入學爲止不可應舉余久客上海中外之事無所不聞且多有目覩者風波之險人情之變不可思議不但官不可做卽外館亦不可就以二者最易壞人心術百弊叢生鮮有不心勞日拙漸入比匪以至敗壞家風漸至消亡者性願子孫謹守余言本分自安淡泊自甘慎勿輕去其鄉只期長守先人故基吾之故宅總可無災無害也

先考溪源府君序略

先考諱錫光字宜勉號溪源先世爲徽州婺源縣陳氏明初有名復二者由婺源陳村偕唐夏孟余方巴七人遷居桐城南鄉會公里復二公入贅於蕭氏傳三世蕭氏人口微亡四世子昱

公遂襲其姓爲蕭氏自明以來家世孝弟力田讀書皆不顯府君曾祖諱金貢字石山太學生祖諱章任字成玉父諱永興字握中生府君兄弟三人長諱錫豐仲諱錫敏府君最少當是時家道中落先大父爲里中富宦劉氏司事十數年兩伯父治薄田十餘畝大伯父必欲府君讀書成名遂勉力延師受業自道光三年以來連遭水荒薄田皆湮沒於洪濤巨浪中四年秋大伯父沒十二年夏二伯父沒十三年秋大父沒時府君年已三十有二遂棄舉子業復爲劉氏司事藉資以贍家室每自恨不能讀書發名成業然少承先大父暨兩伯父之訓知先世以來咸履規蹈方世有隱德故府君一生爲人司事必本於誠信務求心之所安復爲鄉里排解紛更凡貧乏不能自存有婚嫁喪葬之事力不能舉者必盡力之所及多方爲之玉成數十年來

鄉里皆以義士或以善人稱之道光十五年府君年三十有四始生不肖子穆年九歲乃命出就外傅不肖年甫及冠頗以文名虛譽傳於鄉里府君雖心喜而不現於詞色蓋慮不肖將以此自足不復有精進之功也自咸豐三年癸丑春正月粵西之賊陷安慶冬十月陷桐城凡九年大江南北皆爲賊蹂躪惟吾邑東鄉濱江湖之地賊蹤甚稀惟己未夏秋閒賊結大隊至鄉人與賊接戰互有死傷多人辛酉春賊隊亦至鄉人皆暫避之而余居賊終未至也是年秋安慶桐城先後爲官兵克復同治二年癸亥冬 欽命太僕寺卿餘姚朱公蘭督學安徽補行咸豐三年癸丑及四年甲寅六年丙辰七年丁巳等歲科試府君命不肖應試得取入桐城縣學補行咸豐三年癸丑歲試縣學第二名府君訓之曰自始祖遷桐城以來吾宗未有名列膠庠

者兒今年雖已二十有九然初與三四千人應試輒入學名在一百六十餘人之前後來能發憤用功不懈庶幾不負吾望乎自甲子丁卯不肖兩應秋闈皆見擯於同考官府君訓之曰家

湯潛庵遺稿末載家書二三十通中有一書因其子姪輩於康熙某科應河南鄉試均未中式公寄示數語汝可取閱遵行之湯公爲 國朝第一流人物其全集皆閱歷心得之言可以厚人倫可以增學識可以明世故可以廣見聞其論科名之得失猶其末焉者也汝其精心體察之惜吾年老日衰將來不及見汝之成就何如耳不肖服膺府君之訓於學稍有所得皆由府君此訓始府君體素強健自辛酉冬歲晏大雪由外聞歸汗流浹背甫入門卽命家人爲熱湯解衣就浴盆卽得風溼之疾半身不能運動後來雖大半治癒而兩足風溼之氣終不

能除步履維艱不能如前此之輕捷矣自庚午春得疾時發時
瘳時不肖館於安徽巡撫英翰公幕中亦時回家省視至四月
二十外疾漸劇遂以二十七日巳時棄養不肖於二十八日在
撫署聞耗星夜奔回僅得親視含殮而已距生於嘉慶七年壬
戌五月二十二日巳時享年六十有九元配同里左氏生不肖
一人兩女一適同里項氏一適黃氏繼配范氏無出孫二人長
受謙生於庚午年正月二十四日府君以晚年得孫喜甚病中
尙命抱至寢室時撫摩之曰吾得撫吾孫兩年死不恨矣次受
鎔府君歿後六年乃生孫女七人今存四人尙未適人先妣歿
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閏五月十五日咸豐三年癸丑冬府君
爲葬於會公里宗祠之右丙辰春不肖曾爲事略以紀之今距
府君之歿已二十二年矣中間屢因世故及他慮有待尙未得

地以安先靈久厝於宗祠之左二十餘年以來不肖子依然落拓塵寰既無以慰府君於生前復無以慰府君於身後屢欲有請於當時之賢士大夫有道德而能文章者爲之傳誌以表揚之又念府君一生勤苦無他事業卓卓在人耳目以故二十徐年與當時賢士大夫往還未敢以府君事略爲請僅得爲鄉里善人自同治十二年癸酉不肖館於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時興化劉融齋中允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劉公學行風節爲當時賢士大夫第一不肖時與往還光緒己卯乃預請劉公爲府君墓誌銘篆蓋擬安葬之日卽以不肖爲此事略節書數語並加葬時年月日及某地某山某向爲一墓誌倩友人之善書者爲之書丹並以劉公篆蓋刻之於石納諸壙中以爲銘不敢再求當代賢士大夫銘幽之文矣光緒十七年辛卯秋七月十九日

不肖子穆謹述

先妣事略

先妣左孺人年十七來歸吾父是時家貧甚先大父爲人治家事以供朝夕有子三人季卽吾父也伯仲治田事吾父讀書嗣因食指多歲凶不克自給亦輟讀繼先大父治生計不孝生時連年水旱兩伯父與大父已先後謝世吾父愈難自給孺人於是爲人紉綴紡績且刺繡得值以度日藜藿不充蓋常事也不孝生一二歲時外祖父尙在外祖父諱知來國學生以儒學而諳於陰陽家言且習於叔服唐舉相人之術嘗擁不孝謂曰此子狀貌甚佳然三六歲恐難度也相孺人年亦不永後不孝偶有疾孺人輒涕泣食不下咽不孝九歲始從塾師受學夜歸必使以日所讀書悉誦之無一字齟齬乃悅孺人性仁慈遇蟲蟻

足不踐有瓦礫荆棘卽徙之他所恐不利於行人見戶外有菜
色者恆推食以與不孝幼時性剛暴見乞者往往詈之孺人俟
其去訓之曰汝幼不知有飢寒事幸汝父及余在也設歲饑貧
乏不能自存亦乞者耳人將詈汝汝能堪乎言未竟泣數行下
不孝爲之感動後歲餘卒卒前一日呼不孝命之曰吾忍飢寒
以養汝今幸見汝能讀書然他日成立尙未可知念汝先大父
與汝父讀書中廢今大父長逝不可復作汝父年未盈五十鬚
髮已白十之七八尙奔走於外以託一日之命家門之衰於斯
爲極所期者汝耳他日讀書成立大善卽不能當念汝祖至汝
父世世敦樸慎勿墜汝祖家風也時吾從兄世發在傍且訓之
終日卒之日里中婦女來視者闐門無不流涕不孝年幼於孺
人之行誼不能具知略述其所聞見者如此而今不孝年已逾

冠矣暗昧亦復如曩時迴憶十餘年前依孺人膝下或歌或泣並其臨終所訓之言一一如昨今欲再覩音容不可得矣嗚呼痛哉孺人生於嘉慶甲子年十一月初二日亥時卒於道光丙午年閏五月十五日午時年四十有三有子一人卽不孝膠也娶婦左氏女二人俱適人婚嫁事孺人皆不及見也嗚呼痛哉咸豐壬子冬聞粵西寇警遂葬於會公里先人之右丙辰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不孝男穆謹述

先繼妣范太君事略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夏閏五月十五日余母左太君以生產未遂而歿先君以爲人治家事不常在家深慮不孝姊妹年幼少在家無人撫養教導乃續娶范太君入門卽細問先君家事左太君如何治法先君一一言其所以太君秉性仁慈大類先母

家事一一仿行之撫養不孝姊妹曲有恩誼不孝姊妹久亦相
忘非其所出也事吾先君二十五年安常處順無所短長先君
歿於同治九年庚午夏四月二十七日太君每日哭之尤慟自
是早晚進香茶日三餐皆親自行之不孝姊妹惟隨之行禮而
已三年喪畢神主已上祖先香閣太君每日進香上茶食如故
不肖嘗引禮文止之勿聽也自是與吾妻姑婦相愛相依爲命
光緒四年戊寅夏四月吾妻病亡時次子受鎔甫三歲先是前
一年吾妻已大病半年受鎔年兩歲吾妻在病不能哺乳太君
乃設法用藕粉且乞他婦乳撫養之受鎔遂依戀太君日夕不
離及吾妻病瘡招受鎔回室仍時哺乳受鎔每夜輒欲就太君
寢且向其母曰我要家去蓋已忘其爲母所生也及吾妻歿受
鎔時重病日夕呻吟不肯服藥太君多方調養久乃見瘥自是

於家事稍略專以撫養受鎔爲要務恩誼多出於人家慈母撫
養愛子之外至十四五歲猶不能捨晚年好佛日焚香爲禮家
事悉付不孝繼妻馮氏先是太君歸先君時常用桑葉水爲不
孝洗頭不孝壯年以後多在外每歸必爲不孝一洗之年逾八
十猶不懈歲丁酉年及九旬時外間官長及親友進壽軸者凡
數十前後兩堂屋張挂皆滿生辰家人扶太君登堂親友家人
舉觴爲壽太君神明不衰望四壁壽軸歡樂之氣見於顏色自
是入室終日憑几而坐不常外出矣己亥冬遘疾家人以太君
亦常有此不甚留意至十二月精神漸減半在牀褥時不孝在
外聞信歸日侍太君猶與談話時太君多痰不孝遂日用前得
化州賴家園橋紅煮水以進二十三日見太君問其所苦太君
曰無大患只是多痰難忍並出好言語相慰歸室至二十四日

未及一更不孝方率兒孫在祖堂上香進酒甫畢家人急報太君久不出聲不孝倉皇入視口氣尙微溫然已逝矣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念前此奉事先君無狀時時飲恨不能自釋今奉侍太君亦復疏忽其罪均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自贖矣先是先君歿時太君年已六十有四遂浮厝先君棺木於會公里祖居將待太君以天年終合葬之不意太君之終後先君凡三十二年遂浮厝至今不孝不能仿前人變通之法求一吉地先葬先君俟太君終卽穿右穴以安其靈未爲不可不孝前十多年已爲先君得一吉地惑於陰陽家言以右有山主之祖墳每閱兩年第三年方可合葬不料每逢合葬之年月不孝非大病卽他變故而止今年辛丑冬又可以葬術者又以不孝生於乙未今歲在辛丑丑未相沖又於己身不利然不孝去年冬初大病

今年春二三月始瘳至七月初舊疾復作至今尙未能長離牀褥不知至季冬權擇吉日合葬如何遂述太君生平大略而牽連及之如此且以傳示吾子孫凡此等大事切勿效乃父乃祖一生罪過多半出於粗疏萬不足以爲云云

先從兄延春事略

先從兄名世發字延春余大伯父富才公子也先祖守璞公生子三人惟二伯得才公無後兄幼少資質甚鈍身體亦弱伯父早歿先君以屢值荒年又常在外遂命兄與夥工治田事且應門戶兒秉性拘謹自以幼不讀書爲憾年逾冠乃發憤從師夜讀雜字百家姓昔賢時文等小書漸漸識字且學寫字先君甚喜之咸豐三年夏秋閒久病服藥無效遂不起歿之前一夕先繼妣范太君問疾遂以妻兒諄諄懇託次日上午遂不能言二

伯母謝太君嫂黃氏均在側兄以手舉示上下身卽更衣畢又
屢舉手摹首知其要冠卽覓紅纓帽加首痰湧遂歿至四十九
日出殯家人擡棺不甚能勝棺首東而復西久不能出門家人
均知其靈戀戀於家不肯卽出先妣以好言語慰之棺稍輕乃
得出妻黃氏卽吾姑母第二女與兄均以道光元年辛巳生時
年三十有三一子受爵甫五歲二女年稍長一適章氏一適劉
氏嫂後三十一年乃卒嫂歿二年受爵亦亡孫二長榮施娶章
氏卽兄長女之女次榮遇娶田氏今孫二長昌期次昌運尙幼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秋九月十七日從弟穆述

亡妻左氏事略

亡妻左氏名德尹邑東左家嘴人余家居澁湖極西妻家居澁
湖極北水旱路均六七里余家故與左氏有姻余先母亦左氏

故與妻家往來愛親結親妻七歲先母卽請其父母歸余家爲
養媳妻每歲亦必于歸一兩次余年十九妻年十七乃得完姻
時先母歿已八年矣妻雖出於農家秉性靈敏性本剛而能以
溫柔強制之余年少氣盛有與人忤妻輒時時勸解之事余父
及繼母范氏極孝余父母皆憐愛之妻自年十七歸余連生五
女年三十四乃生長子受謙又六年乃生次子受鎔余年及壯
常館於外至妻亡之年每年多不在家妻遂佐余繼母治家事
系年三十六夏四月先君奔養余適館於皖撫英翰公幕中未
能送終服中又追思生平於事先君之禮多疏略先君遂自食
其力終未受不孝子一日之供養愈思愈苦頓得心疾舉動一
切反常妻時時婉慰卒乃復故余繼母與先君伉儷極相得先
君終喪尙爲過禮之行余頗稍止之妻諫曰凡禮甯可失之太

過不可失之不及子若稍拂母心令母含怒他日母終子又不
常在家喪中追念母在時未能一切事母盡禮又常拂母意不
亦一如喪中思父時乎余乃頓悟自謝不敏妻歿之兩三年前
卽不欲余外出常竊寄思卒前一年大病幾殆歲暮余歸自上
海妻病亦廢更生自戊寅正月二十日余將出門前一夕有梟
鳴於吾室之右棠梨樹余時尙不爲意次日起程妻悽慘之色
見於顏面含淚送別旋洗衣於門首水次不覺傷心大哭自二
三月得病三四月閒家人連信速余歸及歸妻亡已七日矣嗚
呼痛哉自余妻亡後常追思二十來常自任性時拂妻意妻多
忍而不校又以家累過重資用時有不給令吾妻終歲常不自
適男未及婚所存二女亦未出嫁病中屢盼余不至未及決別
此皆吾妻生平遺憾時時負疚於心屢欲述其嘉言懿行以表

揚之繼思皆近代賢媛之常今追述其閨中規誡三兩事以示
吾子孫俾知其略以概其餘可也妻生於道光十七年丁酉八
月十三日亥時歿於光緒四年戊寅四月二十一日午時享年
四十有二長子受謙娶周氏次子受鎔娶王氏六女三歿第四
女適貴池方氏第五女適南鄉胡氏六女癡未能出閣二男二
女婚姻皆在吾妻歿後十餘年外也

長孫榮觀哀辭

并序

余長孫榮觀其母周氏以光緒癸巳年四月初四日辰時生己
亥年八月初三日寅時歿年甫七齡余年三十六乃生長子受
謙先君年逾六十尙未得孫常以爲憂至年六十九庚午正月
二十四日余乃生子先君時已邁疾常命余妻抱至榻前撫弄
之是年四月二十七日卽弃養孫生四五歲卽有知識出語常

如成人每至余書室見多書輒喜之見部帙之精美者常問曰阿爹此何書也余卽以某書告之孫亦漫應之余妻無事每裁方塊五色紙寫字千餘每日課數字皆能了了記之七歲已識字千餘余一日在大堂屋展玩新摹本阮文達張叔未兩公小像孫適至見之問曰阿爹這兩人是某人余曰坐左者姓張是箇解元坐右者姓阮是箇宰相孫漫應之余徐問曰汝將來願做解元抑願做宰相孫復諦觀之衝口應曰到底宰相像好我必願做宰相余大驚且喜終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其他非五六七歲孩子所能言之事頗多今不能悉舉矣孫自六歲卽遘疾亦無他苦只心胸不開漸不能食飲日久腹日見其大精神日減人皆以爲飲食不時積久停滯所致屢延醫服藥無效然並未著牀余在外則仍就余妻問字余在家則仍就余問

字是年七月二十三日余歸自上海入門見孫方小食面已清瘦羸弱不堪日尙強食若干次日午後尙到余室坐臥并索餅梨逾日又到余室坐臥久之並索餅一盤去孫腹久閉結二十七月下午閒忽一瀉余心稍慰次日忽思食鴨羹其母卽以前此外家所送伊鴨作羹食之孫曰我要同我爹共食余坐東孫坐西甚以爲娛至三十日上午在牀忽昏暈不能出語家人大駭其母大哭旋能出聲止其母勿哭又屢言之未幾漸醒下午稍進飲食教家人抱至堂屋一遊申正腹又大瀉思食且與余互相答問夜閒復大瀉八月朔日教家人抱至大堂外桂樹下時花正開孫卽指折大枝余以爲此非用刀斧不可先折次枝且玩之孫曰非大枝我卽不要余再三勸慰折三枝乃勉受之回室置帳中然於心終不悅也時又多洩瀉腹頓小次日大小

便均利時余姪孫榮施以有事請客家人抱至其家孫見席上
魚肉等味各索食若干下晚在廚房小食余見其面頓瘦削頗
心疑之先是孫腹頓復常家人皆喜以爲從此可以復元矣其
外公周君聞之太息曰榮觀之病不起矣此症望好腹小宜從
緩今頓復元非吉兆也是夜半忽動驚余妻以金器煎水服之
乃定次日天未明忽思食荔枝石榴八珍糕桂元四物命夥工
成大速到和悅洲購之成大方早食又招成大至牀前促之行
行二三里孫舌漸短遂不能言未幾氣絕余與家人慟不能忍
乃召木工用上等白木仿江浙閒棺制做一小棺卽以前一年
爲伊製綢緞袍鞋入殮逾三日命兩家人肩出厝於先繼母及
亡妻左氏厝室之右兩人力若不能勝遲遲其行人皆以爲其
魂魄尙眷戀於家不肯卽出云余自以爲年已逾六望七兩子

不能繼余志全賴此孫今孫已歿余之書香繼起不得其人矣
乃追爲一辭以寄余哀辭曰

念吾孫幼卽具聰穎之資分冀將來可以大充吾閭七歲已至
項橐兮九齡遂不及於揚之烏怪莊生獨以殤子爲壽兮而以
彭祖爲歿彼誠以死生大故爲輕兮余則何能隱忍而自了

敬孚類藁卷十六